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美国军事风云录 (上)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引 子

这是一部饱经血水云烟的历史！

这是一幅融进风火尘埃的画卷！

这是一首令人深思与警醒的凝重史诗！

这是一面刻满荣耀与耻辱、正义与邪恶的镜子！

当我们翻开美利坚合众国并不漫长的历史，在硝烟与弹雨中穿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感受到了什么？这个年轻的军事强国所走过的历程使我们无法回避它的成功。

我们处在一个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时代，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多权化趋势正在发展。随着东欧剧变、华约和苏联的解体，从而结束了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对抗的时代。现在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头号军事强国。

脱胎于英国殖民地的美利坚合众国，立国仅 200 余年，200 年间，美国人打败过傲慢的英国绅士、打败过自负的西班牙骑士、打败过蛮悍的印第安“野人”、打败过顽强的墨西哥近邻、当然还有德国人、日本人、阿拉伯人……当今地球的土地上何处没有美国人耀武扬威的身影？战争在美国历史上是始终存在的，有 3900 万美国人曾在战对服过役，其中 100 多万人死于战场

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美国终于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从这一刻起，美国就开始改变着世界的历史，独立战争后，美国解散了大陆军，但第二天就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支和平时期的国家军队——美国第 1 团。

建国之初，美国面向国内，全力以赴地进行国内发展和领土扩张，在这两大任务中，军队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版图迅速扩大，居民点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

美国西部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和蓄奴问题终于导致了南北战争，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唯一的一次内战。战争结果是挽救了联邦，解放了奴隶，这对美国以后的快速发展意义深远，美国开始向军事大国目标迈进，美国辽阔的疆土和巨大的军事潜能，足以使外来侵略者望而生畏。美国的地理位置和欧洲各国的力量均势，实际上使美国处于绝对安会的地位。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全球战火不断，然而美日本土并没有受到战火的创伤，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快速发展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帝国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兴起，工业与科技的发展，都刺激了 19 世纪 80 年代武装力量的现代化进程。为了捍卫其在美洲大陆的统治权及海外利益，美国四处出动，寻求国外市场，甚至不惜采用武力掠夺。

有人说，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扩张主义的历史，这话不无道理。19 世纪末，经吞并了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夏威夷、萨摩亚、威克岛等地。一个多世纪前在反对帝国统治的斗争中诞生的国家现已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加入到国际政治斗争的大漩涡之中。19 世纪 80 年代，欧洲人通常谈到六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他们现在又加上了第 7 个，这就是美国。有这样一幅漫画，画得是山姆大叔伸手去拥抱地球，并说：“我还不能完全地抱拢——但为时已不远了。”

进入 20 世纪后，大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开始加剧，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小规模冲突比比皆是，这些小冲突又孕育着大规模战争的火种。面对新

世纪的挑战，美国军事力量开始崛起，作为一个世界海军强国的时代开始到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美国作为国际军事强国的第一次亮相的机会，美国远征军驰骋欧洲战场，令世人刮目相看。四年半的战争夺去了 800 万士兵的生命，而美国参战较晚，付出的代价相对来说也比较少。虽然美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动员，但它所消耗的战争费用仅占协约国的五分之一。

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均已精疲力竭，这就确保美国可以在不增加军事力量的情况下达到其战略目标。德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已不复存在；革命后的俄国充其量只能进行国内战争；大英帝国、法国和意大利均已无力扩大势力范围，只能为保住他们岌岌可危的现存海外领地而奋力挣扎。而美国则如日中天，异常活跃。

如果说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是小试牛刀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为美国提供了全球性的战争舞台，在这场人类浩劫中，美国人为世人塑造了一个美好的形象，赢得了世人的喝彩，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光彩照人的一页。

随着大战硝烟的散去和核武器与洲际轰炸机的出现，美国安全赖以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盾牌被打破。冷战对峙与核军备竞赛又把巨大的战争阴影笼罩在人类的头顶上。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把美国在二战中建立起来的功勋与荣耀打得粉碎。这两场不为美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不义之战，带给美国的不是荣誉和自豪，而是沮丧和创伤。时至今日，越南国土上的硝烟早已消散，经过炮火洗礼的热带丛林依然生机勃勃，美国政府搜导越战遗骸的小组也征得越南政府的同意前往昔日的战场，一切似乎都已改变，然而，伴随着那个时代过来的所有美国人仍深深体会到：在一个恶梦醒来的早晨，他们发现，越南战争对于他们将是一个永恒的梦魇。

让美国人津津乐道的当是海湾战争，在这场别国出钱美国出兵的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中，美军“洗刷”了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然而，美国社会 20 多年来存在的“越南战争综合症”真能在阿拉伯沙漠中“一劳永逸”地除吗？

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美国在会球的兵力部署仍与以前一样，保持着强大的实力，可以随时应付任何军事挑战和威胁，并能在极短时间内到达出现危机的地区。

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材料，美军现役官兵总数约为 213 万人，另有编组后备役人员 117.3 万人，文职人员 103.5 万人。其中陆军 76.9 万人，空军 57.2 万人，海军（包括海军陆战队）78.6 万人。

二十世纪末，世界各地战乱不止，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到“欧洲大药桶”的巴尔干外战内战此起彼伏。在海湾战争中取得辉煌成果的布什对乱糟糟的波黑心有余悸，只好把“世界宪兵”的传统使命“下放”给了欧共体。然而年轻气盛的克林顿一上台就发誓要采取强硬手段，但对波黑的全面军事介入可能造就又一个越南的告诫常在耳边响起，这不能不让他三思。波黑还会有美军的用武之地吗？世人正拭目以待。

美国军事风云录

第一章为独立与自由而战

- 一、帝国之战，英法北美逐鹿
- 二、大陆军，最早的一支全国性军队
- 三、华盛顿败走新泽西险象环生
- 四、萨拉托加之战声名近播
- 五、最后之战：重兵围困约克敦
- 六、海军创立举步维艰后来居上

一、帝国之战：英法北美逐鹿

美洲原先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在欧洲殖民者侵入时，北美一带的印第安人大约有 100 万人，当时他们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1492 年，哥伦布发现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此后，西班牙、荷兰、法国殖民者先后侵入。到 17 世纪初，当时的资本主义大国英国开始将魔爪伸向美洲。

1607 年，英国的伦敦公司在北美东海岸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波士顿，此后，移居来的英国人逐渐增多，其中有遭圈地之后而破产的农夫、不堪欺压的清教徒、惧怕革命而逃来的贵族等。不久，又有德意志人、荷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法国人、瑞典人等移居而来。其中大半是为逃避战乱或不堪宗教迫害而来到此地的，虽远不及英国人多，但为数也很可观，另外还有许多被贩卖为奴的黑人。

1529 年，英国的马萨诸塞公司又建立了马萨诸塞殖民地。经过 120 多年的掠夺、镇压，至 1733 年，英国已占据了北美洲东起大西洋，西至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整个狭长地带，并在这里建立起 13 个殖民地。这 13 个殖民地可分三部：北部四个，即马萨诸塞、罗德岛、新罕普什尔、康涅狄格，统称“新英格兰”；中部四个，即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特拉华；南部五个，即弗吉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到 18 世纪后期，各殖民地人口总计约有 300 万之多。美洲大陆本是印第安人世代生息之地，如今却成了殖民者的天下，原来的主人却被杀戮驱赶。

在移居的殖民者中属英国人最多，久而久之，英语便成为共用的语言。在殖民地之中，有很多人是企业主、商贾和工匠等，他们办起了不少产业。英国人侵入美洲的目的就是要把这里作为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所以商业活动也很频繁。移民当中农夫原本就为数不少，并且还有一部分贵族地主，自然想到要建起庄园，加之南方各地土地肥沃，有廉价黑人奴隶可供驱使，种植园经济便发达起来。种植园主便成为奴隶主。种植园所产物品要当商品出售，又刺激和促进了殖民地工商业的发展。

1774 年时，英国商船吨位中，竟有三成以上由殖民地打造出来。殖民地工业之兴旺，可见一斑。其它如冶金、纺织、木材、玻璃等行业也很兴盛。各业虽发达，但布局不均，北部工业居首，南部农事占先，因此，各殖民地便互通有无，商业活动极为繁盛。各殖民地在经济上融为一体，再加上报纸宣传，邮函往来，文化教育相通，年轻子弟易地求学，逐渐地便萌生出大家都是“美利坚人”的朦胧意念。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即美利坚民族也便在逐日形成之中。

英国占有殖民地目的是从中牟利，怎能容忍殖民地自己发展？长此以往，殖民地岂不成了宗主国的竞争对手。所以英国政府颁布了许多法令条例，诸如航海条例、贸易条例、各类工业条例等，对殖民地大加约束和限制。

为了争夺对美洲大陆的控制权，殖民者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战争。1689 年，北美大陆已被英、法、西三强争霸搞得四分五裂。由于西班牙的力量正在逐渐衰退，使得英国和法国成为主要竞争对手，为争夺北美内陆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流域的大片土地而争战。

当时法国人在地理位置上占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取道圣劳伦斯河，较为轻易地进入大陆腹地。相比之下，由于阿巴拉契亚山脉阻挡了英国殖民者的西去之路，他们似乎注定只能占据沿海地带了。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北半部，

只有两条走廊。一条是在纽约中部，莫霍克河从那里劈山而过。另一条走廊更偏北一些。乔治湖和尚普兰湖及里奇留河将新法兰西和英国殖民地连接在一起。这两条走廊再加上圣劳伦斯河，实际上是两军交锋的唯一战场。

尽管法国人占据了地利，英国人却有两个有利因素足以作为补偿，即人力和海上力量。在殖民战争中，英国殖民者自始至终都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这种绝对优势又因种种因素所削弱：在战争中，只有约占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口一半的纽约和新英格兰始终在坚持作战，而法国则动员了整个加拿大的人力投入战争；而且，在法国殖民地中，男子的比例很高；此外，加拿大是由一个集权制的政府统治，而英国人则在各殖民政府的指挥下各自为战，缺乏总体的协调。尽管如此，英国人仍在数量上占有优势。

从17世纪末叶开始，英国海军加强了对大西洋的控制。法国人要依赖其祖国的补给，如同一颗在贫瘠环境中苦苦求生的小树，连接法国的海运是它的根，圣劳伦斯河是它的主干，几个大湖则是它的枝条。任何阻碍根系输送养分的行为都会影响到枝叶的发育。在战时，英国皇家海军定期地切断这些根系，使英国地面部队能够攻击营养不良的敌人。

1758年6月，12000多名英国正规军和殖民地部队，在驻北美英军司令詹姆斯·阿伯克龙比的率领下，沿尚普兰湖向圣乔治湖北端的法国据点提康德罗加堡艰难地推进。法国指挥官德·蒙特卡姆侯爵在提康德罗加的部队不到4000人，但他们构筑了圆木胸墙，设置了尖利的鹿砦。

7月8日，英国发动了一场缺乏周密计划的正面进攻。在4个小时中，英军一次次进攻，撤退，重整队形，再进攻，他们的红色军服和鲜血染红了战场。在损失了1600多名正规军和300多名地方部队后，英军停止了进攻。

提康德罗加的失败是英法开战后，英国一系列失败中的又一次。这场争夺俄亥俄流域控制权的战争始于1754年。1754年，一支法国远征军把弗吉尼亚志愿部队赶出了西部最重要的战略阵地——俄亥俄的分岔口，并开始修建杜肯堡。与此同时，由乔治·华盛顿指挥的第二支弗吉尼亚部队向分岔口挺进，奉命把法国人全部赶出这一地区。但法国人数量超过了华盛顿的部队，结果，法国人占领了俄亥俄河流域。

从俄亥俄荒野中迸发的火花点燃了一场燎原大火，成为第一次世界性的战争。与以前从欧洲开始，然后将殖民地卷入的战争不同，“帝国大战”（也被称为“法国和印第安战争”）是从殖民地开始，然后把无可奈何的各殖民地的宗主国拖入战争。

1755年初，爱德华·布雷多克少将率领2个不满员的正规团抵达弗吉尼亚，准备在殖民地就地征召满员。总司令布雷多克还被授权在美洲招募2团新兵并任命称职人员监管印第安事务。英国政府指望凭借布雷多克的4个团，再加上新斯科舍的永久要塞，地方部队只需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就可以发动一场战役。然而，由于殖民地已经开始为攻打克朗波因特和博瑟未尔堡增加兵力，布雷多克便将这些部队纳入他的计划。在博瑟未尔堡地区指挥殖民地部队的是一名英国正规军军官，但在克朗波因特的指挥官则是纽约人威廉·约翰逊，他也是布雷多克任命的北部印第安事务监管人。率领尼加拉瓜远征军的是布雷多克的副司令雪利总督。在齐头并进的四路大军中，总司令亲自率部兵发杜肯堡。

1755年战役的结果是，一路全胜，一路半胜，二路失败。由正规军和民

兵组成的联合部队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博瑟未尔堡。约翰逊的部队向北缓慢前进，于9月初在乔治湖打败了法国部队。但约翰逊未能扩大战果，他放弃了攻打克朗波因特的计划。更为不祥的是，随着压力减轻，法国人又开始在克朗波因特以南12英里处修建提康德罗加堡。雪利的远征军到达了奥斯成戈，但未能再往前挺进。布雷多克则蒙受了巨大灾难。

布雷多克的部队劈荆斩棘，穿过了100英里杳无人迹的荒野，创造了后勤方面的奇迹，终于抵达了距杜肯堡只有一天行程的地方。但7月9日在孟农加希拉河附近，英国先头部队意外地与一支正赶往远处小路设伏的敌军遭遇。最初的遭遇使双方都感到措手不及，但法国部队很快恢复了镇定。他们沿布雷多克纵队的两侧成扇形展开，并占领了能控制英军阵地的制高点，而且法国人都隐蔽在道路两旁的密林中，英军陷入恐慌与混乱中。

布雷多克拼命想挽回败局，努力阻止士兵逃跑，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自己也身负重伤。溃不成军的部队在渡过孟农加希拉河以后，继续溃退。原来的那支以金戈铁马的阵容列队前进、充满胜利信心的威武雄壮的部队，现在已经残缺不全，面目全非了。

由于打了败仗，布雷多克的傲气已经一扫而空。在战斗结束后的头一天晚上，他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在夜间突然高喊了一声：“谁能想到呢！”第二天，他还是一言不发。13日夜间，布雷多克因伤势过重死去。

占领克朗波因特的失败，攻打尼亚加拉的夭折以及布雷多克的溃败，构成了以后2年中英国战争的模式：英国雄心勃勃的计划只取得微乎其微的结果，而新法兰西似乎在各条战线上都捷报频传。

尽管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英国仍然为在北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从1758年仲夏开始，前景变得光明。出现这一转机的基础是威廉·皮特执掌了英国内阁的大权。1757年6月，他执掌了战争事务，到次年夏天，他的战略思想已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18世纪30年代末期起，英国就大陆战略还是航运与殖民地战略孰是孰非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大陆战略的倡导者在欧洲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而包括皮特在内的航运与殖民地战略的鼓吹者则断言，应动用皇家海军从海上扫荡敌人的贸易活动，利用在海上的行动自由将精锐的部队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以重要力量来打击敌方殖民地。皮特尤其相信美洲是主要目标。在他领导下，战争最重要的目的是确保13个殖民地的安全。意识到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要征服加拿大，皮特准备投入大量资源来完成这一任务。

在皮特指导下，英国海军发挥了数量和土气的优势，封锁法国的港口，使法国舰队、增援部队及后勤补给无法启程。

1757年12月底，皮特给殖民地总督们写信，向他们担保英国“耿耿于怀的，莫过于挽回上次被动而懊丧的战役所造成的损失和失望。”为确保未来的胜利，皮特派遣了大量正规军前往增援。为鼓动殖民者做出更大的努力，他允诺偿还他们支付的绝大部分费用。他为1758年确定的目标包括：提康德罗加、克朗波因特、路易斯堡和杜肯堡，如果条件许可，还要加上魁北克。

1759年，英国全线告捷。

7月底，尼亚加拉远征军占领了法国阵地。阿默斯特在阿伯克龙比失败之地取得了成功。他率领着11000人的部队，向提康德罗加和克朗波因特进军。由于法军在这一地区仅有3000人，蒙特卡姆命令法国指挥官不要在徒劳的防御中丧失兵力，而要一面迟滞英国人，一面向北撤退。到8月初，两个

城堡都落入英国人手中。阿默斯特把魁北克的关键之战交给沃尔夫承担，因为沃尔夫在路易斯堡曾表现非凡。

6月底，沃尔夫率领着8500人的强大部队，在约占英国海军四分之一的兵力支援下，到达魁北克。到9月初，几次突破蒙特卡姆防线的尝试都未获成功，沃尔夫决定孤注一掷。

9月13日清晨，他派遣一支精锐的部队来到离城堡仅2英里的一处悬崖峭壁之下。暗夜中，步兵们手足并用，节节攀上陡峭的山坡，消灭了一个法军哨所。数小时内，正当蒙特卡姆手忙脚乱地向现场调遣正规军时，4500名身着红色制服的士兵已集结在魁北克正面的亚伯拉罕平原上。在上午进行了一场按正规的欧洲样式进行的短暂战斗，英国人击溃了法军。由于法军逃向了蒙特利尔，这次战斗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6天后，城堡守军投降了。

一度广大的加拿大领地，现在只剩下蒙特利尔。这个遭受沉重打击的殖民地，其生存的唯一机会就是夺回魁北克。1760年春，一支法国部队为收复该城作了英勇的努力，但未获成功。在强大的英国部队从魁北克，安大略湖和克朗波因特集中围攻蒙特利尔时，可怜的加拿大残兵败将只能龟缩在城堡里。9月初，三支部队全部同时到达，加拿大总督不得不投降。

蒙特利尔的投降结束了北美洲的战争。但是，战争仍在海上、在欧洲、在西印度群岛和亚洲继续进行，直到1763年2月交战国签订了巴黎和约。

英军在各战场大获全胜，即使西班牙1762年1月参战与英国为敌，也没能挽回法国屈辱的失败。全球领土被重新瓜分，但条约最重要的条款涉及到美洲。法国除了保留纽芬兰海岸外的二个小岛外，失去了在那里的所有领地。它把加拿大布雷顿角岛以及新奥尔良以外的密西西比东部所有领地全部割让给英国。而新奥尔良及密西西比以西所占领土则移交给西班牙，西班牙又把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

从圣奥古斯丁到哈德逊湾，从大西洋到密西西比，英国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二、大陆军，最早的一支全国性军队

英国在殖民战争中打败了法国，但要治理好北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却非易事。对此，英国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它发布了《十月界线公告》，暂时对白人移居者关闭阿巴拉契亚山的地区，以消除印第安人对非法土地买卖和侵占的恐惧。另外，在西部驻扎正规军，消除印第安人的憎恨。最后，英国在殖民地征税来供养它在北美的驻军。

为补亏空，1765年，英国在殖民地颁行《印花税法》，严令殖民地的报纸、书刊、营业执照、商业契约、法律证书，乃至学生毕业证书等等，举凡印刷之物，均须缴纳定额的印花税。

英国的做法激起了殖民地的反抗，各殖民地之间的反印花税大会在纽约召开，并发表了抗议书。人们达成了抵制进口的协议，团结起大多数北美人士试图对英国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其取消该法案。一些自称“自由之子”的组织强迫印花税官员辞职，鼓动人洗劫了一些不得人心的皇家官员的住宅。面对这种反抗，英国议会被迫取消了这一法案。

1767年英国又颁行起《汤森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纸张、玻璃、铅、颜料、茶叶等物课以重税，使物价大涨，引起民众抗拒。英国政府无奈，于1770年废去《汤森税法》，只保留茶叶税一项。说来也巧，那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恰有大批茶叶积压在手。1773年，英国政府命该公司将积茶运往北美，免其入口税。公司遂派船将300余箱茶叶运往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波士顿港。民众闻知大怒，强行冲上茶船，将茶箱抛入海中，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随着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剥削、限制乃至镇压日益加剧，越来越激起北美殖民地人民包括当地资产阶级、种植园主的强烈不满。正是在这种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形下，1774年5月，北美各殖民地派出代表在费城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第一届“大陆会议”。除乔治亚的代表受阻未能到会外，其余12个殖民地的代表均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权力宣言》，谴责英国政府在北美的种种暴政，宣布北美殖民地人民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与此同时，还以“大陆联盟”的名义，提出了一系列对英国进行经济抵制的禁令。

1774年9月，大陆会议建议各殖民地开始进行军事准备，在英军集中的新英格兰，这种活动尤其狂热，马萨诸塞为最先建起的民兵。

1775年4月18日夜，马萨诸塞的总督盖奇得到民兵集结军用物资的情报，派800名英军前往波士顿附近的康科德地区，搜查当地民兵的军火库，逮捕反英组织的领导人。

探得消息的两名工人马上飞马报知民兵。4月19日，英军在列克星敦遭到武装民兵的顽强抵抗，英军大败，死伤及被俘者30多人。独立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

列克星敦的枪声给北美人以极大的鼓舞，各殖民地纷纷建起民兵。有84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建起“绿色少年”，冒死向加拿大攻去，夺取了哈得逊河北段的英军炮台，另有一支民兵也曾攻向加拿大，虽未得手，却逼令英军不敢分兵由加拿大南下。到了6月，又有民兵进袭波士顿近处的英军，占据高地班克山，筑起工事。英军一日之内发起三次冲锋都被击退，情急之下，调来火炮，民兵才撤离高地。这一仗，民兵伤亡400人，英军却损失1000

人。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13个殖民地均派来了代表。除上届代表之外，新代表中有以民主主义著称的杰弗逊，还有享有盛名的科学家、民主政治家富兰克林。这届大陆会议和上届大陆会议一样，也没有言及独立之事。

大陆会议意识到它需要建立一支不局限在各殖民地分界线内活动的全国性的军队。为此，它组建了大陆军，这支军队最初由在波士顿包围盖奇的新英格兰民兵组成。1775年6月，大陆会议决定由弗吉尼亚、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的步枪手组成10个连，从而使这支军队更具有“大陆”特色。军队建成后，马萨诸塞代表约翰·亚当斯当即推荐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亚当斯说：“他有为将者之才干及经验，他那独立资才、雄浑智能及刚正品性，令他较之任何他人更易于博得全数美利坚人之赞誉，更易于令所有殖民地民众连枝，共襄其力。”

华盛顿品格端方，孔武有力，早已为人所知，故而众人立即赞成亚当斯这一提议。在会议上，华盛顿是唯一一位身穿军服的代表，他是一位颇有经验的军人，也是美国自由权利的坚定的倡导者。华盛顿肃然受命，担任了“护卫美利坚自由而建起的及行将建起的一名武装力量之将军及总司令。”华盛顿说：“我决计负此重任，并将竭尽全力拥戴此一光荣大业。”

大陆会议命令华盛顿先行攻打波士顿，于是，他离开费城，骑马向北朝波士顿行去。

华盛顿离去之后，大陆会议仍未能涉及独立之事，反倒于8月间又再向英王呈上请愿书。英王却断然宣告，北美殖民地乃是叛乱之地，务须征剿。大陆会议这才断了恳求的念头，于10月间议决组建海军。12月初，新打造的战船首次升旗时，那旗面为白底之上整齐排出13条红色横杠，意在表示13个殖民地联手。在旗面左上角仍为英国“米”字旗。半年之后，将“米”字图形去掉，改为一颗五角星形。再过一年，才将左上角改为蓝底之上镶有13颗白色之星，图成环形。这便是后来美国国旗的雏形。

华盛顿带领着为数不多的一支新军向波士顿赶去。途中闻知班克山战役之事，心中焦急，加快行军，于7月初进抵马萨诸塞境内。此时，他手下已有16000之众，遂挥师将波士顿围住。波士顿是一座港口城市，守城的英军司令是威廉·豪将军。华盛顿从陆上将波士顿围住后，英军只得以海湾为基地，但难以迈出城廓一步。

1776年1月，来自英国的民主作家托马斯·潘思的《常识》一书，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制度和乔治三世本人。此书虽薄薄数十页，但却似千斤巨石抛入水中，激起层层大浪，北美识字之人无不争相阅读。只见书上写道：“在上帝眼中，那班古往今来在头上加冕的恶棍，悉数均远不及一个寻常的诚实之人更为有用。”书中说，英国绝非北美之“母国”，“除非独立，否则，别无他法可以使北美大陆安宁。”

此书一出，便卖出12万册，后来增印到50万册。华盛顿也读了这本书，而且反复读了多遍。读后，他沉吟半晌，徐徐言道：“此书令众多之人心中生出巨变。”他又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决计与那个不公平、不人道之国断绝一切关系。”

担任大陆军总司令之初，华盛顿曾急于采取进攻战略。但他暂时还不能有所作为。枪枝弹药的严重短缺，使他无法对英军发起进攻，而且大陆军自

身的状况也很糟。在包围波士顿时，华盛顿发现自己的部队师老兵疲，所以于 1775 年夏未命令阿诺德穿越缅因荒野，直取魁北克。

但华盛顿不知道，大陆会议已派菲力普·斯凯勒去攻打蒙特利尔。美国人希望他们的进攻将会刺激加拿大人起而反抗英国，把这一地区变成“第 14 个殖民地州”。

华盛顿还致力于整肃军队，但未等他取得多少成效，军队就几乎瓦解了。到年底服役期满时，绝大多数人拒绝重新应征。华盛顿只得解散一支军队，并重新组建另一支军队。而此时，敌军却近在咫尺，虎视眈眈。他只好通过召集民兵来填补这一空缺，直到新的大陆军到达战场。

1775 年 11 月，华盛顿派亨利·诺克斯到提康德罗加去取回缴获的大炮。诺克斯拖着这些大炮，在冰天雪地中跋涉了 300 英里，于 1776 年 1 月返回波士顿。

华盛顿当机立断，在波士顿外围的多切斯特高地上修筑战壕，并果断地将大炮移入工事。现在，美国人的炮台已经完全控制了敌军阵地。威廉·豪见无险可据，心知大势已去，遂于 1776 年 3 月 17 日弃岸登舟，神情黯然地驶离波士顿，扯帆向哈里法克斯退去。

此时却从加拿大传来失利的消息，斯凯勒已将指挥权交给了曾在 11 月中旬占领蒙特利尔的理查德·蒙哥马利将军。阿诺德的部队已被艰苦地跋涉搞得精疲力尽，同时到达了圣劳伦斯河的蒙哥马利迅速顺流而下准备合兵一处。

12 月下旬，美军冒着暴风雪大胆地突击魁北克，但当蒙哥马利阵亡、阿诺德负伤之后，美军的进攻势头锐减。阿诺德在病榻之上沉着地指挥着对魁北克的围困战。但 5 月份英国援军一到，士气低落的美军就一哄而散，退回了提康德罗加。

三、华盛顿败走新泽画险象环生

华盛顿试图像在对法战争中那样使用一支由经验丰富的军官指挥的正规军去作战，而以民兵作为辅助力量，但他没有成功。原因是缺乏称职的军官，而且大陆军士兵太少。美国没有多少人经历过正规战争，要培养出出色的指挥官，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兵员匮乏使华盛顿在战场上经常依靠民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兵的存在也正是大陆军兵员不足的原因之一。如果允许在大陆军和民兵中进行选择，大多数人宁取前者。民兵服役是爱国行动，是必须做的，通常也是危险的，但短期民兵服役毕竟比大陆军的长期义务所受的痛苦要少得多。

大陆会议制定了州民兵征兵条例以补充兵员，规定了从一年到整个战争期间时间长短不同的服役期限，军队的人数还是从未达到过规定的实力。例如，1775年底，大陆会议决定组建28个团（20000人），一年之后，又增加到88个团（75000）人，但军队的实际人数往往不足其应有数的一半，有时只有不足三分之一。

从军队的社会构成来看，大陆军与英国的军队相差无几。士兵中有一些农民、商人和工匠。但与英军不同的是，大陆军还包括了许多新近的移民、敌方匪兵、战俘、亲英分子和罪犯（这两种人有时可在服役和绞死中作出选择）、流浪汉、契约奴、学徒工、自由黑人和奴隶，因此，绝大多数士兵来源于社会的底层。

对自由的渴望使大多数美国人自愿入伍，而且具有爱国和献身精神。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卧薪尝胆、忍受无限困苦，这使得外国观察家咂舌不已。法国的冯·克劳森男爵惊呼：“我要大大地赞赏美军！这支军队虽由不同年龄（甚至还包括15岁的少年人不同肤色的白人和黑人）的人组成，衣着褴褛，不发薪饷，口粮奇缺，但却能表现得如此之好，而且还能如此坚强地挺立于战火之中，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大陆军的这种忠诚，金钱买不到，纪律换不来，这是一种为自己及其子孙后代能过上美好生活而产生的思想动力，它使大陆军士兵在军中尽职尽责。当然，并非每一个大陆军士兵都能忍受这种长期的困苦，许多人当了逃兵。但随着战争的进程，开小差的比例逐渐下降。

尽管美国对加拿大的进攻无功而还，但独立的热情仍在高涨。

1776年，大陆军和美国人所要求的主权受到了考验。英军发动了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攻势行动，出动了32000人的部队和几乎一半的皇家海军攻打纽约城。威廉·豪指挥着陆军，他的兄弟理查德·豪指挥着海军，盖伊·卡尔顿勋爵率13500人，沿里奇留河——尚普兰湖通道从加拿大南下。

英军将这些强大的兵力投入哈德逊河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纽约是一个优良的海港，海军可以从这里出发作战。控制了哈得逊河就可以使加拿大和殖民地中的英军互相联系，孤立新英格兰，并切断美军的物资和人力供应。

华盛顿率军从波士顿出发，前去保卫纽约。动身前他对全军将士说道，“美利坚人是做自由人抑或是做奴隶，决断的时刻已近在眼前。上帝保佑，千百万人之命运，眼下便全靠我们这支军旅之勇武行动。暴虐残恶之敌，已逼得我等除却拼死文战之外，别无他途。若非如此，那便是卑躬屈膝。”言罢便传令拔营启程。一路上晓行夜宿，很快到达纽约。

他将兵力分散在曼哈顿岛和长岛之间。为保卫长岛，他派出20000军队

中的一半，由伊斯雷尔·普特南将军指挥。美军在布鲁克林高地修筑工事，希望豪会从正面进攻。不过，普特南还在前沿阵地上部署了4000人。

就在这前后，即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会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布美国脱离英国而告独立。这是一件惊天动地，震古烁今的大事。自此以后，7月4日这一天便成为美国之独立日。这《独立宣言》由民主派大师杰弗逊主笔，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等参与草就。

《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

《独立宣言》一经发表，北美民众莫不以手加额，欢声雷动，抗敌之心益发炽盛。华盛顿收到宣言后，立即命令部队排队集合，听读宣言。

8月27日，威廉·豪率英军在长岛登陆，20000多名英军和雇佣军从前哨部队的左翼绕过了他们。豪对布鲁克林高地的进攻，未能摧毁美军，但形成了对美军陆地的正规包围战。豪的优柔寡断使美军得以逃到曼哈顿，使华盛顿的两翼合而为一。尽管如此，美军的威胁并未解除。数千名灰心丧气的民兵逃跑开了小差，而且，只要英军从曼哈顿岛北部的任何地方进行两栖登陆，都会造成对纽约城美军阵地的侧击。

9月15日，英军在基普湾登陆，准备围歼美军。但豪的推进速度太慢，使华盛顿跑出了包围圈。美军在曼哈顿岛最北端的哈莱姆高地的预设阵地上布防，而把纽约让给了英军，英军后来便把总部设在了这里。豪派遣一支先头部队进攻华盛顿的阵地，但在哈莱姆高地之战中被美军击败，从此战役进入另一次较长的间歇期。

华盛顿的新阵地当然并不比布鲁克林高地和纽约更坚固，只要英国人能渡过哈德逊河或东河，同样可以包围美国人。在基普湾战斗了一个月之后，豪果然在思罗哥狭长地段和佩尔角登陆，如果能迅速向纵深挺进，他们就可以切断华盛顿从曼哈顿岛退出的路线。但豪由于过于谨慎，再次坐失良机，使美国人得以逃脱，又在怀特平原筑起了坚固的工事。

华盛顿仍希望豪从正面进攻，但在怀特平原一战中，豪不再上钩，而是采取迂回行动，迫使美军撤退，使英军又一次得到了歼灭华盛顿的大好机会，但豪又一次贻误战机，华盛顿得以后撤5英里，退到诺思平原。

不管怎么说，英国还是把华盛顿的军队赶出了曼哈顿。美国向北撤退时，华盛顿在哈德逊河两岸遥相呼应的华盛顿堡和李堡留下了守备部队。豪没有追击奔向诺思平原的华盛顿，而是忽然移师南进，占领了华盛顿堡，迫使美军从李堡撤走。然后，豪遣克林顿占领罗得岛的纽波特，余下的部队则成扇形展开，向新泽西进军。

华盛顿又撤过特拉华河败走新泽西，此时，他的部队不足3000人，情况危急，但这时一次胜仗给他带来了转机，从诺思推进的英军失败了。伤愈归队的阿诺德在高普兰湖上用小船组建了一支小舰队。卡尔顿率领的英军也停下来组建自己的舰队。在瓦尔科尔岛战斗中，阿诺德火力上处于优势的舰队进行了猛烈的牵制性战斗，使卡尔顿惊慌失措，向北方撤退。

此时，华盛顿敏锐地觉察到，还有一些成功的可能性，豪的部队现在已分散在整个新泽西的越冬营房中，或许可以对其中一二个据点采取突然袭击。此举虽属冒险，但值得一试，正如华盛顿所言“否则，我们的事业就将付诸东流。”

圣诞之夜，寒风料峭，素月分辉。华盛顿带领残部 3000 人马，悄无声息地偷渡过了特拉华河，迅速杀向英军大营。美军来得突然，仿佛神兵天降，英军只顾欢度圣诞，哪有防备？见美军掩杀而至，登时大乱，1000 多人殒命或被俘。此战虽是小胜，却也甚是鼓舞了士气。

夜袭后，美国又撤回河对岸，召集民兵增援，然后再次渡河夜袭，攻占了特伦顿。当英军 6000 人增援部队赶来时，华盛顿避其锋芒，转而攻打普林斯顿，又毙伤了 400 名敌军。美军随后躲进了莫里斯城。特伦顿和普林斯顿之战又使美军起死回生。豪在遭受第二次重创之后，将其军队几乎全部撤出了新泽西。

英国现在已清醒地认识到，华盛顿是一位机智的指挥官，他的军队也勇猛善战，尽管他们穿着破烂的靴子，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由于自己的军队明显弱于敌军，所以，除非万不得已，华盛顿决不轻易冒险。1776 年后，华盛顿采取了战略防御，决心不只在战场上损失大陆军的代价来赢得胜利。只有在条件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才出城，采取突然袭击、不断骚扰、坚壁清野和始终呆在敌人可能致命攻击的范围之外等手段来挫败敌军。

四、萨拉托加之战声名远播

华盛顿虽接连小胜，却并不敢大意，他深知英军势大，远远胜过自己，事实确也如此。英国此时也开始进行产业革命，无论国势还是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无人能与之匹敌。派到北美来作战的战舰就有 300 艘之多，其中 70 艘艘巨船竟可安装火炮近百门。英军不仅训练有素，而且武器精良，也非大陆军可比。何况，英国人还从德国招募来数支雇佣军哩！

1777 年 9 月，英军竟攻下了大陆会议的所在地费城，逼迫华盛顿率军退到费城西北的山中盆地福吉谷，休兵整饬，预备越冬后再战。时隔不久，一个叫斯图班的普鲁士军人拿着富兰克林的信来到福吉谷。原来，1776 年 9 月，富兰克林奉大陆会议之命出使欧洲，为美利坚各国交结盟友，以孤立英国。他在巴黎与斯图班相遇，知此人深谙用兵之道，身手不凡，便重金相聘，让他到北美来帮助操练大陆军。

斯图班来到福吉谷后，华盛顿任命他为总监察官，负责训练部队。斯图班技艺超群，他见美国士兵虽然不懂兵法，但却矫健快捷，枪法如神，便根据这些长处，教他们排兵布阵之法，很快把大陆军调教成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

正当华盛顿率军进入福吉谷时，他手下的阿诺德将军于 10 月间打了个大胜仗。阿诺德奉华盛顿之命守卫哈德逊河要塞。哈德逊河的源头靠近加拿大交界处的香普冷湖，出海口恰在纽约。因此，谁掌握了这条河的水道，谁就可以将新英格兰控制在手中。新英格兰是指 13 个殖民地中工商各业最发达的北部四个殖民地，乃美利坚国脉之所系。

英军将领伯戈因是个胸藏韬略的人，还在 1776 年他便拟就了一套作战方案，由英军三路合击，北部由加拿大南下，南路由纽约北上，西路由安大略湖东进，夺下哈德逊河，在河流中北段的奥尔巴尼会师。

这套方案若得逞，那么美利坚独立大业必定遭受挫折。怎奈伯戈因此计虽好，但手中无权，难以号令各路兵马，所以他不辞劳苦，回到英国，直接面奏国王乔治三世。国王也觉此计甚妙，当下准奏，命他依计行事。于是，伯戈因决定亲率北路军，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南下，驻守纽约的威廉·豪则须北上。

不料，英国殖民地大臣杰曼勋爵竟未向威廉·豪下令，而威廉·豪一心要攻下大陆会议所在地费城，这便有了 1777 年 9 月费城陷落之事，威廉·豪没有走陆路，而是走海路，这使他与伯戈因无法相互呼应。华盛顿曾对此费苦心，以揣摸其意图，他错认为英军此举必有其道理。英军漏洞百出的战略使华盛顿能够作出明智的行动计划。他准确地估算了伯戈因的人数，并预计纽约北部的大陆军在民兵的增援下能够挡住伯戈因的推进。他又猜到了威廉·豪的目的，率军挺进费城。

出于政治上和心理上的考虑，华盛顿必须保卫首府。他占领了布兰迪怀恩克里后面的一处阵地，但被豪迂回包围，吃了败仗，然而美军并没有被消灭。

威廉·豪坐镇费城，派出了部分兵力驻扎在杰曼敦附近，另派一支分遣队侦察特拉华河上的格塞堡和未夫林堡。华盛顿毫不迟疑，调兵攻打杰曼敦，他的部队打得十分英勇，但仍然失败了。

威廉·豪得胜后，欣喜若狂，纵情取乐，哪有心思去与伯戈因分兵合击。

倒运的伯戈因不知此事，还以为豪已经接受了命令，将与他协同行进。于是，他自蒙特利尔穿过丛林密布、怪石横生的逆境地带，极其艰难地引军杀来。

伯戈因攻下提康得罗加后，开始缓慢地向前推进，沉重的大炮和辎重车队成了负担。纽约北部美军司令菲利普·斯凯勒麾下的军队砍倒树木，布设路障以迟滞敌军前进，还在伯戈因所到之处转移了粮食和牲畜，坚壁清野。8月中旬，伯戈因派了一个分遣队到佛蒙特的本宁顿袭击美军的补给站、美国民兵为伯戈因的印第安盟军的残暴行为所激怒，他们一举消灭了这路英军。

几乎同时，西路的圣·莱杰虽然拔寨起兵，向东而进，但屡遭民兵截击，损失很多人马，对斯坦维克斯堡围攻不下，被迫撤回。

三路人马中只剩下伯戈因一路，孤军涉险。大陆军的援军赶来，形势对伯戈因更加不利，他陷入了民兵的汪洋大海中，伯戈因哀叹道：“不管皇家军队走到哪里，美国人都会在24小时内集结起三四千民兵。”在民兵的增援下，大陆军在贝米斯高地筑起工事，挡住了南下的道路。

英军未能突破防线，只得退到奥尔巴尼以北的萨拉托加。直到这时，伯戈因才得知另外两路人马并没赶来，会师已无望。伯戈因自恃手下兵将训练有素，战技娴熟，不但没有退兵之意，反而想独自杀开一条血路，怎奈他又遇上了阿诺德。

阿诺德知兵善用，他将四面赶来的民兵联络起来，派人拦阻并截断伯戈因运送辎重粮饷的后路，动摇其军心。9月19日，两军首次正面交锋，英军战败，锐气大挫。10月7日对阵再战时，美军声势已在英军之上，未战几个回合，英军便败下阵去，缩到军营里。阿诺德便将英军军营团团围住。

10月17日，伯戈因见美军几乎五倍于己，再难取胜，此时他追悔莫及但却无可奈何，只得竖起了降旗，让6000英军做了俘虏，这便是声名远播的萨拉托加大捷。此次大捷，实为开战以来美军首次真正打败英军，以往虽也曾数度获胜，却只是夺得几个地方。这次却将大股英军逼入绝境，迫使伯戈因这样大名鼎鼎的骁将俯首归降，实属前所未有之事。

萨拉托加一战，北美民众自信心大增，华盛顿在福吉谷以手加额，大陆会议也喜不自胜。11月15日，大陆会议通过了《联邦条例》，令13个已经独立的国家联手结成了一个联邦制的新国家，便是美利坚台众国。等到了1781年3月，13国中最后一国马里兰批准此条例后，大陆会议便宣告《联邦条例》生效，美利坚台众国正式建国！依惯例，从此后将13“国”改称13“州”。

萨拉托加大捷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英国到处建立殖民地，又称霸海上，本来就树敌甚众，尤以法国为最。因此，北美独立战争一爆发，便有很多国家幸灾乐祸，盼着英国失利，以便乘火打劫，捞他一把。只因大英帝国国力强盛，独霸海上多年，而且一开始北美各殖民地败绩连连，所以各国虽心藏怨恨，但也不敢唐突行事，轻举妄动，只好等待观望，寻找时机。

萨拉托加一战使很多国家看到美国必胜，法国第一个站了出来，于1778年2月同美国签订了同盟条约，宣告承认北美独立，6月间又对英国宣战。随后，法国舰队拔锚启航，驶向北美。

1779年西班牙也对英国宣战，派出海军。第二年，荷兰也加入了战团。普鲁士、俄国、瑞典、丹麦、奥地利等国虽未参战，却宣告建立“武装中立同盟”，以敌对目光监视着英国。这使英国全然孤立，无一盟友。法国海军还将英吉利海峡封锁起来，使得英国难以向北美继续派军。由此可见，1778

年之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扩大成了一场世界战争，战争中的力量对比转向对美国有利。

五、最后之战：重兵围困约克敦

1778年以后，英国重新拟定了战略计划，把战略重心转向南方。

威廉·豪治军无能，奉召回国，由克林顿将军继续任其职。1778年6月，首批法国海军驶抵北美，将英军的海上封锁打破。克林顿深恐法国兵舰将特拉华河口封死，便主动撤离了费城，而把部队集中到了纽约。

此时，华盛顿所部在蒙默斯击败一支英军，遂将纽约的陆上通道一切切断。1779年初，他部下的克拉克将军又攻入俄亥俄，夺下文森斯要塞。困守纽约城的克林顿将军见此情形，知道北方几乎全都掌握在华盛顿手里了，加上5500名法军也赶来加入，克林顿自知难以与之抗衡便避重就轻，将兵力转向了南为了掩人耳目，他派出小股兵力在北部的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等地沿海城市不停骚扰，自己却率领大军向佐治亚驶去。1778年12月攻下佐治亚港口萨凡纳，竟然将5000美军毙于枪口之下，真是残忍至极！佐治亚大部分地区被英军占领。

克林顿通过萨凡纳之战看出南方美军防备空虚，遂于1780年初又出征南卡罗来纳，从陆路包围了查尔斯顿。1780年5月，攻下该城，守备美军大部被擒。2周之后，巴勒斯特·塔尔顿中校指挥亲英分子组成的部队，在韦克斯豪斯击败了南卡罗来纳的最后一支有组织的爱国武装力量，并杀死了投降的士兵。英军迅速在这一带遍设哨所。

6月，克林顿留下康瓦利斯镇守查尔斯顿，自己又返回了纽约。

大陆会议未料到，英军会迅速地将兵力移向南部，一时乱了阵脚，等到南部接连失利的消息传来，这才急忙委任盖茨将军指挥新成立的由1400名大陆士兵组成、还有民兵加强的南方军队，统领南方战事。

大陆会议不善识人，错用盖茨，实是失策之举。那盖茨原本是英军少校，已经退役。因他为人狡诈，极善钻营，混进大陆军并谋得少将衔。1777年阿诺德将军在萨拉托加大战英军之时，他身为主帅，却不加援助，稳坐军帐，作壁上观。等到阿诺德大败伯戈因，他却出面受降，将功劳抱在手中。大陆会议不察实情，还将他当作是知兵善用之人，再委以重任。这时盖茨已52岁，受命之后便得意洋洋领兵向南而去。

1780年8月间，盖茨在南卡罗来纳的坎登与康瓦利斯相遇。当时英军势弱，人马没有美军多，但盖茨寡才少能，将正规军部署在右翼，而将其左翼单独交给了民兵。结果，当康瓦利斯发起进攻时，民兵丢盔弃甲，四散而逃。盖茨顿时惊慌失措，居然抛下部队，带着几名贴身马卒，随民兵逃离军营，四天之内跑出200英里。大陆会议代表汉密尔顿讥讽道：“似他这般年纪，竟有如此之活力，委实令人仰佩。”

然而，最令人痛心的还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背叛。他将两点计划（华盛顿在哈德逊高地防御系统的关键）出卖给了英军。当一些人相信这一阴谋的败露是“上帝保佑美国”时另一些人却对美国革命能否进行下去表示怀疑。如果说，连在魁北克、在瓦尔科岛、在萨拉托加之战中那样勇敢顽强的阿诺德都背叛了他的光荣和他的爱国主义，那么还有多少人会步其后尘呢？

大陆会议解除了盖茨的职务，将南部战事交由华盛顿统管。

华盛顿心知军情紧急，立即派智勇双全的格林将军前往指挥南部军队。格林身手不凡，指挥有方，善于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他将本来就处于少数的军队又分成两半，自己和摩根各率一支，故意示弱于敌。出乎

意料的是，康瓦利斯也兵分两路，派塔尔顿直接尾随摩根，同时他采取迂回战术切断摩根的退路。摩根在考彭斯停止后退，迅速展开了由大陆军、骑兵和民兵组成的混合队伍，彻底打败了英军的一路，培尔顿手下的 1100 人中约有 90% 的人死伤或被俘。

考彭斯之战后，摩根急忙与格林会合。康瓦利斯急于重振军威，率部急起直追，于是开始了一场犬兔相逐的游戏。格林自愿当兔子的角色。康瓦利斯被引出南卡罗来纳之后，游击队就可以相对安全地骚扰敌军哨所。

美军后卫部队经常与敌先头部队遭遇，但格林总是避免其大部队遭受袭击。最后，他渡过丹河，进入弗吉尼亚。

英军被拖得疲惫不堪，康瓦利斯转道希尔斯巴罗去休整。格林认为战机已到，便再渡丹河。两军在吉尔福德县相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英军损失惨重，只好转移到威尔明顿进行休整，靠海路进行补给。不久，他进驻弗吉尼亚。

当康瓦利斯进入了弗吉尼亚，格林便掉头南下去收复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弗朗西斯·洛德·罗顿指挥的 8000 名英军在这里处于分散防守状态。当美军主力牵制着罗顿时，游击队拔除了英国的一些孤立哨所。9 月初，格林与罗顿的继任者亚历山大·斯图尔特在尤托斯普林展开了三小时的激战，这一战民兵表现得异常英勇，挽回了曾败于坎登的声誉。格林的作战行动与华盛顿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战斗一起并列为这场战争中最辉煌的战役。

在华盛顿派出格林到南部作战时，心中便盘算着攻打纽约的计划了。法军统帅罗尚博向他进言：先将南部之敌剿除，则纽约必定势单力孤，不攻自破。

华盛顿闻听此言有理，又得知法国海军正驶向弗吉尼亚海角，朝约克敦靠近，随即决定与罗尚博的法军联手南下。拉法耶特率领的法国志愿军得知后，也向约克敦靠了过去。

到了 9 月间，约克敦被团团围住。海陆军向约克敦的进军是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一次无懈可击的行动。拉法耶特的部队挡住了康瓦利斯向卡罗来纳逃跑的路线；德·格拉西在弗吉尼亚角海战中也挫败了英舰队解围的努力，使英国的海上增援无法同康瓦利斯汇合；纽波特来的舰队也安全抵达；陆军也迅速开进了弗吉尼亚。

2 支海军舰队，5700 名大陆军，3100 名民兵和 7000 名法军云集约克敦，美法联军兵力 2 倍于英军，尤令康瓦利斯胆战心寒的是法军还带来了威力巨大的火炮。

康瓦利斯成了瓮中之鳖，前无援军，后无救兵，插翅难逃。10 月 11 日，原本还有机会乘船突围，只因优柔寡断而痛失良机。10 月 16 日，决定出海突围时，但为时已晚。不仅因为法军炮火隆隆，还加上狂风突起，浊浪滔天，将船队吹乱，只好缩回大营。

回到军营，康瓦利斯不由得仰天长叹：“我纵横一世，不料竟遭此厄运。那老天竟也欺我，刮起狂风，真真是天亡我也！”

他绝望已极，决定投降。10 月 17 日，也就是 4 年前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之日，康瓦利斯也举了降旗。8000 名英军自动放下武器。

至此，英军败局已定，虽有少许残部于 1782 年尚有零星举动，但已于大局无碍，美国独立战争实已终结。1782 年 9 月 3 日，英国被迫在巴黎与美国签订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除了原 13 个殖民地外，英国还同意将阿巴拉

契亚山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北起加拿大，南至佛罗里达的全部土地划归美国。
八年之久的美国独立战争终以美国得胜而告终。

六、海军建立举步维艰后来居上

战斗意外地结束了。

这是一场持久的、代价高昂的战争，至少有 25000 名美国人死于战场，几乎占美国全部人口的 1%，这种比例是空前绝后的。

美国人像绝大多数的革命者一样，以其非凡的才能、意志和信念，在战争中进行着创造。他们从零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建立了陆军，建立了自己的海军。尤其是在独立战争中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美国海军更值得一书。

独立战争一开始，就有人考虑像在陆地上一样，要在海上抗击英军。没有人提议建立一支舰队去向英国的海上优势挑战，因为在 1775 年英国海军拥有 270 艘战舰、护航舰和小型炮舰，而美国连一艘军舰也没有。虽然美国人的海军不可能直接向英国海军挑战，但它可以通过袭击英国的海上商业运输，破坏其军事补给线和交通线来打击英国。由于美国具有丰富的造船经验，富饶的木材供应，大量从事海运事业的人员，众多的商船队和海船队，以及根深蒂固的航海传统，所以，它建立的不只是一支海军，而是四种各具特色的海军。

华盛顿在围攻波士顿时，创立了一支私人海军。当时的情况是，被围的英军人海上得到了大量补给，而华盛顿的军队却在忍饥挨冻。于是，在 1775 年 9 月，华盛顿租赁了双桅船“汉那”号，配备了几门加农炮和志愿乘员，开到了马萨诸塞湾。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他又租赁了 6 只小船。在敌军撤离波士顿前，华盛顿已捕获了 55 只敌船，给美军带来了宝贵的燧发枪、火药、火石和大炮。

除新泽西和特拉华外，其他各州都组建了自己的州属海军，主要用于海岸防御。州属海军一般包括浅水驳船、单层甲板帆船和炮船，但也有少数几个州如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等，编入了小型深水船只，可用于劫掠英国商船。一般说来，这些海军是作为海上民兵担负诸如阻止英海军对补给仓库的袭击和不让亲英分子给停靠在岸边的军舰提供补给品等任务。偶尔，州属海军也采取一些直接行动，如宾夕法尼亚海军在 1777 年威廉·豪发起的费城战役中，就参加了梅塞堡和未夫林堡的保卫战。

第三种海军是由私掠船组成的。这是一批在一个委员会统辖下，或是持有袭击敌商船的特许证的私人武装船只。私掠船实际上是特许的海盗，因而有极大的吸引力。捕获敌船和货物所得归船主、官员和船员所有。所以，捕获几艘商船就可以使人大发横财。战争结束前，在大陆会议、州政府、海外的外交官等各委员会统辖下的私掠船已达 2000 艘。它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美国海军对英国造成的损害都大，它使英国的损失超过了 6500 万美元，使海上保险费率猛涨。为了保护商船，英国只得从其他主要任务中，抽调战舰来护航，另外，私掠船还破坏了英国和其在美洲军队之间的通信联系。

第四种形式是大陆海军，它于 1775 年 10 月 30 日正式获准成立。大陆会议当时成立了一个海军委员会，并批准购买武装船只。第一批军舰由经改装的 8 只商船组成，由伊塞克·霍普金斯指挥。此人资历有限，只靠了他是海军委员会某成员的兄弟才担任了此职。在选拔各舰的指挥官时，裙带关系起了很大作用。这支新生舰队首次出航就表现出了指挥官的无能。这也是大陆海军在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编队行动。霍普金斯抗命不去切萨皮克湾巡逻，

而去袭击加勒比海的拿骚。返航时舰队遭遇皇家海军“格拉斯哥”号军舰，虽然它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火炮也少于美军，却将美舰队打得落花流水。

大陆会议不满足于依靠改装的商船。1775年12月，它批准建造的军舰已达30多艘。但是，由于缺乏加农炮、钢材、风帆、干燥木材，造船厂从未完成这些任务。而且，大部分已建成下水的船命运多舛。例如，在13艘护航舰中，美国人为防止落入敌手而自己烧毁了3艘，英国人烧毁了2艘，被俘7艘，还有1艘在战斗中被击沉。

大陆海军最不利的条件是缺乏训练有素的船员。大陆舰只常因缺少船员而停泊港内，编队作战更是难上加难。

关于海上作战，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1772年，耶鲁大学数学系高材生戴维·布什内尔证明了炸药可在水下引爆，并于1774年发明了水下水雷。然后，他又设计制作了世界上第一艘潜艇“海龟”号，这只单人驾驶的潜艇可以将水雷置于敌船底部。

1776年，当威廉·豪的军队开到纽约时，华盛顿同意让布什内尔的“海龟”号出击豪的旗舰“鹰”号。虽然驾驶“海龟”号的爱兹拉·李已开到了“鹰”号的船底，但未能将水雷置于敌舰外壳上。随后两次对其他军舰的努力也失败了。

尽管布什内尔的“海龟”号失败了，但他的努力却预示了未来。不仅潜水艇变成了强大的武器，而且他还将工程科学引入了战争。

总共约有100条舰船编入了大陆海军，但大部分都是小船，作用有限。到1780年，只有5艘战舰在编。海军实际上已不存在。美国完全依赖于武装私掠船和法国海军。

约克敦之战最能表明美国海军的无足轻重。当时德·格拉西有40条主力舰，而美国却连一艘也没有。尽管没有自己的海军，这种缺陷并未影响到战争的结局。

最早的海军倡导人约翰·亚当斯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回顾美国的那一长串被俘或被毁的舰船名单，重写我们海军建立和发展的全部历史，常常催人泪下。”

海军并没有被遗忘和冷落，1783年12月4日下午，在纽约“弗朗西斯饭馆”所有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这天，华盛顿请来了一小批军官，向他们告别，然后前往议会提交辞职书。

这位司令官向他的部下作了简短的致辞，向他们表示感谢和祝福，尔后，那些沙场老兵排成纵队一个一个地同他拥抱，一种特别的爱戴之情从他们这些在九死一生中打败了敌人取得胜利的士兵心中油然而生，弥漫于这个充满感情的场面。华盛顿在给格林的信中写道：

如果编年史家有足够的勇气来填写历史的这一页，述说他们如何在这场竞争中以少战多（从美国方面说）取得胜利，并试图描绘他们经历的困境，那么这些后代史学家将会煞费苦心地去虚构故事，因为以大英帝国这样强大的力量，在这个国家内惨淡经营8年却败在了一支数量上明显居于劣势而且是一支经常斗饥半饱，衣衫褴褛，有时还要经受各种人类天性所不能忍受的痛苦的队伍手中，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在政治和军事上造成巨大的冲击波。政治上，它告示欧洲，新时代的黎明正在来临。有关美国的事件和制度的消息，通过新闻

界、美国宣传家的活动、自由俱乐部的讨论以及胜利归来的军人的报告等渠道传到了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哲学思想不再是抽象的东西，它已被美国人付诸实践。因此，大大地加强了欧洲的革命和民主精神。

在法国，高涨的生活费用和银行倒闭，激起不断升级的不满，而这里已蕴含了一种新的精神，这些都是来自于法国对美国的支持。《巴黎和约》签字6年后，法国也爆发了革命，而且把整个欧洲推入了一代人的几乎永无休止的战乱年代。

美国在战争中重新引入了一种意识形态，即为独立这样一个无限目标而战，他们动员平民士兵参战，而不是职业军人。1783年春，华盛顿在总结这变化的深刻意义时说道：“它可能奠定了我们最初的地位和我们制度的根基。每个愿意保护自由政府的公民，不仅献出了他们的部分财产，而且还亲自参军捍卫政府。”为了保卫祖国，“这个国家的全部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了。”广大平民士兵被爱国热情激发起来，因为他们是为自由、平等以及其他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战。

美国虽已独立，但却远非真正统一的国家。依据1781年生效的《联邦条例》，美利坚合众国既无元首，又无内阁，只是以各州代表结成的联邦议会权且充当中央政府。

联邦议会依法也有宣战、媾和、募兵、立宪等权力，只是议决之事必须经13州中9个以上的州认可方能生效，实际上是形同虚设。而各州则自行其事，可征税、征兵、发行钱币，如同各自独立的国家。

美国与欧洲各国都有贸易往来，联邦议会都无权征收关税，以保护本国工商各业。联邦议会手中无财权，当然无力供养国家常备军，一旦发生变故，必然危及国家安全。又加上各州自定关税，各州之间的商业活动也受到限制。由此可见，联邦制实在不利于刚刚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对此早有觉察，1785年时，他曾说道：“我们若不成为统一的民族，那便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一年之后他又说：“13个全部享有独立主权的州互相作乱，全都想夺得联邦的统辖权，不要多长时间就会把整个国家都毁掉。但是，如果能有一部自由而且有力的宪法，就可重新树起我们的威望与成就。”

说这话时，华盛顿已辞去大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返回自家的维农山庄。他空谷清明，无意功名，独立战争胜利后便解职抽身，归隐泉林。只是心念民族国事，这才大声疾呼统一，众多有识之士也有这种想法，于是各州代表便于1787年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决定制订出一部完整统一的宪法。

华盛顿原本不愿涉足政坛，只因此事重大，才起程来到费城。会上，代表们就制宪一事展开了广泛讨论，意见不一，有人甚至劝华盛顿登基做美国的君主，华盛顿虽身为种植园主，但却崇尚共和制，极力反对君主制，设法让会议通过宪法。

1787年9月17日，美国第一部宪法通过，并于第二年生效。宪法将美利坚合众国定为共和制国家。根据宪法组成了集中的联邦制政府，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权归国会，国会由参议院、众议院组成，拥有征税、贷款、发行货币，规定度量衡、邮政、宣战、征兵等权力。参议院由每州州议会产生两个代表，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众议院议员则按每州居民人数比例选举产生，每两年改选一次。参议院有权审定总统提出的内阁阁员和最高法官的名单，批准总统与外国签定的条约，对众议院起钳制作用，众

议院所通过的法案如果得不到参议院的联署即不能生效。行政权由总统执掌。总统由选举产生，任期四年，有权任免官吏及最高法院法官、对外缔约，且身兼军队统帅。司法权则由最高法院掌管。

1789年，美国又定出10条宪法修正案，写明公民拥有言论、出版、宗教、信仰、和平集会与请愿的权力，规定人身、住所、财产、文件有不可侵犯的权力。这部宪法使美国成为真正统一的国家，确定了财、政、军、外交等各项大权，国势得以大增。又加上美国自从独立那天起，便不像欧洲及各地国家有众多封建旧迹及古旧传统积习，所以它能够发展，阻碍很少，百年之后便成为世界上第一工业大国。

1789年，华盛顿被选为美国首届总统。他虽无意于政事，但众意难违，于4月30日在临时首府纽约宣誓就职。

1790年1月，华盛顿在首次总统年度讲演中，强调必须以教育立国。随后他想方设法支持现有的学校，还要求建起全国性的大学。华盛顿敦促国会为立法、司法定出条例细则，又统一币制与税法，颁布关税保护法令，建起了第一个国家银行，使西半球这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蒸蒸日上。1796年9月，华盛顿连任两届总统之后，决心退出政界。1799年12月14日，为美国独立创下不朽功绩的华盛顿，在维衣山庄病逝，享年67岁。

第二章辟疆拓土干戈纷起

- 一、一块并不好啃的骨头
- 二、恶战几载均无所获
- 三、进军西部移民潮涌
- 四、出师犯境邻国遭殃
- 五、地跨两大洋的庞然大国
- 六、从产业革命到军事革命

一、一块并不好啃的骨头

美利坚合众国独立时，地域甚小，只有大西洋沿岸的 13 个州。1783 年与英国订立和约时，又从英国人手中索来阿巴拉契亚山至密西西比河间的大片地段，令国土多出一倍。1803 年，又仅用了 1500 万美元便从法国手中购得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路易斯安娜，疆域又增加一倍。

辟疆拓土，一直是美国政府的意愿。继华盛顿之后出任总统的亚当斯说过：“美国命里注定将扩及北半球的整个西部。”显而易见，这里将加拿大也包容进去了。亚当斯这话并非戏言，他的后继者居然真的这样干了。

在拿破仑战争那些年里，美国商人同交战双方都有商业往来，因而大发利市。后来因为拿破仑实行大陆封锁政策，英国以牙还牙，从海上进行反封锁，连中立国的商船也要拦阻盘查，使许多美国商船受到骚扰。

到 1812 年，许多美国人都相信，国家又面临着抉择，要么为国家的荣誉和主权不惜一战，要么甘愿臣服。一群被称作“战争之鹰”的青年议员对花言巧语的外交做法和软弱无力的经济制裁感到不满，要求采取强硬手段。甚至连杰斐逊总统也承认：“对时间耐心与对和平的热爱所产生的每一个希望都落空了。对于我们来说，选择只有一个，要么进行战争，要么就是悲惨地投降。”

1812 年，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把一份战争咨文交给了国会，经两院讨论后，于 6 月 18 日批准通过了。

英国视拿破仑为人类的魔鬼，正在与他殊死作战，因此不愿在北美与美国再发生武装冲突。在美国，尽管“战争之鹰”派的言行极为激进好战，而且在过去的 10 年中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但美国依赖于外交途径解决麻烦，只进行了极少的战争准备。

宣战与备战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时的美军表面上的说法是，35000 陆军、5 万名志愿兵和 10 万名民兵。实际上战争开始时，正规军只有 6700 人，志愿兵和民兵还是一盘散沙，海军只有 16 艘舰艇。相比之下，英国皇家海军却拥有 600 艘军舰。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认为英法两国打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别事，可以乘机侵占加拿大。事实上也正如美国人所想。此时英国只能把极小的一部分力量投入到北美，因而在加拿大采取了守势，那里只有几千名正规军守在边境。

美国理所当然地把加拿大当成了一块好啃的骨头，并制定出了三种进攻加拿大的方案：一是从底特律出发进入安大略湖；二是沿尼亚加拉发动进攻；三是直取蒙特利尔。假若从三条战线同时向加拿大进攻就会分散其人力、物力、达到置敌于死地的目标。

美国信心十足地发动了这场战役，但其结果是令人沮丧的。

1812 年 7 月中旬，威廉·赫尔率兵从底特律进入加拿大，企图一举攻下马尔登堡，但他很快就遇到了后勤供应上的困难。英军控制着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使水上运输难以为继，而印第安人的伏击又切断了脆弱的陆上补给，后又有传闻说英国人已攻克了密执安麦基诺堡。赫尔担心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会从密执安地区突然袭击他的部队，便撤到了底特律。

在马尔登的英军司令官伊萨克·布罗克士随即率兵向底特律进发。尽管赫尔 2500 人的军队在数量上以 2：1 超过英军，但他还是在 1812 年 8 月 16

日，不发一枪一弹就拱手向英国投降了。而在此前一天，迪尔本堡的守军奉赫尔之命撤离了要害，在撤退途中又遭印第安人的伏击，全军覆没。

接替赫尔的哈里森试图在冬季发动一场战役重新夺回底特律，以挽回局势。但英军在雷辛河的弗伦奇郭对美军的前卫分队进行了突然袭击，并将其一半歼灭。西部的战斗完全是一败涂地。

占领底特律后，布罗克又赶往尼亚加拉战线，赢得了昆斯顿高地战役的胜利。尽管美军在底特律和尼亚加拉遭到失败，但如果亨利·迪尔本将军的进攻能一举拿下蒙特利尔的话，美国还会赢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但他直到11月份才懒洋洋地向西北方的加拿大边境进发，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就又回到了越冬营地。

美国在陆地上的一系列挫折反映出了令人沮丧的战略失误和指挥无能，而海上作战却很顺利。美国政府原打算把全部战舰编成一支舰队或几个分队到海上作战，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妥，于是，军舰都单独在海中游弋，劫掠英国商船或与敌舰作战。这样做的结果是各军舰战绩辉煌。8月19日，艾萨克·赫尔指挥的“宪法”号摧毁了敌舰“战斗”号。他的胜利正好发生在他叔叔在底特律投降的3天之后，起到了激发士气的作用。10月底，斯蒂芬·德凯特指挥的“合众国”号俘获了英舰“马其顿人”号。2个月后，现由威廉·班布里奇指挥的“宪法”号打败了英国“爪哇”号快速舰。

这几次交战也促使国会为新舰拨款：1813年1月批准建造4艘74门炮的战列舰和6艘44门炮的快速军舰，到3月又批准建造6艘革桅海岸炮舰。但海军的荣耀到此为止了，因为英国海军部为几次受挫所震惊，它对自己的快速舰下达密令，避免单独较量，同时增派军舰封锁海岸，把美国的快速舰困在港内。

1813年美国在遭受挫折后仍采取了进攻策略。9月10日，经过一场长达4小时的战斗，奥利弗·佩里在伊利湖上打败了英国海军分舰队。

伊利湖之战迫使英国将军亨利·普罗克特与哈里森进入交战状态，由于普罗克特的越湖后勤供应线被切断，只得沿泰晤斯河向东撤退，哈里森随后紧追不舍。普罗克特拥有大约1000名正规军和印第安人，他在莫拉维亚镇以西2英里处突然掉头迎击追兵。

哈里森的部队至少是普罗克特的3倍，其中还包括1000名来自肯培基的骑兵，他们都受严格训练，结果普罗克特溃不成军。美国陆军部队约翰·阿姆斯特朗认为，尚普兰湖地区的兵力太弱，不足以直接进攻蒙特利尔，他建议从东向西分三次进行攻击。陆军先攻下金斯顿，然后再袭击约克，最后占领乔治堡和伊利堡。如果三战皆胜，美国就能控制安大略湖，使英国在金斯顿以西的各阵地都无法防守。然而，迪尔本却担心金斯顿的英军太强大，不宜首先攻打，他建议阿姆斯特朗改变他的进攻顺序：先进攻约克，然后是尼亚加拉堡，最后再打金斯顿。

战役开始时形势较好。4月底，泽布片·派克将军向约克的小股英军发起了袭击。1个月后，迪尔本进攻了乔治堡，英军指挥官约翰·文森特向伯林顿撤退，同时也带走了奇普瓦和伊利堡军。但不久，形势开始对美国不利。迪尔本派出了3000人去追击文森特，但被他杀了个回马枪，在斯通尼克里克大败而归。然后，英军向乔治堡挺进，迫使美军放弃了奇普瓦和伊利堡。乔治堡的指挥官试图去攻打文森特的一个前沿哨所，但又遭到印第安人的伏击，全军覆灭。这一仗使美军困守在乔治堡孤立无援。

12月10日，美军撤离了乔治堡，随即英军发动了攻势，占领了尼亚加拉堡、刘易斯堡、黑岩布法罗。英军的这些胜利抵消了美国在战争初期取得了成果，使尼亚加拉战线陷入了僵持状态。

二、恶战几载均无所获

战争进行了两年，美国并没有比战争初期取得更大的进展。1814年英国不得不转入防御，因为法国被打垮了，拿破仑于1814年4月退位，获胜的英国可以向美洲增派军队，从拼死防守转为惩罚性进攻。英国计划从加拿大、切萨皮克湾和新奥尔良向美国发动进攻，他们的自信程度不亚于2年前的美国。在英国的增援部队跨过大西洋之前，美国发动了两次进攻。3月，威尔金斯带领4000名士兵从尚普兰湖北进，到达了科里小溪，那里有不足200名英军占领着一座石头磨坊挡住了去路。炮兵集中火力对它猛轰，耗尽了弹药，但石头磨坊却巍然不动。于是，威尔金斯只好收兵回营。

在尼亚加拉前线，布朗指挥着2个旅的正规军和1个旅的民兵。他在7月初攻下了伊利堡，随后继续向北挺进。得知美国入侵的消息后，敌方在乔治堡的指挥官里亚尔将军率部南下，两军在奇普瓦相遇，英军先进攻，击退了美国民兵，随后与斯科特的正规军相遇。“奇普瓦之战”成了在狭窄地带进行的一场典型的18世纪争夺战。双方正规军在近距离上排成横队互相猛烈射击，后来斯科特亲自出马发动白刃冲锋，攻破了敌人的战斗队形。

奇普瓦战役后，戈登·德拉蒙德将军从金斯顿率领增援部队前来，并被任命为英军指挥官。英美两军又在隆迪小道相遇，一场恶战！美军撤回了伊利堡。德拉蒙德随即包围了此堡，直到9月中旬才撤走。美军认为，这种季节已不适于与敌军进一步交战，因此炸掉了伊利堡，撤回到美国本土。

切萨皮克湾的进攻始于8月，海军的指挥官是亚历山大·科克伦海军中将，陆军的指挥官的罗伯特·罗斯将军。尽管上级授权他们打击沿海城市，但又警告他们不得进行“任何远离海岸的大规模战斗”。英政府想用一系列报复性袭击转移美国对普雷沃斯特进攻的注意力。当科克伦的舰队驶进切萨皮克湾的时候，乔舒亚·巴尼的舰队便向贴塔克森特河上游逃窜。英海军在本尼迪克特抛锚，4500名士兵下了船，然后沿河岸推进，同时派出小舰向河的上游驶去。由于无路可逃，巴尼炸毁了他自己的炮舰队。

此时，罗斯正向华盛顿挺进，由于阿姆斯特朗认为华盛顿并无战略意义，因而此地并不设防。政府匆忙组织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民兵，交由威廉·温德尔指挥。但他忽略了迟滞敌人的最常用战略，如毁坏桥梁和当英军穿越树林时进行阻击等。

温德尔在布拉登斯堡设立了三道防线。第一、第二道防线被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巴尼手下的500名士兵由于不习惯陆上行军正忍受着脚痛的折磨，但他们仍坚守在第三道防线上。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当敌人从侧翼包围了他们的阵地时，水兵们才最后撤走。

布拉登斯堡一丢，华盛顿就大门洞开了。英军进入了首都，纵火烧毁了公开建筑，包括白宫和国会大厦。

英国的下一个目标是巴尔的摩，英军满以为能轻而易举地再次取得胜利，但这次却令他们失望。美国指挥官塞缪尔·史密斯是位坚强果断的军人，他手下的民兵也都向他看齐，城市的市民们不顾腰酸背疼、双手起泡，筑起一道道防御工事。1794年批准建立的麦克亨利堡拱卫着这座港口。当罗斯的军队从北角向巴尔的摩靠近的时候，民兵们在半路封锁了道路，尽管英军最后突破了封锁，但美军一名步枪手却击毙了罗斯。接替他指挥的阿瑟·布鲁克上校继续向巴尔的摩推进，但被城市的防御工事挡住了。

9月3日，科克伦开始对麦克亨利堡进行24小时的炮轰，华盛顿的一名著名律师弗朗西斯·斯特特·基，目睹着火箭拖着红色弹道、炮弹在凌空爆炸的情景，看到了美国国旗在晨曦中骄傲地飘扬在城堡的上空，激发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灵感。他一挥而就，写下了几句诗，后又作了一些修改，这就是美国国歌《星条旗颂》。

9月4日，英军撤退了，美军既没有打败加拿大也没有打败切萨皮克的英军。

英国海军上将科克伦在切萨皮克湾获胜后，又在牙买加制定了这样的作战计划：先占领莫比尔，再派陆军进军密西西比河，然后顺流而下，进攻新奥尔良。虽然这条战线绕了个大弯，但都是最易进攻的路线。

新奥尔良位于距密西西比河入海口仅有100英里的上游地区，周围是一片片的牛轭湖、沼泽和芦苇荡。一位英国军官说，如果部队“能得到飞鸟的帮助，或是能够踏着鳄鱼长满鳞甲的脊背进军”，他们就能进攻新奥尔良。

美国军队的指挥官是杰克逊少将，指挥包括路易斯安娜在内的第7军区，他的职责是阻止英军入侵新奥尔良。

9月中旬，英军向莫尔比的主要防御工事鲍耶堡进犯，被严阵以待的杰克逊部队击退。3星期后，杰克逊进行了反攻，占领了彭萨科拉，封锁了通往新奥尔良的陆地通道。

一天早晨英军发起了进攻，大雾遮掩了他们的行动，似乎让英国人交上了好运。然而，大雾消散时，他们距美军阵地还有650码，一场屠杀开始了。到了上午8点半，战斗结束，大约有200多名英军横七竖八地躺在开阔地上，而美军伤亡才不到50人。

美英两国打了两年多，互有胜负，英国终因离本土太过遥远，后续乏力，攻势减弱。美国也感到再战无益。所以于1814年议和，签订了《根特条约》，两国均无所得。

这场战争结束了美国军事史上的一个时代。在此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欧洲战争一直意味着是新世界的战争，而此后的一个多世纪，美国避开了欧洲大陆上的冲突。国家面向国内，全力以赴地进行国内发展和领土扩张。在这两大任务中，军队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进军西部移民潮涌

美英两国劳师动众，大动干戈一番，均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英国毕竟是世界上一等强国，轻易战它不过。如果要扩张自己的领土，只好找一些弱一点的对头，能捞点好处。因此，在此前后，它对西班牙下了手。那时候，西班牙正被拉丁美洲的独立之火燃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哪里还有力量来再树新敌。只好眼睁睁看着美国把西属佛罗里达这块肥肉抢了去，美国只付了500万美元给西班牙。

此后，美国的眼光又瞄准了西部极为广袤的荒野。那里本是印第安人世代代休养生息的地方，其中有大片土地属于墨西哥。

早在美国独立前还是英属殖民地时，便有很多人越过阿巴拉契亚山，去到西部拓荒占地，独立后，更多的人涌向西部。

杰克逊总统曾在西部对印第安人说过：“你们的白人兄弟将不会打扰你们，他们不会侵占你们的土地。只要草木仍在生长，河水仍在奔流，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就可以继续和平地生活下去，这块土地永远属于你们。”

杰克逊关于印第安人永久居住地的许诺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1812年的战争后，美国政府一直实行一项非正式的迁移政策。四年之后，国会将印第安人领地限定为除路易斯安娜、密苏里和阿肯色之外的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

在执行迁移政策中，陆军担负着几项任务，印第安人拒绝搬迁，军队便诉诸武力。为了促使印第安人搬迁，杰克逊大肆进行欺骗活动，一旦骗局落空，便动用军队。1836年，三个克里克部族武装反抗，但11000多名正规军和民兵迅速镇压了这次反抗。当大部分切诺基人也奋起抵制迁移时，军队又进行了镇压。

迁移中诱发了两次真正的冲突，即黑鹰战争和第二次西密诺尔战争。萨克和福克斯部落占据着伊利诺思的大部分土地。1827年，该州请求陆军部安排印第安人迁移。到1831年，搬迁仍未见行动，州长约翰·雷诺兹动员了志愿部队，强迫年迈的萨克酋长黑鹰签署了一项协定，保证留居在密西西比河以西。但到冬季，黑鹰收到了加拿大和其他部落给予协助的虚假保证。1832年4月，黑鹰及其随员，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再次渡过密西西比河，当黑鹰得知他不会得到英国人或印第安人的任何支持时，曾三次准备投降，但白人每次都拒绝他的和平提议。8月初，黑鹰战争以所谓的“破斧之战”而结束，白人大肆屠杀男人和妇孺。

西密诺尔迁移更为困难。美国与西密诺尔的争执最初发生在1817—1818年，当时杰克逊奉陆军部命令入侵佛罗里达。这次入侵的背景十分复杂。西密诺尔人打着西班牙的旗帜袭击了佐治亚边界，然后逃之夭夭。杰克逊摧毁了印第安村庄，攻占了西班牙城镇，废黜了西班牙总督。最后西班牙人把佛罗里达割让给了美国。

第二次西密诺尔战争于1835年12月爆发，这次战争成为军队同印第安人战争时间最长、耗费最大的一次。地形和气候十分不利，黑人逃奴的加入增强了西密诺尔人的反抗能力，因为西密诺尔人和黑人都是游击战的行家，最后美军只好使用军犬来追踪神出鬼没的印第安人。残酷的镇压使西密诺尔人到1842年春天减至250人。

19世纪40年代中期。印第安人的迁移基本结束了。1820年时，约有12

5万印第安人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25年后，只剩下不到3万人。但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对抗并没有结束。

历经三四十年后，西部已随处都是农场、种植园，农事之盛令人目眩。在威斯康星、伊利诺斯等地，即是被称作大湖平原的地区，已成为美国最为丰硕的产粮地，有“小麦王国”之称。而在南部墨西哥湾北岸的海湾平原，则被称作“棉花王国”。

自19世纪20年代起，便已有人闯入落基山脉和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地带。开始时，前往落基山中的人大多都是些猎兽者，把猎获的兽皮拿到市上贩卖，不久就建起了皮货公司。这些皮货商人为美国人进入新西部开辟了一条路，后来者便源源不断。

一开始进入墨西哥境内的人还得到墨西哥政府的收容，并分土地给他们。这可能是因为那里人烟稀少而荒地很多的缘故吧，墨西哥才把他们当作移民收留。这些人在那里安了家，又招来亲友，慢慢创下了基业，又办起了一些企业，于是又引来更多的美国移民。

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人又越过落基山，成群结队涌向俄勒冈、加利福尼亚。那俄勒冈本是美英两国争执不下的地域，归属尚未确定。而加利福尼亚及东邻的大片土地新墨西哥，则属墨西哥所有。所以，美国人的所谓“西进运动”实际上是不分国界、不问归属，只顾移民的占地行为。

美国政府眼见众多国人向西涌去，占人国土，驱杀印第安人，正中下怀。他们没有忘记当年亚当斯总统有关美国“命里注定”要据有整个北美的话，将扩展疆域视为“天定命运”。

1845年上任的总统波尔克更是热衷此道，其实在他的竞选纲领中就宣称：“在尽可能早的时期内再度占领俄勒冈并重新吞并得克萨斯是美国伟大的战略。”一番话表露出他扩张领土的勃勃野心。

此时，得克萨斯的美国移民掀起叛乱，将墨西哥驻军驱赶出去，自行宣告独立，建起“孤星共和国”。1845年初，美国宣告决定将得克萨斯并入美国。墨西哥自然是不同意美国这么干，于是向美国抗议，并警告说，它将把合并视为战争行动。

刚刚任总统的波尔克却在国会傲然说道：“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只有居住在这个大陆上的人民，才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假如他们之中有哪些人建立起独立国家，又情愿归并为美国联邦，这事便须由我们与他们去做决断，实在不需要别的国家插足其间。”

1845年美国吞并得克萨斯以后，墨西哥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并威胁要对得克萨斯进行报复。

波尔克也决定以武力相向，他竟然遣使赴墨西哥，不仅要划定得克萨斯与墨西哥的疆界，还要向墨西哥强买加利福尼亚及新墨西哥。美国这样做实在是欺人太甚。

战争不可避免了，因为墨西哥不能丧失领土完整和国家尊

四、出师犯境邻国遭殃

1846年1月12日，波尔克总统获悉，他的特使未说服墨西哥接受以格兰德河划界并出售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土地。第二天，他便命令陆军准将扎卡里·泰勒率军开赴格兰德河。

到了月底，泰勒将军的占领军已集结在对岸的玛塔莫罗斯镇。4月底，墨西哥指挥官马利亚诺·阿利斯塔少将派出骑兵部队渡过格兰德河，而且一些骑兵伏击了两个美国尤骑兵中队。

5月9日，波尔克通知内阁，准备向国会递交一份战争咨文。当天晚上，泰勒关于遭受伏击的报告送到，内阁一致同意波尔克于5月11日向国会提交的咨文。他写道，墨西哥“已经越过美国边界，侵犯我国领土，使美国人的鲜血洒在美国的土地上。”

5月13日，美国正式向墨西哥宣战。而这时两国已发生过两次大的战役。4月的最后一天，阿利斯塔的部队渡过格兰德河，5月8日在帕洛阿尔托与泰勒的部队遭遇。泰勒告诉他的士兵说，“主要的依靠就是刺刀，”但美国炮兵部队一马当先，迫使墨西哥军队后撤。

帕洛阿尔托南面是长满茂密灌木丛的大草原，古河床纵横延伸。在帕尔马河床，阿利斯塔的军队建立了坚固的防御阵地。交错生长的矮树使美国炮兵很难布阵，旧河床形成了一道天然胸墙。由于树丛扰乱了部队的战斗队形，这次战役成为一场混战。墨西哥再度失利，逃回格兰德河对岸。在这两次战役中，泰勒的部队少于敌军，却使敌军伤亡800人，本身伤亡还不到200。这两次战役使墨西哥举国震惊，它原以为自己必胜无疑。许多墨西哥头面人物都曾认为，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都不堪一击。

虽然波尔克毫无军事经验，但他却担任了总司令，同时还充当战争行动的总调度。他严密地控制着战争的每一领域，为以后的总统开创了以白宫而不是以国会为战时权力中心的先例。

最使波尔克烦恼的是陆军的两位高级将领：斯科特和泰勒。正如各自的绰号一样，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泰勒的绰号是“老粗”，他很少穿军服，战略和战术能力都很有限。他对军事情报和作战计划都毫无兴趣，斯科特只好将威廉·布利斯上尉派给他当参谋长。布利斯是陆军中公认的“智囊”，绰号“精确”，他弥补了泰勒对战争的片面看法——即战争不过是行军、射击和冲锋。泰勒的力量在于，他在战场上指挥若定。

泰勒总是骑在那匹名叫“老惠特尼”的马背上，一条腿跨过前鞍，嘴里嚼着一根稻草，从不惊慌失措。斯科特的外号是“老吹”，自1841年起就担任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喜欢特制的军服，具备较好的战略战术才能。

泰勒和斯科特同属辉格党，又都有问鼎总统的野心。波尔克不愿让辉格党打赢这战争，唯恐其利用军事上的声望成为总统，因此总是心存戒心，处处节制他们俩。正如斯科特所言：“前有墨西哥人的明枪，后有来自华盛顿的暗箭”。

最初的战略是波尔克与内阁和斯科特共同商讨制定的，其目的十分明确：封锁墨西哥东海岸，夺取西部各州和得克萨斯南部，包括新莱昂、科阿韦拉、奇瓦瓦、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波尔克希望，经济压力和武力征服会迫使墨西哥屈从于他的领土要求。

执行封锁任务的部队是由大卫·康纳及其继任者马修·佩里率领的海军

本土分舰队，尽管美国海军占绝对优势，但封锁并非易事。舰上补给短缺，许多水兵得了坏血病。从10月到4月期间北风猖獗，而4月到10月期间又有黄热病流血。除了观察哨偶尔会发现一艘不明船只，或是为了加强封锁而去攻击敌人港口外，大部分时间都无所事事。

泰勒的军队兵不血刃地占领马塔莫罗斯镇之后，又进入新莱昂利。“老粗”的目标是首府蒙特雷，但他行动迟缓，直到9月19日才到达那里。

蒙特雷座落在圣卡塔丽娜河北岸的高地上，河流护卫着后方。城西有两座筑有堡垒的小山，城北是一座由未完工的教堂改建的要害，城东有两座较小的碉堡，四周筑有围墙工事。城内石筑房屋的墙上都开有射击孔，街道设有路障。佩德罗·德·安帕迪亚将军接替阿利斯塔守卫在这里，他统率7500名士兵和42门大炮。

蒙特雷防御坚固，足以使不果敢的指挥官望而生畏，但泰勒却从容不迫。尽管他只有6200名士兵，又缺少合适的攻城炮，他还是下令进行大胆的两翼包围。他派出威廉·沃思上校率领一个师迁回到城西，另外两个师从东面攻城。除了两翼配合上有问题外，泰勒的计划在细节上也存在着失败的可能。但墨西哥指挥官却贻误了战机。

9月21日至24日，泰勒的部队突破防线步步深入该城。接着，安帕迪亚和泰勒签署了一项为期8周的停战协定，允许墨西哥军队全部撤离蒙特雷，将该城拱手让给美国人，以避免进一步流血。随后“老粗”奉命移师科阿来拉州的首府萨尔提略。

在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斗争的形式是征服、反抗、再征服。由斯蒂芬·卡尼率领的西路军于6月份离开利文沃思堡。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长驱850英里，不费一枪拿下了圣菲市。接着卡尼率领300人继续前进，增援出征加利福尼亚的美国部队。途中，他遇到基地·卡森，得知美国已控制了加利福尼亚。

卡尼让随行的大部分人返回圣菲，自己只带100人继续西行。但当时卡森和卡尼都不知道，忠于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人在9月底举行了反对美国占领者的起义，到12月中旬，墨西哥人的忠诚分子也举行了类似起义。当卡尼率领疲惫不堪的部队到达加利福尼亚时，正好赶上帮助弗雷蒙特和海军太平洋分舰队在12月底和1月初平息叛乱。1847年2月初，卡尼在圣菲市的继任得斯特林·普赖斯在道斯打败了新墨西哥人，镇压了这次起义。

与此同时，有两路纵队正在向奇瓦瓦州首府奇瓦瓦市进发。约翰·伍尔率领3个志愿民兵团和少数正规部队，于9月底离开圣安东尼奥，亚历山大·多尼芬率数为850人的密苏里第一志愿骑兵队于12月中旬从新墨西哥的瓦尔韦德出发。伍尔占领了蒙克洛瓦，在那里，他获悉奇瓦瓦的驻军已弃城而逃。伍尔认为再去奇瓦瓦已意义不大，于是要求继续南下，并获批准。

1846年12月底，伍尔的部队终于同“老粗”会合，共计行程900英里，却始终一枪未发。多尼芬骑兵部队的行程约为伍尔的两倍，并打胜了两仗：一次在埃尔帕索以北的埃尔布拉齐托，另一次在跟奇瓦瓦15英里的萨克拉门托河。

一进奇瓦瓦城，他们便发现自己十分孤立，多尼芬写信请示伍尔，伍尔命令他向主力汇合。密苏里人5月中旬才到达泰勒的驻地，因此未能赶上“布埃纳韦斯塔战役”。

布埃纳韦斯塔战役是根据波尔克的新战略方针进行的。1846年夏秋两

季，各战区捷报频传。海上封锁颇有成效，泰勒部队已深入敌国领土，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在战争之初就被轻而易举地征服了。然后，墨西哥却断然拒绝了和平倡议。美国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原定战略目标却未实现，因为他未能迫使墨西哥就范。

五、地跨两大洋的庞然大国

波尔克及其顾问重新研究了美国的战略问题。1846年10月，他们决定占领韦拉克鲁斯，然后从那里派一个远征队进军墨西哥。

新战略计划的目的是要强迫墨西哥人坐下来谈判，但也产生了两个棘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谁来指挥远征军？第二个问题是，远征军所需部队该从哪里抽调？

率部攻入敌人心脏的指挥官将成为战争英雄，而且有望当上总统。波尔克考虑了5个人选。泰勒是位常胜将军，但内阁和波尔克一致认为“他不适于出任总司令，因为其能力不能胜任此职，政治观点偏激，总是与政府不合拍”。经过筛选，决定由斯科特担任总司令。

毫无疑问，选择斯科特是明智的。自战争初期起，他就一贯坚持只有再度向墨西哥谷地发动进攻才能结束这场战争，当政府还在考虑远征方案时，斯科特便上书详述了这次行动的军事要求并论述了其可行性。他估计需要4000名正规军和10000名志愿部队。他坚持认为，在黄热病季节开始前必须攻下韦拉克鲁斯。由于没有时间再组建新团，斯科特调动了泰勒的一多半兵力，几乎包括他全部的正规军，并粗暴地命令泰勒转入防御。对于泰勒来说，调用远征军是一次双重打击，他不仅失去了作为统帅的机会，还失去了大部分士兵。他愤怒地指责波尔克和斯科特合谋中止他的军事生涯，并阻止他成为1848年辉格党的总统候选人。

一份列有斯科特从泰勒手下抽调部队番号的命令落入敌军之手，墨西哥新任指挥官圣安纳决定在波尔提略攻击被削弱的敌军。他在圣路易斯波托西集结了部队，长途跋涉穿越沙漠。泰勒不相信圣安纳会企图进行如此艰苦的行军。他表现得信心十足，拒不服从斯科特要他实施防御的命令，反而向阿瓜努埃瓦进军。

6月20日，圣安纳率领15000人抵达恩卡纳西翁，距泰勒驻地35英里。得克萨斯突击队的本·麦洛克少校潜入墨西哥军营地，确切查明敌军数量，并迅速将这一坏消息报告了泰勒。泰勒当机立断，将部队撤出阿瓜努埃瓦，来到位于布埃纳韦斯塔正南面的坚固防御阵地。他只有4500人，其中约90%是从未打过仗的志愿民兵。

2月22日，圣安纳致函泰勒，敦促他投降，宣称他“绝无可能逃脱惨遭失败、被剁成碎片的命运。”泰勒拒绝投降。

墨西哥人于当天下午早些时候进行了攻击，双方进行了小规模战斗。第二天凌晨，对圣安再次发起进攻。到上午9时，美军形势已十分危险。泰勒高居于战场中心一个明显的位置上，而布利斯则观察着不断变化的美军战线。布利斯报告说，战斗失败了。泰勒答道：“这我清楚，但志愿兵们并不清楚。让他们打吧，我们来看看他们干得如何。”

志愿部队的表现就如正规军中的老兵一样，墨西哥军队到处进行分割包围，楔入美军防线，但志愿部队一次又一次地重新集结起来。同时，正规军的炮兵也整整一天都英勇地支援着志愿民兵作战，夜幕降临时，泰勒的部队仍没有被打垮，但确实被“剁成了碎片”。大约14%的士兵死伤或失踪。虽然墨西哥一方也遭到惨重损失，圣安纳正率部后撤，但泰勒并不为这一胜利而感到欣慰。他写道：“双方都损失很大，这使我无法感到高兴。”

就在布埃纳韦斯塔战斗前一天，“老吹”到达了洛博斯岛，踏上了进行

韦拉克鲁斯战役的预定地点。3月初，大批部队、交通工具及海军舰只到达该岛，远征军准备就绪。

3月9日，斯科特发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部队使用斯科特定制的波浪艇进行登陆。墨西哥军没有进行抵抗，因此1000名士兵安然登上滩头。不到一周，包围圈已楔入城市的内陆一侧，海军本上分舰队继续保持着海上封锁。

韦拉克鲁斯城只有4500名守军，孤立无援，被迫于3月29日投降。守军投降的时间并不算早，斯科特估计，可怕的热病很快就会降临。4月初，他率大队人马沿国家公路向内地进发。

在距海岸50英里的地方，公路要穿过塞罗戈尔多的一个险峻峡谷。布埃纳韦斯塔战役后，圣安娜跋涉1000英里来到此地，重新组建了一个新军团，部署了12000名守军。如果他能遏制美军前进，即可迫使他们留在黄热病盛行的低洼地区。

对美军来说，攻打前面的防御工事将是一场血战。罗伯特·李上尉找到了一条可绕过墨西哥左翼的小路。4月18日，美军发动进攻。经过3小时激战，墨军败北。次日，美军进入风景如画的哈拉帕，脱离了黄热病区。

到达哈拉帕后，3700名服役期为12个月的志愿民兵服役期满了。离开这支深入敌国领土的、精疲力竭的部队，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他们拒绝延长服役期，并返回韦拉克鲁斯登船。斯科特只剩下7100人，但他继续进抵普埃布拉，并在那里等待增援。

到8月初，斯科特有了10700人的生力军，又开始进军墨西哥城。斯科特决心“把我小小的军队变成一台自行维持的机器”。他作出一个在这种困难形势下既明智又冒险的决定——放弃后勤补给线和交通路线。

屡败屡战的圣安娜集结了3万人马保卫首都。他认为斯科特会从普埃布拉沿公路发起进攻，就在城东修筑了坚固的工事。

斯科特侦察了城市的各条通道。接着，他重施塞罗戈尔多之战的故伎，实施侧翼机动，以期不需血战而获胜。他从南面向墨西哥城发动进攻，避开了圣安娜严阵以待的防御工事。墨西哥司令匆忙将部队调往新的阵地，从而爆发了康特雷拉斯和丘鲁布斯科之战。墨军损失1000人，而斯科特的伤亡还不到墨军的十分之一。

两次重创敌军之后，斯科特同意进行和谈。他深信，墨西哥人宁愿通过谈判达成对己有利的和平，也不愿让入侵者打进首都。但圣安娜却利用休战时期来恢复部队的元气。斯科特意识到自己上了当，就在9月份又重新发起攻击，在莫利诺德尔雷伊和查普尔特佩克战斗中击败了墨西哥人。

对斯科特来说，莫利诺德尔雷伊之战可算是得不偿失。他曾得到报告说那里有一个加农炮制造厂。这次，他一反过去侧翼进攻的老战术，命令沃思率1个师进行正面进攻。经过两小时激战，沃思付出了781人伤亡的代价，攻占了莫利诺德尔雷伊，才知道有关加农炮铸造厂的情报纯属捕风捉影。

9月12日，美军炮兵对查普尔特佩克进行猛烈轰击，第二天美军又发动了一次计划周密的进攻，仅用一小时便占领了该地。圣安娜眼看着美国国旗飘扬在查普尔特佩克上空，不由哀叹：“即使我们把大炮藏在地狱里，该死的美国佬也会把它们抢走。”与此同时，美军冲向通往墨西哥城的两条狭窄的公路，控制了贝伦和圣科斯梅两座城门，打开了入城的通路。次日，斯科特不足7000人的部队占领了墨西哥的首都。

一直长途随军的曾扬言斯科特输定了的威灵顿公爵得知斯科特获胜的消息时，他称赞斯科特是“活着的最伟大的军人”，并敦促英国青年军官们研究韦腊克里斯——墨西哥城战役。他认为，这次战役“在军事史上无与伦比”。“老吹”由于出色地指挥了这次大胆的战役，的确对此当之无愧。

然后，就像泰动取得的多次胜利一样，斯科特的远征并没有立即带来和平。墨西哥人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不易接受失败的事实，政治上的混乱也影响着墨西哥政府作出决定。美国国内反战运动不断高涨，暗示着如果继续抵抗下去，墨西哥也许会得到更为有利的条件。作为一个正规军事力量有限的国家，它采用游击战术使占领军疲于奔命，处处挨打。

尽管墨西哥军队屡战屡败，北方几州被占领，首都沦陷，但政府仍拒绝投降，这使得美国大为沮丧。由于战争伤亡惨重，费用剧增，波尔克认为，美国应攫取最初要求更多的领土，某些民主党人甚至要求夺取“整个墨西哥”。

1847年4月，波尔克曾派遣国务院首席秘书尼古拉斯·特里斯特随斯科特部队前往墨西哥，建议墨西哥政府举行和谈。特里斯特所奉的指示体现了波尔克最初的领土要求，到1847年10月，总统不仅要求更多的土地，而且认为特里斯特有辱使命，更糟糕的是，他已变成斯科特的政治盟友。

波尔克要召回特里斯特，但他拒绝回国。1848年2月2日，特里斯特以最初的指示为基础，谈判并签署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条约规定，美国将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并赔偿因本国公民对墨西哥作战造成的损失费325万美元。作为交换，墨西哥将承认以格兰德河为两国边界，并割让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

条约遭到普遍反对。波尔克对待里斯特自行其是感到吃惊，狂热的扩张主义者认为美国得到的领土太少，而反战分子又觉得美国夺取的土地太多。3月10日，参议院批准了该条约。

这场战争，美方死亡12876人（包括正规军5909人，志愿民兵6967人），和往常一样，死于疾病和各种事故的人数远远多于死于子弹和刺刀的人数。但对于美国来说付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根据条约美国将得克萨斯并入了国土。

随着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俄勒冈的并入，墨西哥领土的并入，使得美国的版图得以扩大，居民点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成了地跨两大洋的庞然大国。

六、从产业革命到军事革命

美国的领土扩张政策的结果是促使其经济的飞速发展。西部广袤之地多是沃土，宜农宜牧，一旦开发，对经济发展大有好处。要开发大片的土地，首先最缺的是人手，即使是作为美国发祥地的东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便成了日益突出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如有神助一般，在美国大量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外国移民纷纷涌进美国，那段时间的美国真个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

外国移民何以千里迢迢来到美国？只因美国独立后，世人常将它视作自由之乡，争相投奔；又听说美国地域辽阔，到处是无人开发的沃土，是个安家立业的好去处；还听说 50 年代加利福尼亚挖出了金矿，于是很多人带着淘金发财的梦想举家迁徙而去。移民之中大半来自欧洲各国，其中不乏身怀技艺之人。还有许多华人也来淘金或谋求一条生路。

自 1815 年至 1860 年，移民人数达 500 万之众。美国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手不断增多，工业也很有基础，农业本来就发达，新垦沃土不断扩展，经济便飞速发展兴盛起来。

当然，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和产业革命分不开的。建国之初，美国工业主要以手工业为主，很多人尚不知机器为何物，即便是手工工场最为盛行的北方诸州，分散工场也占大半。居民之中十有八九是自家织布缝衣。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产业革命才开始兴起，也像英国一样，棉纺织业最早用上了机器。到了 30 年代，毛纺织业，皮革制造业、陶瓷业、玻璃工业等，也已用上了机器，手工劳作日渐稀少了。

如此众多的人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专家创业，有哪样东西不需要购买？衣食住行之所需，生产劳作之器物，真可以说是无不抢手，件件脱销，市场容量之大，前所未有。工业消费品供不应求，促使产业革命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真是个良性循环。

为提高产量，企业主们意识到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改进机器，提高工人技艺，于是向国外引进技术做法和本国的发明创造大量出现，产业革命更是如虎添翼。到了 40 年代末，美国已经可以运用机器打造机器了。

产业革命本来就是一个链条，一环套一环。使用机器的工厂多了，用煤便多；机器打造得多了，用铁便多；国土大了，便要改进交通，兴办铁路及河运：买卖做得大了，货物长途运往别处，便须快捷的联络方法。这样，美国的采煤业、冶铁业、交通运输业等也跟着兴旺起来。自 1840 年起，采煤量竟翻出 7 倍之多。从 30 年代起，筑路之风大盛，商道及马车驿站比比皆是。后来又修起了铁路，到 1850 年，铁路长度已达 9000 多英里，比英国还多。此时，富尔顿发明的汽船，在河运之中已随处可见。

美国产业革命虽然是进展迅速，但分布不均，大半在东北部地带，在西部虽然也有一些工业，但为数极少，随处可见的只是一座座农场。

随着商路贯通西东，西部农场中生产的农副产品也可运往东部出售，又可从东部购回生活日用品。东部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所需粮、肉也日趋增多，商业经济开始在西部兴旺。

西部地旷人稀，虽说多是家庭小农场，但占地几百上千亩的也是平常的事，如果仅靠人力去耕种，显然力不从心。农场主需要大量机器农具，东部企业主抓住这一机会，聘请能人发明试做，终于造出了播种机、收割机、刈

草机，捆禾机、中耕机、打谷机等，倍受青睐。化肥也开始造出来了。30年代，众多农具还需要耕马拖拉，等到了50年代，就发明了蒸汽犁地机。美国农业发展开始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大宗谷物销往国外。西部的芝加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仓，除了原来的“小麦王国”、“棉花王国”外，夺自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又成为闻名全国的“牧牛王国”。

产业革命给军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上帝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这是塞缪尔·莫尔斯在1844年5月通过他本人发明的电报机发出的第一份电报。这项发明究竟是由上帝还是由人类创造的，暂且不问，但无论如何，这一创造是一个通讯上的奇迹，它缩短了信息传送中的时间和空间。

然而这只是导致一场军事革命的许多技术新发明之一。

19世纪前半叶，军队利用工业革命的技术，使其在机动性和火力上有了显著提高。蒸汽机船和火车的问世带来了机动性的加强，轮船和火车尽管是为商业目的而发展的，但却为商业和军事带来了同样的好处：交通变得迅速而价格低廉。

新发明带来的火力进步，使得步兵武器更加致命。燧石装置让位于发火帽，圆锥形子弹取代了圆形弹丸，来复枪淘汰了滑膛枪，后膛枪和连发枪压倒了单发的前膛枪。

铁路、蒸汽机船和速射来复枪改变了陆战的模式。从战略上说，军队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远距离调动，还可用较低的费用相对容易地得到后勤支援。他们还能依靠电报实施远距离指挥。与此同时，拿破仑使用过的战术体系却失去了决定战场胜负的能力。拿破仑往往将炮兵集中在接近敌方前沿阵地的位置，进行猛烈的炮火轰击，然后派出步兵和骑兵以密集队形发动正面进攻，到1860年，这种战术已形同自戕。步兵武器的射程、精度和射速都提高了，炮兵再要接近敌人阵地就十分困难、密集进攻变成了集体屠杀。

随着蒸汽机和钢铁取代了船上的风帆和木材。海战所发生的变化也同样令人吃惊。1814年，罗伯特·富尔顿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蒸汽动力战舰“富尔顿”号，用于保卫纽约港。

19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的海军部长马伦·迪克森部分执行了国会1816年批准的建造3艘蒸汽动力炮舰的计划。他命令建造一艘蒸汽动力舰“新宫尔顿”号。该舰在1837年建成。两年后，国会又批准再建造3艘蒸汽动力战舰。其中1艘一直不正常，但另外两艘明轮军舰“密西西比”号和“密苏里”号，则充分显示了技术上的优势。

一开始的蒸汽动力舰缺点很多，噪音大，耗煤量大等，经过不断实验，逐渐生产出效率更高的发动机，螺旋桨取代了明轮推进器，从而解决了马损和火力的问题。螺旋桨安装在军舰尾部的水下，可避开敌万炮火。同时，军舰的要害机器也可置于水线之下，突出侧舷位置让给火炮。第一艘螺旋桨军舰是“普林斯顿”号，于1843年下水。该舰的设计使蒸汽机舰可具有与帆船同等的火力，并具有机械推进的优点国内战争前建造的蒸汽动力舰实际已经过时。这种舰的外壳是木制的。没有防护层，只能抵挡实心弹丸的攻击，但爆破弹能把船壳炸碎，使木制军舰起火燃烧。陆地炮兵早已使用了爆破弹，因为榴弹炮和迫击炮的发射角较高，所需的炮弹初速不高。但海军的火炮需要平弹道来击穿敌舰外壳，因此要有较高的初速和膛压。1823年，一位名叫亨利——约瑟夫·派克斯汉斯的法国炮兵军官解决了用海军火炮发射爆破

弹的技术难题。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法国和英国都像美国一样，采用了发射爆破弹的舰炮。

爆破弹会引起舰只起火，解决的办法是以铁代木。两项有关的新发明几乎同时问世：全铁结构和使用铁板装甲。第一艘公开的铁制战舰是“密执安”号，1843 年在大湖区下水。一年前，国会曾授权罗伯特·史蒂文斯建造一艘螺旋桨推动的“防弹”铁甲舰，这是各国海军中批准建造的第一艘铁甲舰。起初，该舰的装甲设计为 4 至 6 英寸，但发明家们很快就制造出能穿透这种铁甲的炮。该舰设计师们计划安装更厚的铁甲，可不久威力更大的火炮又相继问世。冶金方面的进步使人们能够造出更厚的铁甲，同时也能用来制造更具威力的强大火炮。史蒂文森的合同并未完成。

1859 年，法国的第一艘实用铁甲舰“光荣”号下水了。作为对抗，英国人于次年造出了第一艘实用的铁制船体的铁甲舰“勇士”号。

直到 1860 年，蒸汽机还未能完全取代帆船。铁制舰也未能全部取代木制舰。但蒸汽机使海战战略战术发生了根本变化。军舰可以直线航行，不必根据风向和水流曲折航行。蒸汽机使航行速度加快，能较为精确地计算航程所需时间，并适于近海作战。与木制舰船相比，钢铁舰船能够造得更大，更坚固，设计也更多样化，它可提供更加稳固的基础以装载巨型火炮。铁制本身比木制的经久耐用，还可分隔成水密舱来增加抵毁能力，就初始造价和维修费用而言，钢铁比木料更便宜。

第三章 不可避免的兄弟之战

- 一、小妇人挑起一场战争
- 二、内战初起互不相让
- 三、西点名将斗智斗勇各为其主
- 四、两军对垒里土满难见高低
- 五、把北方佬赶回去
- 六、战场拉锯铁血交织

一、妇人挑起一场战争

1852年，美国发生了一件令后代许许多多读书人羡慕不已而又引以为自豪的事，那就是美国争相阅读一部小说，从南到北，从小姐的闺阁，到农人的树荫下，捧书阅览的人莫不为之动容。这是一本什么书，何以有如此魅力？原来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奇书《汤姆叔叔的小屋》，我国早期译作《黑奴吁天录》。书中所记虽是稗官野史，但却确实脍炙人口，令人难以释卷。书中所记乃是黑奴们的血泪辛酸史和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此书作者斯托夫人是一位女中文魁，她早年居住之地与蓄奴州卡塔基只有一河之隔，经常亲眼目睹对岸黑奴所受的苦难，内心很是同情，暗中帮助黑奴逃出虎口，甚至把黑人孩子接到家中，教他们读书识字。1850年，官府颁布《逃亡奴隶法》，明令全国各地都要缉拿逃奴，送还其原主；凡藏匿逃奴的都要受到严厉处罚。这一做法，令斯托夫人气愤异常，她决心拿起笔写下自己的愤怒、不满和同情。

斯托夫人并没料到这本书会牵动千千万万人的心。不久，美国南方和北方开始了内战。总统林肯戏谑地对斯托夫人说：“你这小妇人竟挑起了一场战争。”言罢二人相视大笑。

林肯的话只是一句戏言，未免言过其实，南北战争的爆发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政治、经济背景的。

早在建国之时，也曾有民主志士厉声谴责奴隶制，力主将种植园奴隶制废弃，但因为那时奴隶制尚未危及国脉，众多的奴隶主在独立战争中也曾出力效劳，又有不少人身在决策圈中，所以一时难以废除。另外，那时奴隶制只在南方各州盛行，与其它地方没有多大关系，而且绝大多数白人对黑人存在民族偏见，更不愿去管废奴的事情。

不料，随着英国产业革命和美国北方产业革命的兴起，竟也使这种种植园奴隶制与北方资本产业并驾齐驱兴盛起来。

美国和英国产业革命都始于棉纺织业，由于棉花需求量大量增加，棉价随之上扬，各种植园纷纷改种棉花，棉花产量大增，奴隶主因此大发横财，所蓄黑奴也更多了。刚建国时，南方奴隶还不到70万人，到1860年竟增至近400多万人，而那时全国人口也只有3100多万人。

美国南方各州定有《奴隶法典》规定：奴隶与其他物品一样也是财产，可以被继承转让。奴隶须每日劳作15乃至18个小时，稍有懈怠便遭毒打，如胆敢反抗则必死无疑，逃奴被抓回后大多没有生还的可能，女奴则更多了一层苦楚，每逢主人兽性发作之时，时常随意糟践女奴。稍有姿色的女奴，为个人或监工服侍枕席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这样女奴主下了许多黑白混血儿，1860年时约近60多万。依照法律，奴隶所生的子女还是奴隶，种植园便强令奴隶“繁衍”后代，有许多女奴只有十三四岁便已生下子女。

奴隶既然是“财物”，便可随意买卖，于是各州贩奴业兴盛起来，有不少专营贩奴勾当的公司，即便是首都华盛顿也有拍卖奴隶的“贩奴栏”。

灭绝人性的奴隶制不仅引起了黑奴的反抗，而且也牵动了白人中的废奴志士的心，要求废奴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但奴隶主绝对不肯舍弃奴隶制，要废奴，必须使用武力。这时候，美国南北方矛盾加剧，为的是争权和争地。依据宪法，国会众议院中的席位，须按照各州人口的多少来分配名额，而参院席位则不计人口，每州都是两个。

所以蓄奴州愈多，在人口上也就愈多，在参议院的席位就会增多。双方对西部疆土的争夺愈演愈烈。早在密苏里地区想建州加入联邦时，双方就争执不下。后来在 1820 年议定，密苏里可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但在马萨诸塞州内划出一片地区，起名缅因州，以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以保州数的平衡。

到 1854 年时，国会想在密苏里河以西建立两个新州，即堪萨斯与内布拉斯加，依法这是应为自由州，国会中南方议员无理取闹，要求建蓄奴州。无奈国会决定让当地居民“自决”。选举时，南方奴隶主纠集数千人涌入，把准备好的假选票塞进票箱，和当地自由民众发生冲突。

50 年代废奴浪潮更加高涨，主张武力解放黑奴的人变得活跃起来，而南北方矛盾更加尖锐。

1859 年 10 月，美利坚内战的导火线点燃了，在弗吉尼亚州的哈泼斯渡口，一个鞣皮匠的儿子——约翰·布朗率领着一帮奴隶起义了，他发誓用手中的刀枪去消灭奴隶制。

布朗在俄亥俄州长大，他生活的信条就是信奉上帝。19 世纪 50 年代中叶，他认为是撒旦把黑人变成了奴隶。布朗声称自己是替上帝报仇的人，上帝指引着他。1856 年堪萨斯内战时，布朗率子前往参战，打得很是勇猛，手刃奴隶主多人，但在交战中失去了一个儿子。

到了 1859 年，布朗多方奔走，筹集钱财与兵器。10 月 16 日夜，他带领 16 名白人、5 名黑人，内中还有他的 3 个儿子，袭击了哈泼斯渡口。因为是夜间偷袭，守军没有防备，他们很快夺下了一个政府的军火库。他从大户中抓来人质，传话要奴隶们务必集合到他这儿。他将带领他们穿过南方，沿途解放黑人，到他大功告成，美国的蓄奴制就彻底灭亡了。

但是哈泼斯渡口的奴隶们没有投奔他。结果，他在政府的房子里设起障碍，外边每一个当地的白人都有枪。电报飞抵华盛顿，詹姆斯·布坎南总统认为马上就要爆发一场全面的暴动了，他命人通知在墨西哥战争中表现突出如今告假还乡的罗伯特·爱德华·李上校，让他率 90 名海军陆战队前往镇压。

1859 年 10 月 17 日夜里 11 点钟，李上校来到了军械库的围栏旁，布朗等人 13 名人质都呆在那所存放着驻军机车的砖房子里。这所房子有很厚的砖墙和结实的橡木门，无法知道造反者有多少人。当地人与布朗交火的时候已经死掉了几个。李按兵不动，等待天亮。

天刚欲晓，薄雾从附近的波托马克河上升起。在机车房里，布朗手下的一个人从窗户向外眺望，看见一个身穿便服、留着小黑胡子的人站在一小块高地上察看地形——这就是李上校。这个人举枪瞄准，但是在另一个窗口的布朗看到射击目标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便下令不要开枪。

几分钟后，李派一名中尉斯图尔特去劝降，斯图尔特举着白旗来到机车房门口。门开了一条缝，斯图尔特发现有人拿枪对着他。

斯图尔特中尉拿出李上校给他的一纸文书，宣读起来，“合众国陆军李上校要求机车房里的人投降。李上校无比坦率地指出，你们是无法逃跑的；如果不得使用武力捉拿你们，那么他就无法保证你们的安全了。”

布朗说，这样的条款是不能接受的，他要求安全地撤离哈泼斯渡口。斯图尔特说，这不可能。他俩争执起来。斯图尔特最后又问道：“你准备投降吗？”

“不，我宁可死在这儿。”

斯图尔特向后退去，挥动帽子发出事先约好的信号。李已经吩咐谁都不

许开枪，只能用刺刀。他命令格林中尉带领海军陆战队发起冲锋。格林中尉砸开房门冲了进去，只见布朗朝他调转枪口。格林一剑刺去，刺中了布朗的肩膀。那个曾向李瞄准的人开了枪，打死了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死者一个战友一刺刀捅死了这个枪手，布朗手下其余的人都举起了手。整个战斗只用了8分钟。

布朗被押出时，围观的人高喊要处以私刑。李命令海军陆战队围着俘虏站成方阵，然后把他们带进驻军军需官的办公室。他给布朗包扎了伤口，把他解去受审。李上校则回到了阿灵顿的家。

20天后，在弗吉尼亚的查尔斯顿，布朗被处以绞刑。临死前，他说：“我坚信，这邪恶土地上的罪行只有用血才能洗净。”

1860年2月，李回到了得克萨斯。由于他所在的地方圣安东尼奥离东海岸有好几个星期的路程，所以他没有立即明白约翰·布朗的死意味着什么。南方认为布朗是发了疯的凶手，而北方却把他看成殉道的圣徒，到处为他举行追悼会。散文作家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说布朗的死使“绞刑架变得十字架一样光荣”。南方震惊了。北方竟然是这样看问题的？宪法承认蓄奴制。这都还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呢？如果北方把约翰·布朗这样一个号召杀人放火的家伙看作是真理之声和效仿的榜样，那么也许现在就是结束州际联邦的时候了。

开国元勋们建造起来的合众国大厦发出了破裂的嘎嘎声，但这声音传到遥远的草原和沙漠地区变得十分微弱，李没有听见，李在这些地方迫击土匪，训练军队，给女儿写信讲猫的事。

二、内战初起互不相让

1860年又逢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林肯深孚众望，尽管在南方各州未获一票，但他仍以多数票当选。依照惯例，当选总统须在第二年3月4日才能正式就职。就在林肯当选尚未就职时，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共和党人在竞选时所提的口号是“绝不再让给奴隶主一寸新的土地。”

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总统，对于好闹事的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北方集团要掌权了。南方奴隶主暗中谋划动武，纷纷叫嚷：“南方绝不在林肯就职这般的耻辱面前屈服！”

林肯当选后的第四天，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召开大会，投票表决让该州退出联邦，并呼吁各蓄奴州组成“伟大的奴隶制的联盟”。1861年初，密西西比州也效仿了，接着是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1月底，路易斯安娜州也退出了联邦。只剩下弗吉尼亚州，那儿也召开了全州大会，讨论是否退出联邦的问题，前途如何将取决于会议的结果。弗吉尼亚是联邦中最强大的州，面积仅小于得克萨斯州，它是许多总统的家乡，是华盛顿、杰斐逊、门罗的出生地。

1861年2月，脱离联邦的各州的代表在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城，公然另行立国，建起“美利坚联众国”，也就是“南部同盟”。山河破碎南方对峙之势已经形成。“南部同盟”还推举出伪总统，此任便是戴维斯。

亚伯拉罕·林肯在宣誓就职前两天对南方的人民说，内战的严重问题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他手中。

1861年3月4日，林肯昂然宣誓就任美国第16任总统。“你们没有向老天发誓，说要毁掉这个政府，”林肯在就职演说中警告道，“而我却有庄严的誓言‘维护和保卫’它。”

日子一天天地去。

1861年4月12日凌晨4时30分，一道闪电般的火光和雷鸣般的响声打破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黎明前的寂静。一发迫击炮弹掠过天空，燃烧着的引信划出一条指向萨姆特堡的弧线。就在炮弹爆炸后的瞬间，配置在港口周围的火炮开始轰击这所要塞，炮弹铺天盖地砸下来，在皮埃尔·博雷加德将军指挥下，炮兵向萨姆特堡轰击了34个小时，要塞里火光冲天。

令人奇怪的是，曾在西点军校作过博雷加德的炮兵教官的要塞指挥官罗伯特·安德森少校深知好运难再。在克尽职守和保住荣誉之后，他命令降下星条旗，升起白旗。

南北战争正式开始了。

林肯总统见和解无望，便于4月15日颁布征召令，招募75000志愿军入伍。5月3日又下令招募42000人。此时，林肯以为南方只是一些小叛乱，一扫即平，所以在征召令中，只将兵士服役期定为3个月，确实是太过于轻敌了，他没想到内战初起，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及北卡罗来纳四州立刻脱离了联邦，加入“南部同盟”，使叛乱州数达到11个，占下了东南部大片土地，此外还有密苏里、肯塔基等四个蓄奴州也心存异念。形势危急！

内战爆发时，罗伯特·李上校别无选择，他虽是合众国军队的军官，但他不能跟他的朋友、亲戚、弗吉尼亚的父老们打仗，他只好辞去军职。脱下他穿了30多年的军装刚刚一天，他就准备加入将与穿这种军装的人作战的部队了。也许正是因为对弗吉尼亚的忠诚，他脱下了联邦军队的蓝军装，也正

是因为对弗吉尼亚的忠诚，他将穿上南部联邦军的灰军装。

这是蓝与灰的抉择！

这是蓝与灰的角逐！

他去晋见弗吉里州州长莱彻。在州议会大厦里他被任命担任弗吉尼亚州陆海军总司令。李表示：“我接受这个职务。我相信全能的上帝，我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我养我的弗吉尼亚州，仅仅为它的利益，我就将再次举起我的剑。”

1861年3月6日，“南部同盟”临时议会授权戴维斯征召服役期6个月的民兵并接受10万名服役期12个月的志愿兵。

身穿漂亮军装、装备着各式各样武器的南军和北军相向开来，他们在弗吉尼亚北部的一条叫作布尔伦的小河旁相遇。在德克萨斯和墨西哥都与李共过事的欧文·麦克道尔指挥联邦部队；萨姆特要塞的英雄皮埃尔·博雷加德和乔·约翰斯顿则统率南部联邦部队。

麦克道尔的攻击目标是里士满，但他首先通过马纳萨斯交叉点，博雷加德在那里把22000名同盟分子部署在布尔伦的后面，南方军占有几个有利条件：他们获悉了林肯命麦克道尔进攻的时间，南方提高了警惕；博雷加德得到了约瑟夫·约翰斯顿的谢南多亚军团派出的增援部队，这支部队躲过了由罗伯特·帕特森率领的一支强大的联邦部队并经马纳萨斯隘口铁路从山谷中撤出；尽管南方军也像他们的对手一样未受过训练，但他们是劳逸待劳，北方军队劳师远征，又渴又累，在发起进攻时已是强弩之末了。

尽管南方拥有这些优势，麦克道尔的作战计划仍几乎使联邦军获胜。对敌人左翼的一次突击最初把南方的灰色战线直向后推。但是约翰斯顿的1个由托马斯·杰克逊指挥的旅在亨利豪斯山周围进行了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

杰克逊为博雷加德从他的左翼调兵增援以及约翰斯顿的最后一个旅的到达赢得了充足的时间。埃德蒙·柯尔比·史密斯的部队下了火车就直奔战场，充当了反攻的先锋。

穿蓝制服的北方军队起初还且战且退，但后来就溃不成军了，精疲力竭的人们拼命向华盛顿逃窜。同盟军也因发动攻击而打乱了自己的建制，因此没能立即进行追击。当天夜里，天又下起雨来，道路变得泥泞不堪，不可能再向华盛顿进军了。

当弗吉尼亚的南军陷入泥泞、北方佬心惊胆战地挤在首都防线之后的时候，密苏里正在兴兵布阵。由圣·路易斯军火库指挥官莱昂指挥的一次闪电战夺取了圣路易斯，又把赖斯指挥的一支南军赶出了杰弗逊城。普赖斯在撤退到该西南角时，得到了增援并回师北上。

莱昂率领6000人进至斯林菲乐德时，发现自己在数量上处于1:2的劣势。但他非但没有撤退，反而在8月10日发起了黎明攻势。联邦部队沿威尔逊小溪将南军打得措手不及，取得了初战胜利。然而南军很快重振旗鼓，当一颗子弹穿过莱昂的心脏时，群龙无首的北方军撤退了。

战争中首批大战役的伤亡人数大得惊人。在布尔伦，北方伤亡大约3000人，南方伤亡2000人。”威尔逊小溪之战”使联邦军又伤亡1317人，南军伤亡1230人。虽然用现在的标准看这些数字算不了什么，但当时却是十分可怕的。

失败刺痛了联邦议会，它决定作出更大的战争准备。它通过了再征招50

万志愿兵的议案。连同当日初授权招募的 50 万人，议会批准了组建一支 100 万人的志愿军！作为回敬，南部同盟议会也批准征招了 40 万志愿兵。

三、西点名将斗智斗勇各为其主

当北方在战场上遭受挫折时，他们却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胜利——使3个关键的边界州脱离了南部同盟。由于来自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的约16万名白人穿上联邦的蓝色制服，也许还有8.5万人穿上了南部同盟的灰色制服，联邦虽然控制了边界地区，但并不能使他们避免这场异常痛苦的真正的兄弟之战。

北方对边界的控制产生了重大的后果，它使南方失去了人力和资源。华盛顿始终保持着与北方联系的通道，南方军队穿过肯塔基南部、田纳西西北部而没有沿着更容易防守的边界——俄亥俄河南岸向前延伸布防。如果南方控制了密苏里，它就能从侧翼包围老西北部并控制住沿密西西比河延伸的地区。由于联邦赢得了边界，就为最后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到晚秋时候，北方更新了指挥官的阵容。麦克道尔的失利，帕特产的不称职，以及弗里蒙特的无能，都需要撤换。布尔伦战役后次日，一份电报把麦克莱伦召到了华盛顿。要他接替麦克道尔，纳撒尼尔·班克斯不久又取代了帕特森；10月底，戴维·亨特接替了弗里蒙特。

麦克莱伦用粗暴的行为迫使斯科特退休之后，他又担任了总司令。当林肯担心他既肩负总司令又身兼一个军团司令是否负担太重时，麦克莱伦向他担保：“全都不在话下。”

他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改组阿巴拉契亚以西的高级司令部。亨利·哈勒克接替了亨特执掌西部地区，比尔接掌了俄亥俄分区。他们的主要部下是在开罗的格兰特和在肯塔基黎巴嫩城的乔治·托马斯。

这些军官是南北战争中将军的典型代表。除班克斯外，他们全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不论在北方还是南方，由该军校培养的军官在高级司令部中都占统治地位。虽然一些南方出身的军官把国家利益置于本州之上，例如，斯科特和托马斯就是弗吉尼亚人，但许多人还是辞去了在联邦中的职务转而去接受南部同盟的新职务。李仅仅是加入南部同盟的313名正规军官中的一名佼佼者。

在一场需要大量军队和高昂士气的人民战争中，起用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有着军事和政治双重意义。他们把各阶层的民众团结起来，增加了国家的内聚力和决心。

麦克莱伦总的来说是过分谨慎，处在1861年的有限战争向1862年的全面战争演变的过渡阶段，加上又是第一次组织一支如此庞大陆军，他有些手足无措了。参谋机构、通讯交通、后勤技术都尚未调整到能适应由作战规模和距离所形成的新的复杂局面。他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尝试进行必要的调整，当然也不断出错，有时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错误。而且，他是在南军的力量和士气都正值高峰之时临危受命的。

而格兰特将军则不同，他个头矮小，常常衣冠不整，然而正是这位貌不惊人的小老头，是北军中最能打仗的人。他似乎天生是个军事家，尽管他的许多上司——那些资历不凡的将军常常责备抱怨这位少将缺乏条理、礼仪。但林肯悦：“我们不能少了这个人，他能打仗！”

李和格兰特并没有交手的机会，李在东线弗吉尼亚的西北地区驻扎。在这个地区，麦克莱伦统率波托马克集团军已半年多，却没有向敌人放过一枪一弹。他一个劲儿地谈论河对岸弗吉尼亚的叛军部队如何如何强大。光阴荏

苒，林肯不得不说，如果这位将军不想使用自己的军队，那么他本人倒想借它一用。

由于南方屡战屡胜，北方的失败情绪与日俱增，但北方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在控制边界州的同时，北方开始得益于它的海上力量。它封锁了南方，并与陆军合作把沿海的陆地从敌方领土中分割出来。

林肯于4月份宣布封锁，但当时海军服役的舰只仅有42艘，而且，除14艘外，其余全都在外国的锚地。海军部拟定了一项扩军计划：招回远航的舰只，重新装备旧船，修造新船，购买或租用商船改装成战舰。

在8月底，一支陆海军联合远征军攻占了哈特拉斯角，两周后海军占领了海湾的希普岛。在11月初的另一次联合作战中，北方又夺取了查尔斯顿和萨凡纳之间的罗亚尔港。到1861年底，战争持续的时间已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而且呈现出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迹象。

双方谁也不能取胜，可谁也不会认输。

进入1862年，战场形势开始变化。年初时，阴云笼罩着南部同盟的最高司令部。在弗吉尼亚，几支小部队守卫着谢南多亚河谷，约瑟夫·约翰斯顿指挥着5万人驻守在森特维尔，他担心自己是否能抵挡得住麦克莱伦15万大军的攻击。艾伯特·约翰斯顿也同样担忧，他指挥着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印第安纳领地之间的所有部队。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仅稀稀落落地驻有几支部队，而约翰斯顿只能对它们实行名义上的控制。

南部同盟在田纳西分区中部和东部的防线首先崩溃了。托马斯进攻佐利科弗。在1月19日的“未尔斯普林斯战役”中，南方军遭到战场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败。

1月底，格兰特建议攻占亨利堡，哈勒克批准了这次远征。第二天，格兰特就率领1.5万人的陆军部队同由加装了重型木板的内河汽船和铁壳炮艇组成的西部分舰队一道启程。

富特的炮艇于2月6日发起进攻，甚至在格兰特的步兵还没有到达之时，南部同盟的守军就望风而降了。

随着富特的炮艇向田纳西河上游进发，联邦军已将约翰斯顿的部队拦腰斩断，并向其两翼包抄。约翰斯顿从鲍灵格林后撤，将一半人派往多纳尔逊，其余的去纳什维尔。他还派遣博雷加德去哥伦布指挥那一翼部队的后撤，只留下足够的部队来驻守新马德里、第10号岛和皮洛堡。

与此同时，哈勒克命令洛兰特去攻打比亨利堡更难对付的多纳尔逊堡。格兰特2月13日发起的进攻和富特的舰队2月14日发起的进攻都被南军打退。第二天，南军企图突围，他们在格兰特的右翼打开了一个缺口。

眼见通往纳什维尔的门户已经洞开，指挥进攻的吉同恩·皮洛却莫名其妙地命令部队退回到原来的阵地。格兰特凭着自信的本能，发起了进攻，突破了敌人的防线。第二天，城堡投降了。

格兰特的胜利是南方的一个灾难。两座城堡里的人员和物资损失惨重，当纳多尔逊失守后，纳什维尔也就无险可守了，这就迫使约翰斯顿再次撤退。从孟菲斯通过柯林斯到查塔努加，他又建起了一道新的防线。这道防线与他原来的阵地一样，缺少天然的防御屏障。更糟的是，它把田纳西河和坎伯兰河灌溉的地区拱手送给了联邦，大大削弱了南部同盟的后勤供应。

范·多恩在“长岭战役”中的失利更给南方的灾难雪上加霜，范·多恩率领2万多南军，攻打在长岭的柯燕斯率领的北军，南军在3月7日重创了

北军，但第二天早晨，柯燕斯进行了反攻，把范·多恩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这次战役确保了北方对密苏里的控制并使阿肯色暴露无遗。

四、两军对垒里士满难见高低

1862年2月22日，林肯总统颁下军令，把这一天定为陆海军的“总行动日”，并要求莱伦进攻马纳萨斯。眼看日期已到，各路人马都依命行动了，偏偏麦克莱伦按兵不动，说是自己的兵力不足。一直拖到3月11日，林肯忍无可忍，撤了他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只命他统领波托马克军团。

在这种情况下，麦克莱伦终于行动了，但却不是去遵照号令去攻打马纳萨斯，而是别出心裁去攻里士满，只想先建奇功，一鸣惊人。他聚集起400条小船、汽轮和驳船，足以把12万名士兵和1.5万匹骡马运到詹姆斯河与约克河之间的弗吉尼亚半岛的底端，再用几星期的时间在那儿筑垒设障。一切都计划得非常出色，每一个细节都注意到了。这位凡事追求尽善尽美的人终于对全部就绪的准备工作完全满意了，于是开始艰难地向半岛上方的里士满偷偷逼进。

他盘算着他的部队如何从南边抄后路去打里士满，又命麦克道尔率部自陆路南下，造成对里士满的南北夹击之势。

麦克莱伦一向眼高手低，不善用兵，行军太过于迟缓，又喜欢步步为营。4月初，麦克莱伦兵临约克城防线。这条防线只有一支小部队和虚设的大炮防守，但在麦克莱伦看来却似乎坚不可摧。他认为从正面强攻是一种冒险行为。他采取了围困战术，白白耗去了一个月的时间，正当麦克莱伦准备动用大威力的攻城炮猛攻约克城时，同盟军撤退了。

麦克莱伦步履维艰地踏上半岛以后，又发现奇卡霍明尼河成了一个问题，他把部队部署在河的北岸，等待着麦克道尔的到来。麦克莱伦派人告诉林肯说，他的10多万人马的对抗手是20万叛军，只有援军到来后，才能一举拿下里士满。

这时南部同盟军司令已是罗伯特·李将军了，他见北军孤军深入，是一个歼敌的好机会。而此时的南方邦联的首都里士满见大兵压境正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1862年5月14日，南方总统戴维斯召开内阁紧急会议。李将军到达时，发现人们都脸色铁青。李将军刚一落坐，戴维斯就告诉他说，大家来此开会讨论里士满陷落后的下一道防线问题。李吃了一惊，他用一种别人从没听他使用过的激动嗓音高声说：“里士满一定要守住！”

5月31日，城里的人们听见了枪炮声。两支军队终于鏖战起来。麦克莱伦的军队被从里士满向东流去的奇卡霍明尼河隔开成为两段。李在西点军校和维拉克鲁斯时的同窗老友乔·约翰斯顿进攻了麦克莱伦的南翼。但是约翰斯顿的部队乱了套，情况是乱糟糟的。

约翰斯顿紧绷着脸，不作声地听着战斗报告，然后，不顾自己身为高级将领所负的职责，冲到部队的前面。出来视察战况的李和戴维斯总统看着约翰斯顿冲了上去，不一会儿传来一片喧声，约翰斯顿中了弹，神智清醒但却极端疼痛的约翰斯顿被抬向后方。

暮色降临，李和戴维斯策马回里士满，一路上到处是救护车、撤下的伤兵、找不到军官的士卒。率领着庞大军队的麦克莱伦离此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

麦克莱伦并不真想继续交锋，他只是让自己的部队保持一个弓形，跨在里士满城前的奇卡霍明尼河上。

李开始迷惑麦克莱伦，他派的翰·马格鲁德出兵，不是军事性的出兵，而是戏剧性的出兵。马格鲁德带领一万名南军在麦克莱伦的先头部队前走过，然后又从树林里悄悄绕回来，让他们出现在北军阵地之前——走马灯似地来回走动，似乎无穷无尽，麦克莱伦弄清对方到底有多少兵马。于是，他增加了向华盛顿要援兵的数目。

但是很快援兵就不可能来了，因为李派石壁将军托马斯·杰克逊杀入射南多厄河谷。

杰克逊是个追求奇特饮食和水疗的怪人，还是个狂热的教徒。不过在军事上他却是个飞毛腿。他藏在布卢里奇山中，从一个地方飞奔向另一个地方，其神速的程度使他的步兵被人们称之为步行的骑兵。他飞越关山，突然出现在最让人料想不到的地方，扑向联邦军的小股部队。“兵不厌诈是成功的秘诀”，杰克逊说，华盛顿的人们胆战心惊，生怕这个魔术师会从天而降，出现在华盛顿街头。把华盛顿的守军派去增援麦克莱伦，人们连想也不要想。

5月23日，杰克逊猛攻在弗朗特罗亚的一个联邦营地并沿河谷而下，虚张声势向华盛顿逼近。经过一阵短时间的慌乱，林肯随即意识到杰克逊的推进只是虚张声势而非进犯，他不意识到北方有一个好机会可以将石壁将军的1.7万人合围在弗里蒙特、班克斯和麦克道尔之间。

林肯命令麦克道尔向上射南多厄方向运动，背向麦克莱伦，同时敦促弗里蒙特、班克斯和麦克道尔三位指挥官快速进兵，密切合作。他们都没有依命行事，而杰克逊却凭借他熟悉地形和行动迅速的条件挫败了6万名联邦军合围聚歼的企图。

和格兰特在贝尔蒙特时一样，李上任伊始人们对他并不抱希望。他奉命将联邦军队赶出弗吉尼亚西部。他的战略在执行中走了样，部队嘲笑地称他是“婆婆妈妈的李”和“后撤的李”。当他统辖南大西洋沿岸时，由于命令部下挖掘战壕又得了另一个形象化的绰号“铁锹王”。

这些绰号都没有言过其实，因为李在战时最初的举动埋没了他的真实个性。没有一个将军比他更大胆和更富进取心。

在弗吉尼亚西北部的那些日子里，三天两头下雨，李忘记了刮脸，他的大胡子疯张开来，胡子是灰色的，他骑的马“旅行家”也是灰色的。灰色的军装再加上灰色的天空，整个一灰色世界。

李像一头精明的豹子，伏在弗吉尼亚泥泞的草丛间，等待着猎物，等待着时机……

土木工程、障碍、散兵坑、战壕出现在里士满上方7个山头上。麦克莱伦认为，李显然是在准备抵抗一场围攻。围攻正是麦克莱伦的拿手好戏，他的大炮和北方的弹药厂最后终会取得胜利。

但是李并不是想防御，他看出了麦克莱伦已经暴露了奇卡霍明尼河北岸的右翼。如果右翼被切断，麦克莱伦就会与“白宫”大本营分开。李确信，麦克莱伦将会撤向约克河去保护他的补给与交通线，同盟军然后就猛打猛追粉碎联邦军。

李调动全部兵力北上发动一场进攻，保留下约翰·马格鲁德有限的部队陈兵于麦克莱伦大军南翼与里士满之间，设置一道薄薄的防线。杰克逊奉命从射南多厄河谷挥师回来。

1862年6月26日，李向麦克莱伦的右翼发动进攻。联邦军进行着抵抗，李看着，显出一副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的样子。一名通信兵来报告说，奇卡霍

明尼河南岸毫无动静，北方佬没有察觉到马格鲁德的兵力有多脆弱。

李听到这消息时不动声色，不过传令兵觉得李的仪表有些散乱，他的领带歪到了一边。

李在山顶上听到笛声和鼓声，他用望远镜看见一面南军的旗帜从左面闪出，那是希尔的部队，这说明石壁将军杰克逊马上就会从河谷赶到，希尔是他的先锋。希尔的炮兵迅速进入阵地，把炮从车上卸下，开起了火。联邦军没有动摇，杰克逊还没有赶到。飞毛腿有生以来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晚了点。

黑夜降临，杰克逊仍然没有到。假如明早麦克莱伦调动他的左翼，那么就会在一个小时之内拿下里士满，穿过该城从背后进攻李，把南军置于死地。李早上起来继续作战，发现麦克莱伦并没有调动他的左翼，感到庆幸。

杰克逊终于来了，到达后立刻参战，双方猛烈开火。李路过一个炮兵排，一名疲倦的 18 岁战士正在弹药车下睡觉。小伙子被人捅醒，被告知有人来看他。那位睡眼惺忪的小列兵脸上带着惶惑的表情，当他看清要看他的人是谁时，他受到了感动。

麦克莱伦的右翼在杰克逊和希尔的猛烈炮火之下后退了。南部同盟部队看见奇卡霍明尼河对岸退却部队的南面出现了一幅奇怪的景象。那里尘土大作，那是人脚、马蹄和车轮扬起的尘埃。右翼的退却使麦克莱伦放松了对南部同盟首都大门的紧逼。

李的通过大胆的攻势作战来保卫弗吉尼亚和首都的做法奏效了。麦克莱伦不再对里士满进行拱形围困，开始了有条不紊地撤退。李攻击着北军的侧翼和后卫，麦克莱伦向南而去，双方部队边走边打了 25 英里，最后麦克莱伦终于到达詹姆斯河畔，处于兵舰的重炮掩护之下，历史将这一系列战斗称为“七日之战”。

“七日之战”使南方的伤亡超过 20500 人，北方伤亡约为 16500 人。战后，因麦克莱伦不听调遣，擅权自专，林肯将其撤职。不久，重新起用他。李在战后成了英雄，他的攻势把联邦军从里士满打跑，从敌人手中夺回了主动权。

五、把北方佬赶回去

南军接连得手，气焰大盛，罗伯特·李挥师北上进逼华盛顿。林肯身边无人，只得再次起用麦克莱伦。林肯又把班克斯、弗里蒙特和麦克道尔的司令部归到由约翰·波普指挥的弗吉尼亚军团。

约翰·波普高高的个儿，长着一脸大胡子和一对洞悉人心的眼睛。他威风凛凛，是个出色的骑手。在西点军校，他就以口才敏捷而著称。战争爆发后，他很快升任了将军。他在西部小胜叛军几仗。他的样子像个令人拜倒的斗士，说起话来也像，东部战线正需要这样的人，麦克莱伦从里士满退到哈里森码头时，林肯总统给波普发了电报，让他指挥华盛顿城前的4万守卫部队。

波普就任时发布了一连串命令，下了一连串指示，并且存心使自己的口气尽可能不像麦克莱伦。“我从西部来到你们这儿，在那儿我们总是看敌人的后脊背”，波普激昂地宣布。他说，在西部，他们信奉的是进攻而不是防御。

波普带来战争中一种新的严厉措施。他命令士兵到华盛顿以南的弗吉尼亚乡村地区获取给养。这等于给所有想到老乡那儿偷鸡的士兵开了绿灯。弗吉尼亚人谁要是拒不发誓效忠联邦，立即就要被赶到南方去。任何为叛军通风报信的人都按奸细论处，交行刑队处死。

对于罗伯特·李来说，这个新将领成了“邪恶的波普”，必须把他“镇住”。但是北上过了里士满，就会置南部同盟的首都于哈里森码头的麦克莱伦部队的攻击之下。

李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他该怎么办，他断定不会有来自麦克莱伦的威胁，他对麦克莱伦了如指掌，他开始向波普运动，留下防御薄弱的里士满唱空城计，他相信麦克莱伦不会抓住这一机会。

8月初，罗伯特·李命令主力部队进攻波普，此时波普已深入弗吉尼亚以减轻半岛上麦克莱伦部队的压力。

李一反所有的军事准则，实行了分兵，派石壁将军杰克逊率领着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向西从距波普右翼较远的地方迂回敌后，杰克逊不断地喊着：“快，兄弟们，快。”杰克逊摧毁了设在马纳萨斯枢纽部的联邦补给站。

8月28日，波普发现杰克逊时为时已晚。

他们相会在布尔伦河，这正是一年前进行的内战中第一场大仗的旧战场。

当29日北方军向杰克逊发动攻击时，李率军抵达战场，潜伏在波普的左翼。第二天下午，正当敌人重新发起的进攻快要占领杰克逊的阵地时，李的伏兵从天而降，势不可挡，很快摧毁了联邦军的侧翼。

胜利已属翼中之物，尽管麦克莱伦的主力部队一天之内就可赶到战场，但他错失良机，阵脚大乱的波普只好退往华盛顿。

里士满的救星、南盟的第一员骁将李在两个半月的时间中从首都城下赶走了一支装备远比自己精良、数量远比自己多的军队，他冒了巨大的风险。在兵力居于优势的敌军面前，他分兵两处，这原是兵法中的大忌，然而他胜利了。

布尔伦河之战，北方佬伤亡了1.6万人，李的伤亡为9200人。

这时，在华盛顿，人们奉命把军械库中的武器和国库中的货币运往纽约。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把文件打成捆以便驮在马背上运走。就连林肯都失去了信心，他跌坐在椅子上，喊道：“我们再也筹不起钱了。波普完了。怎么办？完了，彻底完了！”

毫无疑问，波普得滚蛋。他们派他到西北边疆打印第安人，只好让麦克莱伦指挥保卫首都的部队。“虽然他自己不会打仗，可是他很精通组织别人备战，”林肯这样褒贬他。

李在连续战胜了麦克莱伦和波普并把入侵者赶出弗吉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后，准备进一步把战争引进敌方的领土，但他不能孤军深入。秋季，南方发动了唯一的一次协同攻势作战，试图同时攻入宾夕法尼亚、肯塔基和田纳西。南部同盟希望“解放”马里兰和肯塔基，让其部队就驻扎于敌方的乡村。

当李的5万部队于9月初涉水渡过波托马河时，其情况并不太好。许多士兵因吃青玉米而患急性腹泻，其他人则光着疼痛的脚一瘸一拐地行军。高级司令官也健康不佳，李的双手打上了夹板，杰克逊的脊背疼痛，而朗斯特里特由于裸露的脚后跟上长了水疮而感不适。

李就是打算用这样一支部队去切断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联系，并打垮联邦军。他很乐观，因为他知道，林肯已经重新任命麦克莱伦来指挥。

麦克莱伦临危受命，三次复出，也知道此番已至决死关头，再无后路可退。他这才一改往日行动迟缓的旧习，这一次李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麦克莱伦向来缓进缓行，断难很快赶到战场，故而分出一路人马去夺取哈普斯渡口。

此番，麦克莱伦不仅行军快捷，而且还有幸将南军递送的情报截获，对李的部署了如指掌，他立刻抢占了有利地形。罗伯特·李尚不知军情泄露，只是见那麦克莱伦忽然变得精明起来，很是惊讶。

9月17日，两军会战于安提塔姆河与波托马克河之间的夏普斯堡。战斗从北向南逐次展开。约瑟夫·胡克部首先攻打同盟军的左翼，那里的战斗铁血交炽，人们疯狂地搏杀，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叫与狂笑。接着，埃德温·萨姆纳的军冲进南部的中央阵地，一位联邦上校写道，那里“直杀得天昏地暗，吼声震耳欲聋”。最后，联邦军突破了李的防线。富有戏剧性的是，杰克逊的最后一个师，从哈普斯渡口出发，经过极度紧张的强行军，兼程到达战场，填补了缺口，并把北方佬赶了回去。

互不协调的进攻使联邦军数量上的优势顿消，使李能把部队在遭受威胁的战区之间来回调动。此外，麦克莱伦始终不肯将2万名预备队投入战斗，害怕李在另外的某个地方集结着其余的部队准备发起反攻，实际上，每一个同盟军师都已部署在第一线上。

这一天是战争中最血腥的一天，当黑暗笼罩着忧郁的田野时，2.4万多人已陈尸疆场或身受重伤，其中有1.3万人是着灰色军服的。李置其修重于不顾，不但守住了阵地，而且打算进行进攻！然而，他那些心有余悸的部下劝他说，如果再发起进攻将是一场蛮干。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麦克莱伦刚一得胜，傲慢之性又涌向心头，竟拒不执行林肯要他追击的命令。李在当天晚上撤出了战斗。

夏普斯堡之战双方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李把敌人挡在自己的国土之外，这样就能把秋天的一季庄稼收下来。

“我说过，假如他把李的部队放跑了，我就撤掉他，”林肯终于宣布道，“我必须这样做了。”一名信使带着一纸解职令，冒着狂风暴雪前往麦克莱伦的司令部。

波托马克集团军交给了伯恩塞德，此人的外貌确实像个军人，长着一脸极有特色的连鬓胡子。他含着泪接受了任命，说自己的资历配不上这个职务。

“我真不愿意他们撤掉麦克莱伦，”当李听到这个人事变动时说，“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太熟悉了。我担心他们会继续更换人选，最后换来一个我不了解的人。”

伯恩塞德说，他要设法在一场陆战中拿下里士满。不过他首先得攻占南、北首都之间拉帕哈诺克河上的弗雷德里克斯堡。那儿是水路运输和铁路运输的枢纽。

伯恩塞德迅速赶到城对面的河东岸。他本可以让部队涉过附近的浅津，可是他没这样做，他要等到浮桥运到。这时李占领了弗雷德里克斯堡。城里有几条与河并行的街道，后面是一个将近一英里长的旷野，再往后便是几座不高的小丘。李则在小丘上等待着伯恩塞德。

这位新任司令似乎想表明自己是果断的。浮桥刚一运到，他就下令工兵架桥过河。南国的狙击手在岸边的房子里向他们开枪。伯恩塞德开炮向城里猛轰作掩护，他只不过把城市夷为平地。

1862年12月13日凌晨，联邦部队过了河，在山顶南军炮火射程之外的河滩上整好队形。浓雾遮往了一切，但是鼓声和北军的口令声却传到了严阵以待的防守者的耳朵里。太阳升起，浓雾散去，高地上的南军看到旷野里呈现出一幅罕见的景象：10万名排列整齐的兵迈着雄健的步伐向确定无疑的灭亡进发。

“我们的火网是那樣的密集，飞鸟都休想躲过去，”一位南军军官说。他的话是对的。南军躲在路边的石墙后面，联邦部队在低洼的路上前进，南军可以弹无虚发地射击北军密密麻麻的人马，联邦士兵绝望地向山丘上挣扎。在南军步兵的头顶上，南军的大炮接连不断地向北军倾泻着炮弹。

很少有力量如此悬殊的战争。联邦军各部大都死伤过半。这不是打仗，而是屠杀，甚至是谋杀。

在拉帕哈诺克河对岸，伯恩塞德垮下来了，喊道：“啊，我的人！那都是我的人！”他最后丢下尸体横陈的战场，把部队撤过了河。

伯恩塞德的进攻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战斗之前李除了修筑阵地外什么也不用做。然后他只发出几道命令，在联邦部队的士兵仍徒劳地挣扎着的时候，他只在作壁上观。这时候，他的参谋听见他低声自语说：“幸亏如此残酷，否则，我们会太喜欢打仗了。”

六、战场拉锯铁血交织

在西线战场，却是另一番情景。

联邦军统帅格兰特上校智勇兼备，知兵善用。1861年4月内战初起，格兰特便一路得胜，将南军逐出密苏里。不久他晋升为准将。等到了1862年2月，格兰特将军与联邦军年河水师协同作战，连克敌军多处要塞。4月间在与南军会战中又转败为胜，顺势于5月、6月连克重镇科林斯与孟菲斯，军威大振。

联邦海军与格兰特部将巴特勒配合，于当年4月底攻克南部同盟最大商港新奥尔良。至此，密西西比河上，除维克斯堡、哈得逊港两座孤城外，已尽为联邦军所据。在联邦军兵临科林斯城下时，南军的博雷加德部不战而走，退到了图佩洛。对此，南方总统戴维斯十分恼火，撤了博雷加德的职，让布雷格来代替他。

布雷格亲率3.2万人向查塔努加疾进，与比尔所率北军“赛跑”。北方佬虽然提前6周开始行动，但推进速度缓慢。布雷格利用通向莫比尔、蒙哥马利和亚特兰大的迂回铁路线赢得了战机。布雷格在诺克斯维尔与指挥一支较小部队的史密斯合兵一处，打算入侵肯塔基。由于每人只能指挥各自的军区，谁也不能指挥其他的部队。8月中旬，史密斯进入肯塔基中部，占领了列克星敦和法兰克福。8月底，布雷格沿更靠西部的一条与之平行的道路开进肯塔基，赶到正匆忙奔向路易斯维尔的比尔前面。

攻占蒙福兹维尔后，布雷格在比尔和俄亥俄河之间停了下来，横跨在联邦补给交通线上。

10月初，比尔朝东南进发，8日在佩里维尔与同盟军部队遭遇。比尔以为他面对布雷格的全军人马，但实际上只抓住了南方的3个师。布雷格则相信他遇到的仅仅是一支小部队，而实际上在战场上的联邦军几乎有4万人。

南军发起进攻并压住了比尔，但当其获知敌军的真正兵力之后就后撤了。

在北军在几条战线上击退同盟军后，北方军在弗吉尼亚和两个西部分区重新发起攻势，到春天才停止。

林肯对战略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北方需要不屈不挠地同时打击三座城市：进攻里士满，以期消灭李军团；进攻查塔努加，以保护肯塔基和田纳西并打开通向南方腹地的门户；进攻维克斯堡，以确保密西西比河的安全。

博恩赛德建议东进到弗雷德里克斯堡，紧接着强攻里士满，而不去攻打李在库尔佩珀的部队。林肯虽然反对用首都代替李的军队作为主要目标，但仍批准了他的计划。

成功的关键在于迅速前进以绕过李的部队和及时赶到浮桥渡过拉帕汉诺克河。博恩赛德的部队2天内跋涉40英里，使李暂时把握不住其目的地。然而，由于勒克的浮桥延误了一天，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李很快反应过来，并让他的军队进入了弗雷德里克斯堡西部和南部绵延山脉构筑的坚固防御阵地。在左边，朗斯特里特固守着马里高地；在右侧，杰克逊的军占领着普罗斯佩克特高地。北弗吉尼亚军团已恢复了元气，人数又达到7.5万人。

博恩赛德的部队有11.3万人，分成萨姆纳、胡克和威廉·富兰克林指挥的几个大型师，在12月11日和12日渡过拉帕汉诺克河。富兰克林的大型师

于 13 日首先揭开战幕，曾一度突破杰克逊的防线，但对方猛烈的反冲击又封闭了突破口。与此同时，萨姆纳的部队也向马里高地发起徒劳的进攻。由于萨姆纳的师受创，博恩赛德命令胡克去强攻这个高地，结果北方佬“就像大风中的谷壳，从田野上被横扫一空。”

在这场一面倒的战斗中，北方伤亡 12600 人，而南方则不足 5000 人。

当林肯得知战斗结果时说道：“如果还有比地狱更糟的地方，那就是我这里。”

这时从密西西比河上传来的消息同样使林肯总统感到忧虑。

格兰特由于与北方的交通中断，补给匮乏，便撤向孟菲斯，彻底放弃了由陆路攻占维克斯堡的想法。铁路的脆弱使深入敌后进行持续作战变得十分困难。

同盟军由于无需顾忌格兰特，在 12 月 29 日轻而易举地击退了北方对奇卡沙贝尤的进攻。与此同时，班克斯由于被路易斯安娜的行政问题所纠缠，又在赫德逊港与民同盟军对峙，其溯流而上的行动只到达了巴吞鲁日。

11 月 26 日，罗斯克兰斯的 4.4 万人的坎伯兰军团从纳什维尔开到穆弗里斯博罗，布雷格 3.6 万人的田纳西军团已集结在那里。12 月 30 日，双方军队发现他们之间已近在咫尺。南方军乐队吹奏出流行歌曲“迪克西”，联邦军则以“杨基歌”加以反击，然后又一支乐队开始演奏“家乡，可爱的家乡”。很快数十支乐队奏出的乐曲伴着数千人齐唱的南腔北调响彻在雪松灌木丛中。

上午，双方开始厮杀。布雷格猛攻联邦军的右翼，作战的吼声震耳欲聋，使那些冲锋着的人们不得不停下来，从田野的棉桃上摘下棉花塞住耳朵。

尽管在于疮百孔的阵地上到处进行着肉搏战，北方还是守住了自己的战线。

元旦那天，双方都未发动进攻，但在元月 2 日，布雷格攻击了联邦的右翼，试图一举解决战斗。他的进攻在获得初步胜利后，又被遏制住了。

3 日晚上，布雷格撤到了图拉荷马。双方各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员伤亡。

1862 年连续不断的拉锯战已确切地证明了一点：战争将不是短期的。这一认识使双方都坐立不安。北方在征服南方时未能取得更大的进展，这在政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激进分子要求战争继续升级，而和平民主党人则鼓吹和解，反战情绪在西北部疯狂泛滥。

实际上，北方在这一年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特别是在西部。西部领土的丢失、成千上万最勇敢的同盟军士兵的死伤致残，使得南方那些最坚定的叛乱分子也感到心惊胆颤。南方对未来前景开始失望。正如戴维斯自己所言：“我们已动员了最大力量，而敌人刚刚开始发挥其威力。”

第四章 蓝与灰的最后角逐

- 一、6万南军叫花子打败13万装备精良联邦军
- 二、北军在危机中喘过一口气
- 三、莽原大战二虎相争显英雄本色
- 四、在弗吉尼亚的阳光下虎视眈眈
- 五、南部同盟的首都经受着浩劫
- 六、两个西点人在后期一年的决战

一、6万南军叫花子打败13万装备精良联邦军

自内战开始以来，林肯只是执意依据“宪法原则”而战，即是只求实现联邦完整统一，而不涉及废奴之事。又加上交战一年多来，双方虽然各有胜负，但总的来说是南方胜得多些。一开始时，林肯的做法深得民心，更有利于稳注尚留在联邦之中的四个蓄奴州，不使他们叛离。所以，一开始从大局考虑，不涉及废奴之事，民众还能理解。但是打了一年多，南方奴隶主不仅没有和解的意思，而且气焰嚣张。面对这种情况，民众对林肯的政策开始产生异议。况且民众踊跃参军，原本是出于义愤，既要恢复国家统一，更要消灭灭绝人性的奴隶制。

英国和法国极力想染指美国内战，而且表示要站在南部同盟一边。如果不能迅速将南方打败，一旦英法两国介入，情况会更严重。于是各地民众纷纷游行、集会、投递请愿书，要求总统以大局为重，不要回避废奴之事，而且还要果断施政，有所创举，如解放黑奴、允许黑人参军、给民众以土地、严惩在后方为害的歹徒、撤换无能的将领等等。

1862年5月，林肯总统顺应民意，毅然颁布了《宅地法》，宣布凡是忠于联邦的成年人，只要交付10美元，便可在西部领得土地160英亩。耕作5年之后，该土地便归其所有。《宅地法》颁布后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但民众也认识到，如果不打败南方，使联邦统一，那么《宅地法》也难以实行，于是很多人报名参军，热情高涨。过了两个月后，林肯又颁布了《没收法案》，规定凡是背叛联邦的人，其家产全部没收，其奴隶也全部解放。总统有权招募奴隶平叛，此法也受到民众的欢迎。

1862年9月24日，林肯发布了预告式的《解放宣言》，预告自1月1日起，解放南部叛乱各州的奴隶，所有黑奴都将成为自由人，可以参加美国陆海军。

100天之后，即1863年1月1日，林肯正式颁布了《解放宣言》。林肯此举虽然冒了很大风险，但是却意义深远。为自由而战成为振奋人心的战斗口号，为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奴隶们为自由所吸引越过了联邦分界线，大批黑人入伍参加对南部同盟的作战。

随着1862年作战季节的到来，联邦军队在五个关键地区上严阵以待。波托马克军团在一位新司令官的指挥之下占据着拉帕汉诺克防线。这位新司令官就是约瑟夫·胡克，胡克是在博恩赛德惨败后出任波托马克集团军司令的。在西部战区，罗斯克兰斩的坎伯兰军团占领了穆尔弗里斯博罗，格兰特的田纳西军团位于维克斯堡以北，班克斯的海湾军团占据着密西西比河的下游。在海上，塞缪尔·杜邦的一个铁甲舰中队在查尔斯顿沿海游弋。

约瑟夫·胡克是个金发碧眼的大个子，满面红光，十分漂亮，早在墨西哥时就被当地的太太小姐们授予“美男子中尉”的美名。第一次布尔伦河战役之后，林肯就任命他为麦克莱伦的助手，他在半岛和安提塔姆表现得都很出色。不知疲倦、精力旺盛的“骁将”胡克似乎比彼托马克集团军以前的任何一位指挥官都更有可能把战争进行下去，直到胜利。

胡克着手的第一项工作是重整博恩赛德的残部。他把部队编成各有特点的新军团，每一个军团都有自己的标志，他改进了休假制度、注意改善伙食和卫生设施。合理的组织加上大量地换装斯潘塞式连发卡宾枪，使他的部队绝不比他们的对手同盟军逊色。

在衣冠楚楚的参谋、副官的前呼后拥下，他骑着战马，显得十分自信。“如果你拿下里士满——”有一回林肯开口说，胡克打断了他。“对不起，总统先生，这一回没有什么‘如果’。”

1863年春，胡克出动了。

由于胡克的部队在人数上以2:1超过李将军的部队，他计划把4万名人员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由约翰·塞奇威克领导，自己率领其余人员逆流而上，包抄敌人的左翼。两翼部队同时渡河，将一举歼灭北弗吉尼亚军团。

李用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把战马养好，搞好部队的给养。这两件事都没有成功。战马又瘦又乏，许多士兵没有鞋，得了坏血病。4月29日破晓之前，他被远处传来的炮声惊醒。他去迎战率领着将近14万装备精良的北军的胡克。

胡克是在夜色掩护下偷偷向李进发的。4万部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安全地过河，而几个月前，博恩赛德的部队就是在此遭到灭顶之灾的。

李研究着形势，他认为真正的进攻将发生在东北几英里外的地方。他推测雷德里克斯堡只是个佯攻，他留下一万南部同盟军的薄弱力量对付联邦军，把其余的6万人开到东北去。李对胡克的判断是正确的。联邦军的主力部队借助密林的掩蔽，正在上游的浅滩处波何。大军很快就过了河。胡克把李夹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与他本人所在的小农场之间。小农场主的名字就是这个十字路口村落的名字：钱瑟勒斯维尔。

这块地方林木茂盛，能见度很低，胡克的王牌波托马克炮兵几乎无用武之地，于是胡克向旷野推进，这样他的大炮就可大显神威。这是正确的一步。北军的地形从来没有这样有利过，北军的兵力和装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胡克指挥下的北军摩拳擦掌，准备一举歼灭南部同盟部队。

几个月来，胡克一直在说，要抓住李的部队，一下把它捏成齑粉。现在他似乎要如愿以偿了。他的前锋部队正向李的防区推进，他的强大的主力部队正处于猛扑叛军的态势。1863年5月1日，天气也十分适于作战，突然间胡克出了毛病。他的精神出了毛病，那个知道怎么做和做什么的将军不见了。有人觉得他仿佛是被罗伯特·李用魔法魔住了，他忽然间变得萎靡不振。这位在安提塔姆和弗雷德里克斯堡时那样威武、那样鼓舞人心的师长与军长，一旦看不见自己的部队，一旦要指挥大规模的战役了，原来的一切军人气概都化为乌有了。听到远处的枪炮声，他就浑身发抖，使他手下的将军们大吃一惊的是，他竟下令立即后撤。他命令驻在旷野上前沿阵地的部队撤到密林中去，撤到靠近数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叫做“莽原”的地方。他的命令是如此荒谬，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手下至少有一位将军说不应该执行这道命令。军令执行了。

整整一天以及第二天，胡克都垂头丧气地坐着，等待挨打。他以前采取了一切正确的步骤，等待李按照逻辑必然会采取的行动——退却，但是李并没有被牵着鼻子走，接下去便是胡克头脑的全面混乱。

黄昏时分，胡克的右翼部队正在营火边准备吃饭，一队很奇怪的动物忽然从林中窜出，跳跃的野兔后面跟着飞奔的鹿。战士们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李在面临两倍于己的强敌时，把部队分成了股，一股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做掩护，他本人率一部居中，石壁将军杰克逊则率一部呈半圆形袭击胡克的右翼。现在跟在飞奔的动物后面呐喊着杀出树林的正是杰克逊。胡克的右翼部队整齐得如同一个人一般，一起转过身就逃命。他们丢下了架

起来的步枪和现在错指着方向的大炮，夺路而逃，闯进了其它的联邦军营地，使这些部队也跟着逃跑。

只有这时候，胡克这一天中才第一次地清醒过来。他看出了一件他该做的事——他跑到他旧日的师团前面，把大炮转向敌人，开了火，南部同盟军进攻的巨浪被挡住了。但是，联邦军的阵地却已毁了。右翼的溃退使阵地失去了平衡。第二天天一亮，一场歼灭战可能会接踵而至。

黑夜降临，石壁将军杰克逊趁着夜色带领一小队参谋到前沿，思考着次日的行动。李之所以能发动攻势是因为有了杰克逊。钱瑟勒斯维尔的战役将作为避实就虚、以少胜多的军事首例而名留青史。现在杰克逊沿着自己的前沿阵地策马徐行，阵地对面胡克部队背水结营。远处枪声大作。

早晨胡克夺路奔向渡口。叛军步枪的硝烟与大炮的轰鸣为他送行。

李骑着“旅行家”走到南军的大队人马中，这时，响起了一片连续不断的欢呼声，盖过了枪炮的轰鸣——士兵们正在向自己得胜的长官欢呼。

正在这时，一名通信兵骑马跑来。李伸出戴着长手套的手接过信，打开后递给一名副官，副官朗读起来，原来，杰克逊在作战中受了伤，他左臂伤势严重，截了肢，此外还有别的伤处。李声音颤抖他说，石壁将军丢了左臂，而他失去了右翼。一星期后，杰克逊去世了。

林肯总统在白宫接到惨败的消息，他难过地说：“看！天啊，6万南军叫花子打败了13万装备精良的联邦军队。”

二、北军在危机中喘过一口气

钱瑟勒斯维尔战役后，李急于利用他新近取得的胜利将战争引向北方。他必须这样做，他的军队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他们在北方却可以得到一切。李并不担心胡克会攻打里士满，因为这样一来华盛顿就会暴露出来，如果南部同盟军占领了华盛顿，那位外国政府就会承认南部同盟，承认它的独立。

六月的天气又闷又热，李向北方挺进。

6月9日，当李将他7.5万人的部队移师谢南多亚时，联邦骑兵向在布兰迪车站的斯图尔特发动突然袭击，引发了战争中规模最大的骑兵战。

虽然同盟军的骑兵迫使蓝制服的骑兵后退，但获胜的希望仍很渺茫。斯图尔特急于挽回名誉，建议去袭击胡克的后方，李同意了这个计划。

斯图尔特于6月25日启程，他应九在几天后就使部队与主力汇合，但意想不到的困难使骑兵的归期推迟了1周，而李却在盲目进兵。李的部队驻扎在约克·卡莱尔和宾夕法尼亚的钱伯斯堡，仍然相信胡克还在弗吉尼亚。实际上，联邦军队在弗雷德里克，而且胡克也已不再是它的统帅。当李的灰色纵队向宾夕法尼亚行进时，胡克不愿与其交战，这使林肯大为恼火。6月27日，总统命令乔治·米德接替了他。

新上任的指挥官米德认为科学研究当采取守势以逸待劳，因为李绝不会不战而退回弗吉尼亚。

与此同时，李获悉联邦部队就在不远的地方，形势危险，于6月28日命令他的部队在卡什镇集中。3天后，双方的先头部队在美丽的小镇葛底斯堡遭遇了。

虽然双方都没有计划要在葛底斯堡交锋，但是一旦战斗打响，双方部队就都向那里集中了。

第一天的战况既激烈紧张又混乱不堪，联邦第1和第11军试图占领葛底斯堡以西和以北地段，但同盟军把他们逐出城镇，赶到公墓山和卡尔普山。随着更多的联邦部队到达战场，战线沿公墓岭向南延伸到“小圆顶”和“圆顶”。整个阵地就像一个4英里长的倒置的鱼钩，从倒钩部的卡尔普山，沿着形成钩体的公墓山和公墓岭，直到好似鱼钩环的圆顶。同盟军的战线与之平行，从葛底斯堡以东开始穿城而过，然后沿塞来纳里山岭向南。联邦部队不仅在高地掘壕固守，而且建筑了内部工事以利机动和通信。

米德于午夜抵达战场，凭借月光就能清楚地知道他8.8万人的部队占据着居高临下的地形，只等着李来进攻。

李计划发起进攻，由杰克逊的继任者皮特·朗斯特里特向米德的南侧发起主攻，而尤厄尔向卡尔普山和公墓山进行助攻。

朗斯特里特认为这个地方不适于南军进攻，北军占据着山头和高地，长条的旷野将会给他们许许多多使于他们居于优势的大炮的机会。他告诉李，部队应当绕过联邦左翼，寻找有利的防御地形，反客为主，迫使波托马克军团进攻。李拒绝了这个建议。

“敌人就在那里，朗斯特里特将军，”李遥指着公墓岭说道：“我要你狠揍他们！”

李的计划像以前的博恩赛德的计划一样异想天开。它产生了另一个胜负颠倒的弗霍德里克斯堡。

震天的炮火打破了下午1时的酷热的寂静并一直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

然后同盟军部队从塞米纳里山岭的丛林中走出来像在阅兵场上一样昂首阔步地前进。

李把自己所有的炮弹都打到联邦部队守卫的公墓山上去，南军炮兵司令亚历山大发现炮弹马上就要打光了。亚历山大给朗斯特里特来了一个条子：“无论如何要快一点儿，否则弹药没了我就无法掩护你们了。”

指挥步兵前进的皮克特将军望着朗斯特里特。“将军，我还进攻吗？”他问。

朗斯特里特背过脸去，缓缓地点了点头，皮克特看见他的面颊和胡子上挂着泪珠。

北方的炮群向着暴露无遗的队伍雨点般地倾泻着葡萄弹和榴霰弹。联邦步兵不停地进行射击，而来自侧翼的猛烈火力也吞噬着这支纵队，阵阵炽热的弹雨将进攻纵队打得七零八落。

皮克特的进攻以 1.5 万人排列成校阅队形而开始，结局是 100 来人穿过了北军的枪林弹雨，攻入北军的心脏，在公墓岭中央部位的顶端插上了一面旗子，星条旗。这是南军的顶点标识。

没有登上山顶而活着的人跌跌撞撞地退下来，发现炮兵正把最后一点儿炮弹轰向山顶——10 来门大炮即将弹尽。李正和炮兵们一起准备在北军的反攻中捐躯。“勇士们来啊，”他说，“为国效忠的时候到了！”

皮克特激动地走过来，李要他整顿师团抵抗敌人的进攻。

“李将军，我现在已经没有师团了。”

“这都是我的错。”李说。

战场对面，北军统帅部没有反击，让南方军撤过了波托马克河，李骑在马上，在岸边驻立了数小时，看着最后一个士兵登上了南岸。

葛底斯堡战役，不知是天意还是李的指挥不当，北军在危机中喘过了一口气。

这年的秋天，北军的乔治·米德在东部与李打了几个小仗，然后撤了兵，双方的部队各自回到自己的营地，开始了战场的“冬眠”。

三、莽原大战二虎相争显英雄本色

罗伯特·李向南方总统提出了辞呈，说葛底斯堡之役是由于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些错误是他指挥不当，但总统拒绝了他。

而对于格兰特来说，在华盛顿，到处是荣誉和掌声，国会通过决议，恢复废除了的中将军衔，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有这个军衔，那就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

格兰特回到部队后，他原打算返回西线指挥一个进攻南部纵深地区亚特兰大的战役，同时遥控波托马克集团军进军里士满。但是他看到首都和东部军官们已被敌军将领罗伯特·李镇住了。他们一个劲儿谈论罗伯特·李如何了不起，如何不可战胜。格兰特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在遥远的西部监督东部的战斗，至少在东部军队怀有这样的思想情绪时是不可能的。于是格兰特让谢尔曼指挥进攻亚特兰大的战役，而他本人将与乔治·米德率领波托马克集团军开往战场，与率领着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罗伯特·李作战。

1864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回家探望双亲时，他那沉默寡言的母亲鼓起勇气问他怕不怕与李作战，他回答道：“一点儿也不怕。我了解李就像他了解自己一样。我了解他全部的长处，也了解他全部的短处。我打算避开他的长处，专攻他的短处。”

格兰特了解李吗？在那些观察格兰特的人中，有些人用科学术语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当肌体受到疾病侵入的威胁时，便从血液中释出防御力量去抵抗这种入侵。1864年春，联邦就是这样，国家受到了进攻，于是便从自身寻找能成为解毒剂的东西，派格兰特去跟罗伯特·李相抗御。

1864年春，波托马克集团军白茫茫的一片帐篷出现在拉皮丹河北岸的山脚下，山顶是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观察所。联邦军的士兵们操练起来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南方人说，北军不仅从北方的贫民窟中强拉来所有的新兵丁，而且还从欧洲每个城市的穷街陋巷中招来了雇佣兵。

拉皮丹河对岸，在李的部队后面是里士满。三年来北方的口号一直是“进军里士满！”但是格兰特却并不想打里士满，他过去设想过将来也不会想。攻占城市是18世纪的军事概念。“李的军队才是你进攻的目的。”他对米德说。“李到哪儿你也跟到哪儿。”

4月来了，接着是5月，在饱经战患的弗吉尼亚，树木长出了叶子。从1861年起，这里一直是两军交战的地方，现在李在这儿等待着格兰特，这是两个司令官之间的决斗。

要想逮住李，格兰特就必须佯攻里士满。他查看地图，走东路要过好几条河。走西路会断绝所有的水运给养。开始军粮和弹药都得由车来拉。他考虑走中路。但是这条路要经过莽原，那是一片方圆20英里灌木和荆棘丛生的地方，还有沼泽，一年以前，胡克就是在那儿吃了大败仗的，在茂密的下层丛林中，人得择路而行。那儿用不上大炮，也用不上骑兵。

1864年5月3日晚上，波托马克的12.7万官兵整队集合，穿着正式军服阅兵。一个团挨着一个团、一个炮兵连连着一个炮兵连地排列开来。军号吹响，战鼓齐鸣。然后部队在一片肃静中聆听进军的命令。这天夜里，当部队销毁不想带往南方的东西时，点起了数千堆火。

李将军与他的军官们站在克拉克山上，拉皮丹河的好长一段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他指点着远方说，格兰特将渡过伊利河和杰曼纳河这两条浅津。

也就是说要取道莽原——波托马克集团军会遇到许多困难。不过他推断，此次进军，格兰特头上顶着西部战场得来的桂冠，他的自信会使他采取一条直接了当、不要策略的路线，走莽原。

——17英里外，格兰特对米德说：“我绝不要什么策略。”李对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上校”，李对一名参谋说，“我们必须打败他们，我对此已经充满更大的信心。”

联邦军的工兵把浮桥架过了河，格兰特在渡口等着南部联邦部队发起进攻。但是进攻并未发生。他的部下未经抵抗就渡过了河。前面，山茱萸的白花和春天的新绿交相辉映，那里就是莽原。只要穿过莽原，格兰特就会到达开阔地，在那儿，他的炮兵和骑兵就能大显神威。

李没有争夺渡口，这出乎格兰特的意料。他在杰曼纳河南岸几百米处安营，并电告华盛顿：“已过拉皮丹河。48小时内将会知道敌军是否想在里士满的这一边开战。”一名记者问，到里士满要用多长时间，格兰特冷冷他说：“我希望4天后到达——也就是说，如果李将军不为难我们的话，不过如果他挡道，行程无疑就会拖长。”

整整一夜，部队和装备越过浮桥，走上进入南边树林的羊肠小道——几英里长的步兵行军行列，后面是几英里长的车队。占弗诺尔·沃伦少将指挥第5军，他的行动太迟滞，太小心，所以到第二天晚上，他部队的前锋还没穿过莽原。在他后面，第6军被阻塞在狭路上。

罗伯特·李一向是让敌人按照他的意志行动的。他善于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转守为攻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看到格兰特开进莽原，识破他的企图，便开始行动。李派北弗吉尼亚集团军袭击这支无暇它顾的军队，成直角地把波托马克集团军包围起来。响了两枪，拂晓中的“砰砰”两声，随后叛军出现在北军的侧面。

格兰特没有提防到侧翼的攻击，他的部队与南军交上火了，报告送来时，格兰特坐到地上，背靠着一颗小松树，捡起一块木头，削了起来。

格兰特削着木头，米德则前去与沃伦交换意见。米德派人回来报告说，进攻十分猛烈，格兰特仍然坐在那儿。

北边的军队——或者说是沃伦后面未被围困的部分——离开了小道，试图摆开作战的阵势，很短的距离以外人们就会彼此看不见。叛军的炮火猛烈袭来，士兵们辨别不出方向。军官们无法与自己部下保持联系。莽原的灌木丛深处枪声大作。干燥的灌木丛很快就着火燃烧起来，使得形势愈发混乱。透过硝烟望去，太阳成了血红色。

以往，格兰特和李都是既调动自己的部队也调动敌人的部队，然而这一天，他俩都束手无策，都不能使对方挪动分毫。李想用骑兵和步兵把格兰特与他背后的渡口切断，没有成功。格兰特想冲出这令人发疯的丛林，也冲不出去。这几乎成了两支武装的乌合之众的搏斗，没有后方，没有侧翼，军官们在盲目的混战中靠罗盘来指挥。部队蠕行前进，往往搅在一起，只能朝有声音的地方射击，时而受点小挫，时而获点小胜。

两支鏖战部队的北面布满了叛军的骑兵，华盛顿与波托马克集团军之间的联系断了。林肯一趟又一趟地跑到陆军部来，但是那里的军用电报机已经不响了。一个抽屉里放着黄色的来电电报纸，但是除了格兰特头一封宣告渡过拉皮丹河的电报外，抽东击西，调虎离山。转守为攻是他的拿手好戏，他

看到格兰特汗进莽原，沮破他的企图，便开始行动。李派北弗吉尼亚集团军袭击这支无暇它顾的军队，成直角地把彼托马克集团军包围起来。响了两枪，拂晓中的“砰砰”两声，随后叛军出现在北军的侧面。

格兰特没有提防到侧翼的攻击，他的部队与南军交上火，报告送来时，格兰特坐到地卜，背靠着...颗小松树，捡起一块木人。削了起来。

格兰特削着木头，米德则前士与沃伦交换意见。米德派人回来报衔说，进攻十分猛烈，情兰特仍然坐在那儿。

北边的军队——或者说是沃伦后面未被围困的部分一，一离开了小道，试图摆开作战的阵势，很短的距离以外人们就会彼此青不见。叛军的炮火猛烈袭来，上兵们辨别不出方向。军官们无法与自己部下保持联系，莽原的灌木丛深处枪声大作，干燥的溜木丛很快就着火燃烧起来，使得形势愈发混乱。透过硝烟望去，太阳成了血红色。

以往，格兰特和李都是既调动自己的部队也调动敌人的部队，然而这一天，他俩都束手无策，都不能使对方杆动分毫。李想用骑兵和步兵把格兰特与他背后的渡口切断，没有成功。格兰特想冲出这令人发疯的丛林，也冲下出去。这几乎成了两支武装的鸟合之众的搏斗，没有后方，没有侧翼，军官们在盲目的混战中靠罗盘来指挥。部队蠕行前进，往往搅在·一起，只能剿有声音的地方射击，时而受点小挫，时而获点小胜。

两支陆战部队的北面布满了析军的倚兵，华盛顿与彼托马呕华团军之间的联系断了，林肯一趟又一趟地跑到陆军部来，但是那里的军闲电报机已经不响了，一·个抽屉里放着黄色的来电电报纸，但哇除 j”序兰特头一封宣告渡过拉皮丹河的电报外，抽

“得克萨斯万岁！”李喊道，摘下帽子，在头顶上挥舞。“得克萨斯万岁！”

800 来名士兵跑上前来排成战斗队形。“冲啊！”他喊，部队开始出击。两个团队之间有一道缝隙，罗伯特·李骑着“旅行家”插了进去。他面孔通红，眼睛中闪烁着战斗的光芒。他成了一头猛虎。

步兵部队和骑兵部队向联邦军的步兵前进。突然间 800 名士兵意识到将军想与他们一起攻到联邦军中去。“回去，李将军，”有人喊，刹那间另外十来个人也喊了起来。但是李在催马穿过他们，打到北方佬那儿去。一名军士一个箭步窜上去，一把抓住缰绳，其余的人也都张开胳膊拦住“旅行家”。“冲啊！冲啊！弟兄们！”李一边喊着一边尽力策动“旅行家”摆脱大家的阻拦。但是有人喊道：“回去，李将军！你不回去，我们就不前进了！”

李勒住了缰绳。

朗斯特里特此刻冷静地指挥着他的部队进入阵地。战斗非常激烈，被子弹削断的树枝下雨般落在士兵们头上。南部同盟军向躲在木料和土推后面的联邦军发起进攻，伤亡率高极了。这天，朗斯特里特的前锋部队有一半人倒下去。但是中午时分，联邦军左翼出现了混乱。

朗斯特里特英勇善战，他催促着战士们向前，准备一举吃掉格兰特的整个左翼。如果成功了，他就要横跨北边的河流的两岸，给联邦军狠狠一击，逼它放开南部同盟军。朗斯特里特到前沿视察，与一年前石壁将军杰克逊在钱瑟勒斯维尔的情形一样，他被自己人的一阵排枪打倒。他喘着气说，一定要继续进攻，胜利就在再向前推进一步。人们把他抬到后方去，没有他的指挥，进攻停顿下来了。

夜幕降临时，佐治亚州的约翰·戈登将军突然袭击联邦军右翼。波托马克集团军司令部收到了一连串坏消息。两名联邦军的将军被俘，据说约翰·塞奇威克指挥的第6军正向拉皮丹河溃退。

格兰特坐在树下削着木头，棕色的手套已成破布。一名军官跪上来了。“危险了”，他喊道：“我知道李，他会把全部兵力摆在我军与拉皮丹河之间，切断咱们的后路！”

格兰特拿下嘴上的雪茄，发了一通少见的脾气。“啊，我真不想听李要干什么的话了”，他说。“你们有些人好像总以为他会突然间翻了两个筋斗，落在我们的后方，同时还落在咱们的两侧。回你们的指挥岗位上去。别老想着李要干什么，想想咱们自己将干些什么！”

夜越来越深。不断传来有关塞奇威克部的坏消息。“我不相信，”格兰特说，可是他站起来了，走进营帐，颓然躺到吊床上去，外面的两名参谋听见了低低的啜泣声。

右翼传来的消息说，塞奇威克挡住了戈登的进攻，阵地上的射击声逐渐平息下来。火光照亮了地平线，躺在地上的无人照顾的伤员们把子弹压进枪膛，以便在火烧到跟前时好一枪了结自己。

莽原在燃烧，空气里充满了水蒸汽、沼气、难闻的臭味和死亡的气息。

“李将军可真让咱们忙了一气。”格兰特说道。

对面一英里开处，李也正在想着格兰特，想着这场鏖战，假如他还有杰克逊的话，或者假如朗斯特里特在他大举进攻联邦军左翼时没有受伤的话，那么他认为他本来是可以打垮格兰特的，戈登将军来了。他说他认为格兰特与以前的那几任联邦军的司令一样，是会撤退的。“格兰特不是肯轻易撤退的人，”李回答说。从这一天起，他自己也总害怕出击了，害怕格兰特的反击将造成的后果。“先生们”，他对参谋们说，“波托马克集团军有了一个头儿了。”

两天后，北军12.7万人损失了1.8万人，格兰特让部队稍事休息。他的对手李把堵在爱向拉皮丹河渡口道路上的南军部队全都撤了下来，这样联邦军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后撤。北军全军上下都在谈论着撤军。

这种谈论通过奸细和俘虏之口传到了南军戈登将军的耳朵里。他对罗伯特·李说，谣传格兰特不久就要北归。

“格兰特将军不会后撤，”李说。“他将移兵斯特奇尔韦尼亚。”

戈登奇怪，李怎么这么有把握，莫非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有确切的证据吗？“一点儿没有，”李告诉他。“不过那儿将是两军下一次相遇的地方。”

四、在弗吉尼亚的阳光下虎视眈眈

黑夜降临。双方都装出不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样子。但是在静止不动的士兵与目光穿不透的树木后面，格兰特指挥部队启程了，一路上尘土飞扬，战士们都不知道开往何处。他们到达莽原东部小径上的一个交叉路口。如果往左拐，那就是向北走。他们向右拐——向南进发了。

他们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在黑暗和尘土之中他们体验到一种感情，后来他们说，这是作为一支军队和一群人获得了新生的感情，格兰特走过行军队列，战士们向他欢呼，挥帽子。夜行军变成了胜利的进军。威廉·谢尔曼认为，这是格兰特一生中决定性的时刻。如果他撤兵的话，国家就会毁于一旦。

他们行经莽原走进开阔地，战士们自己也说不上仗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他们知道部队已经偏离里士满，悄悄向东前进，不过这只是一个迂回，他们说。

于是他们行进，来到了斯波奇尔韦尼亚，发现李正在严阵以待。

李始终像侦探那样研究着格兰特。他把自己置身于格兰特的地位，从而推断出格兰特将挥师东进，绕到他的背后。这是李不能答应的。当联邦军的前锋到达目的地时，杰布·斯图尔特的骑兵正等在那里，挡住了去路。骑兵撤下来了，卧在地上的叛军步兵忽然站起身开了火，斯波奇尔韦尼亚之战开始了。

李的部队先发制人，迅速地进入阵地。因为联邦军一路上得提防着侧翼的进攻，还得清除小路上李的侦察兵砍倒的树木，所以慢了一点。随着迅速增大的枪炮声，李摆开防守的阵线，土胸墙奇迹般地在山顶和山坡上构筑起来。

两军从各自的工事里对打了两天。鏖战声远远大于从莽原里传来的枪炮声，因为在斯波奇尔韦尼亚的开阔地上，炮兵可以大显身手。这个战役的伤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当欧洲的报纸得到伤亡数字时，它们不禁要问，怎么可能让士兵们这样的大屠杀里作战。载着伤员的车队川流不息地从莽原和斯波奇尔韦尼亚这两个战场开出来，南军的伤兵运往里士满，北军的伤兵则上船运往华盛顿。

格兰特在斯波奇尔韦尼亚骑马巡视前沿，发现了一个薄弱之处。南部军的胸墙突出了一个一英里长的半圆形。南军称这个突角为“骡蹄”。可以从两侧和正面同时向它发起进攻，如果能把它拿下来，南军阵地就破了。

格兰特向南部同盟军的右翼发动佯攻。李中计了，以为主攻之处在此，便把骡蹄处的大炮调去对付他所认为的强敌。这天夜里汉考克将军率领着自己的联邦军军团来到离“骡蹄”不到1100米之处。南军听见了敌人行动的声音，李下令调回大炮，但是太晚了。

在雾濛濛、下着细雨的拂晓，汉考克从三面向“骡蹄”发起了进攻。“骡蹄”中的人陷入困境，南军在突角的底部筑起一道胸墙，退到了那里，把那个发生过如此可怕的伤亡的地区放弃了。汉考克紧逼不舍，全力猛攻这个新阵地。李来到前沿，按辔徐徐从战士们身边走过，手里拿着帽子。他一句话也没说，不过士兵们都明白他对他们的号召。一个在场的人后来回忆道，“这是最有力的演说。”他们坚守住了。

接下去的几天，联邦军对南军的前沿进行骚扰，因为格兰特要找出一个薄弱点。李也对北军作了试探性袭击，声称一定要狠狠给格兰特一下。他似

乎不明白，现代化的步枪如何大大地改变了战争，这种步枪将子弹旋转着射出枪管，给它以极远的射程和极大的准确性。过去滑膛枪的有效射程是 50 米，在进攻者扑向防守者之际，只来得及射一颗子弹。然而现代的步枪子弹结束了骑兵冲锋和白刃战的时代。一支守在战壕里的部队可以抵挡千军万马。李想的还是 18 世纪那种具有讲究风度的战争。他试图发动一场扫荡性的进攻，打得北方佬回散逃窜。

还有一些他也没想到。从罗马时代到滑铁卢的欧洲历史表明，整个战役决定于一次次单独的战斗。然而，现代国家的工业实力，集合起大批军队并且装备它们的能力已使一次单独的战斗不再那么重要了。波托马克集团军以前几任的长官都不曾明白这一点。他们都想一仗而决雌雄，然后几个月按兵不动。可格兰特却明白这一点。他意识到，他们不是两军交战，而是两个社会在打仗。他不重视战斗，他重视的是整个战争。于是他像当初放弃莽原时一样放弃了斯波奇尔韦尼亚，再次向左悄悄移动，挥师向东又向南。

地理条件有时候决定着军队必须往哪开，李对自己的参谋们说，下一次两军将在北安娜河畔相遇了，约翰·戈登认为，这并不是什么脑电波的问题，而是李具有一种“推断对手思维程序、勾划敌人行军路线并在地图上标明未来交锋之处”的能力。

于是，他们就来到北安娜河，格兰特的部队沿河北岸摆开阵势，李的部队则部署在南岸。

联邦军的炮兵开火了，一颗炮弹飞过河，打到一幢房子的大门，李正站在走廊上喝酸奶。他镇静地端着杯子，喝完了酸奶，然后跨上“旅行家”，让下属们赶快离开这里。“我希望他们死绝了才好”，离开斯波奇尔韦尼亚那天，朱巴尔·厄尔利将军曾这样说到北军。“我希望他们都回了家才好，”李当时回答说，“回去干他们自己的事。”

北军行动了。李仍然渴望进攻，命令希尔去攻击联邦军的右翼。希尔的反应并不起劲。夜幕降临了，格兰特的两翼都到了河两岸，向前推进。于是李灵机一动，就以他的危险处境给敌人造成一个错觉。他占据了河上的一个渡口，把它作为三角的顶点，让自己的两翼向后退去，形成一个颠倒过来的 v 字形。这样一来，他的两翼便可以遥相呼应，而格兰特的部队则被完全分割开来了。

双方剑拔弩张，互相对峙。但没有真正交锋。李已经挑战，而格兰特却不接受挑战，目前是个僵局。

格兰特再次闪向左边，他的部队首尾绵延了好几英里。“李去哪儿你也去哪儿，”他曾这样吩咐乔治·米德，但是现在李却去求助于米德了，他在格兰特东进的部队内部运动。李到达一个叫作科尔德港的小镇后，立即筑起胸墙等待联邦军。

格兰特看了李的工事和战壕。如果在科尔德港这地方能把李打败，那么战争就算结束了。如果放过这个机会，那么李就会退守进里士满？周围 7 个山头的工事之中。这将意味着围困夏季沼泽地。格兰特想到长期的围困将会使自己水土不服的军队染上可怕的疟疾，他决定打一场歼灭战。最难走的路往往最近。他下令进攻。

6 月 3 日凌晨 4 点半，联邦军主力向南军工事发起进攻。他们并不想悄悄行动，也不想从侧翼包抄，而是全力突破李的阵地。

联邦军逼上来时，南军列队站在工事后方，把上了膛的步枪传递到前面

士兵的手里，射手们简直是弹无虚发地向蓝色军队开枪。这是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的重演。

里士满被响亮的枪声惊醒。南部同盟的邮政部长约翰·里根骑马赶到李的总部，他望着格兰特阵容庞大的军队，对李说：“将军，如果他突破了你的防线，你还有多少预备队？”

“一个团也没有，”李答道。“如果我缩短防线来编出一支预备队的话，他就会包抄我的侧翼；如果我减少防线上的兵力来编一支预备队的话，他就会攻破阵地。”

这场战斗持续了 20 分钟，后来联邦部队称其为“屠宰场中的杀戮”。伤亡一万人，平均每分钟 500 人，每秒钟 8 人。南军的伤亡占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

从这一天起，波托马克集团军总部再不向各部指挥官要伤亡的报表了。如果这样的伤亡数字透露给北方的人民，他们是受不了的。格兰特的部队渡过拉皮丹河以来的一个月中，伤亡已达 5 万。华盛顿唯一的那个座落在士兵之家的军人公墓已经没有空地了。

林肯前往李的故乡阿灵顿府第（现在被征用来改成一个医院）看望伤员，他在花园门口发现许多装在棺村里的死人。林肯说应该立即将死者就地掩埋。于是，格兰特部队中与李交战而阵亡了的战士溯波托马克河运往阿灵顿，李住过的地方成了他们最后的归宿。

格兰特后来感到，强攻科尔德港是他在这场战争中唯一令他后悔的事。它一无所获，战斗之后部队在阵地上呆了一个星期。“格兰特把脑袋撞到墙上”，他的一名参谋写道。但是李陷入了困境，背后是里士满。

“我们必须在格兰特到达詹姆斯河之前打垮他，”李说。“要是他到了那儿，那就会形成围困，这样就仅仅是个拖时间的问题了。”李现在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等着格兰特采取行动，但是自从莽原之战以来，他一直害怕发动进攻。他的困境看来是无法摆脱的。他呆在自己的野战司令部里，却不愿到不远的里士满去看看李夫人和女儿们。李呆在前沿，试图想出一个制服格兰特的法子。

防线对面，波托马克集团军的士气十分低落，夺取胜利的精神没有了。夏季正挟着热病一起到来。然而如果说格兰特也有一点泄气的话，那么他的泄气并没有表露出来。科尔德港惨败 9 天之后，即 1864 年 6 月 12 日夜，他开始把部队从敌军战壕对面的阵地上撤下来。早晨，联邦军的前沿阵地上已空无一人。格兰特匆匆南下。两天后，他渡过了詹姆斯河，飞兵直逼里士满以南 25 英里处的彼得斯堡，他的目的是切断首都与南部同盟其余地区的联系。

对于李来说，科尔德港战壕里的联邦军变得空无一人，似乎表明格兰特再次向左作短距离的潜行军。他已习惯于把格兰特看成一员战将，而不是善于调动军队的将领。即使格兰特已将其大部分以八比一的优势集结在彼得斯堡城下，李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联邦军在彼得斯堡摆开阵势，士兵们都说：“这个城池是我们的了！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月光明亮，对面的土工事中几乎没有敌军。如果发动一场科尔德港时那样的进攻，几分钟内就能攻破南军阵地。但是参加过科尔德之战的威廉·史密斯将军对当时那场毫无收获的屠杀记忆太深了。带着后续部队的格兰特还没有赶到，史密斯犹豫了，他作了些试探，好几个小时亲

自作实地的侦察。最后，他终于向南部同盟军的阵地发起进攻，阵地一下子攻陷了。彼德斯堡的守将博雷加德只好把孩子和老人集中起来，逼他们下到失陷的王阵地后面的战壕中去，史密斯则在那里不可理解地停了下来。史密斯的部下们请求趁李到达之前发动进攻，但是史密斯按兵不动。

到了早晨，南军的战壕不再空无一人了。弄清情况之后，李火速挥师救援。联邦军坐失良机。当他们发起进攻时，他们没有表现出科尔德港时的那种锐气。南军守住了阵地。

“现在我们让士兵休息一下，用铁锹来修筑工事，建起一个新的战壕网，”格兰特说。他的部队部署开来，绵延 35 英里，从里士满直到彼德斯堡。

战壕挖出来了，火炮遍布每一个山头。对面南军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两条蜿蜒的战线在弗吉尼亚的阳光下相互虎视眈眈。

“围困，然后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李曾这样说。他派朱巴尔·厄尔利率领两万人在谢南多厄河谷山脉的掩护下，悄悄北上。假如有什么能把联邦军从里士满门前引开的话，那就是一支叛军部队出现在华盛顿城下了。

7 月 11 日，厄尔利兵抵华盛顿郊区，拿下了马里兰州的银泉镇，掠夺物品，焚烧房屋。通往华盛顿市内的道路打通了。

智多星哈勒克是首都的最高军事长官，但是与往常一样，他无法作出行动决定。告急电报拍发给格兰特，要他立刻回兵。一阵子格兰特也想到北归，接着他就看出，这样做“正中李的心意”。他命令第 6 军回师首都。他们轻而易举地打走了厄尔利。假如厄尔利更坚决地向前推进的话，那么谁能预料会是什么结果？

这期间，从里士满直到彼德斯堡蜿蜒而下的壕沟和布雷区中，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围困，严格按照其含义来讲，是一种将某一点完全与外部世界切断的形势，实际并不是这样，因为公路和铁路上车辆还是开进里士满和彼德斯堡的。不过按当时的情形确叫围困。

五、南部同盟的首都经受着浩劫

彼得斯堡战役为格兰特赢得了一个“苦干的屠夫”的名声。他采用屠宰场战术，深知即使使用两个人的代价来拼对方一个人，北方也能胜。确实，这次战役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联邦军死伤6.4万人，南部同盟军伤亡人数也达到3万人。不过格兰特的本意并不想进行这种正面进攻的屠杀竞赛。他千方百计地诱使李走出阵地，但其部下却将他的正确命令执行得走了样。李也无视他的再三进攻，顽固地坚持着防御战，不肯让自己人数有限的部队冒险走出掩体。

虽然格兰特未能消灭李军，但却把北弗吉尼亚军团牢牢地钉在了这个战略要地上。

林肯意识到这一仗的意义和成就，并鼓励格兰特“一鼓作气，穷追不舍，力求尽可能多地歼灭敌人”。

响鼓不用重锤，格兰特试图用渗透战或消耗战来突破李的防线。最著名的渗透战是6月30日的“火山口战役”。北军在南军防御工事下面挖掘了一条很长的地道，并放置了成吨的炸药。一声巨响之后，泥浆、木片和血肉模糊的南军肢体冲天而起，阵地被夷为平地，李的防线被作开一个大缺口。

然而，这一次又大错特错，由于没有包围它而是派兵冲入缺口，从而给了李以喘息的机会。格兰特痛心地向华盛顿说：“这个攻下敌防御工事的良机千载难逢，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与此同时，格兰特将战线向西推进，试图切断李的补给干线，使南军防线不断拉长。

当格兰特向彼得斯堡且战且进的时候，谢尔曼也攻下了亚特兰大。他的攻势与格兰特遥相呼应，但谢尔曼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全军的补给都属于通往纳什维尔的铁路，为此，谢尔曼写道：“要动用整个军团来守卫，每一英寸铁轨都事关全线。”

崎岖不平的地形对防守十分有利，亚特兰大守将约翰斯顿深知其中奥妙，他并不伺机发动进攻，而是宁可让出土地也要保存实力。他企图诱敌深入，让他们对严阵以待的工事发动正面进攻，然后耐心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致敌于死命的反击。但谢尔曼并不急于进攻，而是包抄南军左翼，决不给约翰斯顿以可乘之机。双方军队短暂交火后，北军从约翰斯顿最初的阵地沿洛基菲斯岭向肯尼索山前进。

6月27日，谢尔曼错误地判断约翰斯顿已拉开战线，中心空虚，便发动了攻击。此举给自身造成了3000人的伤亡。后来，谢尔曼又恢复了不直接进攻的作法，诱使约翰斯顿向查塔胡奇河后撤。接着，北军第一次向东迂回，使约翰斯顿撤到了桃树湾。

戴维斯总统沮丧地注视着这次战役。他一直反对后撤，随着放弃的阵地不断增多，他对约翰斯顿的信任也日益减少。当约翰斯顿拒绝立下保卫亚特兰大的军令状时，戴维斯大发雷霆。

亚特兰大的地位仅次于里士满，有着无价之宝般的军事工业，还是连接西部和弗吉尼亚的最后一条铁路干线枢纽。失去亚特兰大，特别是如果不战而走，对于南方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7月17日，戴维斯任命约翰·胡德为田纳西军团司令，胡德在葛底斯堡失去一只手臂又在奇卡莫加失去一条腿，但仍斗志不减。正如谢尔曼和戴维斯都预料到的那样，胡德对联邦军发起了进攻。

在7月20日—28日的桃树湾、亚特兰大和埃兹拉教堂等战役中，联邦

部队利用阵地防御的有利条件，打死打伤敌军 1.3 万人，自己损失 6000 人。胡德部队血洒疆场而徒劳无功，造成了士气顿挫，逃亡剧增。戴维斯下令停止进攻，部队在亚特兰大掘壕苦守。像格兰特一样，谢尔曼也开始了围城战。

当战争在两个战场上都转为围攻战时，而且看上去都属持不下时，北方公众的决心动摇了。北方期望速战速决，以为在 1863 年的失败后，南部同盟的崩溃已指日可待。但南部同盟不但未垮，而且似乎还有继续战争的能力。林肯深知，同盟军已不再具备过去那种攻击力量，但多数人并不常识北军将领们的战绩。百姓们只看到米德和谢尔曼未能消灭李和约翰斯顿，也没有攻下里士满和亚特兰大。他们不只看到可怕的伤亡名单，特别是来自亚特兰大战区的名单，还看到了南军的反击能力。

由于连续的挫折，1864 年的总统选举成为一场对战争的公民投票。林肯收到的报告十分悲观，他预言自己将在大选中失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的战争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它开始于在莫比尔湾进行的为期 3 周的八月战役。

法拉格特率领一支舰队，穿过水雷区，绕过保卫港湾入口的城堡，打败了南方的一个海军分舰队，并协助夺取了城堡，切断了莫比尔港与外界的联系。最后一座城堡投降 1 周后，谢尔曼攻克了亚特兰大。尽管胡德的部队漏网，北方仍大举庆祝。

河谷方面也传来捷报。谢里登凭借巨大的兵力优势，大败厄尔利，并彻底破坏了河谷地区的战争资源，肃清了河谷内有组织的行动。

军事上的胜利为林肯以压倒多数的优势连选连任铺平了道路。全国人民都已意识到，这次选举表明，北方将取得最后胜利。

林肯连任后，虽然南方已获胜无望，战争还是持续进行了 6 个月。在佐治亚，已经在一起纠缠了几个月的两军部队又分道扬镳了。从亚特兰大撤出之后，胡德率部北上，威胁谢尔曼的铁路线，联邦军一个月来一直在徒劳无益地企图驱赶他。最后，谢尔曼决定不再依赖易受打击的补给线，而经佐治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当时胡德正在准备入侵田纳西。

11 月中旬，谢尔曼率领 6.2 万名士兵离开了亚特兰大。他们一路抢劫，耀武扬威，只遇到一些象征性的抵抗，于 12 月 21 日占领了萨凡纳。与此同时，田纳西军团正走向末日。在 11 月 30 日的富兰克林战斗中，胡德再次率领同盟军部队对约翰·斯科菲尔德防守的坚固工事进行了自杀性的攻击，损失 6252 人。斯科菲尔德只损失了 2326 人。当斯科菲尔德撤出战斗，率部至纳什维尔与托马斯的军团会合时，胡德紧追不舍，并对这座森严壁垒的城市进行了有名无实的包围。12 月中旬，托马斯发动进攻，最后歼灭了胡德的部队，当时他只剩下 2.5 万名士气低落的士兵。

当 1865 年的战役开始时，北方斗志昂扬。然而对于南方来说，形势日益严重，士兵们衣衫褴褛，拿不到薪饷，忍饥受冻。他们以玉米面的面包为食，偶尔吃到点儿咸猪肉。饥饿已经开始了。

1865 年 3 月 29 日，格兰特和他的参谋部离开了锡蒂波因特，与联邦军的步、骑兵一起向西南进发，攻打南部联邦军阵线的最右翼。春季战役就要开始了。

格兰特走向待发的火车，总统前来送行，他与军官们握手时，他的表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但愿这回我们的运气比以前好，”格兰特的参谋长约翰·罗林斯说。

“是啊，”林肯答道，“你们的运气也就是我的运气，也就是国家的运气——我们大家的运气——除了那些捐躯了的可怜弟兄。”他站在火车旁仰望着他们。火车开动时，他们摘下了帽子。

罗林斯觉得，格兰特似乎动手太早了。事先受到过警告的李现在有时间采取行动来制止联邦军取得成功。菲尔·谢里登不以为然。“听着，我准备明天就出击，把敌人打个稀烂！”4月的第一天，谢里登率领着一万联邦军骑兵，在地图上叫做“五岔”的岔口，向皮科特的部队发起了猛攻。

菲尔·谢里登打起仗来像战神下凡。他催动胯下战马“林齐”，与士兵们一同冲锋陷阵，他挥动旗子、摇晃拳头，对部下软硬兼施，又是鼓动又是威胁。他把叛军赶回到了南塞德铁路，这条铁路是彼得斯堡、里士满两城与南部同盟剩余地区的唯一联系。

作为李左翼支柱的阵地正受到侵扰。“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五岔，”李曾向皮科特发报，但是叛军阵势开始土崩瓦解，有的逃跑，有的投降。谢里登催动“林齐”冲向胸墙，战马纵身跃过，落在—群南军中间。“过去”，他喊道，指着自己的阵地。“赶快去。喂，都放下枪，你们不需要武器了。”

蓝色的巨浪淹没了叛军的西南基地。“啊，上尉，我们该怎么办？”李问带来这个灾难性消息的信使。当然，这是个不需回答的问题，因为答案是明摆着的：他必须撤兵，向西逃窜。他与参谋沃尔特·泰勒上校坐在一起制订撤退计划，北军的大炮轰鸣着。他在从里士满以北到彼得斯堡以南的40英里战线上坚持了9个月。

格兰特的参谋霍勒斯·波特骑马奔过泥淖，去向格兰特报告联邦军占领五岔的消息。波特在司令部跳下马，跑到格兰特面前、抓住他的手，拍了拍他的后背。格兰特的参谋们跳起舞来，把帽子抛向空中。格兰特问抓了多少俘虏。回答是5000余名。格兰特脸上现出了笑容。

夜晚到来。李在彼得斯堡外一家姓特恩恩布尔的人家里躺下来睡了一小觉，第二天一早醒来，得知大队人马正向他的总部开来。他一跃而起，看见黑糊糊的队伍正在前进。在昏暗的晨曦中，李发现行军的人穿的是蓝军装。他们正向这所房子的方向走来。

希尔特军与一名军士传令飞马离去。7门大炮隆隆地响了起来，李站在炮兵阵地上，只听炮兵们喊着：“让他们来吧！我们要他们尝尝滋味！”这时，与希尔一起离去的那名军士穿过烟雾跑起来。他骑着将军的马。他说，希尔躺在一片小树林里，一颗联邦军的子弹打中他的心脏。“他现在安息了，”李眼中含着泪水喃喃道，“受罪的是我们活着的人。”

一颗北军的炮弹打进房子，引了火，火焰很快就把房子吞没了。李骑在“旅行家”上，转身看着联邦军，面带怒色，目光灼灼。北军快到他跟前了。李催动“旅行家”，向彼得斯堡而在里士满，戴维斯口授一封给李的电报，说他给政府的时间太少了，无法收拾东西。李看完这封电报，把它撕得粉碎。

里士满一片惊慌。装满细软的货车隆隆地驶过街道。人们跑来跑去，只要能搭上出城的车出多少钱都行。火车挤得满满的，船只也是一样。政府工作人员在烧文件。火堆上升起团团的浓烟。

暮暮冥冥，司令官手执“旅行家”的缰绳屹立在横跨阿波马托克斯河的桥上，彼得斯堡南军的最后一批守军正排成纵队从他身边走过去。

这时，里士满已挤满了从战壕撤下来的人。在彼得斯堡，弹药库爆炸了。

大地颤抖，天空都被照亮了。李跨上马，徐徐地在黑暗中前进，部队在他身边前行，就像是漫长的严冬之后的一群活骷髅。

军乐队在空荡荡的战壕中奏着乐，以掩盖部队撤退的声音。里士满每一家把所有的灯都点亮了，因为人们都在清理值钱的东西，或者是埋起来，或者是带在身边去逃跑。士兵们把一桶桶的火药搬到停泊在河边的 9 艘炮舰上，并且准备在部队撤离后烧毁铁路上的桥梁。整整一夜，士兵们川流不息地从战壕里涌出来，向西开拔。

4 月 3 日凌晨，当联邦军准备向如今已经空荡荡的阵地发起全线进攻时，最后一批南军的士兵已经越过了詹姆斯河。最后一辆货车也跟在部队后面过了河。这时候负责善后工作的军需官们宣布说，政府仓库里的东西可以随便拿。人们一哄而上去抢肉类、粮食、糖、面粉——政府的一切东西，除了已经护送走的价值 50 万美元的金子。

破晓之前，炮舰上的导火索一个个地点燃了火药桶，浪花飞溅，炮舰化为齑粉，冲击波震碎了离河两英里的房屋的玻璃窗。灰烬随风飘落下来，引起燃烧掉全城三分之一的大火。里士满烧起来了，醉醺醺的抢劫者走街串巷，撬开商店和民房。军队在行军，在它的后面，南部同盟的首都遭受着浩劫。

不久，联邦军穿过冒烟的废墟来到里士满的大街上，其中包括一支黑人骑兵部队，战刀出鞘，高唱军歌。从原来南部同盟的白宫发出了一道声明：“戈弗雷·韦策尔少将特此宣布，格兰特麾下的美利坚合众国军占领了里士满城。”

在华盛顿，为攻克彼得斯堡鸣放了 300 响礼炮，为攻克里士满放了 500 响，炮声持续了几个小时。

六、两个西点人在后期一年的决战

格兰特继续追赶着李。为了避免与李的小股殿后部队纠缠不清，他率军在李的南面与李并排而行，只见炮兵的马匹把步兵挤离了公路，车队在后面颠簸而行，一大群狂奔的人与马在春天的弗吉尼亚赛跑。

李加快速度，朝 40 英里外的阿美利亚考特豪斯前进，满载着给养的火车已受命开到该处。他身体笔直地坐在马鞍上，脸色异常平静，仿佛是在检阅凯旋的部队，而不是带着溃败之师逃窜。

李带着 3 万名饥肠辘辘的士兵来到阿美利亚考特豪斯，在那里等他们的却是成箱的弹药，没有任何吃的。装了食品的列车错开到了现在已落入联邦军之手的里士满。他不动声色地听取了 this 报告，然而从这以后，他的脸上总有一种极难看的神情。

在南面 25 英里外，格兰特接到了谢里登的一个急报。谢里登说他已堵住了李离开阿美利亚考特豪斯的西行之路。这个报告给部队读了，大家高声欢呼起来。

第二天早晨，谢里登向前往塞勒河的南军发起进攻，擒敌 3000，罗伯特·李的一个儿子也在被俘之列。一名参谋骑马飞报罗伯特·李，说车队也被北军掳去了，李转向与他并辔而行的威廉·马奥尼将军，“将军，我没有别的部队了，你率你的师团去塞勒河吧。”

李与马奥尼在队列前面策马而行，严重减员的师团跟在后面，他们来到了一个高岗上，那些丢盔卸甲的南军士兵跑了过来。

“天哪！”李喊道。“军队莫非已经土崩瓦解了？”他纵马向前，抓起一面战旗，独自一人，骑在“旅行家”上，把战旗高高举起。一些人继续在跑，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停了下来，加入了马奥尼的师团。战旗在李的身边飘扬。“我要在此一战，”他说。

“李将军！罗伯特大叔！我们听罗伯特大叔的！”士兵们高喊着回答，投入战斗。

第二天，尤利塞斯·格兰特走上法姆维尔一家旅馆的台阶，给李将军写了一封短信：

将军：

上星期战斗的结果一定已经使你明白，继续抵抗是徒劳无益的。我认为情形就是这样，同时我还认为我有义务使自己免于承担继续流血的责任，因此我要求你率领号称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南部同盟军投降。

顺致敬意，你忠实的仆人 U·S·格兰特

这封信在一面白旗下送到了李的手中，这天晚上，李看过信，默默地把它递给皮特·朗斯特里特。“还没到这种地步，”朗斯特里特说。李在回信中写道：

尽管我不敢苟同你所说的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继续抵抗徒劳无益的见解，但是我赞同你那避免继续流血的愿望，我特此请你提出我军投降的条件。

他在想像里看见了牢房里的俘虏，戴着手铐脚镣的南军士兵被押往一排排的绞架。格兰特写了一封回信说，他所坚持的唯一条件就是，放下武器的

士兵要发誓再不重新拿起武器。

格兰特的回信还在路上的时候，南军继续向西进发，骡马倒毙在泥淖中，饥饿的士兵们吃着野洋葱、野草、去年的烂土豆和所有能吃的东西。

早晨，弗吉尼亚州前州长、现在的亨利·怀斯将军在李的总部后面门廊里找到李。“李将军，”怀斯说，“我可怜的勇上们都半死不活地躺在那边的山头上，他们饿着肚子日夜战斗了一个多星期，天哪，阁下，不给他们东西吃，他们再也挪不动一步了。”

“进来，将军，”李宽慰他道。“他们应该有东西吃，而且也会有东西吃，请你和我一起来吃我的早餐吧。”

然后李问怀斯对于目前形势的看法：“形势！”怀斯生气地说。“还有什么形势！什么都没有了，李将军，还是让你们可怜的士兵们骑上那些可怜的骡子，在春耕之前及时地赶回家去吧。这支部队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了。”

“啊，将军，不要这么嚷嚷。如果我照你说的办了，国家会怎么看我？”

“滚他妈的国家吧！没有国家了。一年多来就一直没有什么国家，将军，士兵们认为你就是国家。他们为你而战斗。他们为你而挺过寒冷的冬天。如果你要求作出牺牲，那么还有我们几千人愿意为你而死。所以我要对你说，阁下，从今以后每一个战死者的鲜血都是为你而流的。”

李一句话都不说，在敞开的窗前伫立了好一会儿，望着穿过田野向西逃去的人群。

这天晚些时候，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炮兵长官威廉·彭德尔顿牧师来见李，说他与其他几位高级将领一致认为形势是毫无希望了。彭德尔顿说，他们把自己的看法让司令官知道，这样司令官就不必承担投降的全部责任了。

“我认为不至于这样！”李说道。同意格兰特将军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还不如战死沙场。

格兰特那封只要求放下武器的信送到了。李看过之后，复信说，在他前一封信上，“我并没有要投降，只不过问一问你的建议的条件。”他说他愿意会晤格兰特，讨论如何恢复和平的问题，他希望在第二天上午10点钟会面。

他的信于4月9日午夜刚过时到了格兰特那里。一名信使把信送往格兰特住的房子，喊道：“格兰特将军，急件！”参谋们被喊醒了。信送到楼上的格兰特手里，他与罗林斯讨论了起来。“他没有要投降！”罗林斯愤怒地说。“很冷静，不过却是假的。他打骨子里是想投降的！现在他打算媾和，而不是让他的军队投降！不，先生。他必须投降，别无它路！”

格兰特平静地劝道：“应该考虑到李的困难处境而给予某种出路，他必须多少听命于他的政府。不过这也没什么两样。如果我会晤李，那么在我离开之前，他就会投降的。”

格兰特写道：

由于我无权处理和平问题，所以你所建议的今天上午10点钟的会晤是不会有有什么结果的。然而，我特声明，将军，我与你一样迫切地渴望着和平，整个北方也都怀有着同样的感情。南方政府放下武器将会极大促成这个大家所最瞩目的事态的实现。

这时候，约翰·戈登的部队正在向堵住他们唯一去路的北军骑兵出击。“我明早要给他一下子，”李前一天晚上说。如果戈登的步兵此刻遭遇的只

是骑兵，那么他们是可以把敌人赶开的。但如果骑兵后面还有步兵，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东边，联邦军步兵星夜兼程地驰援骑兵部队。上午9点钟前后，他们听见前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部队跑步前进，他们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地穿过树林，走进旷野，爬上一个高岗，联邦军的骑兵正朝这儿败退。他们听见南军的大炮在轰鸣。一颗炮弹打进高岗上的一个谷仓，谷仓着了火。联邦军骑兵退下，步兵补了上去。四分之三里开外是一个高岗，高岗下面是南军的小阵地，散兵坑清晰可辨。

南军步兵没有开火，但是他们的炮兵却在射击。联邦军士兵等待着南军开枪，然而没有动静。这时他们也看见一面白旗向这边而来。

北弗吉尼亚集团军陷入重围。

李自语道：“我只有一件事可做了，就是去见格兰特将军，我实在不愿意去。”

他无奈地下令打出白旗。

经过约定，李与格兰特这两位真正的对手在小村阿波马托克斯考特豪斯相会：那儿有20来幢房子，两条肮脏的街道。这是1865年4月9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下午。从第一发炮弹飞向萨姆特堡到现在，差三天四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李在受降文件上签了字，双方交换文件。会谈结束了。

当李回到南部同盟军的阵地时，有人问，“将军、我们投降了吗？”

李摘下帽子。“弟兄们”，他说，“我们并肩战斗过了，我已经为你们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他的声音变得有些刺耳。“你们将凭誓获释，返回家园。”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动了动嘴唇，成了一个无声地、想说又没有说出来的“再见”。

第二天早晨，根据事先的安排，两位统帅又相会了。他们骑马相会在村口，周围都是北军军官。他俩在霏霏的细雨中谈了将近一个钟头。格兰特建议李见一见林肯。“不管你和他达成什么协议，通信达理的南、北方人民都会满意的。”

“格兰特将军，你知道我是南部同盟军的军人，我不能会见林肯先生。我不知道戴维斯先生的意思。所以我无法签订任何协议。”他俩互相敬礼，格兰特骑马返回营地，收拾东西去锡蒂波因特。李起草了最后一份给战士们的文告：

经过了四年勇敢刚毅的艰苦战斗以后，北弗吉尼亚军现将被迫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投降。

我无需对这些身经无数恶战、始终坚贞如一的勇敢幸存者说，我同意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信任你们，只是因为感到英勇和忠诚是无法补偿继续战斗所招致的损失，所以我决定避免无谓的牺牲。

我永远敬佩你们对自己国家的坚贞和忠诚，永远铭记你们对我本人的宽宏大量，我在此向你们全体深情地道别。

李将军留在阿波马托克斯，直到最后一批南方同盟军凭誓获释，最后一面军旗献出，最后一支滑膛枪掣在武器堆上由征服者运走。

两个西点人的战争结束了，一句古老的格言说，由一头狮子率领的绵羊，

才可以打败一只绵羊率领的狮子，十九世纪 60 年代，在弗吉尼亚，南北军队在后期一年的决战中都是由狮子般的将领指挥的，但他们是两头不同的狮子，两个不同的人。

南北战争结束了，根据大致的统计，南北战争中双方士兵和水兵的总伤亡人数是 1095000 人。其中，联邦方面伤亡总数为 640000，112000 人阵亡或伤重不治，227500 人因病致死，277500 人受伤，还有 23000 人的伤亡是因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如溺死、谋杀、死刑、中毒和自杀。其余 455000 人是南部同盟方面的伤亡总数，94000 人阵亡或伤重不治，164000 人因病致死，194000 人受伤，还有至少 3000 人因其他原因伤亡。纵观这些数字，美国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 578000 人，仍未达到南北战争中 62 万的死亡人数。

第五章 泱泱帝国欲壑难填

- 一、走向军事大国的美利坚
- 二、“缅因”号在黑夜中沉没
- 三、美国宣而不战另有所图
- 四、老牌殖民帝国败下阵来
- 五、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

一、走向军事大国的美利坚

南北战争后，联邦军队进行了大规模复员工作。1865年5月，志愿部队人数为1034064名，到1866年11月就只剩下11043名。志愿部队解散之后，正规军仍被保留下来。国会在1866年7月批准平时期的军队编制为54302人。在编制序列中还编有4个黑人步兵团、2个黑人骑兵团和1000名印第安侦察兵。在历史上，美军全部由白人组成。虽然这些黑人部队和印第安侦察兵仅是军队在平时期的一种改革。

为了给海外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特别是通往海外市场的商路的畅行无阻提供保护，美国海军又恢复了战前的远洋巡逻制度。虽然在海军计划中，欧洲分舰队（其前身为地中海分舰队）常常是至高无上的，但其重要性已日渐下降。由于欧洲诸国的海军保证了地中海地区的稳定，美国就把其主要海军义务转向了拉丁美洲和亚洲，那里经常性的不安定局面，为执行“炮舰外交”提供了充分的用武之地。

海军在那些地方镇压海盗，迎送外交官，让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停下来验明国籍，为受到“野蛮人”威胁的传教士提供避难场所，撤退受到战争或流行疾病威胁的美国公民，以及派遣登路部队粉碎“野蛮部族”的反抗。

陆军在战后曾为确保法国从墨西哥撤军而在得克萨斯进行过一次行动，此后就和海军一样，担负起传统任务。乘美国内战之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立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大公为墨西哥皇帝，并派出军队给以扶持。对于这一做法，美国的外交抗议显得无能为力。内战结束后，政府派斯科菲尔德赴巴黎，要求法国撤军，并在遣散志愿部队之前从得克萨斯动员了5.2万人的部队来声援这一要求。法国人在墨西哥陷入了持久的游击战，普鲁士又在欧洲虎视眈眈，而且统一起来的美国也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威力，面对这一切，拿破仑于1867年撤出了墨西哥。

正规军被重新部署到西部，因为他们发现印第安战争正席卷着西部大平原。

早在1861年，当正规军向东进发时，担负边界保安的任务就留给了西部各州和地区的民兵组织和志愿部队。这些平民士兵对印第安人往往不分敌友，滥杀无辜，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随之又一次激化。

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是1864年的“桑德·克里克战役”，科罗拉多的志愿民兵们袭击了“黑凯特尔”的南切延内村。“黑凯特尔”人在他们的圆锥形帐篷上升起了美国国旗和白旗以示求和，但仍未能逃脱被白人屠杀的命运，200名切延内人惨遭杀害，其中多力妇孺。一位目击者描述，印第安人“被剥去头皮，脑浆迸裂；士兵们手持刺刀将妇女开膛破肚，用棍棒殴打幼儿，枪击他们的头部，打得脑浆四溢，还惨无人道地肢解他们的尸体。”

1865年，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印第安条约，西部呈现出暂时的太平景象，但随着金银矿藏的发现，《宅地法》的实施以及铁路的建设，虽处于内战时期，移民进程仍大大加快。印第安人拥有永久边界的梦想在渴望获得土地的人和淘金狂洪水般的冲击下破灭了。

政府提出了将印第安人集中到保护地的政策，印第安人的游牧生活方式被否定。这一政策遭到印第安各部族的群起反抗，美国陆军便动用武力迫使他们就范。

但陆军的征服行动并不顺利。地形、干旱、严寒和距离带来的困难使得

作战如同下地狱。这些美国兵都是按照欧洲式的战术章法进行训练的，对于印第安人往往束手无策。

在东部，印第安人徒步行动，而在西部，他们都骑矮种马，从而有了更大的机动性。西部印第安人既无城可守，又无辎重车队的拖累，而且具有不可思议的野外生存能力，这一切使他们成为游击战的行家里手。他们神出鬼没，善打伏击，似乎无所不在，却又无踪可寻，而且从不打阵地战。

对此，美国采用了分进合击的方式，同时向一个地区派遣几路人马，偶尔有可能迫使印第安人正面交锋，另外就是对印第安人的固定营地发动残酷的扫荡战。

1866年到1890年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包括了大量的驱逐战和小冲突，最终平息了印第安人的抵抗。

征服印第安人是美军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自美军第1团建立之日起，与印第安人的作战就是它的基本任务。

这时的美国开始致力于武装力量的现代化进程。一支支用蒸汽机及钢铁装备起来的“新式海军”的军舰陆续下水，驶入大海。

切斯特·阿瑟总统对国会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都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军。”国会批准了建造2艘钢壳巡洋舰的法案，同时限制对现有船只的修理，以确保“旧式海军”尽快退役，并批准海军部长建立一个顾问委员会。

该委员会建议建造4艘钢壳巡洋舰和1艘通信快艇。国会从1883年的海军预算案中砍掉了一艘巡洋舰，只为装甲巡洋“亚特兰大”号、“波士顿”号、“芝加哥”号、“大西洋”号和快艇“海豚”号拨款。

1884年到1889年期间，国会批准再造8艘装甲巡洋舰、3艘非装甲巡洋舰、6艘钢制炮艇、3艘重装甲巡洋舰以及几艘低舷铁甲舰。

19世纪90年代初，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曾说：“海洋将是未来霸主的宝座，像太阳心然要升起那样，我们一定要确确实实地统治海洋！”要实现这一切，美国需要海外基地以及一支强大的海军。他建议为太平洋舰队建造8艘战列舰，为大西洋舰队建造12艘。战列舰是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力争夺取制海权这一新的海上战略的起点。

1892年，国会批准建造“衣阿华”号，1895年批准再造2艘战列舰，1896年又批准了3艘。特雷西不仅把战列舰引入海军，而且还在1889年组编了“机动分舰队”，这是集中使用的战斗舰队的前身。

1897年，德国总参谋部出版了一份世界军队概况。虽然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诸如葡萄牙和黑山（今南斯拉夫境内）这类强国，但它却把美国陆军排除在外。德国的作法自有其道理。与欧洲各国军队相比，美国2.8万名官兵的军队在实战上根本不值一提。然而，如果说，欧洲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藐视美国陆军，对美国海军却当另眼看待了。到1898年，海军已拥有4艘一级战列舰（还有5艘正在建造中），2艘二级战列舰，2艘重装甲巡洋舰，以及10多艘装甲巡洋舰。美国海军正以一个世界性海上力量的面貌崭露头角。

二、“缅因”号在黑夜中沉没

1898年2月15日夜晚，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号手在停泊在哈瓦那港口的“缅因”号军舰上吹起了熄灯号，该舰自1月底以来，就一直停在那里了。当号声消逝在寂静的夜幕之中时，舰长查尔斯·西格斯比上校刚写完一封信，就在他伸手取信封时，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夹杂着撕裂和碰撞的轰鸣声震撼了这艘军舰，它颤抖地向左舷倾斜，沉没在泥水之中。舰上354名官兵中有266人在这次爆炸中丧生。

这一事件是如何造成的？无人知晓，但是这一事件使本已十分紧张的美西关系更加充满了火药味，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19世纪末年，列强已将世界领土瓜分殆尽。但由于列强们的发展有早有晚，快慢不一，后起之“秀”们便要觊觎别国先前已占领的地盘，从他人口中夺食，重新瓜分。美国和西班牙的这场战争便是美国重新瓜分西班牙殖民地的战争。

美西两国关系的恶化发端于古巴革命，由马克西莫·戈梅兹领导的革命军依靠游击战和破坏岛上经济的方法来驱赶西班牙人。戈梅兹最终认识到，要么西班牙让其独立，要么美国站在起义者一边进行干涉，二者必居其一。但是西班牙不能容忍它在美洲最后一个殖民地获得独立，因此源源不断地向这个海岛增兵。而且西班牙政府还将绰号“屠夫”的魏勒尔将军派往古巴。这“屠夫”在古巴大行“集中制度”，将农村人口全部赶往指定的城镇和地区，使西班牙军队可以有条不紊地破坏乡村。魏勒尔期望起义者会由于缺少粮食、兵源和有关敌方行动的及时情报而被迫投降。

美国人对这场残酷的战争日益关注。这场战争破坏了古巴与美国的贸易，威胁着美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它不仅触及了美国人的心灵，而且也触及了他们的钱包。

1895年夏美国政府宣布保持中立，引起国会议员的不满。洛奇在国会演说时说：“我们在该岛具有极大的直接金融利益，而这些利益却正遭受损害，若是将古巴解放，于美国便是个巨大的市场，可用免税手段在那里为美国资本提供一个机会。再者，我们尚有更为广泛的政治利益，也与古巴的命运紧密相关。这样一个大岛正好与墨西哥湾遥遥相对，全然控制着海湾，还控制着海湾与我国北部、东部各州的商事往来的必经航道，且又横亘于通向尼加拉瓜运河的航线上，故此，这古巴不管是径直控制在我们手中，在友好之邦手中，在其自家人民手中，抑或是因利害相关与感恩戴德依附于我们，于美国之商事、安全与和平，它均是一个大屏障。”

1896年恰值美国大选之年，共和党便借竞选之机指责民主党懦弱无力，结果共和党的麦金莱当选总统。

美国的中立政策实施起来困难重重，而且保持海岸巡逻和处置违禁者所花费的代价也十分可观。共和党政府上台后，便设法寻找口实，以便师出有名，去干预古巴事务。

也是无巧不成书。1897年年底时，西班牙马德里《先驱报》的编辑卡纳莱哈斯来到古巴首都哈瓦那访问，西班牙驻美公使因与此人是旧交，便致信问候。他不该在私信之中言及公事，在提到美国总统麦金莱时，信手下下了自己的印象，说麦金莱总统喜欢“哗众取宠”，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政客”。

卡纳莱哈斯见信后，也只付之一笑，并未在意。但却不知何故，此信竟落于他人之手，且又鬼使神差地落入了美国人手中。于是，《纽约日报》便在 1898 年 2 月 9 日将其披诸报端。

美国立刻舆论大哗，一个外国驻美使节竟如此无礼，胆敢侮辱总统，这还了得！此事刚一传扬，公使自知一招不慎闯下大祸，引咎辞职。西班牙政府也连忙出具文书，向美国道歉。一星期后又发生了本回开头提到的“缅因”号沉没事件。虽然军舰内部的一次意外爆炸也可能毁坏这艘军舰，但是许多美国人都把这一灾难归罪于西班牙。

美国虽无真凭实据，但却一口咬定炸船之事乃是西班牙人所为，西班牙政府百口难辩。美国报刊纷起喧嚣：“记住缅因号事件！”“叫西班牙见鬼去吧！”

到了 3 月底，美国向西班牙发出最后通牒，要西班牙与古巴起义军订立停战协定，且须立即废止“集中制度”。限其两日之内必须答复。西班牙政府被逼无奈，只得答应。

西班牙知美国决难善罢甘休，请欧洲各国出面调停。4 月 7 日，德、英、法、俄、意、奥等六国驻美公使照会美国，劝说美国最好是和平了结古巴之事，但遭美婉拒。

待 4 月 19 日国会两院批准总统有调动陆海军的大权后，美两战争便爆发了。

西班牙在军事上和心理上都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它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有 15 万正规军驻扎在古巴，3000 人在波多黎各，2 万人在菲律宾，其余 15 万人驻在国内，但这些数字并不可靠。与古巴和菲律宾艰苦的作战，以及热带疾病令人衰弱不堪的折磨使殖民地部队受到很大的削弱。而且，除非西班牙能控制海洋，否则，国内的部队根本无法向外部署。它的海军规模不大，舰只又年久失修，并且还缺少训练有素的船员。

美国备战的最初战略原则是：战争将主要是海战，只辅以少量的陆军行动。海军应摧毁敌方的海军分舰队和商船队，并且炮轰或封锁西班牙的城市和殖民地。虽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陆军应派遣少量部队去帮助古巴人，但没人指望会派遣大规模的远征军去入侵西班牙或占领它的殖民地。陆军的首要任务大概是进入海岸防御工事以防敌人可能的袭击。

陆军部设想，一旦海军控制了加勒比海，它将派遣一支小部队在古巴建立一处滩头阵地，或许还将派遣更少的部队去攻击西班牙的其它领地。如果这措施未能促成和平，那么，陆军可能会派 5 万人去攻击哈瓦那。

美国制定了一份对西班牙的作战计划，主要设想是，战争应使古巴获得独立，美国不期望获得大片的领土，制海权将决定战争的结局。战争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在古巴本岛和周围的西班牙部队，进攻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应是第二位的。只有海军在大西洋取得控制权，才有可能派出远征军。

将海军共划成五个部队：由乔治·杜威率领的亚洲分舰队在香港作好准备。一支北方巡逻分舰队守护着缅因州和特拉华海角之间的水域，海军辅助部队守卫着各个港口。一个由施莱率领的以汉普顿锚地为基地的“飞行中队”为东海岸提供进一步的保护。北大西洋分舰队的主力在威廉·桑普森的率领下停泊在基韦斯特。为了防止西班牙再对古巴岛上集结的规模最大的部队进行补给和增援，桑普森于 4 月 23 日开始封锁古巴，基本重点是哈瓦那、西北海岸的其他要点和南岸的西恩富戈斯。

三、美国宣而不战另有所图

美西因古巴之事而宣战，但在将近两个月内却是宣而不战，只见军队调动，不见双方交锋，让人觉得奇怪。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双方军队实地里早已在亚洲交上手了，而且打得极为激烈。

原来，美国的野心远不止于古巴，还瞄准了西班牙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菲律宾。早在对西班牙宣战前两个月，代理海军部长罗斯福便已下令给美国驻亚洲舰队司令杜威，让他将舰队集结香港，作好战斗准备。4月25日，杜威又接到命令，让他率舰去攻击驻菲律宾的西班牙舰队。

杜威立刻拔锚起航，将舰队带到大鹏湾下碇，要在那里等候一个人。那人名叫威廉斯，是美国驻马尼拉的总领事。他们事先已约好，由威廉斯查明西班牙舰队的情况，然后前往大鹏湾告诉杜威。

4月27日，威廉斯果真来到，将情报告诉杜威。杜威心中有了底，立即命令舰队起航，直奔马尼拉湾驶去。

杜威率舰队于5月1日拂晓前驶入马尼拉湾。他的分舰队的火力要比停泊在甲米地海军基地外的蒙托霍的舰队的火力强大得多。天刚破晓，杜威就下令射击。他的亚洲分舰队像进行海军检阅一样，在几小时内就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西班牙在太平洋的海上力量。第二天，甲米地守备部队投降，但西班牙部队仍然占据着马尼拉和菲律宾的其他地区。

就在美国全国都沉浸在对杜威的英雄壮举的狂热崇拜之中的时候，战略的重点又从远东转移到了加勒比海。在那里也同在菲律宾一样，海军的行动为陆军的作战活动铺平了道路。

4月29日，西班牙海军上将塞维拉率西班牙舰队离开佛得角群岛向西行驶。北大西洋分舰队司令桑普森认为塞维拉可能是驶向圣·胡安，于是就率他的分舰队主力向那里行进。但是，塞维拉在获悉桑普森的动向后，先绕道马提尼克岛和库拉索岛，然后进入圣地亚哥港。

6月1日，桑普森海军分舰队已经和“飞行中队”一起封锁了圣多亚哥港。虽然已是瓮中之鳖，但塞维拉的舰队本身仍构成了对美国陆地和海上作战活动的障碍，因为美军还必须防止他们漏网逃脱。由于奉命不得冒险动用装甲舰艇去对付陆地上的炮台，桑普森无法进入港口去进攻塞维拉。西班牙堡垒守护着港口的入口，两排电动水雷封锁着航道，而且航道曲折多弯，船只只能单行驶入。

另一个选择是在航道上自沉一艘船，使西班牙人无法逃脱。桑普森对这个办法作过尝试，但却未成功。第三种行动方案是依靠陆军的援助，海军已就此提出了要求。如果舰队占领了那些堡垒，海军就可以扫雷并冒险驶入海港。在等待陆军到来的同时，海军严密地封锁着海港。为了在附近建立一个装煤基地，桑普森派了1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去占领关塔那摩湾。在80名古巴起义军的帮助下，陆战队经过4天的零星战斗，于6月中旬占领了它。

这是美国人在古巴土地上打的第一仗。

在收到海军的要求之前，陆军的战略计划包括了两个发展阶段。初期的战略是向古巴人提供补给并对西班牙人进行小规模袭击以骚扰他们。4月29日，陆军部命令威廉·谢夫特少将担任第5军的指挥官，他打算在古巴南部组织一次短促的武装侦察，并向戈梅兹运送武器和给养。但是，塞维拉已从佛得角启程的消息迫使他们撤消了这次侦察。

陆军第二阶段的战略重点是古巴的北海岸。由于急于向西班牙施加压力，麦金莱便在5月2日召开的白宫会议上建议，在6月中旬之前派5万人进攻哈瓦那而不必考虑雨季造成的影响。

6月7日，麦金莱命令谢夫特率军出发。第二天，就在远征队即将启程时，陆军部的一份急电终止了这一行动。一份错误的报告说，在古巴附近出现了两艘西班牙战舰，结果虚惊一场。6月14日，船队终于启程。虽然预计远征队应有2.5万人，但实际上还不到1.7万人。

在古巴人和海军的援助下，远征队于6月22日和23日在代基里和西波内登陆。

谢夫特和桑普森对远征的目标存在分歧，桑普森把它看成是一个旨在占领海港入口处炮台的有限行动，而谢夫特手中的命令却授权他可以在攻击堡垒或奔赴圣地亚哥两者之间相机行事。命令上列出了两次归他指挥的任务：消灭西班牙的守备部队和援助海军对付塞维拉。谢夫特从命令的字里行间看出陆军部希望他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地面战役，并把圣地亚哥作为他的目标，所以，他一登陆，就根本不顾及海军，而是沿着西波内至圣地亚哥的一条路斜着插入内地。

西波内3英里处，1500名西班牙人占据着拉斯瓜斯马斯，这是通往圣地亚哥途中的一个战略隘口。6月24日，约瑟夫·惠勒率领1000人进攻这个阵地。经过一场激战，西班牙人被“打跑”了，美国人丝毫不知道，实际上西班牙人早已撤退了。控制了拉斯瓜斯马斯，陆军就可到达圣地亚哥附近的塞维拉。

在拉斯瓜斯马斯战役之后，谢夫特原打算停一段时间，以便为最后的进攻作准备，但形势迫使他必须速战速决。6月28日，他获悉西班牙的援军已经突破古巴掩护部队的防线，不久将抵达圣地亚哥。谢夫特决定提前发动进攻。

7月1日这天，谢夫特的部队进攻了圣地亚哥东北的一个小村子埃尔卡内和该市东部沿圣地亚哥公路延伸的圣胡安高地。路的北面是凯特尔山，南面是圣胡安山，两山夹道而立。虽然敌人的阵地处在桑普森海军大炮的射程之内，但谢夫特并没有请这位海军将领给予火力支援。

谢夫特的进攻计划从一开始就乱了套。部队进入阵地时行动迟缓，而且包括谢夫特在内的一些高级指挥官重病在身，不能参战。埃尔卡内的500名守军与5000名美国人整整纠缠了一天的时间，而不是谢夫特预料的2个小时。原来设想在攻克埃尔卡内后就进攻高地，但该计划很晚才开始执行，并且没有得到埃尔卡内交战的那个师的支援。

指定突击高地的2个师部署在丛林地带，忍受着恼人的炮火，致使多人伤亡，打击了部队的士气。在仰攻凯特尔山和圣胡安山的战斗中并没有旌旗招展、杀声震天的传奇式的冲锋场面。几个勇士率先冲进毛瑟枪的弹雨之中，子弹击中人体时发出了“噼嘎”的声音。在这些勇士后面是呈扇形展开的两排散兵线，他们把人数上大大处于劣势的守军赶出了高地。

许多官兵都认为，埃尔卡内和圣胡安高地战役把第5军带到了灾难的边缘。

美国人在顺利登陆和在拉斯瓜斯马斯轻而易举地取胜之后，便以为西班牙人不堪一击。可7月1日的战役却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的敌军，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内却顶住了陆军最精锐的军，造成了1385

人的伤亡。美国人最终虽然赢了，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谢夫特认为形势严峻，遂电告华盛顿说，他正在考虑撤到一个可以从铁路提供给养的地方。这位第5军司令对自己的困难忧心忡忡，却没有青出对对方的处境更为糟糕。在与起义军打了三年仗之后，西班牙600人的伤亡是一个严重的损失。由于缺少弹药、食品和水，圣地亚哥的守军行将崩溃。

7月3日，也就是谢夫特发出那份令人惊恐万状的电报的当天，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首先，古巴的西班牙总督确信圣地亚哥将停止抵抗，便命令塞维拉突围，拒绝投降。塞维拉逃跑的企图使进行封锁的海军分舰队大为吃惊，因为当时他们并未处于齐装满员的状态，而且施莱只是代理指挥。1艘巡洋舰载着桑普森驶往西波内与谢夫特磋商，其他舰只正在关塔那摩补充燃料。尽管如此，施莱的舷炮齐射重量仍是塞维拉的3倍，美国人轻而易举地消灭了敌人的分舰队。

西班牙在杜威获胜后，派遣卡马拉驶向菲律宾。卡马拉的部队拥有1艘战列舰和1艘装甲巡洋舰，这对于美国的亚洲海军分舰队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由于美海军所有的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都在加勒比海游弋，海军部命令2艘重型装甲舰自西海岸赶赴马尼拉。但是，战略家们仍担心它能否将卡马拉打到菲律宾去。海军部还从桑普森舰队中抽调舰只组织东部海军中队，去追赶卡马拉，或通过进攻西班牙海岸的方式，迫使他返航，结果，西班牙政府召回了卡马拉。

7月3日，尽管谢夫特有撤退的打算，但他仍大胆地要求圣地亚哥守军投降，接替负伤的利厄斯的乔斯·托拉尔将军拒不投降，但表示愿意作进一步的讨论。

在谢夫特与托拉尔为期两周的谈判期间，桑普森和谢夫特之间的敌对状态也降到了最低点。谈判取得了突破，托拉尔于7月17日正式投降。由于他下令手下的部队全部投降，西班牙在古巴东部的抵抗活动就此结束。

四、老牌殖民帝国败下阵来

在托拉尔投降后的第二天，陆军部就授权迈尔斯发起他期待已久的对波多黎各的入侵。他于7月21日启程。4天后在瓜尼卡登陆，并于8月9日对圣胡安发动了四路围攻。这次与谢夫特的仓促出兵截然不同，迈尔斯的部队拥有充足的后勤支援，并且几乎未遇抵抗。圣地亚哥发生的事件已动摇了敌人抵抗的决心，波多黎各的民兵三五成群地开小差，市民们箪食壶浆，与迈尔斯积极合作。在迈尔斯接到8月12日电报通知他美国和西班牙已签署和平协议之前，美国人在6次小规模交战中有41人伤亡。

美国政府派遣包括正规军在内的2万人组织的远征军前往马尼拉，这支远征军被称为第8军，它在旧金山集中并且井然有序地开往马尼拉。

这支远征军的第1梯队于5月25日出发，途中占领了西班牙所属的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然后于6月30日抵达甲米地。另一梯队于6月15日启程，第2梯队在月底出发，还有2个梯队在7月动身。

菲律宾军队起源于1896年开始的反对西班牙的革命，这与古巴的起义军有异曲同工之处。西班牙人已经迫使革命领导人埃米略·阿吉纳多背井离乡，去过流亡生活，但受到杜威和美国驻香港及新加坡领事的鼓励后，他又返回祖国。他整编了部队，不久便控制了菲律宾的大部分国土，包围了马尼拉，还发表了独立宣言，建立了一个美国式的菲律宾共和国——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美国部队抵达之前就已完成了的。

杜威和第8军指挥官梅里特都接到指示，避免与起义分子搞纠缠不清的联盟，因为“这将使我们有责任在未来来维持他们的事业”。阿吉纳多最初把美国人看成朋友，但随着士兵的到来，美国官员们又拒不承认他的政府，致使他怀疑美国可能要吞并这一群岛。

马尼拉“战役”加剧了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知道任何抵抗都毫无用处，西班牙的耀得尼斯总督与杜威和梅里特进行了谈判，打算在一次能保全耀得尼斯的名声和西班牙荣誉的假打假战之后使马尼拉投降。他的部队将只防守外围的壕沟和碉堡，而不在城内设防，并且不使用他们的重炮。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人同意不用海军炮火轰击马尼拉，并且不让菲律宾人进入城市，因为耀得尼斯害怕他们可能会对西班牙过去的暴行进行报复。

这场戏演得十分精彩。一些战斗沿着外围防御工事打响了，但是西班牙人造成的麻烦比被出卖的起义军还小。当菲律宾人自发地参加进攻并占领几个郊区时，严重的冲突来临了。然而双方都想避免公开决裂，入夜，美国人控制了城市的绝大部分地区。但是，他们又枪口朝外，被要求共同占领的愤怒的菲律宾人包围起来。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西班牙政府于7月18日恳请法国出面调停，愿与美国议和。法国便命驻美大使探询华盛顿方面的意见。美国于7月30日答复说，若要议和，西班牙必须把古巴完全放弃；将波多黎各，以及在马里亚纳群岛中分拨出一个岛屿，割让给美国，以抵消美国的军费和居住在古巴的美国人的损失；在菲律宾归属未定下来之前，美军占领马尼拉及其港湾。西班牙几经讨价还价，美国人只是不依，无奈只得忍痛答应。

8月12日，西班牙委托法国驻美大使代表它与美国订立了停战协议。10月1日，双方在巴黎开始举行和谈。

在停战协议中，并未明确菲律宾的归属问题，是因为政府与国会之间对这个问题存在分歧。美国并非不愿吞并菲律宾，只是考虑到菲律宾地处远东，太过于遥远，很难将其划为美国的一个州。所以国务院、海军部等都认为只占有马尼拉及几处海军基地，对美国最有利。因为这个缘故，在巴黎开始和谈时，美国只提出割让吕宋岛。谁知其他列强知道后，也纷纷要伸手瓜分，英、德、日等国都表示要占据菲律宾地盘。

美国政府一见这种情况，立刻妒火中烧，心想：“是我出力打败西班牙，怎忍外人从中分肥？与其如此，莫若全归我有！”于是，麦金莱总统命国务卿电告在巴黎的和谈代表，务必要把菲律宾全部拿到美国手中。

西班牙所剩殖民地中只有菲律宾最大，自然难以割舍。美国人表示可以付给西班牙 2000 万美元，西班牙自知不同意也得同意。于是，双方签订了合约。西班牙把古巴、波多黎各、西印度群岛中的西属各岛、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整个菲律宾群岛，全部割让给了美国，而美国只付了 2000 万美元。这时的美国已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殖民帝国。

一个美国人得意洋洋地说道：“历史上还没有任何战争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以如此小的损失，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

在美西战争之中，美国还顺势占有了夏威夷群岛，将其并入美国版图。与西班牙订立和约后，美军大举出动，进剿菲律宾要求独立的起义军，于 1902 年将起义军镇压，菲律宾成了美国殖民地。

在古巴，西班牙人于 1899 年悲凄凄地撤了出去，只带走了 400 年前葬在此地的哥伦布的遗骸。美国则因一向声称援助古巴“独立”，此时也不便实行吞并，便于 1901 年监督古巴选出制宪议会，制定宪法。美国国会则强加给古巴宪法一个“修正案”，规定美国“为保护古巴独立”，必须之时可“有权对古巴进行干预”；古巴对外缔约，出让领土，举借外债，均须先征得美国认可；美国有权在古巴购进土地。因为这些原因，虽然古巴也于 1902 年建起了共和国，美军也撤了出去，但实际上依然是美国的附属国，美国还长年租借了关塔那摩与翁达湾当作海军基地。

美西战争使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和太平洋上的最后几处殖民地也丢失了，老牌帝国终于在后起强国的重新瓜分中败下阵来。美国得势，从此重新瓜分之举益加猖狂起来。

五、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

美西战争后，美国军事政策的基石仍旧是保卫美国。美国并不十分担心来自陆上的入侵，因为它和英国的关系和睦，这就意味着加拿大边界是无需超出正常的治安警戒。

墨西哥在 1910 年前一直由一位友好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兹统治，他的政府垮台时，墨西哥的军队也随之土崩瓦解。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都是来自海上，最严重的威胁是一个大国发起的海上攻击，也许还伴随着有限的地面作战，来夺取像旧金山或纽约那样的美国主要海港，然后占领这个城市作为外交筹码。

鉴于特定的地理条件，美国的决策者们对新归附的夏威夷岛、巴拿马地峡以及不稳定的加勒比海国家感到担忧。由于阿拉斯加的气候和地形对外国寻求基地的企图缺乏吸引力，决策者们认为它相对安全一些。

于是，保卫美国本土似乎主要依赖于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的能力，以便保卫夏威夷、运河区和波多黎各，或者先发制人，打败任何试图在维尔京群岛、古巴、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地方建立新军事存在的外国势力。美国政府最终认定，采取超国境的军事行动（不管是有限的行动或是将会演变为一场全面战争的序幕）需要有更多、更有效的正规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最关注的防务政策问题之一就是创建一支能派往境外的第一类预备役部队。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 1907—1910 年派出美国“白色大舰队”进行戏剧性的环球巡航。尽管这次航行对解决美国与日本的争端及满足总统提出的建设更多战列舰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它更具有象征意义。虽然美国的 16 艘战列舰并未打出这样的旗帜，但它们向世界发出的信号已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海军强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它把作战舰队看作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和强权外交的主要军事工具。

罗斯福执政期间，国会通常批准一年至少建造 2 艘新战列舰。这时期的战列舰变得越来越大、杀伤力越来越强、价格也越来越昂贵，在吨位上，美国战列舰在本世纪开始时为 1 万—1.5 万吨级，但到 1914 年已达到 3.1 万吨级；每艘造价也从 500 万美元剧增至 1500—2000 万美元。由于燃料舱容增大（开始是装煤，后来是装油），舰才有了越洋活动的的能力。舰上主炮的数量和口径都有所扩大，直到标准的战列舰都配备了 10 或 12 门口径为 12 或 14 英寸的大炮；大型的舰炮队既增加了舰舷的重量，也将射程从 6000 码提高到 2 万码。

鉴于当代技术发展的成果为所有海上强国所共享，美国的造舰计划也因其逐渐过时和相对效能低下而存在着普遍的不安全感。当 1906 年大英帝国的第一艘真正全部巨炮型的主力舰“无畏”号下水时，这种不安全感更强了。“无畏”号在速度、火力和装甲方面都有明显改进，它加快了海军军备竞赛的步伐。

海军分析人员把战列舰分成“无畏”号之前和“无畏”号之后两大类。美国在 1906 年就转向全部巨炮型的舰只，现在更加快了步伐。1914 年，美国舰队宣称拥有 14 艘“无畏”号之后级别的战列舰。

尽管如此，战列舰本身还是暴露出不少令人不安的技术缺陷，“白色大舰队”看上去威风凛凛，但其效能却是银样蜡枪头。舰体上的装甲板经常位

置过低，炮塔防护薄弱。舰船缺少干舷，这意味着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很难操纵较低的炮塔，也很难使舰炮瞄准目标。炮塔没有有效的档板使燃烧的碎片不致掉到下层的火药库上。美国战列舰在 1904 年至 1906 年发生的灾难性爆炸事件引起了要求海军改革的轩然大波，并一度威胁到西奥多·罗斯福的造舰计划。另外，按既定的战争计划来衡量，海军在美国本土的基地太多，而在海外的基地太少。依照传统，海军主要基地应有能彻底检修战列舰所必不可少的干船坞、机械设备和车间。按照这个标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本土有 10 个主要基地，而规模更大的英国皇家海军在本土只有 6 个。

海军在国外寻找基地的做法尽管困难不少，但最终还是在昌宋岛西岸的苏比克湾和马尼拉湾甲米地建立了基地，1909 年又在夏威夷瓦胡岛珍珠港修建太平洋主要基地。

鉴于加勒比非常靠近大西洋沿岸的海军造船厂，没有必要再建造主要基地，海军便在那里建设一个能在战时支援对英国或德国作战的作战基地和海军站系统。虽然美国有权在古巴修建 2 个基地，但它实际上只在孤立的关塔那摩湾修建了一个基地，在哈瓦那再建一个基地的计划由于外交官们认为太富有挑衅性而遭到否决。外交上的考虑还使在海地和圣多明各修基地的计划半途夭折。美国 1899 年吞并波多黎各、1915 年吞并维尔京群岛，使美国可以无拘无束地进入东加勒比海的基地。

随着潜艇的诞生和飞机的发明，美国军方敏锐地认识到，未来的海战也许会发生在大海的上空和水下。而不仅仅是海面的战列舰队之间的决斗。尽管第一批潜艇在 18 世纪末期以试验的形式初露头角。在 1864 年美国内战期间，潜艇首次成功地攻击了一艘军舰，但直到 1900 年海军才将其第一艘潜艇编入现役。

因为潜艇（更恰当地说，是“可潜入水中”的船）是近海防御的一种极有吸引力的武器，海军的保守主义势力在这方面并未从中作梗。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技术方面的，主要是研制功率足够的动力设备和鱼雷。到 1914 年，美国海军已拥有 34 艘潜艇，其中 12 艘是现代化的柴油动力潜艇，排水量为 500 吨至 700 吨。在当时，美国是世界第四潜艇大国。

1911 年，当一名文职试飞员前一年成功地从一艘军舰上起飞了一架飞机后，国会拨给海军 2.5 万美元供它研制首批 3 架试验飞机。使用浮筒和起重机，飞机也可以被收回。不过，“水上飞机”部队因其自身的昂贵而发展缓慢，驾驶员的培训、基地以及支援设施的建设都要花钱，而海军计划人员和国会都不愿支付这笔开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海军只有 8 架飞机和 13 名飞行军官。

1898 年至 1917 年期间，美国海军增强了与任何其它大国舰队作战的能力，但其前提只能是舰队决战要在靠近美国本地海军基地的赤道以北海区进行。

尽管美国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但对美陆军来说虽胜犹败，因为它将美国地面部队政策的全部缺陷暴露无遗，并且戏剧性地表现出了正规军和各州民兵（或称国民警卫队）制度上固有的弱点。但到 1917 年，改革运动使美国地面部队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

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在陆军军官顾问组成的一个精干小组协助下，领导了这次改革运动。鲁特上任伊始即接受了军事职业主义的基本概念：“建

立陆军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战争。”这句格言成了地面部队改革的基本准则。

鲁特很快就懂得了陆军部必须变成一个决策的一元化中心，而不是陆军部队办公室，总司令办公室和各行政、技术和后勤部、局三足鼎立、互相倾轧的联盟。比较理想的模式便是德国的大总参谋部。这种参谋部由作战军官控制，能为总统和陆军部长在立法和制定政策方面提供咨询，对各部、局工作进行监督并指导部队训练。

鲁特一路过关斩将，朝着建立参谋部的目标前进。直到国会在1903年的《参谋部法》中有限制地批准了这个机构。

参谋部一经建立，即给陆军战时动员组织的改进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参谋部所做的工作包括：改进军官教育、野外演习、应急计划、情报搜集与分析、战术编组和理论上的动员计划等。

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美国陆军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军械方面，改进了冶金术、机床和化工使小型武器和火炮能将射程、发射速率和精确度提高3倍。美国陆军采用了斯普林菲尔德M1903式步枪和M1902式3英寸火炮，跟上了发展步伐。大炮也有了能与法国75毫米炮（欧洲最新野战炮）相媲美的炮弹、反后坐机械装置和光学瞄准器。1905年陆军开设了第一家生产最先进无烟火药的工厂。军械部还试验了各式各样的机枪。后来，正是这些勃朗宁式、马克沁式和刘易斯式机枪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部战线变成了一个屠宰场。

第六章世纪之初的熊熊战火

- 一、“水下杀手”激怒美国总统
- 二、一个崭新军种赋予战争全新的视角
- 三、大西洋潜艇战令人不寒而栗
- 四、美国远征军法国战场出尽头
- 五、“一战”结束美利坚功不可没

一、“水下杀手”激怒美国总统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枪声对美国震惊甚微。但一年后发生的“露茜塔尼亚号”事件，引起了美国人对德国的憎恨，并使美国卷入一战的旋涡。

1915年5月1日，德国潜艇击沉了美国的巨型邮船“露茜塔尼亚号”，致使船上的1198名乘客，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乘客，包括291名妇女和94名儿童，葬身大海。这一惨无人道的举动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强烈愤怒。敦促美国政府参战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战开战以后，通往英国大不列颠群岛的所有航道，都被德国政府宣布为战区，所有通往战区的船只，无论是交战国还是中立国的，都将被击沉。相比之下，英国的作法倒是比较仁慈，他们只要求停船检查，如果没有发现禁止运输的战争物资，多半会轻松地放行。

美国的这艘巨型邮轮号称是大西洋中航行最快的轮船，最高速度是每小时25海里，比当时最快的潜艇速度要高两节。这样快速的轮船，通过曲折的航行，可以大大减少被潜艇攻击的机会。除非潜艇能预知轮船的航线，否则潜艇要进入攻击位置是很困难的。

可惜，这条开往英国利物浦的不幸邮轮却没有按照躲避动作去执行。首先是没有走躲避鱼雷攻击所必须的曲折航线，其次也没有开到最大的速度通往危险区。为了节省燃料，该轮船只用了最大速度的四分之三，巨型油轮的失误使得德国潜艇能够从容地进入最有利的攻击位置。攻击的位置如此之近，以至于在潜艇发射鱼雷时，刚刚用完午餐乘客们能恐怖地看到鱼雷贴海面射向轮船时溅起的一条白色泡沫。鱼雷命中左舷，不到18分钟，这条785英尺的“大西洋王后”就消失于波涛之下。

德国声称这次攻击主要是因为该船携带了军火。实际上这艘船只携带了若干箱的轻武器子弹和一些榴霰弹。德国的这一行动，引起了协约诸国的反德情绪，人们纷纷捣毁所在国中德侨的店铺橱窗，并把在重要岗位上的德国出生者赶出来。英国政府乘机把1.9万名德侨中，年龄在27岁和45岁之间的男人拘留起来，美国政府向德国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抗议照“露茜塔尼亚号”事件只不过是造成美国乘客死亡的一系列著名事件之一。德国的潜艇战可按阶段分成“有限”和“无限”作战之分，德国海军军官们被潜艇战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并不理会德国外交官关于美国必将参战的警告，不断攻击美国商船，加深了美国对德国的敌视。德国的战争决策机关认为，贪图金钱和享受的美国人只是在口头上愤怒，而不会同德国打一场伤亡和耗费极大的战争。另外侨居美国的数百万德国人不会拿起武器反抗自己的祖国。

为了防止美国将战争物资运往协约国，德国通过特务机关大搞破坏活动，如在运往协约国的货物中夹杂定时炸弹，煽动工人罢工等，在美国活动的德国特务机关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有时往往是弄巧成拙，德国特务的破坏计划和特务机关的指示往往被美国查获，并在新闻媒介上大加披露，使德国名望扫地。

协约国为了激起美国人对德国人的憎恶之情，大肆渲染德军的暴行，如德军枪杀包括神甫在内的大批比利时人质，德军挖出平民的眼睛，砍下姑娘们的手，虐杀被俘的士兵等等。1915年10月11日，一位既护理过德国伤兵

又护理过协约国伤兵的英国女护士，被德国当局处以死刑，理由是她帮助恢复健康的协约国士兵从被占领的比利时逃往荷兰，而她护理多少德国人恢复健康却只字不提。女护士被处死之后，在大洋两岸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当时的参军热本已处在低潮，但她被处死的消息传来后，立即推动了成千上万人的入伍，足足可以组成一个步兵师。

1917年1月31日，德国宣布开始无限制潜艇作战，德国潜艇将向战区所有船只不发警告就发射鱼雷，在头三个月，就把130万吨以上的协约国或者中立国的轮船击沉。由于运输船只大量损坏，英国只剩下够吃6周的粮食，协约国迫切需要美国参战，英国海务大臣向美国人诉苦：“如果像这样的损失继续下去，我们将无法继续战争。”

2月3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暗示，任何导致美国人生命财产损失的行动，都将遭到武力抵抗。2月23日，华盛顿收到了德国外交部长齐默尔曼发给美国近邻墨西哥的一份密电，要求驻墨西哥德国公使在美国拒绝接受无限制潜艇作战之后，策动墨西哥政府作为反美的军事同盟。并许诺，德国除了给墨西哥巨额的财政援助之外，还将在战争胜利之日，把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割给墨西哥。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此大为恼火。

到了2月底，又有三艘美国载有美国乘客的轮船，在没有得到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被德国潜艇击沉，死伤无数。于是威尔逊总统召开了国会特别会议，1917年4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82票对6票，众议院以373票对5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美国参战的建议。4月8日，美国宣布同奥匈帝国断绝外交关系，并于12月7日向奥匈宣战。

约瑟夫·霞飞元帅坚持认为：“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人，第二是人，第三还是人。”美国一宣战，这位法国的前指挥官便作为协约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华盛顿，以他对西部战场形势的坦率谈话震撼了美国官员。协约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为他坚决要求美国出兵而摇旗呐喊。

然而，当时美国虽然说有一亿以上的人口，但其中也只有正规军7.7万人和11.9万人的国民警卫队，军事体制仍然沿袭了南北战争时期的团的建制。为了欧洲的战事，美国国内进行了紧急动员，服役年龄扩大到18岁到45岁，这样有近480万兵员可以在陆军和海军中服役。潘星将军统帅的美国远征军，决定组建师的建制，每个美军师由2.8万人组成，是英、法陆军师人数的两倍。

以潘星为总司令的美国远征军于1917年7月4日抵达法国巴黎。

二、一个崭新军种赋予战争全新的视角

就在美国开始对欧洲的远征时，一个崭新的军种——空军，正在一战熊熊战火中茁壮成长起来，赋予了战争以全新的角度，从过去的平面向立体发展。

在整个欧洲战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飞机已发明多时，但并没有多少架可资利用的飞机。各国的统帅部起初也对飞机的作用颇不以为然，法国的统帅福煦将军甚至说飞机“对运动来说一切都好，但对军队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德国和英国也只把飞机配属给通信兵，用作观察哨，故当时欧洲战场能用的飞机总共不过 375 架。

这些飞机都不是为空中战而设计的，不携带武器，用木料和金属线制成，机翼和机身上涂上胶的布覆盖。担任空中观察和驾驶飞机的人，往往是炮兵出身的观察员和骑兵出身的侦察员，以报告行进中的部队、炮兵阵地和物资运输情况。但往往这种观察和报告是不准确的，因为飞机本身的构造阻碍了观察者的视线。在开战的前几周，英国一支 10 万人组成的远征军开到法国，军事行动进行了 12 天，尽管德国的飞机天天在这个地区飞过，但没有一架飞机发现，而且由地面上的德国陆军最先发现敌情。

起初，交战国的飞行员很有绅士风度，彼此在空中碰面还都相互轻快地招手致意。驾驶员随手携带着手枪，但那也只是一种服兵役的标志。

由运动用飞机改装成的英国皇家飞行队，最先打破了这种空中的和平。1914 年 8 月底，英国上尉哈维·凯利率领另外两架飞机，在空中执行例行的飞行任务时，看到一群德国飞机在他的下方也在悠然飞行，哈维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在他的两位同伴的配合下，向德国飞机俯冲。德国飞行员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懵了，害怕野蛮的英国飞机撞到他，遂降低高度。这三架英国飞机得势不饶人，穷追不舍，德国飞机只好在地面降落，飞行员不等飞机停稳就跳下飞机，钻入树林中逃之夭夭。由于不能带走，哈维上尉命属下烧毁了这架战利品后，平安返航。

到了 1914 年的 9 月，敌对双方的飞行员开始用各自的手枪互射，法国飞行员开始把步枪带上了飞机，但奏效不大，主要是因为飞机飞行不稳。有的协约国飞机上的观察员（那时多是双座飞机）甚至带上砖头，砸向德国飞机的螺旋桨，或者扔向驾驶舱，把对方飞行员砸得头破血流。对付地面的目标，有人开始用手榴弹和小型炸弹，由于没有瞄准器，又是人力投掷，杀伤性能不大，英国皇家空军作了一个统计，飞行员用 141 颗炸弹对德国静止的铁路车站进行轰炸，结果只有 3 颗炸弹命中目标。

有的飞行员把浮空气球上使用的降落伞挪用到飞机上，但初时的降落伞既大而且笨重，飞机座舱几乎不能容纳。步兵开始用步枪对飞临己方上空的对方飞机胡乱扫射，飞行员们又不得不防备来自地面的流弹，有的飞机坐舱的座位下，垫上了铸铁的火炉盖，一旦飞机在空中被损坏，飞行员多半难逃厄运，不是被摔死就是被烧死。

这时，协约国飞行设计师们又考虑把连发武器装在飞机上，专门用于空战，打击对方的飞机。由于无法解决子弹通过飞速旋转的螺旋桨桨叶，机枪只能装在双翼飞机的上翼上。这样火力虽然得到加强，但机枪及其附属设施的重量却使飞机飞行高度降低，不如不加机枪的飞机飞得高。

1915 年 2 月的某一天，4 架德国双座观察机与一架法国飞机不期而遇，

看到机翼上没有机枪，且已方人多势众，德国飞行员根本没有把这只孤独的法国飞机放在眼中。不料，法国飞机突然通过螺旋桨喷出黄色的火焰，并传出了机枪的欢叫声，一架德国飞机的飞行员立时殒命，飞机坠毁。待法国飞机调转头来，第二架德国飞机也被打得空中起火——子弹打断了飞机的输油管，另外两架飞机见势不妙，掉头就跑。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又有几架德国飞机被这种螺旋桨能喷出黄色火焰的法国飞机击毁。一向以逻辑思维著称的德国飞行设计师和武器专家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懂，射速为每分钟 60 分的机枪子弹，是如何穿过转速为每分钟为 1200 转的双叶螺旋桨而对螺旋桨毫无损害的。

这时，一架法国飞机由于故障而被迫降在德国后方的阵地上，在飞行员没有来得及焚毁这架飞机的时候，德国士兵缴获了它。这下德国人如获至宝，运回柏林后发现，原来飞机座舱上装了一挺美国人霍奇斯基发明的新式机枪，枪口朝向螺旋桨方向，也就是飞机飞行方向，而朝向枪口的螺旋桨，则由楔形钢片保护，使打在叶片上的子弹转向。

德国参谋部特地从德国的一家飞机制造厂，请来了一位年轻的荷兰技师。这位技师名叫福克，被公认为当时欧洲最好的飞机设计师，他没有上过一天机械学校，却在 20 岁的时候，就能设计制造当时飞行最快和最坚固的单翼飞机。他把自己设计的飞机呈献给他的祖国荷兰，但遭到了冷遇，然后他又转向法国、英国和俄国，但都像在荷兰一样，参谋部的军官老爷们根本瞧不起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惊人之举，草草打发他走路了事。

而德国人却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把他网罗到德国，许以优厚的待遇，让他设计德国的飞机。这次德国参谋部官员把一挺步兵用的气冷式机枪交给他，让他在 48 小时之内设计出一种超过法国机载武器的武器。福克尽管在此之前从未操作过机枪，但还是与他的助手一起，在规定的时间内试制成功了飞机同步机枪。他发明了一个凸轮系统，控制机枪只有在螺旋桨与枪口形成间隙时才能击发。

福克把这种同步机枪与自己设计的单翼飞机结合起来，使空战出现了福克 E—1 型战斗驱逐机的雏形。尽管德军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6 个月之后，一位驾驶这种飞机的德国飞行员重演了法国飞行员的那一幕：飞机由于迷航而在协约国占领地区着陆，在飞行员没有焚毁之前，被协约国士兵缴获，于是战争双方共享了这项技术。

后来福克又为德国人发明了 E—111 型飞机，上面装备有双管机枪，威力顿增，略占空中优势，在 1914—1918 年的大战期间，福克共为德国人设计了近 60 种不同型号的飞机，英国人这时才认识到他的才能，提出来如果他来英国，为皇家空军设计飞机就给他 1000 万美元，可惜为时已晚。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轰炸机。1917 年 6 月，德国人把轰炸机应用于对伦敦的轰炸，这种用于轰炸的飞机代号为“戈塔式”，机身长 41 英尺，翼展达 68 英尺，由两台各有 260 匹马力的发动机作动力，可搭乘包括一名驾驶员和两名炮手兼投弹手的 3 名乘客，装载 500 公斤的炸弹飞到 1.2 万尺的高度。

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德国空军出动了 14 架轰炸机，从设在比利时的空军机场起飞，飞行 175 英里，在伦敦投下了约 6 吨重的炸弹，造成 600 人死亡。英国出动了 95 架驱逐机，但还是让投完炸弹的德国轰炸机爬高之后，逃之夭夭。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军共出动轰

炸机 50 多架次，投弹 73 吨，炸死 860 多人，炸伤 2060 人。

英国为了防止德国来自空中对伦敦的袭击，改进了皇家驱逐机的性能，增加了高射炮的射程。同时为了报复德国，也生产出自己的轰炸机，这就是代号为“佩奇—100 型”轰炸机。如此频繁地使用飞机执行作战任务，使双方的军事家们都认识到空军作为一个独立军种的重要性，并开始建立这一独立的空军军种。

三、大西洋潜艇战令人不寒而栗

对于美国军队来说,大西洋令人不寒而栗的 3000 英里航程是一条通往战争之路。在 1917 年,这条波涛汹涌的水路充满了危险。除非美国海军能与英国皇家海军携手战胜德国的潜艇部队,否则欧洲战争会在强大的美国“援兵”到达之前结束。一些德国海军将军预言,德国潜艇无疑会使美国士兵在大西洋葬身鱼腹,根本无法到达法国去充实协约国的军队。

1917 年 2 月,德国海军凭借一支只有 133 艘潜艇的舰队,掀起了第二次无限制的袭船战的狂潮。这支舰队部署在从北海到地中海之间的广大海域内。3 月份,英国被击沉船只的吨位已超达 60 万吨。从 4 月到 8 月,潜艇的战绩一直保持在这一令人生畏的水平上。正面临着战争中最危险的时刻。

为了帮助英国打破潜艇的威胁,美国的威廉·西姆斯海军上将建议英国海军部采用舰队护航。西姆斯当时担任美国海军驻欧洲水域的舰队司令。是一位在海军事务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早在美国宣战之前,西姆斯就奉命去伦敦进行实地考察。他对潜艇战进行了研究之后,立即支持建立海军舰队护航制度。西姆斯坚信:“协约国的任务就是要迫使潜艇出战。”潜艇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不得不主动寻找协约国的船只,护航制度便提供了决战的好机会。护航军舰(以驱逐舰为主)将能够击沉或赶走敌人潜艇。

5 月份,两支试验性的船队以微小的代价成功地横越了大西洋,英国海军部便把船队护航作为其新的政策。到 1917 年秋季,沉船率逐渐降低,而敌人潜艇的损失则开始上升了。

美国海军部在分析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部署并计划在美国海域内保持一支数量相当的舰队之后,决定把大部分舰只保留在大西洋西部。西姆斯仍坚持要再充实他的护航舰队。从 5 月份第一批 6 艘驱逐舰抵达爱尔兰起,西姆斯的反潜舰队到年底时数量已达 36 艘, 1918 年更上升为 68 艘。

面对潜艇的威胁和协约国对部队的需要,美国不得不寻求更多的船只。于是,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一支应急商船队,使拥有的船舶总吨位比战前翻了一番。到 1918 年,联邦政府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船主,拥有 1700 艘船只。在协约国总计 1500 万吨商船之中,美国政府 300 万吨的船队只占了五分之一,然而在向法国运送美国远征军以及各种军需品时,美国船队是绝对重要的。在战争航运委员会和应急船运公司的指导下,政府征用、购买和租赁了 700 艘船只。政府在很短时间内建造了 1000 艘散装货船。这支新的船队或往返于大西洋,或穿梭于英吉利海峡,运送士兵和各类物资。

船队的增加要求有更大规模的护航舰队。1917 年 7 月,海军部决定全力投入反潜战舰船的建造。于是,反潜舰只不断下水投入战斗。由于增加了 51 艘 1200 吨级的新型四层甲板快速驱逐舰,整个驱逐舰队的力量得到了增强。到停战时,海军反潜部队已拥有近 800 艘舰只。

威尔逊总统为反潜战攻势确定了基调:“我们正在搜遍农场去捕杀黄蜂,却偏偏对蜂巢置之不理。”攻势作战方案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使用水雷炸沉或吓退进出基地的德国潜艇,二是直接向潜艇基地,主要是向那些比利时的基地发动直接进攻。

海军部的决策者们选择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建立一道北海水雷屏障,作为美国反潜攻势的主要部分。整个计划的实施要取决于发明家的本领,能否制造出一种不需潜艇直接接触即可引爆的水雷。

要封锁一个长 250 英里、纵深 15—35 英里的区域，大约需要 40 万颗触发水雷，其造价和布设费用都超过了在陆上的类似活动，而且也无法很快地布设这些水雷，使其在反潜战中发挥作用。然而，在 1917 年，发明家们研制出一种水雷，带有一根 70 英尺长的铜线，可通过电磁脉冲引起爆炸。一旦潜艇触及这些铜线，便会遭到灭顶之灾。虽然每颗电触发水雷的单价要比普通触发水雷贵得多，决策者们却认为，只要 10 万颗新式水雷即可布满计划区域，这样也还划得来。

1918 年夏天，一支美英联合特混部队开始行动，到战争结束时已布设了 7 万颗水雷。这些水雷肯定炸沉了 4 艘潜艇，还可能炸沉了另外 4 艘；它们或许还炸伤了其他一些潜艇。

由于直接的海上进攻和两栖进攻收效甚微。美国海军决策人对此大失所望，决定对德军基地改用轰炸的方式来攻击。美国刚参战时，海军部就着手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建造 700 架飞机的计划；6 个月后，又计划扩充到 1700 架。海军航空兵部队最终达到 2000 架飞机，3.7 万名官兵的规模，其中有 1.9 万人被派往欧洲。

海军航空兵最初的目标是执行护航及相应的侦察任务，但到 1917 年 11 月，海军部将轰炸任务排在了首位。这一决定要求海军将其计划中的部队从水上飞机转为陆基的轰炸机，主要是英国制造的德哈维兰式双翼飞机。1918 年秋季，北海轰炸机大队开始投入战斗。该大队令一个海军飞行员组成的夜间飞行联队和一个陆战队飞行员组成的昼间飞行联队，共对欧洲大陆的目标进行了 5691 架次的飞行。此外，反潜飞机达 2.2 万架次。但北海轰炸机大队参战的时间太迟，以至不论对海上还是陆上作战都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靠着严密护航的船队，海军完成了它在战时的任务，即保证美国陆军、军需品和原料从西半球运抵协约国。然而海战的胜负自始至终都取决于大英帝国的海军。1916 年后，英国皇家海军取得了对海面毋庸置疑的控制权，又肩负起反潜战的重任；在 1917—1918 年期间击沉的 132 艘德国潜艇中，绝大多数是由皇家海军护航队和猎潜部队击沉的。美国护航舰队和飞机只击沉了 5 艘德国潜艇，而单是协约国潜艇就击沉了 18 艘德国潜艇。不过，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为陆军部队的运兵船护航。

由于船队有严密的保护和很高的航速，德国潜艇的艇长们转而攻击航速较慢的商船，而商船所载的货物和船只本身则比较容易补充。和陆军一样，对战争毫无准备的海军用了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进入全面战争动员状态。

四、美国远征军法国战场出尽风头

由于德国的无限制潜艇作战，使美国找到了加入欧洲战事的借口。美国的参战，使得本已精疲力尽的英法等协约国像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美国的雄厚工业实力，不久就把战争胜利的天平压向了协约国一方。

此时鲁登道夫已入主德国总参谋部多时，作为一个战略家，鲁登道夫完全知道美国参战对德国意味着什么。因此，力争在美国运够充足的兵力之前，结束在欧洲的战事。恰好此时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政权，宣布退出战争，使得德国有可能把主要兵力由东向西作大幅度调整，在俄国留下几个师来监督把俄国乌克兰掠夺来的谷物，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

德国最高统帅部断定，取得胜利的唯—希望是在 1918 年发动一场陆战，如错过这一年，美国即会影响战争进程。

1918 年，面对德国人即将发动的强大攻势，协约国首脑迫切希望美国增派大批士兵。但从 1917 年 12 月到 1918 年 1 月，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37 个师还在美国本土组建和训练，同时又仔细研究了美国远征军的派遣计划。他们对眼前的状况颇感不快。协约国担心美国是否有能力装备和运送一支独立的野战军队，还怀疑美军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是否有能力组织和指挥这样一支部队去抗击身经百战的德国人。实质上，协约国是想把美国部队分别编入法国和英国的现有军队编制之中。

在同美国谈判混编要求之时，协约国手中拥有一些强有力的“本钱”，这就是英国拥有的航运能力和法国拥有的各种装备。

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是一位雄心勃勃、为人严厉、政治上十分老练的军官，他无意使自己的部队接受协约国的调遣。在首批远征军到达巴黎后，他对西部战场的损失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分析了协约国部队和后勤的部署情况，然后决定，将部队集结在凡尔登和摩塞尔河之间的洛林地区。越过这片无人区，就是梅斯城要塞和铁路终端站以及萨尔的煤田、铁矿。潘兴的参谋部推断，对这些目标发动一次进攻，就可以拦腰斩断横贯法国的德军防线，并迫使德国接受协约国的和平条约。

关于运输和军队混编的问题，双方一直争论不休。英国建议由英国船只将 10 个师中的全部步兵营运往德国。尽管潘兴并不反对他的部队与英国人共同训练，正如他们已经在与法国人共同训练一样，但他坚持说，这一计划会使这些步兵营为了有效作战而不得不与英国远征军混编，因此是不可接受的。

经过多次会谈和协商，美国远征军和英国达成协议，用那些尚未指定运送美国部队的英国船只运送 6 个整师去欧洲。当美国部队与英国远征军共同训练时，美国货船将送去他们的装备。这几个师将于夏天重归美国远征军序列。根据这一计划，10 个美军师将在美国第 2 军司令部的指挥下与英国远征军并肩作战。

1918 年 2 月，鲁登道夫倾全德国之力，在西线集中了 178 个师，共计 123 万步兵、2.4 万骑兵、5500 门重型野战炮和 8800 门轻型野战炮，来对付协约国一方的 173 个师，计 148 万步兵、7.4 万骑兵、6800 门重炮和 8900 门轻炮。在空军方面，协约国约比德国强三倍。但德国在步兵师中装备的武器，如机关枪、迫击炮等，要比协约国强得多。为了抵消飞机数量上的劣势，德国空军使用了大范围的机动战术，在需要的地方集中使用他们的飞机。

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德国步兵，以先进的战术弥补了兵力的不足。他们发明了堑壕对垒战中的步兵渗透战术，以步兵营或者比营稍小的单位，组成突击渗透部队。这些部队均由一些战斗经验丰富、年轻力壮的精干人员参加，按预定计划，在战斗开始前就利用协约国防御部队的间隙和薄弱部分，突入到协约国防御纵深之处；战斗打响后，由大部队向正面之敌发起攻击，而渗透部队则从后面割断其防御体系，再夹击已成孤立据点的前线防御阵地。

德国参谋部于3月21日发起了代号“米夏埃尔行动”的进攻，旨在打击协约国防御柱石的英军。在这次战役中，德国再次使用了毒气。在第一天的进攻中，渗透战术发挥了作用，德军突破了英军的第一道防线，迫使英军退到崇姆河一线。同时，德军另派出一个师，径取法国首都巴黎，但由于德军缺乏足够的后备力量中途而返。

但这次代号为“米夏埃尔行动”的战役，还是被誉为步兵作战技术的典范，一直作为欧美国家军事院校战术教学的典型材料。这次战役共进行了8天，德国突破了防御很好的协约国防御阵地，在英国远征军的防线上楔入了一块长40英里、宽60英里的突出部，作为主要打击目标的英军，伤亡16550人，被俘7万人，被缴获野战炮1100门，甚至英国阵地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200万瓶威士忌酒，也被德国人士兵缴获。法国军队则损失了7.7万人，协约国吸取这次战役失败的教训，建立了单一的指挥部，对参战的协约国军队实行统一指挥。在法国总理的提议下，协约国一致同意，4月14日，法国的福煦将军被正式任命为在法国作战的所有协约国军的总司令。

德国依然幻想着早些取得战争的胜利，决定不给协约国部队以喘息之机，随即于5月27日在佛兰德发动了攻势。为了减弱敌人的防御力量，同时决定在另一个叫做谢曼德达姆的地方，采取佯攻。此时，协约国已经研究出对付德国人渗透战术的弹性防御战术，即改变过去那种把主要兵力放在防御阵地前沿的做法，而是只把约三分之一的兵力放在防御阵地前沿，另外三分之二放在防御纵深，一来可以防止被德军更多地杀伤，二来可以有利于向被德军渗透的地方实施快速机动。

但在德军发起进攻之后，担负谢曼德达姆地区防御的法军指挥官迪歇纳，却机械地照搬过去步兵教科书上的防御战术，把重兵放在前沿，致使德军的渗透战术再一次取得成功。进攻开始不到一个小时，德军就突破了布满守军尸体的防线，朝法军的后方挺进。

按照德国统帅部的原计划，这里的进攻只是牵制性进攻，前进到一定距离之后，在防守空虚的佛兰德发起主攻。但没想到担任佯攻的部队由于法军的指挥错误而进展如此顺利，鲁登道夫更改了原计划，命令德军在谢曼德达姆的进攻由虚转实，继续挺进。势如破竹的德军又推进到几年前他们败走的地方——离巴黎只有37英里的马恩河畔。

法军的溃退，使巴黎又一次暴露在入侵者面前。这时，潘兴将军率领的远征军被拉来，阻止德军的前进。此时美国远征军还毫无作战经验可言，正在后方接受基本训练。接到命令后，美军的2个师（相当于4个英、法军师）乘火车火速赶到战区，与德军展开激战。这是美军的第一次独立作战，久经沙场的德国军队被初出茅庐的美国远征军击退，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德军受到了沉重的心理打击，不得不于6月6日结束了攻势。

美军中表现最出色的，要属第二师的第四海军陆战旅，他们在一个名叫贝莱奥森林的地方，有过上乘表演。当时担任这地区防御的法国军队已经溃

退，并劝告正向上开进的美军海军陆战队七兵也同他们一起撤退，但卒领这支海军陆战队的美军指挥官威廉上尉却颇具美国西部牛仔风度，他一边骂着粗话，一边指挥他的弟兄们夺回已被德国人占领的防线。

经过三个星期的苦战，海军陆战队以重大的伤亡夺回了这片森林。连与他们作战的敌人——德国士兵，都不得不佩服他们这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称他们是“鹰犬”。在这次战役中伤亡的美军第二师 9777 人之中，就有 5338 人是参加这场战斗的海军陆战队战士，超过半数，可见当时战斗之惨烈。

为了表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英勇事迹，法国政府命名这座已被打成秃山的森林为“海军陆战队森林”，现在这座森林又重新长起，并在名义上归美国政府所有，成为纪念大战中在欧洲大陆阵亡美军的一处胜地。

为加强对各自力战的各师的控制，潘兴成立了军司令部，并命令马恩河突击部的几个精锐师统一行动，准备参加法国最高司令部计划在 7 月中旬发动的反攻。潘兴开始意识到，法国的将领不过如此而已，他担心他们在法军中“暂时借用”美军师的形式会变为永久性安排。当 7 月 18 日阶约国的埃纳——马恩河反攻开始后，美国远征军首次以主力部队的姿态出现。

在美军编成内作战的 8 个美军师发动了多次进攻，将德军赶回沿埃纳河和维斯尔河一线的防御阵地。与此同时，重整旗鼓的英国远征军也发动了一系列惩罚性进攻，并一直延续到 9 月初。

8 月 8 日，处于守势的德军开始全线崩溃，人力和财力均感疲乏的德国统帅部，在国内动员了青少年和年纪较大者加入战斗也无济于事。而协约国一方，包括坦克、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内的新生力量，正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前线。德军意识到，不要说胜利，就是争取到比较有利于德国的停战谈判也是不可能了。

鲁登道夫这位曾叱咤风云于一时的德军统帅，在其日记中写道：“这一时期是德军暗淡的日子。士气已经是今非昔比，敌人缴获了许多对他们来说有无可估量价值的文件。退却中的部队每当遇到一个新近开来投入战斗的部队，就向他们大声疾呼：“捣蛋鬼，你们在拖延战争！军官们丧失了左右他们的士兵的能力，听任自己被推着走。形势随着更多的美军参加进来，必然会越来越不利。”

在突破德军的防御工事中，美军首次使用了爆破筒。爆破筒外型是一根长铁管，内装三硝基甲苯药，被工兵用来爆破阵地前的蛇腹形铁丝网。美国步兵还随身携带了钢丝钳和锋利的钢斧，对付防步兵障碍是最合适不过的。

有了这些器材的帮助，美国士兵如虎添翼，突破德军防御阵地的速度大大加快。美国人这种讲求实用和创新的做法，引起了东道主法国人的好奇，数百名法国军官参观完了士兵的现场操作之后，在场者不禁啧啧称赞。也有不服气的法国军官说，美国人之所以比法国人的速度快，主要是由于美国人的腿长脚大。

美军还使用了一种口径为 12 毫米的猎枪，为了携带方便，统统把枪托锯短。这种猎枪的口径比那时德国步兵用步枪口径大一倍，非常适合于短距离内短兵相接的战斗。这种猎枪过去只是在美国国内用于狩猎。德军在吃尽苦头之后，宣称美军使用这种武器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但美国依然是我行我素。

五、“一战”结束美利坚功不可没

在全线反攻的形势初见端倪的时候，潘兴就宣布美国第1集团军即将投入战斗，同时把第1集团军所属的5个法军师15个美军师集结在埃纳——马恩河战场西南的圣·米那尔突出部附近。潘兴不仅打算一举削掉这个突出部，而且一旦德军抵抗不力，便要对付梅斯当面的德军主要防御阵地发动猛攻。

协约国此时却另有打算，在英国远征军胜利的鼓舞下，黑格元帅建议对德军形成一个巨大的“压缩”包围圈。包围圈的一翼为英国远征军，向东横扫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另一翼将是美第1集团军和法国军队，向北穿过默兹河和阿尔贡森林区。如果协约国的第一右翼部队能突破德军的五道防线，并杀开血路穿过大约40英里的无人区，就能切断色当和梅济耶尔的德军主要铁路供应干线，迫使德军沿崎岖的阿登地区两侧后撤。由于法国的福煦元帅没有其他高招，便采纳了黑格的建议，并劝说潘兴削减圣米那尔攻势的目标。潘兴同意重新部署他的部队，准备在9月底发动默兹——阿尔贡攻势。

这次行动规模巨大，60万名美军和4000门大炮从60英里以外的地方调往前线。战线之后储备了4万吨弹药和同等数量的其他补给品。单单此项调动就足以证明参谋班子的计划和后勤管理的技术水平已达到欧洲的水准，在堆积如山的地图和轰鸣的打字机和油印机的伴随下，各师、军、第一集团军的参谋班子起草了复杂的作战计划，为现代化战争开创了先河。

潘兴批准在默兹和阿尔贡森林之间发动了一场3个军（9个师）规模的进攻。法国部队将在森林西部和默兹河东部支援美军部队。中路的美军将作为主力，长驱直入穿过蒙福孔山插入德军在罗马格涅和库内尔的第三道防线。左翼军将扫荡森林和埃尔河谷进抵格朗普埃，这也是德军第三道防线中的一个主要堡垒，右翼军将占领库内尔和默兹河之间的地区。这次进攻预计在8英里宽的地带展开，突破德军主要防线。

9月26日，美军第一集团军发动了美国远征军最持久的一场进攻。在3个小时密集的弹幕射击之后，步兵一波又一波冲向第一批指定目标。美军的这次攻势一直持续到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字才停下来。然而这次攻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突击部队中仅有4个师进行了激烈战斗，还有4个师根本没有与炮兵密切合作。虽然右翼军完成了大部分任务，但中路和左翼军很快就被困在密林和深谷之中，或者在开阔的丘陵地带受到机关枪和密集炮火的猛烈射击。经过2天的艰苦进攻，美军未能攻到德军防御的主阵地。双方在原地又苦战了2天，形势仍未改观。与此，德军将6个增援师调到防线上。

10月1日，潘兴承认原计划失败，并动用了美军预备队。潘兴下定决心，既不能丧失美军的独立性，也不能放弃美国远征军艰苦作战赢得的左右战争进程的影响力，因此，在10月份，他又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

新的攻势于10月4日开始，由于潘兴派出了几个最有战斗经验的师，战斗旗开得胜。德军的增援部队也同样是身经百战。两军短兵相接，奋力拼杀。由于美军有占优势的炮兵的支援，阵地一个个被攻破，德军的主要堡垒崩溃了。

在东线和西线，其他美军师配合齐头并进的法国军队，向敌人的坚固支撑点推进。美军通过几次不做炮火准备的夜间突袭，突破了德军防线。

由亨特·利格特中将接管的美国第一集团军杀开一条血路，突破了克里姆比尔迪斯泰隆防线。从11月1日起直到停战前的一系列进攻中，这支部队

连战连捷。在默兹——阿尔贡战役开始阶段，潘兴便派遣由罗伯特·布拉德中将率领的美军第2集团军，在靠近梅斯的地区开辟了另一个战场。

11月6日，美国第1集团军抵达了色当附近俯视默兹河的高地，对德国的铁路线进行了炮击。第1集团军的几个师在色当东面强渡了默兹河。与此同时，美第2集团军在11月10日—11日也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在部署于美军第1、2集团军阵地之间的几个法国师的配合下，潘兴攻破了色当和梅斯之间的整个德军阵地。

同时，英国远征军给予北路德国集团军群以沉重打击，迫使德军退向莱茵河。在同一时间里，轴心国在意大利、巴尔干和巴勒斯坦的薄弱防线也都土崩瓦解了。德国政府面对全球范围的惨败和奥地利、土耳其的倒戈背盟，不得不接受了停战条件。

11月9日，兴登堡正式会见德皇威廉。告诉他，德国军队已没有力量保护他，并劝告德皇退位，前往荷兰避难。德皇威廉接受了劝告，在48小时内宣布了退位，代之以一个共和国行使国家权力，11月11日，停战条约终于签订。

根据条约，德国从所有入侵的领土撤出，1871年普法战争中强占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遣返所有被俘的协约国军人和平民，交出大量的战争物资，其中包括5000门大炮和2.5万挺机枪。根据条约，德国公海舰队现存的10艘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50艘驱逐舰和全部潜艇，都被扣留。这些舰只不久将运往英国斯卡帕弗洛的海军基地，法国海军将接受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战争赔偿的一部分。法国人正兴高采烈地等着接收战利品的时候，德国水兵却凿沉了他们的战舰，法国人空欢喜了一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开始，到1918年11月11日德国正式投降，历时四年又三个月，参加战争的有5个大洲的30多个国家，双方参战兵力达6000多万，伤亡3000多万人，因战争而死于饥饿和疾病的平民达1000万人，交战各国的经济损失达2700亿美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类浩劫。

第七章 浩劫再超血雨纷纷

- 一、黑色星期日里美国人心在流血
- 二、美国故意让珍珠港遭受袭击
- 三、兵败南太平洋总司令险被捉
- 四、轰炸东京给日本造成巨大心理震动
- 五、中途岛海空大搏杀举世瞩目
- 六、瓜岛血战惨烈空前
- 七、美日海陆空军血腥大比武
- 八、库拉湾海战
- 九、“胜利的播种床”
- 十、马里亚纳“打火鸡”

一、黑色星期日是美国人心在流血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世界，风云多变，德意日法西斯巨大的战争阴影笼罩在世人头上，全球燃遍战火。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打了两年多，阿道夫·希特勒不顾其高级军官的谨慎劝告，公然蔑视盟国，吞并了奥地利，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波兰，又干净利索地征服了挪威、丹麦，英法先后同德国宣战，然而远离欧洲战火的美利坚合众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一直避免直接介入战争，以为这样才能保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梦也没想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向它袭来。

1941年12月7日这个星期日，对于夏威夷群岛首府檀香山的美国人来说，是个倒霉的日子，一个蒙受耻辱的黑色星期日。

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南部的珍珠港，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珍珠港与关岛和马尼拉湾构成楔子形，插向西太平洋，成为日本南进的主要障碍。

这天清晨，淡淡的晨雾笼罩着檀香山，笼罩着距檀香山西北9英里的珍珠港。夏威夷时间清晨6时15分，183架日机从瓦胡岛以北230海里处的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它们迅速在舰队上空编好队形，朝着他们盼望已久的目标飞去。

星期天的早晨是那样的平静安谧，周末的余韵仍在迷醉着美军官兵，海滨大街上有醉醺醺的水兵徜徉不已，军港内大小军舰一动不动。檀香山广播电台播放着轻音乐，教堂的钟声柔和地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荡漾，大部分美国人经过一夜的纵情声色，宿醉未醒，舰队总司令赫斯本·金梅尔海军上将也沉浸在梦中。

大约7时30分，云层开处，呈现出一片白色海岸，轰炸机中队长渊田美津雄已隐约可见瓦胡岛了，此时他接到先于攻击机群起飞的水上侦察机关于珍珠港的停泊舰只，停泊队形及风情、云情的有关报告。不久，渊田从云层的缝隙中逐渐看清了飞机前方被白浪冲刷得凸凹不齐的长长的海岸线。他已辨认出这就是瓦胡岛北部的卡胡库角。于是他命令转航向右。

在这个区域里，有几架美国民航飞机在懒洋洋地盘旋，可是整个瓦胡基地上的军用飞机，此刻却没有一架在空中。在希卡姆、贝洛兹和惠勒机场上，为了防止破坏，所有飞机都机翼对机翼地紧靠在一起。埃瓦机场上的海军陆战队的飞机也是照此办理。在空中的美国军用飞机只有海军的7架巡逻机，它们正在西南方许多英里外巡逻。空防系统也毫无戒备。珍珠港内各舰上的780挺高射机枪有四分之三无人值班，陆军的31门高射炮只有4门在阵地上，可是它们的炮弹在演习后已送回军需库，因为它们“容易生锈和松扣”。

渊田按预定方案发出一枚信号弹（预案中一枚信号弹，即奇袭；两枚信号弹即强攻）。但由于战斗机队未发现这一信号，无奈渊田又向战斗机队方向发出一枚信号弹，想让其知道奇袭的作战意图，而俯冲轰炸机队却又误解了这一意图，见此情景，渊田不得不较预定时间提前5分钟，即7点49分命令报务员发出“虎！虎！虎！”的攻击信号。

此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船计有战列舰8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6艘、驱逐舰29艘、潜艇5艘、辅助舰船30余艘。岸上机场飞机262架。其余舰艇，2艘航空母舰、8艘重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分别

在威克岛、中途岛运送飞机，以及在约翰斯顿岛演习。

由于日本特务吉川长期活动所提供的情报，日机对全港的情况了如指掌，战斗任务明确而具体：战斗机 43 架用机枪扫射机场，粉碎美机迎击；俯冲轰炸机 40 架和高空轰炸机 49 架，攻击战列舰和各类舰只。

当渊田飞近目标时，面临一个战术抉择。如果他判断美国人果真毫无准备，那么鱼雷机就直接向战列舰飞去；否则，战斗机就应该首先消灭前来拦截的飞机。前面的天空碧蓝碧蓝的，空空荡荡一片平静。此时，仍然没有一架美国飞机升空迎战，也没有冒起任何高射炮火的烟云。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看来美国人在劫难逃了！

就在渊田美津雄发布攻击今后，各飞行突击队开始攻击，俯冲轰炸机顺山谷进入。随着日机投下的爆炸声，希卡姆、惠勒机场和福特岛航空站陷入一片浓烟烈火中。7 时 57 分，福特岛东西两侧的军舰也遭到攻击。8 时 05 分，水平轰炸机从正西方向进入，再次轰炸了福特岛东侧停泊的战列舰，同时轰炸了高炮火力集中的依哇机场。大火和爆炸引起的烟雾，顿时遮蔽了整个珍珠港，不少军舰未及作战斗准备就沉入海底。8 时 40 分，第一攻击波攻击结束，日机顺利完成首次突击任务后安然反航。

日本海军舰载航空兵第二攻击波 167 架飞机（其中俯冲轰炸机 81 架、水平轰炸机 54 架、战斗机 36 架），于 7 时 15 分起飞，8 时 48 分展开攻击队形，从瓦胡岛东部进入。8 时 55 分开始攻击。俯冲轰炸机主要攻击舰船，水平轰炸机则主要攻击希卡姆和贝洛兹机场及各海军航空站，战斗机担任空中掩护，同时封锁和扫射各航空站。

在日机第一次攻击波突击开始时，美军混乱不堪、惊慌失措，没有进行有效抵抗，直至突击 5 分钟后高炮才零星射击，岛上 33 个高炮连，仅有 4 个连开火。许多日机受了损伤，但击落者甚少。8 时 15 分美军未遭日机轰炸的哈罗瓦机场起飞了 4 架战斗机，此后陆续起飞 25 架。美军与日军第二攻击波飞机有过空战，但由于仓促应战，协同不好，因而或被日军战斗机击落，或被美军自己的高炮击毁，整个珍珠港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8 点 50 分，日军第二波攻击队取得巨大成果，他们反复轰炸和扫射过每一艘战列舰后，又袭击了其它舰只，直到日本人所能看到的舰只不是被击沉就是起火，才兴高采烈地返回航空母舰。

10 时整，日机全部撤离珍珠港。

死亡和毁灭并没有结束。

盘旋在港内的硝烟上升到几千英尺，形成一朵巨大的蘑菇状烟云。它象征着日本人奇袭的胜利，象征着美国人的悲剧。一个日军参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得意地写道：“敌人毫无鲁戒，快哉，快哉，快哉！”“美国佬，你们知道了吧，30 年仇恨的匕首，今天报复在你们的胸膛上了。”宿敌在瞬间被打翻，日本称霸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可以实现了。

日本人捧腹大笑，美国人心在流血。

日军偷袭珍珠港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战果，短短的 1 小时 28 分钟里，日军共投掷鱼雷 40 枚，各型炸弹 556 枚，共计 144 吨。日本海军以损失飞机 29 架、潜艇 6 艘的微小代价，击沉、击伤美军各型舰船 40 余艘（内含击沉战列舰 4 艘、巡洋舰 1 艘、驱逐舰 2 艘；重创战列舰 3 艘，击伤重巡洋舰 1 艘、轻巡洋舰 2 艘、驱逐舰 1 艘、辅助船 5 艘），击毁飞机 260 架。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人空袭之前，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空母舰由比尔·哈尔西海军中将率领出海，去威克岛运送飞机，从而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命运。空袭中，日本人对海军造船厂和油库好像没过多理会，竟使这些基地设备完整地保存下来，日后，日本人为此疏忽将大吃苦头，迫悔莫及。

二、美国故意让珍珠港遭受袭击

珍珠港的悲剧发生后，美国公众强烈要求政府和军方调查此事，大有穷追不舍之势。这就使那些细心的人们发现，在悲剧发生前的诸多可疑事件中，最为突出的可能算是集中在马歇尔等高级将领身上的那些谜了。

1941年11月，太平洋上战云密布。美国情报部门通过破译日本人的电报，在全面分析日本政府的声明和其海、陆军的行动之后，已经明确判断出：日本海、陆军有可能对太平洋上的任何目标发动袭击。为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在11月24日给太平洋上的所有美国海军军官发电，警告他们要时刻提防日军的进攻。但不知什么原因，却有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没有得到这一警告——这个人就是驻珍珠港的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金梅尔将军，他不但没有得到斯塔克的警告，而且没有得到任何类似命令。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斯塔克发出警告的同时，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也向驻菲律宾地区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下达了前所未有的电令：全部军队处于紧急状态。但是，那位夏威夷驻军司令活尔特·肖特陆军中将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命令。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发生了另外几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941年11月底的世界形势可以说是随着每分钟变化而变化的，几乎是时钟分针每前进一格，世界局势都向危险迈进一步。在欧洲，法西斯德国军队正在步步逼近莫斯科；在亚洲，日本军阀除了在中国继续进行疯狂的进攻外，那把准备杀向西方的战刀正在一寸寸地拔出了鞘，四射的寒光足以使人不寒而栗。但也就是在这种时刻，马歇尔却离开了华盛顿到北卡罗来纳州去观看美国陆军一次并不十分重要的军事演习去了。

马歇尔离开华盛顿后，美国情报部门又从截获的日本电报中得知，东京正准备停止同美国的谈判。于是，陆军部长史汀生向驻海外的指挥官们发出警告：

“美日谈判似将破裂，日方继续谈判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日方之未来行动无从预料，但可能在任何时候采取敌对行动。假如冲突难免，美国希望由日方打响第一枪。不要被此项方针束缚手脚，从而影响防御手段的施行。在日方采取敌对行动之前，希进行必要的侦察，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与此同时，斯塔克海军上将也向太平洋地区海军部队发出警告。但驻夏威夷的海军司令金梅尔上将从警告电报里根本看不出日本人马上就要与自己开战，他自己也没有因此而感到紧张，也就没有通知肖特将军。

那位负责保卫珍珠港安全的陆军中将肖特接到的电报却是：提防破坏活动。战争迫在眉睫，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这份电报使肖特中将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日军将在菲律宾发起进攻，同时夏威夷的日本居民将进行破坏活动。因此，他所采取的行动是，在珍珠港海军基地四周部署岗哨，把飞机转移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以防破坏分子潜入将其炸毁。在布置完这一切之后，他向华盛顿报告说，他的部队“已经进入A级戒备状态”。

陆军部的人接到肖特中将的电报后，放心地认为肖特已经做好了一切临战准备。因为按惯例，A级戒备状态是最高级的戒备，然后才是B级、C级。但实际上肖特这里讲的A级戒备状态却不是最高级别的戒备。因为就在此前不久，夏威夷驻军已经一反常规地把A、B、C三个级别戒备状态所代表的意

义来了个大调整，即 c 级为最高级，B 级次之，A 级最低——只是防备破坏活动而已。

如果说，陆军部的其他人接到肖特的电报后能够不再担心夏威夷的安全可以理解的话，因为他们不真正清楚肖特所说的部队“已经进入 A 级戒备状态”的真正含义。那么，马歇尔在从北卡罗来纳州观看演习回到华盛顿后见到肖特这封电报却对此未置一词就大有疑问了，因为他是十分清楚夏威夷驻军颠倒了常规的戒备等级次序这件事的。

1941 年 12 月 6 日晚，美国人接收到了日本的一份电报，但是，只有前面 13 项内容。据监听到的日本外务省电报称，他们将于第二天凌晨发出第 14 部分电文以及通知驻美大使向美国政府递交照会的确切时间。

从日本外务省已经发出的这封电报的前 13 部分看，日美之间的谈判已宣告破裂：日本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前几天提出的要求日本方面作出切实保证的照会。结合日本驻美大使馆人员正在匆匆忙忙地销毁文件的异常迹象，日美之间将要开战的信息已经明确无误地表现出来了。

罗斯福在晚餐快结束时谈到了这份没有结尾的电报，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含义所在，他说道：“这就是说要动手打了！”这时，在华盛顿，星期六的夜晚才刚刚开始，到第二天早晨日本人发出那份电报中极为关键的第 14 部分之前，美国陆海军的首脑马歇尔和斯塔克是完全有机会向各自的部下发出战争警告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第二天早晨，美国人终于监听到了日本外务省发出的那份电报的最后一部分和要求下午 1 时通知美国政府的电文。

上午 10 时，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尔在他的办公室接到了情报官员的报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十分不安，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在华盛顿时间下午 1 时（即珍珠港时间早上 7 时 30 分）左右可能会发生某种不测事件，海军情报局长威尔逊向斯塔尔建议：“现在是否要立即用电话同金梅尔司令联系一下？”

斯塔克似乎接受了这个建议，只见他把手伸向了电话机，慢慢地拿起了听筒，但却没有讲话，旋即把听筒放回了原处。然后扫视了一下周围那几个大眼瞪小眼的盯着他的人的疑惑的面孔，把目光又转回到手上那份电报上，若有所思他说道：“电话还是不打了。在此之前，先同总统商量一下，请各位先回去吧。”

就在斯塔克看到的日本人那份重要电报的半个小时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也看到了这份最后通牒。他从头到尾地看完了这份最后通牒之后，抬眼望了望他的作战计划部部长齐曼和情报局局长迈尔斯等高级军官，用询问的口气问大家：“你们看了这份‘下午 1 时通知电’，感觉如何？各位认为根据这份电报，应该对形势作何判断？”

对此，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份电文说明，日本人将在下午 1 时或 1 时以后不久，准备攻击太平洋的某个地方。

马歇尔对大家的判断表示赞同，他宣布：“我决定向全军司令发出紧急戒严指令。”然后，他拿起铅笔，龙飞凤舞地在一张纸条上拟就了一封发至太平洋地区所有陆军指挥官的电报：

“日本人将在今天东部标准时间下午 1 时递交实质上等于最后通牒的照会，并立即命令毁掉电报机。”

电文拟好后，马歇尔打电话给斯塔克，向他说明情况，并提出与他联名

向陆、海军同时发出警告。

斯塔克接到电话后，显得十分犹豫，他似乎无法理解马歇尔的用意所在。经过考虑，他给马歇尔回电话说：“我觉得下午1时是有某种特殊重要性，若能紧急通知下去的话，那就在命令陆军部队指挥官的同时，也请顺便转告海军方面。”

听到斯塔克的这番话后，马歇尔在那份电文的结尾加上了“也请转告海军部队”几个字，然后他把电文交给布拉顿上校，让他将电报发往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指挥官们。

虽然斯塔克在电话中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海军的通信系统发送电报，但马歇尔谢绝了，他坚持要用陆军的通信系统。

但是，实际上马歇尔的这封警告电报并没有通过陆军通信系统发出去，而是通过最费时间的西部联合电信公司拍发的。而这份电报经过百般周折送达肖特将军时，已经变得毫无价值了，因为这时已经是日本发动珍珠港攻击的7小时零3分钟以后的事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全美上下一致要求追究有关高级将领的失察之责。结果，在珍珠港的海、陆军指挥官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陆军中将及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等人先后被撤职罢官。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比他们更为严重地贻误战机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却没有受到处分，而且这件事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前程和罗斯福总统对他的信任。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1941年12月4日晚，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他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同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一起研究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形势时，得到情报部门提供的报告：发现一支代号为“机动部队”的日军舰队正悄悄驶向太平洋中部。

率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的确是罗斯福总统盼望已久的事情。

罗斯福认为，正像美国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一样，现在也只有直接参战，才能使美国在未来获得最大的利益和最高的地位。因此，他一直想率领美国亲自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自从他第二次连任总统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一年时间里，美国的中立国的地位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他一时还无法实现直接参战的目的，因为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势力十分强大。据民意测验显示，全国有74%的人反对美国直接介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企图踏上通往战争的道路。

1941年3月11日，他签署了一份题为《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它目的法》即著名的租借法，这项法案的签署使美国正式从一个慎重的中立国变成了一个活跃的非交战国。

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起在大西洋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大西洋宪章》包括了罗斯福提出关于建立一个享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自由、免于恐惧自由为基础的世界理想，宣告各国人民都享有自决权和对世界财富公平分配的权利。罗斯福希望《大西洋宪章》里的这种精神能激励起美国人民拿起武器，同企图称霸世界的人们作斗争，但美国公众的反应使他失望。

在另一方面，希特勒也始终没有忘记美国的干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局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考虑到在当时德国空军还根本不可能袭击遥远的

美国的情况下，把美国拒之于战争之外是他摧毁苏联和打败英国的一个十分必要的条件。因此，他一直不理睬美国的非中立活动，尽量不给美国以参战的借口，他曾经向德国海军将领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要求任何潜艇都不准在大西洋攻击美国船队。

但是，坚信美国必须参战的罗斯福总统却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率领美国参战的机会。现在，日本人马上要给他提供那盼望已久的机会了，罗斯福岂能放过这天赐良机！于是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史汀生、诺克斯和马歇尔。

12月6日，华盛顿的最高决策当局最终作出决定：不通知珍珠港守军，让珍珠港遭受日军的攻击！

当天晚上，罗斯福在白宫彻夜未眠，同他的主要助手一起焦灼不安地等待着报告日军攻击珍珠港的第一批电报。

日本人没有使罗斯福失望。

12月7日，从夏威夷果然传来了那份著名的紧急报警电报：

“这不是演习，珍珠港遭到袭击！”

罗斯福总统所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第二天中午，一向因行动不便而深居简出的罗斯福总统作出了异乎寻常的举动：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坐着轮椅露面，而是由他的长子詹姆斯搀扶着走进国会大厦，当他来到大厅时，欢呼声像暴风雨般爆发出来。罗斯福接受过无数次欢呼，但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在欢呼声里，有着一一种发狂似的快慰之感，似乎他的出现使人们一下子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更重要的是，似乎所有这些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在向他，并且通过他，向他们的祖国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

搀扶着罗斯福的詹姆斯·罗斯福也感到激动，总统的儿子想，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空前地团结起来了，这在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此刻，全国各地的美国民众都聚集在收音机旁，倾听总统演讲的实况转插。罗斯福一手扶着讲台，一手打开他的黑色笔记本，然后试了试麦克风，他镇定地环视大厅，向所有的与会者致意后，美国的全体听众就听到了他们所熟悉而又亲切的声调了。罗斯福总统以他那浑厚的嗓音，开始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演说：

“昨天，1941年12月7日，美国遭到了蓄意的猛烈攻击，这个日子将永远是我们的国耻日！”

在成功地将美国人民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他斩钉截铁地宣布：“美国和日本帝国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

罗斯福总统的演说历时6分钟多一点，这个简单的演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于1917年要求国会对德宣战的演说，份量重得多，影响深远得多。参议院以82票对零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从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罗斯福如愿以偿，此刻，如果说他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他事先没有想到日本人会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会把他那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打得如此惨痛，但这种遗憾，在罗斯福总统的心中不过是一闪而已。因为他知道，只要能顺利地率领美国参战，他将获得的利益则一定会使今天的损失显得微不足道。

三、兵败南太平洋总司令险被捉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进行了改组。尼米兹接替金梅尔指挥太平洋海军。尼米兹上任后，召见了原来的参谋班子，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还在遵医嘱吃镇静剂。“不会有任何调动，我对各位完全信任，”尼米兹说，“我们挨了一次猛揍，但是我对于最后的胜利毫无怀疑，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紧整顿军队，修复军舰，准备反击。”

不久，圣诞节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来到了美国，与罗斯福举行了以“阿卡迪亚”为代号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联合指挥体系，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会议还决定在太平洋地区建立 ABDA（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联军司令部，由英国韦维尔将军任总司令。

“阿卡迪亚”会议持续了两周。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宣言》比《大西洋宪章》前进了一大步。由美、英、苏、中等 26 个国家代表签字的《联合国宣言》内容如下：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 1941 年 8 月 14 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所作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内所载宗旨与原则的共同方案上已表示赞同，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同时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兹宣告：

一、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敌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

二、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上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得加入上述宣言。

丘吉尔在 12 月 29 日动身去加拿大前，已同罗斯福共同决定了《宣言》的最后文本。1942 年元旦，26 个国家的代表汇集白宫，在文件上签了字。

而此时，太平洋的盟军却在节节败退。珍珠港事变后的几个月里，日本所征服的地区好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扇柄就在东京，扇子的半径长达 3000 多英里，向东伸到中太平洋，向南伸到澳大利亚沿岸，向西直达印度的海岸。日本进到马来半岛的顶端，进一步就可以包围新加坡；他们轰炸滇缅路的卸货港仰光；他们在婆罗洲、西里伯斯、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和所罗门群岛登陆，从那里可以威胁美国到澳大利亚的生命线。

日本决心横扫东南亚，摧毁美、英、荷在东南亚的基地，强占菲律宾、关岛、香港、英属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俾斯麦群岛、荷属帝汶等重要地区。

为了实现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就对东南亚展开了进攻。关岛于 12 月 10 日被日军占领。美军 330 人全部投降。同一天，日军还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岛和托拉华岛。威克岛上的美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击沉日舰 2 艘。12 月 16 日，进攻珍珠港返航的一部分日本朗只前去增援，到 12 月 22 日，美军被迫投降。12 月 25 日，香港失陷。

日军在攻占马来半岛的同时，加强了对菲律宾的进袭。在 12 月 8 日和 10 日，日本飞机连续对马尼拉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狂轰滥炸，基本上摧

毁了麦克阿瑟的空军。接着，又在吕宋西海岸的维甘和东南部的黎牙实比登陆，美军连连败北，损失惨重。麦克阿瑟估计到，日军主力将在仁牙因湾登陆，由于美国空军已损失殆尽，陆军也减员一半，无法阻挡。因此，美菲军队便主动撤退到巴丹半岛，凭借科雷吉多要塞进行防守。他们炸毁了184座桥梁，及时地阻止了日军的进攻。

1942年的第一个星期结束之前，大约3万名菲律宾和美国的士兵在一道坚固的天然防线后面挖壕固守，这道横贯巴丹半岛的阿布凯防线，穿过沼泽地和纳蒂布山上的两座火山峰。在这道防线之后约20英里，荒凉的马里韦莱斯山坡上的退却阵地正在进行战备。这是“桔色作战计划”设计的防御，由于有1.5万美国部队和6.5万菲律宾部队可供调遣，麦克阿瑟预料能够在6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内阻止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然而麦克阿瑟过于乐观了，他的计划很快化为泡影。因为，撤退时带的大米还不够吃20天，面粉只够吃30天，鱼肉罐头够吃50天，这些食品供给8万部队和2.6万涌向巴丹的平民，还不够吃一个月。日军开始包围时，麦克阿瑟下令每人配给食品减半。罗斯福总统几次想通过日本海上封锁线向巴丹和科雷吉多尔运送给养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后来，骑兵的马已经没有饲料可喂了，温赖特将军含着眼泪下令把所有的军马都杀了，包括他自己心爱的良驹约瑟夫·康拉德在内。

麦克阿瑟试图重振队伍的士气，但勇气和决心阻挡不住日军的残酷进攻。绝望的情绪在蔓延，睡眠不足，食品、药品缺乏，使伤亡率直线上升。

1942年1月20日晚上，突破了纳蒂布山坡右翼阵地的5000名新到的日军发起进攻，麦克阿瑟的阿布凯前沿防线开始崩溃。第二天，温赖特将军的左翼阵地遭到猛烈空袭，也开始崩溃。后备部队紧急调上去支援那摇摇欲坠的前线。

为尽快解决菲律宾战场的僵持局面。3月间，日军又增派2个步兵师团和2个炮兵团对麦克阿瑟展开新的进攻。就在这时，罗斯福总统为了保全面子，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了日军的俘虏，便命令他把军队交给温赖特中将指挥，让他到澳大利亚去担任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

3月11日晚，麦克阿瑟携夫人和4岁的儿子，乘着巴尔克利上尉的鱼雷艇偷偷地离开了科雷吉多尔。在尔后紧张的45小时里，巴尔克利指挥的PT—41艇穿过被日军控制的海面，于13日天刚亮的时候在棉兰老岛北岸靠近台尔蒙菠萝罐头厂附近靠岸登陆。下船时，麦克阿瑟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他对巴尔克利说，他要为他和艇上的人申请银星章。“你们把我从虎口中救了出来，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东条英机得知麦克阿瑟逃跑的消息大为恼火，他本来打算生擒麦克阿瑟让他到东京游街的。他恼羞成怒，命日军发起更大的攻势。

4月2日，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美菲军队乱作一团，纷纷弃阵而逃。4月9日，吕宋部队司令爱德华·金少将率部投降，7.6万名美军和菲律宾军作了日军的俘虏。科雷吉多尔要塞守到5月6日。7日深夜，美远东军司令温赖特将军通过马尼拉电台命令菲律宾所有的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拒绝投降者以逃兵论处。尽管如此，棉兰老岛的3.6万名军队只有7000人（主要是美国人）向日军投降，其余2.9万人拒绝命令，带着武器上山打游击去了。至此，日军侵占了菲律宾所有重要的城镇和港口。

荷属东印度是日军与美、英、荷盟军争夺的主要战场。2月23日，战区

司令弗维尔显然已经没有办法行使 ABDA 战区的指挥权了。联合参谋长会议命令解散他在爪哇的指挥部。两天之后，美国航空母舰“兰利”号在爪哇海战中被击沉。这个海域的同盟国舰只大多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包括罗斯福过去时常在海上度假时的坐舰巡洋舰“休斯敦”号。

一个星期之后，爪哇岛被日军占领，守军投降。

为了尽快扭转败局，罗斯福在 1942 年 1 月 6 日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不能抱着防御的态度。当我们把军事力量和资源充分动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向敌人进攻——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就要打击他们。我们必须在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把敌人挡住，因为我们的意图是把战争带给敌人，带到敌人的本土上去。”

为此，罗斯福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军，工人、农民要加紧生产，为早日赢得胜利多生产物资，多生产军火。在总统的建议下，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国会迅速通过了一项新的征兵法，把要求登记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从 18 岁到 65 岁的男子。从 20 岁到 44 岁的男子有义务服兵役，超过最高年限的男子则有义务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务。此外，新的兵役法还规定，所有正在武装部队服役的男子须在战争期间服役，另外还要延长 6 个月。根据选征兵役法，对大约 3100 万人进行了分类，其中将近 1000 万人被征召入伍。到 1945 年，陆军约有 820 万人，其中三分之二在海外服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有 390 万人，海岸警卫队约有 25 万人。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实行了一项重要的军事革新，就是在陆海空三军中广泛使用妇女，尽量使男子摆脱非战斗任务。在 1942 年全国约有数十万妇女从军，担负了医疗救护、文书打字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任务，为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振奋人心的计划：

第一，努力提高生产飞机的速度，以便在 1942 年生产 6 万架，这比政府一年前订的目标多生产 1 万架，其中包括供作战用的 4.5 万架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驱逐机。而且要保持增产速度，以便在 1943 年保证生产 12.5 万架飞机，其中包括 10 万架作战飞机。

第二，提高生产坦克的速度，保证在今年——1942 年内生产 4.5 万辆，并且继续提高，以便在 1943 年生产 7.5 万辆坦克。

第三，努力提高防空火炮的速度，1942 年内生产 2 万门，并且继续提高，以便保证在 1943 年生产 3.5 万门防空火炮。

第四，努力提高运输船只的生产速度，要求在 1942 年内建造总数为 600 万载重吨的船只，而 1941 年完成的是 110 万载重吨。最后还要继续提高，以便在 1943 年建造 1000 万吨船舶。

四、轰炸东京给日本造成巨大心理震动

为了对日本偷袭珍珠港进行报复，美国人一直在寻找办法轰炸东京。

1942年4月2日，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陆军航空队第一流的飞行员杜立德和他的机组人员，从旧金山起航。16架B—25轰炸机，改装后增设了油箱和假机尾机关枪，小心谨慎地滑落在飞行甲板上。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穿过北太平洋风暴区，将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哈尔西海军中校的“企业”号汇合。这个被命名为“迈克”的特遣舰队在阴沉的海面上向着九州海岸以西约600英里的起飞点破浪行进。

日本大本营对美国出动这两支舰队一无所知。4月16日，飞行员们集中在甲板上，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马克·米切尔上校把日本过去授给美国人的五枚日本勋章交给杜立德。拿到勋章的飞行员把它们系在炸弹上，系好后，飞行员们还用粉笔写道：“我不是要火烧世界，我只火烧东京！”“请尝尝轰炸的味道吧！”

4月17日下午，“迈克”特遣舰队离起飞点只有24小时的水程，仍未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上的甲板人员对B—25轰炸机作了最后的检查，他们用起货机装上炸弹。当晚雷达发现了日本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舰队改变了航向，但是第二天上午7时半之后不久，一艘敌船发现了特遣舰队，它发出的无线电警报被舰队收到了。几分钟之后，前卫巡洋舰用炮火击沉了这艘小型勤务艇。杜立德和哈尔西决定立即进攻，即使多飞100英里可能使轰炸机不能剩下足够的油以返中国大陆也在所不惜。他们是在进行重大的冒险：虽然日本防线即将处于警戒状态，但日本人不会料到当天就有袭击，因为特遣舰队离日本几乎还有700英里。

“让杜立德中校和勇敢的中队起飞吧，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们！”哈尔西将军向“大黄蜂”号发出信号，这艘航空母舰在上午8时之前不久调头迎风。

起飞的时间到了，跑道只有467英尺，每架飞机都额外加了10罐5加仑装的汽油，主油箱加得满满的。杜立德第一个起飞，时间是早晨7时20分。

杜立德的飞机转过弯来从低空飞过“大黄蜂”号，直接朝东京方向飞去。其余的轰炸机也一架接一架地沉重地上了甲板。当最后一架飞机被拖到起飞线时，一个甲板水兵突然失足，飞机往前冲时的气把他吹得像败草似的乱转，以致左手被左螺旋桨绞断，幸好人被摔倒在旁边。飞行员感到震动，回头一瞧，只见一名水兵躺在甲板上。机身摇晃了，他急忙扳动操纵杆，收缩机翼。飞机挣扎着滑出了跑道，只见它往水面跌了下去。舰上的人都以为飞机会掉入大海，可是接着又看到它贴着海浪在飞，众人这才松了口气。飞机隆隆地升高了，转过弯来向其它飞机追去。时间是上午8时20分。

东京大本营虽然知道空袭要来了，但是按巡逻艇“日东丸”报告的方位来判断，敌机再过上一天才能到达。所有能出动的飞机都奉命进入戒备状态，计战斗机90架，轰炸机116架。近藤信竹中将奉命立即从横须贺海军基地出发，率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10艘去截击美舰。上午9时45分，一架巡逻机报告说，在离本土约600英里的上空发现一架向西飞行的双引擎轰炸机。但是，谁也不相信这个报告，美国的母舰上没有双引擎轰炸机，日本举国上下几乎没有人相信，美国飞机能到东京上空进行轰炸。

说来也巧，就在最后几架轰炸机飞离“大黄蜂”号的时候，东京开始防空演习。这次演习气氛松懈，连警报也没拉。市民们不理睬警防团要他们躲进防空洞的通知，竟有人骂他们是庸人自扰。到了中午，演习结束，大部分报警汽球已收了下来，三架战斗机在东京上空懒洋洋地盘旋。那里是星期天，天气晴朗又暖和，警报一解除，街上很快又熙熙攘攘，挤满了买东西和出来游玩的人群。

几分钟后，杜立德飞到日本沿海，比预定航线往北偏了80英里。他折向左方。在飞机后部的领航员卡尔·怀尔德纳开始观察有无追击的飞机，结果只发现了几架上下翻飞的教练机。当飞机掠过乡村田野时，他发现人们对这架飞机谁也没有在意，照样干着自己的事。在经过一个兵营时飞得很低，连日本军官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军刀都看得清。

那天中午，东条英机恰好乘一架飞机从他视察的水户航空学校回来，准备切过美机飞来的航线在附近一个机场降落。这时，从右方来了一架双引擎飞机，东条的秘书西浦大佐觉得这架飞机样子挺怪。飞机飞近了，连飞行员的脸都可以看见了，他猛然醒悟，大喊：“美国飞机！美国飞机！”东条大惊，出了一身冷汗。

中午12时30分整，杜立德到达目标上空。在进行低空轰炸时，弗里德·布里梅用瞄准器投下了第一颗炸弹。随后，飞机一架接一架飞过市区，把炸弹扔了下去。轰炸机飞过皇宫，没有投弹。机组人员曾经用纸牌抽签，看由谁去光顾日本天皇的住所，但是杜立德明确下令，除了不炸医院和学校外，对皇宫也不要炸。

这次空袭摧毁了90座建筑物，就物质破坏而言，虽然价值不大，但对这个世代代以为日本本上不会遭受攻击的民族，在心理上起了难以言状的震动。

五、中途岛海空大搏杀举世瞩目

轰炸东京最深远的影响，是对帝国参谋本部的巨大心理冲击。陆海军将领们丢尽了脸，他们由于愤怒作出的过分反应，终于导致一系列的战略失败。

日军袭击珍珠港后，美国人急于要搞清楚的是，日本海军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在哪里。为了揭开日军第二阶段的行动秘密，从阿拉斯加到澳大利亚，环绕太平洋的一系列无线电站的监听人员，从空中接收川流不息的密码电报，然后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发给华盛顿海军部情报处为萨福德海军中校工作的密码破译人员，或者发给在珍珠港工作的、由罗彻福特海军少校领导的规格较小的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

1942年4月中旬，华盛顿向太平洋战区发出了新的战略指令。海军作战部长金，要求太平洋舰队的情报部门密切关注日本战略动向，并通过对本日本海军通信情况的侦收和分析，向总部提交一份能够预测出日本海军下一个战略企图报告。

破译密码电报的实际过程，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人的聪明才智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表机的不断摸索。罗彻福特海军少校是一位老资格的通信情报人员，人称“魔术大师”。他凭着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业务技术，弄清了许多五位数密码的意义，对日军的战略动向作了四点预测。

第一，日军在印度洋的作战业已结束，舰队正在返航。

第二，日本没有进攻澳大利亚的意图。

第三，日本的部分兵力正计划在腊包尔南部作战。

第四，有迹象表明日本打算在太平洋作战，但时间和地点还不清楚。

罗彻福特少校的判断引起了华盛顿的高度重视。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难以判断日军下一步在太平洋方向上的进攻时间和地点。

在美军截获日军的通信信号中，有一个名称出现的频率和次数明显增多。有时是作为目的地，有时也作为需要特定准备的地点，这个名称在通信中使用的代号一直是“AF”。对于这一异常的现象和奇特的通信代号，罗彻斯特少校和他的情报人员绞尽脑汁，甚至在过去使用过的大量的情报资料中寻找与此有关的蛛丝马迹。一个偶然的因素，使人想起日军袭击珍珠港时曾用过“AF”的呼号，经过仔细查找，终于在堆积如山的侦抄电文中找到了需要的东西。原来，当时一架日军水上飞机，曾计划在位于中途岛和夏威夷之间的一处礁丛附近从潜艇上得到油料补充，电文中提到是通过“AF”附近。因此，罗彻福特断定“AF”就是中途岛的代号，而中途岛很可能就是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中途岛是一座直径约为6海里的圆形环礁，因位于亚洲至北美的太平洋航线正中而得此名。它距旧金山和横滨均为2800海里，距珍珠港为1100海里。这里原是一个荒岛，没有居民，1867年被美国占领。1903年起成为美国海军基地和夏威夷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底电缆站，是美军在中太平洋的战略要地，成为屏护夏威夷的重要门户和前哨。日军若能夺战该岛，既可以将美军太平洋舰队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又可以以此为跳板进而威逼整个夏威夷。

中途岛的战略位置如此重要，美军势在必保。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判断，罗彻福特来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提议“能否指示中途岛基地指挥官西马德海军中校，要他拍发密码电报，就说淡水蒸馏器发生故障，不能使用……”尼米兹上将表示同意。两天后，罗彻福特的情报人员终于监听到了

日军报告“AF”缺乏淡水的报告。

在随后的几天里，美军又成功地破译了反映日军作战计划全貌的通讯信号，从而彻底查明了日军各部队、舰船、指挥官及航线等核心机密。针对日军的作战计划，尼米兹上将迅速调整了中途岛的防御力量。参谋人员根据情报中获取的日军航线，在海图上推算出美军航空母舰的最佳待机点——中途岛北东200海里海域。尼米兹确信这一点的选择将会给美军带来扭转战局的好运，于是将此点命名为“幸运点”。

5月25日，由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率领的包括2艘航空母舰（“企业”号、“大黄蜂”号）、6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组成的第16特混编队从珍珠港启航，先行开赴待机海域。第二天，“约克城”号也奇迹般地出航了，它在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的护卫下，由弗莱彻海军少将指挥，编为第17特混编队。

6月2日，两支编队在“幸运点”会合，并由弗莱彻少将统一指挥。此时此刻，美军已布设了一张大网，正在静候着猎物的来临。

对日本海军来说，1942年4月5日是个决定性的日子。联合舰队与军令部之间经过连续几天的激烈争辩，军令部被迫采取了妥协的让步，原则上同意了中途岛的作战方案。如果说大本营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幕僚对这一战略调整保持保留态度的话，那么几天后发生的美军空袭东京的意外事件，则从根本上打消了“保留者”的顾虑，使进攻中途岛的决心更加趋向一致。

这一事件的发生，促使日军军令部向联合舰队下达了6月初进攻中途岛的作战命令，山本五十六及整个舰队开始投入了最紧张的战役准备之中。

1942年5月5日，日本军令部总长永野海军大将奉天皇敕令，发布了《大本营海军部第十八号命令》，中途岛作战计划正式批准，并被命名为“米号作战”。

“米号作战”包括两大战役企图：一是对中途岛实施有限目标的军事占领，以此作为攻击夏威夷的前进航空基地；二是诱歼美军太平洋舰队，使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这一战略对手彻底丧失全部的作战能力。为此，山本将他这支庞大的联合舰队依据作战任务，编为六支特混编队。

第一支是由山本人将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第二支是由南云中将指挥的“第一机动部队”；第三支是由近藤信竹海军中将指挥的“中途岛攻略部队”；第四支是由细萱戎子郎海军中将指挥的“阿留申攻略部队”；第五支是由小松辉久海军中将指挥的潜艇部队；第六支是由冢原二四三海军中将指挥的“岸基航空部队”。同时冢原还要在5月20日派出2架水上飞机对珍珠港进行空中侦察，由于侦察机续航能力不足，途中需在弗伦奇弗里格特环礁由潜艇加油，因此，专为这一行动又拟制了一个“K号作战”计划。

中途岛的登陆日——N日确定为6月7日（日本时间）。

随着这个时间的接近，联合舰队的所有官兵都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着紧张的战前准备。这是日本海军自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行动，大量的准备活动必须在一个月內突击完成。

5月27日，时逢日本海军节。这是一个日本海军引为自豪的纪念日。上午8时正，南云中将的旗舰“赤城”号升起了“按时起锚”的信号旗，一艘艘战舰像离弦之箭向中途岛杀将而

从情报部门提供的侦察情况看，越来越多的迹象正在表明美军已发现了日军的行迹。敌人究竟在哪里呢？

6月4日清晨，美军艾迪中尉正驾机在中途岛西北200海里外进行例行巡逻，突然在水无线处，发现了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事不宜迟，艾迪立即向太平洋舰队总部发回了紧急电报。不久，位于艾迪东南方向的蔡斯上尉也发现大批像蝗虫一样的日本飞机正飞往中途岛……

蔡斯驾机悄悄跟踪着日本的机群，在距中途岛30海里处，他投下照明弹向空中待机的美军报警。但美机不是日本人的对手，15分钟便败下阵来。日军轰炸机群顺势全部飞抵中途岛上空……但是美军早有戒备，首次突击未能达到歼灭敌岸基航空兵的任务。返航途中，友永发出报告：“需要进行第二次攻击，时间7点整。”

7点5分，南云刚刚接到友永的电报，美军岸基飞机就已飞临日军编队上空，“赤城”号拉响了主袭警报。

美军分四批进行轮番攻击，第一批6架鱼雷机，第二批15架重轰炸机，第三批4架轻轰炸机，第四批24架俯冲轰炸机。在日军战斗机疯狂的截杀和日舰炽烈的炮火下，美机如同飞蛾扑火，一架一架坠入大海，但一架又跟着一架扑上来。美机的袭击更加坚定了南三再次攻击中途岛的决心。7点15分，南云下令：“已作好攻击敌舰准备的第二波飞机准备再次空袭中途岛。”因此，已装好鱼雷准备去攻击美军舰队的鱼雷攻击机只好卸下鱼雷又换上了炸弹。

但是，南云收到了巡逻机发回的报告：“发现军舰10艘，好像是敌舰。方位10°，距中途岛40海里，航向150°，航速20节以上，时间7点28分。”

南云做梦也没想到敌舰会出现得如此突然，而且就隐藏在日本编队的附近。这时，情报参谋已查明了敌舰的位置，双方相距正好200海里，也就是说双方的舰载机都可以攻击对方。事不宜迟，南云决定暂时放弃第二次攻击中途岛的计划，转身先去对付这支美军舰队。

7点45分，南云下令停止换装弹药，准备攻击敌舰，同时严令巡逻机：“查明舰种并保持接触。”13分钟后，巡逻机只报告了“敌舰改变航向、航向080°”等航行要素的变化情况，而对敌编队的编成只字未提。南云的参谋们急得发了火，再次严令搜索机立即查明敌舰队的具体编成。8点9分，搜索机终于查明：“敌舰为5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南云松了一口气，似乎虚惊一场。

8点20分搜索机再次报告：“敌舰队殿后好像有一艘航空母舰。”这个报告使“赤城”号上的每一个人再度紧张起来。8点30分，巡逻机又发回“敌舰队中尚有另2艘军舰，显然是巡洋舰”的报告。据此，南云中将断定，敌兵力中至少有一艘航空母舰，出此他决定在第二次空袭中途岛之前，首先攻击美舰。

就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友永率领的第一波攻击机由中途岛返回了航母。这些飞机的油料已快用尽，要求立即降落。但是，甲板上已摆满了准备起飞的第二波飞机，这批飞机在等待上批战斗机返回后，一同去执行攻击美舰的作战任务。但是，眼下的情况迫使南云必须当机立断；要么立即起飞俯冲轰炸机和换上炸弹的鱼雷机会攻击美舰，然后收回第一波飞机，但这要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冒险攻击；要么将甲板上的攻击机撤回机库，先收回第一波飞机和战斗机，完成战斗准备后再攻击敌舰，但这要耽误进攻的时间。

就在南云举棋未定之际，第二航空母舰编队司令山口闻多来电：“应立

即命令攻击机起飞！”南云并没有被部属这种求战心切的建议所干扰，8点30分，他下达了“清理飞机甲板，准备回收飞机”的命令。

8点55分，南云向山口报告：“9点整，发现敌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7艘和驱逐舰5艘。敌方位010°，距中途岛240海里。我们将驶向敌人。”9点18分，中途岛攻击队和战斗机全部收回。为避免再次受到中途岛美军岸基飞机的威胁和取得有利的阵位，南云部队以30节的航速向北驶去。

南云部队转向不久，警戒舰报告：“发现敌人机群向我接近。”南云立即命令战斗机起飞迎敌。远处飞来的美机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时隔不久，随着一个个小亮点的起火爆炸，首批遭拦截的15架美军鱼雷机相继拖着浓重的黑烟坠入海中。

但是，没等南云松一口气，“赤城”号了望哨就发出“敌鱼雷机，左舷40°，向我接近！”的警报。随后，只见美机成单纵队贴海面像两支利剑向“赤城”号两侧袭来。零式战斗机立即扑了上去，“赤城”号上的机关炮也疯狂地吐射着火焰。敌机越过“赤城”号飞向了“飞龙”号，“飞龙”号的机关炮也咆哮起来。日本战斗机已顾不上己方炮火的威胁与误伤，在炽烈的火网中同美军扭杀成一团。只有7架美机冲破日机的拦截向“飞龙”号投下几枚鱼雷，但被“飞龙”号扭动着巨大的身躯一一躲过。其余41架美机几乎全部坠入海底，日舰队安然无恙，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在美机攻击的过程中，日军航母继续进行反击的准备，飞机一架架从机库提上，在飞行甲板上排好。10点20分，南云下令起飞，飞机螺旋桨嗡嗡转动，航母逆风航行，只须5分钟日机便可全部升空，美军将要遭到致命一击。

5点20分，当中途岛派出的侦察机首次发现日本航空母舰时，美军特混队正位于日本偏北200海里处，弗来彻立即命令“大黄蜂”号和“企业”号向西急进。而“约克城”号继续向东航行，以期收回执行搜索任务的侦察机。

为了可靠地将日军置于美舰载机175海里作战半径之内，斯普鲁恩斯从各方面掌握的情况判断，日军现在可以正在为袭击中途岛返航的飞机加油。果真如此，这真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果断地下达了攻击日舰的命令。

“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的飞机分为四个机群歼敌，而“约克城”号的飞机就成了第五个机群。由于侦察机报告日舰位置有误，再加上日舰转向航行，“大黄蜂”号上的俯冲轰炸机没有发现日舰，继续向西南飞去。而低空飞行的鱼雷机于9点20分发现日军，随即发起攻击。但老练的日本战斗机飞行员轻而易举地将15架鱼雷机全部击落，“企业”号的鱼雷机稍晚一点发现日舰，同样没有战果。“企业”号上的轰炸机同“大黄蜂”上的机群一样也卡在预定海域发现敌舰。在这种情况下，轰炸机群指挥员小麦克拉斯基少校却作出了“这次海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决定”——开始方形搜索。几分钟后，这种搜索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美机发现了日本航空母舰。此时恰逢“约克城”号起飞的第五机群到达上空，而日军战斗机已全部被鱼雷机吸引到了低空。因此，这批美机未遭任何拦截，就对“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航空母舰同时发起了攻击。

此时，在日军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却是另外一派景象。102架飞机组成的日军舰载机攻击队排列一起，正在整装待发。10时24分，第一架零式战斗机开足马力，飞离了飞行甲板。就在这时，瞭望哨突然高声喊道：“俯冲轰炸机！”话音刚落，只见美机呼啸而来，黑色的炸弹倾泻而下，雨注般

落到了日本航母的甲板上，爆炸声和冲天的火光骤然而起，日军一艘艘庞大的战舰，变成了一条条巨大的火龙，波涛汹涌的海面一片火海。

在这场震惊世界的大海战中，还有鲜为人知的一幕，那就是美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辉煌战绩。

原来为了确保中途岛保卫战的胜利，美国海军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把所有潜艇分为3个特混大队：它们分别被称为第71、第72和第73特混大队。其中第71特混大队奉命在白天于潜望镜深度进入机动并准备好在接到敌人接近的情报时，上浮追击敌人；第72和73特混大队奉命处于水下状态，待命截击敌人。

“虹鱼”号潜艇是美国海军的一艘大型潜艇，在参加中途岛大战之前，它还没有进行过一次战斗航行。1941年秋，该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装，直到1942年4月才回到珍珠港，指挥这艘潜艇的是一位优秀的艇长布罗克曼。在他的潜艇进行改装期间。他曾在旧金山焦急地等待着新的任命，现在他终于开着他的潜艇来到他日夜思念的战场参加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海战。

6月4日早晨，“虹鱼”号潜艇正在中途岛以北海域待命。突然接到通报。在距中途岛150海里处发现敌机，航向320度。这就是说，敌人此时距“虹鱼”号所在潜艇阵地已经不远了，布罗克曼加紧了对周围海域的观察。

7点10分，布罗克曼从潜望镜里发现数架己方的“B—17”型轰炸机，在本艇的正前方正在对什么目标进行轰炸，可是从潜望镜里看不出来被轰炸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在战场上炸声就是命令，他顾不上多想，指挥着“虹鱼”号全速向飞机活动的海域开去。

45分钟后，透过潜望镜布罗克曼看见，在水天线上出现了军舰的桅杆，同时他也吃惊地发现，有一架日本飞机正朝自己飞来。

“不好！速潜！”布罗克曼连忙喊道。

5分钟后，它再一次浮起，日本飞机已经飞走了，通过潜望镜布罗克曼看见，在距他不远的水面上，有4艘大型日本军舰，根据经验判断，其中一艘可能是“棒名”号战列舰或者是“利根”号重巡洋舰，其它3艘都是巡洋舰。

“这么多的目标，只好拣大的打了。”布罗克曼心里想着，指挥潜艇开始靠近。可是还没等他发起攻击，他就得下潜了。因为正当布罗克曼在对敌舰进行进一步识别时，日本飞机发现了“虹鱼”号潜艇，并马上对它进行了攻击。好汉不吃眼前亏，布罗克曼只好再一次命令潜艇下潜。

当潜望镜再一次升起的时候，布罗克曼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场面：各方面的日本军舰都在高速驶离“虹鱼”号所在的海域。那些从上面过去的日本军舰现在都已落在他们的后面，正在发出各种灯光信号和手旗信号。在他们右舷的一艘日本巡洋舰正在用火炮轰击“虹鱼”号的潜望镜。

虽然此时的情况不容乐观，但布罗克曼并没有命令潜艇下潜，相反却在迎着敌人的炮火继续观察。

在眼前的一大群敌舰中，布罗克曼很快就选中了其中的一艘战列舰作为自己的攻击目标并很快侧算出了目标的各种运动要素：距离4000米，舷角右舷80度，航速25节。

“艇首双雷齐射！”几分钟后，布罗克曼发出了攻击命令。但“虹鱼”号只向目标发射了一枚鱼雷，另一枚在发射器中卡住了。那枚射出的鱼雷准确地命中了目标。由于距离和相遇角都增大了，布罗克曼无法对目标再一次

进行攻击了，加之这时敌人的警戒舰只也已经冲了过来，他不得不下潜了。

大约在9点钟的时候，布罗克曼发现，在距其8海里的海面上有艘日本航空母舰。由于该舰上空不停地响着的高射炮声，布罗克曼断定此时它一定在经受着美机的空袭。他随即指挥潜艇向那艘航空母舰接近过去。

一艘日本海军的驱逐舰发现了“虹鱼”号潜艇并对它进行了攻击，这没有动摇布罗克曼的决心，他仍然顽强地向前移动去攻击航空母舰。当与它相距2300米的时候，他发射了一枚鱼雷，由于敌人有所准备，及时采取了规避措施，鱼雷没有命中。这时“虹鱼”号自己则必须下潜了，就在他刚刚潜入水中的时候，有6颗深水炸弹在它身后爆炸了。布罗克曼没有过多地理会这些，他心里仍在想着去攻击那艘航空母舰，他现在满心想的就是要捞上这条“大鱼”。于是，他一边规避着敌人的攻击，一边向敌航空母舰靠近。

10点29分的时候，布罗克曼再一次看见了敌舰的桅杆，同时也收到了上级发来的一份通报：在附近海域有一艘被美国飞机击伤的日本海军航空母舰。这更加坚定了他要打沉敌航空母舰的信心，现在他开始寻找那艘受了伤的庞然大物了。

没有多长时间，布罗克曼就在潜望镜里看见了正在燃烧的日本海军“苍龙”号航空母舰。虽然此时它已经身负重伤，但还能以2—3节的速度向前挪运它那17500吨重的庞大身躯。可能是因为舰壳没有受到重伤，它一点也没有倾斜。在“苍龙”号的甲板上，艇员们正在准备向两艘巡洋舰上投递拖索，看样子他们是想把它拖走了。

现在摆在布罗克曼面前的问题是，到底先打谁？是先打那两艘正在停车要拖带航空母舰的巡洋舰，然后再攻击航空母舰，还是把攻击顺序调过来？布罗克曼终于决定，先打航空母舰。

经过3个多小时的接敌运动之后，到13点59分时，“虹鱼”号潜艇距离“苍龙”号航空母舰只有2500米了。当相遇角为125度时，布罗克曼向“苍龙”号发射了3枚鱼雷。这3枚鱼雷准确地命中了“苍龙”号，爆炸声震撼了整个大海。

现在，那两艘巡洋舰再也顾不上拖带航空母舰了，它们发了疯似地扑向“虹鱼”号潜艇，布罗克曼并不恋战，他又一个紧急下潜，在敌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当深水炸弹在它上面炸时，它已经潜到水下92米深处了。此后它便一直躲在深水里，直到听不到一点爆炸声。

大约在18点的时候，“虹鱼”号又一次上浮到潜望镜深度，此时从潜望镜里向海面望去，已经看不到日本海军巡洋舰的踪影了，海面上只剩下“苍龙”号航空母舰在那里燃烧，远远望去，它既像一个硕大的发烟，又像一个大火球。

几天以后传来的消息，“虹鱼”号的人们才知道那天他们打沉的是日本海军大名鼎鼎的“苍龙”号航空母舰，而一度使他们感到紧张的那一阵阵爆炸声，则是“苍龙”号下沉时其弹药库爆炸发出的声音。

美国海军就这样干净利落地赢得了这场决定性的海战的胜利。日本损失大型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332架，兵员损失3500人。而美军仅仅损失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一艘，飞机147架，兵员307人。

六、瓜岛血战惨烈空前

中途岛一战，日军丧失了它在战争初期夺得的海空控制权，也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这次海战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次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扭转了太平洋盟军的不利态势。

1942年8月，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爪达尔卡纳尔岛及其邻近岛屿登陆。9月，麦克阿瑟的陆军和澳大利亚部队向布纳和新几内亚推进，拉开了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反攻的序幕，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残酷的海、陆、空大战。

爪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位于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东南端，长145公里，宽40公里，陆地总面积约6500平方公里，是长链状的所罗门群岛中一个较大的岛屿。瓜岛整体形状呈不规则形，岛上地势崎岖，森林遍布，是汪洋中从来没人注意的小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岛，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南太平洋炮舰的怒吼而身价倍增，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为了把丢失的一切重新夺回来，日军选择了瓜岛，要把它建成南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以扩大日本海军在南太平洋的作战区域。于是，日军于1942年6月底，派遣施工部队进入瓜岛修建机场，并于8月5日基本完工。

此时，日军在南太平洋的兵力为陆军第17军，军部位于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司令百武中将，下辖13个大队，其主要任务是攻战莫尔兹比港。海军是在腊色尔组建的第8舰队，司令为三川海军中将，下辖5个战队、2个大队，共有轻型和重型巡洋舰7艘，以及几艘驱逐舰和潜艇。在瓜岛，日军仅有警备部队240人和施工部队2700人。

其实，在日军占领瓜岛并修建机场之前，美军就制定了南太平洋反攻的代号为“瞭望台作战”的计划，其目标是夺占新不列颠、新爱尔兰、新几内亚等地区。负责制定这一计划的是美海军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他也看中了位于所罗门群岛最南端的瓜岛，打算派一支部队在岛上登陆使之成为既是遏制日军南侵的战场，也是美军进行两栖作战、发起最终以日本本土为唯一目标的反攻起点。恰在此时，美侦察机发现日军在瓜岛修建的机场已经竣工。美军认为，日军利用瓜岛机场，将直接威胁美澳交通上的重要基地新赫布里底和新喀里多尼亚，对尔后作战非常不利，因而决定将夺取瓜岛及其附近的图拉吉岛作为执行“瞭望台作战”的第一步，以打乱日军部署，牵制它在新几内亚的作战，使其陷入被动。这一作战计划由美太平洋战区所属南太平洋部队负责实施。该部队下辖2个特混编队，共有航母3艘、战列舰一艘、轻重巡洋舰14艘、驱逐舰32艘，以及其它舰艇。地面作战部队有海军第1陆战师及第二陆战师一部。

1942年8月7日，美陆战第一师约2万人分乘23艘运输船，由空中支援编队和护航编队掩护，向瓜岛和图拉吉岛驶去。直接指挥这一登陆作战行动的美陆战第一师师长阿切尔·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深感此行凶多吉少。这不仅是因为他对瓜岛的情况了解甚少。岛上的地形只能从一张陈旧的航海图和一叠传教士拍摄的年深日久的照片及一部短篇小说中去判断，而且还因为：由于连日大雨滂沱，运输船只不足，登岛部队装运的弹药只够维持10天左右，这对远离基地作战后方补给极为不便的部队来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虽然有庞大的舰队护送过海，但在登陆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得不到海军火炮和作战飞机的掩护。

在这期间日军的情况又怎样呢？日军第17军司令百武中将指挥第17

军，在海军舰队的掩护下，也于美军向瓜岛进军的同一天，由新几内亚东北的腊包尔乘船向莫尔兹比港驶去。他沾沾自喜地认为，只要海军能控制住四周的海洋，陆军就能登陆成功。此时，他不仅不知道日本人正在瓜岛为海军建立机场一事，而且未得到任何关于日军在中途岛失败的消息。原来日军中途岛惨败后，日军大本营深恐这次失败引起军队慌乱，严密封锁消息，甚至对百武这样级别的日军将官也保密。从沉没舰只上死里逃生的水兵被集中管理，不准外出，随舰记者更是被禁闭。相反，东京电台却大肆吹嘘占领了阿留申，击沉美舰 2 艘，击落美机 120 架的“赫赫战果”。百武不了解中途岛日军失败的情况，完全轻信了这些美舰被击沉，美机被击落的无稽之谈，因而低估了美国人反攻的可能性。

8 月 8 日清晨，美军舰对瓜岛和图拉吉岛发起了惊天动地的轰炸和炮击。这时，瓜岛上那些毫无防范的日本兵还在睡梦之中。由于美军空军情报员事先经过努力，把岛上的重要目标都清楚地标示出来，美军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复仇者式轰炸机从 100 公里以南的航空母舰上飞来参加战斗，准确地击中了岛上日军的许多重要目标。

轰炸炮击之后，强击艇迅速向岸驶去。美军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几乎未遇抵抗就登上了棕榈树环绕的瓜岛沙滩。接着，大批的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陆续登上瓜岛，并不停地向岛内进攻。第 5 陆战队向西打击，夺取滨海的库孔村；第 1 陆战队则小心翼翼地向西南方向控制机场招待所高地前进。这个高地距海岸 4 公里，其间密布难以通行的树林，地势陡峭。在潮湿闷热的丛林中行动，如同钻进了火炉一样，一个个气喘嘘嘘、汗水淋漓。当他们占领高地时，在机场的日本海军工兵已仓促地向西退去，逃入丛林中。因而，第 1 陆战队未经战斗就夺占了机场。与此同时，向图拉吉岛发起进攻的美军海军陆战队也顺利地占领了这个岛的许多地方，只是在北端遭到了日军的强烈抵抗。至 8 日黄昏，图拉吉岛及其附近的小岛也均落入美军之手。

就在美军对瓜岛及其它岛屿进行登陆作战时，位于瓜岛西北 600 公里的一支日本海军特混舰队，收到了瓜岛日军发去的告急电报：“我军遭到美国登陆部队攻击，现正撤入丛林。”同时，也收到了图拉吉岛发出的最后一份告急电文：“敌军锐不可挡，我军愿死坚守阵地，愿武运长久。”这支特混舰队的指挥官三川将军接到瓜岛和图拉吉岛的告急电文后，遂命令舰队全速前进，决心于夜间袭击位于名为“狭口”的狭窄海载（即从布干维尔岛到瓜岛长 300 公里的海峡）的美国舰队。

日本山本大将获悉美军攻击瓜岛后，也决定把重整瓜岛作为南太平洋作战的第一个目标，并指令组成一支“东南地区部队”，由第 11 航空司令、海军中将军原二四郎负责指挥。

在美军对瓜岛等岛屿进行登陆作战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日军已有 24 架贝蒂式鱼雷轰炸机飞向瓜岛的途中，为它们护航的是 24 架零式战斗机。这些飞机在离瓜岛还有 1 个多小时航程的地方被美机发现，美军立即以 6 架野猫式战斗机进行迎战。结果日军零式战斗机被打得七零八落，日军轰炸机也被击中数架起火，未被击中的飞机盲目将炸弹投到海里，仓皇逃窜。不久，日军的 45 架贝蒂式轰炸机在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又来飞袭瓜岛，美机进行空中拦截没有成功，结果这些飞机进入瓜岛的上空。此时，瓜岛的海滩上到处是为登陆部队运送补给的船只，这些船只成了日机极好的靶子。它们把成吨的炸弹投到正在航行、停泊的各式各样的舰船上，海滩上顿时变成一片火

海。美国海军舰炮和陆战队的高炮也不示弱，对空中的日机进行猛烈的射击。在稠密的空中火网中，只有1架贝蒂机得以逃脱，其余全被击落，日军空军两次作战遭受很大损失。

尽管日军空军遭到惨重打击，三川将军还是按既定计划将他的8艘战舰开入“狭口”海峡。可是，这时美国海军弗莱彻将军看到日军轰炸海帷运输舰船的情况，认为航空母舰冒的风险太大，便率领他的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6艘驱逐舰离开瓜岛，向南驶去。美军驻澳大利亚司令部的里奇蒙·特纳将军对弗莱彻的撤退十分恼火，他一面命令尚在瓜岛装卸货物的运输舰只赶快驶离，一面令另一支由海军少将斯科特率领的舰队赶紧出航，封锁东西峡口。

美军这支舰队拥有6艘巡洋舰，巡洋舰前是两艘护卫的驱逐舰，左右两侧各有1艘雷达驱逐舰。当他们驶到萨沃岛和瓜岛之间的海峡时，日军舰队首先发现了他们并立即开炮。几分钟内，美军被打死、淹死和被鲨鱼吞噬的官兵达1270人。此外，美军还有1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受重创，而日军只有2艘巡洋舰受伤。

美日海军在南太平洋交战后，日海军顾虑天亮之后会遭到美航母飞机的攻击，因而没有乘胜攻击停泊在瓜岛海岸的大批运输补给舰船，于9月1日时许急忙撤退。美军停泊和游弋在瓜岛海岸的运输船队乘机离开海岸，所以这些船只侥幸未受攻击。

9月1日清晨，当已经登上瓜岛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士兵从亨德森机场到海滩时，发现这里的船只已无影无踪，只剩下一片蓝色而平静的海洋，不由惊恐万状。美国海军舰船都撤了，而日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能开来并随心所欲地从陆上、海上和空中向他们发起攻击。范德格里夫将军估计，由于美国舰队已经撤离，日军从海上发起主攻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他命令部队立即构筑工事并布置好防御力量，部署了一条由泰纳鲁河向内陆展开的防线和从库孔村附近海边弯弯曲曲往回延伸的防线，以坦克和炮兵集结在防区中央，以便对防区周围任何一个既定目标实施轰击。同时，他还将90毫米高射炮阵地布置在机场西北，将半履带式的75毫米炮阵地设置在机场正北，这样，一旦需要，就能迅速进入海滩的既设阵地。

8月9日至12日，日军对瓜岛的美军进行试探性进攻。首先用飞机进行空中轰炸，重达500磅的炸弹和杀伤弹的弹片，在灌木丛中纷纷乱飞，岛上腾起冲天的浓烟和熊熊的大火。接着，日军的巡洋舰队和驱逐舰又对瓜岛进行两次震天动地的轰击，炮击后即迅速返航。缩集在岛上的日军，在日空海军对美军轰炸炮击时也曾以部分兵力进行攻击，但未取得任何进展。

8月13日，日军大本营命令百武将军速歼灭瓜岛之美军，百武即派清野市木大佐率一支曾受过专门训练的2000人精锐部队执行此任务。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则认为，瓜岛之战，将美军剩余战舰都诱入瓜岛一带海域，日强大的海空军将会彻底消灭美国海军，以雪中途岛惨败之耻。于是他调集了一支拥有3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1艘水上飞机航空母舰的庞大编队，于8月17日到达所罗门以北海域待机，同时调集原在该海区活动的舰只20余艘联合作战，以期一举将美海军吃掉。

对日海军庞大舰队南下南太平洋，美军海军司令金上将预感到一场大海战即将爆发，于是命令刚建成的“华盛顿”号和“南达科地”号两艘战列舰连同“米诺”号防空巡洋舰和护航驱逐舰从大西洋取道巴拿马运河开入太平

洋。

就在美日双方海军纷纷调兵遣将，准备在南太平洋进行大规模海战的同时，由清野市木大佐率领的 1000 余名日军先头部队，分乘 6 艘驱逐舰向瓜岛进发。18 日夜，这些骄横的日军在瓜岛登陆后，不等后续部队到达即向机场发起进攻，结果在美军优势兵力的反击下大部被歼。20 日起，美机开始进驻瓜岛机场，美军海空封锁巡逻大为加强，清野市本支队后续部队因等待联合舰队的支援，不得不延期登陆。

日海军联合舰队驶抵南太平洋海域后，立即同日陆军 17 军协商夺回瓜岛和歼灭美舰的作战计划。陆军准备以清野市木全部和山口支队共 1500 人再次在瓜岛登陆；山本把作战舰只约 80 艘组成 9 个群，担任输送、掩护、牵制和突击任务。为诱歼美舰，在瓜岛东南面，山本布下一道由几艘潜水艇构成的警戒屏障之后，将他的舰队集结在南所罗门群岛以北约 200 公里的海面上，并以“隆伍”号轻型航空母舰作诱饵向前航行，企图乘美航空母舰的飞机攻击“隆伍”号时，以日军主力航空母舰舰队去击沉美航空母舰，然后，再以拥有战列舰、重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庞大护航舰队驶过“狭口”海峡，消灭美军陆战队，夺回岛上的飞机场。

但是，日军的行动企图为美侦察机和澳大利亚海岸观察哨发现了，美军已有准备，出动第 61 特混编队作战舰只 28 艘迎战，8 月 24 日，双方在东所罗门半岛海域展开了航空机的对攻战，作为诱饵的“隆伍”号航母当即被美军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彻底摧毁，接着，美军的萨克托加号和企业号航母则冲着日本舰队开去。这时日军南云将军还以为美国的 3 艘航母（其中黄蜂号南下加油）都在集中攻击作为诱饵的“隆伍”号，于是下令发起猛烈的空中攻击，以歼灭美国的航空母舰舰队。“企业”号早就严阵以待，舰上的 53 架野猫式战斗机根本未参加对“隆伍”号的袭击，专门留在这一时刻使用。它们在浓密的云层中摆开阵势，和不久又赶来投入战斗的轰炸“隆伍”号航母的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一起，在空中等待日机的到来。

半小时后，日军上百架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呼啸着冲了过来，早已严阵以待的美军机群立即迎了上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空战。与此同时，美军航母上的舰炮也对准日机猛烈射击。顿时，大洋上空炮弹纷纷开花，飞机频频爆炸，日军飞机顷刻间有 90 架被击毁，其余飞机仓皇退去。美军乘胜连续作战，又轰炸了日军登陆兵输送船队，使日军这次作战企图完全破产。但是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被炸伤，瘫痪达 2 个月之久，美军也损失飞机 17 架。

此战之后，日军向瓜岛的增援被迫改为以高速舰只利用暗夜输送的方式，日本称之为“老鼠运输”，美军称之为“东京快车”。从 8 月 24 日至 9 月 4 日，日军以这种方式将山口支队和清野市木余部分批输送完毕。瓜岛上的日军获得增援后，集结在瓜岛上的兵力有 6200 多人，他们准备分 3 路出击。一路从北面打来，一路越过泰纳鲁阿攻击，另一路则渡过伦加河突击。

9 月 12 日，瓜岛日军在海军舰炮火力和空中轰炸机火力的掩护下，向美军发起进攻。他们穿过泥泞不堪的沼泽和缠结多刺的灌木丛，在螫人的昆虫和吸血的水蛭的围攻下，待进到美军阵地前沿时，已稀稀拉拉不成个队形。但是，在日军指挥官挥舞战刀的督战下，这些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日本士兵还是狂呼着“万岁”冲了上来。美军有的阵地被突破，双方展开了白刃格斗；有的要点被占领，被迫向后撤去。然而，日军士兵虽凶猛，却缺乏连续进攻能力。第一批冲锋部队已体力消耗殆尽，第二批冲锋部队还在后面的树林里

一面喘着粗气一面攀爬。正在这时，美军的大炮轰鸣了。炮弹落在那些已经突破防线的日本士兵之中。他们不是被炸得粉身碎骨，就是掉头穿过灌木丛跑了。到了天亮，美军陆战队发起反攻，丢掉的高地又重新回到他们手中。

此时，冢原和百武将军都相信日本兵肯定已占领了那座主要山岭，因而这一天没有派飞机去轰炸该岭，反而命令飞机去轰炸据报告在日军进攻部队后面登陆的美国部队，结果却把自己进入部队的后卫大肆轰炸了一番。在高岭下而闷热的丛林中，日军正竭力把第一次进攻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和新到达的精疲力竭的部队组织起来，编成一支整齐的突击部队，于当晚分成 6 批进行连续猛攻。他们狂喊着口号从丛林中冲出来，在整个美军防线上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美军用刺刀挑死跳进散兵坑中的日军，日军用枪托将美军的脑袋打碎。在这残酷无情的血腥地狱中，炮弹的爆炸声与中弹者的惨叫声混成一片，双方经一夜激战，日军伤亡很大，再次败退下来。

七、美日海陆空军血腥大比武

瓜岛作战屡遭失败，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将作战重点由新几内亚转至瓜岛方向。9月17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将驻东印度群岛的陆军第38师团，以及从中国战场、南方方面军和日本国内抽调的兵力配属第17军。10月初，第17军司令官率陆军第2步兵师团一部登上瓜岛。为了保障该师团的主力尽快上岛，日海军第8舰队派出第6巡洋舰队准备对瓜岛实施炮击。

10月11日夜，美军一架空中堡垒飞机发现了这支强大的日本炮击舰队，海军少将诺曼·斯科特立刻率领4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前往截击。黑暗的大洋中，两支舰队沿同一航线迎面冲来。美军的舰船上不仅装有先进的雷达，而且士兵都经过集中夜战训练，因而当两支舰队相距2000米时，尚未被日方发现的美国舰队首先开火，一排炮弹朝日军旗舰上开火，舰上顿时腾起一团团耀眼的火球。片刻之后，其它美舰的侧舷炮火也击中了“青叶”号。日舰遭到突然打击、慌忙进行还击。在短促的交战中，日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被击沉，巡洋舰一艘受伤，美军被击沉巡洋舰1艘，击伤巡洋舰2艘、驱逐舰一艘。

日本海军炮击瓜岛美军未成，反被击沉击伤数艘军舰，山本大将恼羞成怒，决定对美军采取报复行动。于是，他命令他的联合舰队——5艘航空母舰、5艘战列舰、14艘巡洋舰和44艘驱逐舰拔锚启航炮击瓜岛机场，为强大的日军陆战队提供火力支援。

10月13日，日本大批舰载机对瓜岛机场实施大规模轰炸。美军事先得到这次空袭警报，机场上野猎式飞机来不及起飞就被击毁。紧接着，日机又发起第二次袭击，把机场内宝贵的油料库炸得燃烧起来，摧毁了机场的许多其它设施。日军离去之后，日军的炮兵又开始射击。炮弹在机场跑道周围爆炸，把跑道炸得到处是弹坑。午夜前不久，照明弹突然又飞上空中，把机场附近地区照得雪亮。亮光中，日军战列舰炮对准机场发射出毁灭性的炮火。炮击持续了1个半小时，周围的大地在颤抖美军陆战队的士兵蜷缩在堑壕中，被炮火震得头昏目眩，懵懵懂懂，黎明时，昏头昏脑的美国守军从堑壕钻出，不少人几乎是神志不清，吓得发愣，连话都说不出来。机场上的两条跑道被炸得面目全非，到处是弥散烟火的弹坑；被炸毁的飞机有34架无畏式轰炸机、16架野猫式战斗机和全部的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它们的残骸狼藉散在跑道的周围。

继前两夜的轰击之后，日军又于15日晚进行了第三次令人胆战心惊的夜间炮击。日巡洋舰向机场倾泻了数百枚重磅炸弹，日机再次对机场上的残存飞机和设施进行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日陆军第2师团主力和第38师团一部登上瓜岛，使瓜岛的日军兵力增至2.2万余人。于是，百武将军决定组织部队从3个方向进逼机场，山本也准备率联合舰队冲进狭窄的海峡，用炮火轰击美军，以期彻底消灭岛上美军，夺占全岛。然而，美军的作战兵力这时也得到加强，美陆军1个师运抵岛上，苍德格里夫特现在已享有1.3万人的部队。他在面向海滩的防线上，配置了海军陆战队和其他特种部队；沿泰纳鲁河延伸到高岭的防线由步兵防守；从高岭向西到加伦的防线由海军陆战队防守；他还留有充足的预备队，以便对突出之日军实施反击。美国南太平洋部队司令官预见到下一步瓜岛地区将有一场决定性的恶战，因而除向岛上增派大批陆战部队外，还命令海军舰队全力以赴投入瓜岛之战中。巨大的“企业”

号航空母舰和枪炮林立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在诸多的巡洋舰、护卫舰、驱逐舰的簇拥下，全速驶往瓜岛救援。

10月24日下午，就在日军要发动猛攻的前一刻，天空中突然乌云滚滚，大雨倾盆，几分钟后，土路上尽是滑溜溜的泥浆。瓢泼大雨使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络暂告中断，部队秩序混乱不堪。为此，丸山不得不下令推迟至晚7时再发起进攻。到了7时，大雨虽过，可毛毛细雨还在下着。丸山不能等待了，他仓促地发起了进攻，可他的右翼初治大佐率领的部队却未能按时穿过丛林。美军见日军发起进攻，一个个严阵以待，直到日军冲到铁丝网前才开始射击，首批冲锋的日军被击毙在铁丝网前。第二批日军爬过同伴的尸体向前猛冲，但也遭到同样的厄运。日军再也经不住这样的杀戮，侥幸活命的吓得目瞪口呆，一个个爬回丛林隐蔽起来。

两个小时之后，经过重新组织的日军又发起了冲锋。这时，丸山的右翼日军也投入了战斗，这些日军为了弥补自己延误战机的过错，展开了比丸山部队更为凶猛狂暴的进攻。在日军的强烈攻击面前，美军坚守的阵地几处被突破，丸山欣喜若狂，过早地向百武将军发出南海机场已被占领的电报。百武收到电报后，连忙通知在腊色尔的三川将军派3艘大驱逐舰运送部队到科利岬登陆，以彻底消灭美军部队。

可是美军的防线虽被突破，却没崩溃，他们将预备队投入战斗进行反击，连续打退了日军的3次冲锋。黑夜中，残存的日本兵只好爬回湿沥沥的丛林。随着黎明的到来，日军再次冲击，美军隐蔽在阵地后的反坦克炮对日军进行平射，结果整整一个日军纵队被打倒在地，士兵们血肉模糊，尸体还保持着行军时的队列。面对此情，丸山将军只好向百武发出一封电报：“攻占机场尚有困难。”

然而，此时载运部队的日军驱逐舰正向科利岬急驶而来，美军陆战队的岸炮立即对其进行射击，迫使这些舰只掉头走开。为登陆行动担当掩护任务的1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也被美机发现，美大批轰炸机从机场起飞，将日军巡洋舰炸得粉碎，1艘驱逐舰搁浅，另四艘驱逐舰慌忙逃走。

在岛上，丸山将军利用夜幕的掩护，组织岛上日军又发起了“最后的决死进攻”。成群的日本兵钻出丛林，高呼“陆战队的士兵们，今晚你们完蛋了”的口号冲了上去。然而，真正完蛋的却是日本兵，他们成十成百地被美军打死。未被打死的冲进美军士兵群中，用刺刀用战刀，用枪托和拳头展开了疯狂的肉搏战。但是，这并不能挽救失败的定局。美军一经反击，残存的日军即被驱走，战场上日军自下了2500多具尸体，丸山不得不命令残兵败将撤退，陆上的战斗胜负实际已成定局。

正当美军在丛林中大量杀伤日军之际，2艘美国航母由瓜岛南面向两北疾驶而来。差不多在同一时刻，日军拥有4艘航母的庞大舰队也转而南下，寻找美国海军交战。南太平洋上一场大规模的海空交战，即刻就要爆发。

10月26日天刚破晓，日军发现美军舰队，4艘航母上的轰炸机立即离舰起飞，向美舰扑了过去。几乎同时，在天空中巡飞的美军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也发现了日军舰队，于是他们冲过咆哮的日军机群，向日舰发起了攻击。日军航母慌忙掉头躲避，“瑞凤”号首先中弹撤离战斗。接着，美机对躲避的日舰进行奋勇攻击，它们一架接一架地穿过舰上射来的密集高射炮火，向“翔鹤”号航母俯冲攻击，一颗颗1000磅重的炸弹击中该舰要害，船上的大炮也被打哑了，只好掉转船头逃离战斗，尔后，美机又重创了“筑摩”号巡洋舰，

迫使它撤出战斗。

在美国舰队这边，日军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对美舰猛烈攻击，一名日本飞行员驾着飞机，以神风突击的自杀性俯冲，笔直地撞入大黄蜂航母的飞行甲板上，舰上爆发一团直冲云天的巨大火焰，接着又有两颗鱼雷击中了它的要害，“大黄蜂”号航母已无法使用，美军只好将它放弃。与“大黄蜂”号相比，“企业”号航母还算幸运。它费劲地躲过了日本潜艇发射的鱼雷，却未能躲过日军飞机的攻击，它的飞行甲板中了几颗炸弹，但总算载着飞机逃离了危险。

此次海战，日美海军力量都受到较大损失，尤其日军联合舰队中2艘航母受重创不能参战，另一艘超负荷行驶机械失灵不能使用。此外日军还损失了100多架飞机。暂时谁也没有进攻能力，双方形成僵持状态。

到了11月以后，日美双方又准备在瓜岛开战。日军大本营派出2个师团和1个旅团作为增援部队，准备以强大的海军炮火为掩护，在岛上发动一场全面进攻。至11月10日，日方在岛上拥有部队3万人，并计划再派1.4万人在岛上登陆。同时，由2艘航母、4艘战列舰、11艘巡洋舰和49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日本舰队也将驶抵瓜岛。为迎战日军，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将全部可调用的海、陆、空武器都迅速调到瓜岛。至11月10日，美军在岛上也拥有2.3万人，并预计在日军到达之前再增派6000人登陆上岛。美国海军也在争分夺秒地集中作战舰只。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程兵昼夜抢修“企业”号航母和战列舰“南达科他”号。这些舰只尚未修复完毕就加入舰队编号，边修理边向日舰驶去。

11月12日凌晨，美日在南太平洋上的又一场大规模空海战开始。首先是日机对在瓜岛上的美军进行攻击，美军护航舰队炮火立即进行还击，当即击落日军23架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但同时，美军也有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被击伤。

13日，日军一支庞大的舰队浩浩荡荡驶向萨沃岛，甲板上堆满了轰炸机的高爆炸弹。美军为不让机场遭到炮击，急忙以附近的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去迎击。日军发现美国军舰迎面开来，十分恐慌，因为装满高爆炸弹的甲板上只要落下一颗炮弹，就会将整个舰只炸毁，于是，日本兵又狂乱地卸下高爆炸弹装上穿甲弹。瞬间，双方在黑沉沉的狭窄海峡中展开了一场恶战，战舰回旋追逐，混作一团，舰只对着舰只抵近射击。最后，因日海军不愿让它的第一流战舰在混战中受损，因而放弃炮击轰炸机场计划，撤离了战场。之后，美军巡飞的作战机群又击毁日军7艘运兵舰船；美军的舰队在萨沃岛击沉击伤日舰7艘，日军的增援计划又一次被挫败。

日本大本营仍不甘心失败，自11月以后又不断增强南太平洋的力量，并预计于1942年2月中旬发动总攻。但是，日军的这一企图已难以实现。自12月中旬起，日军由于争夺海空控制权失败，它在瓜岛上的3万人的补给已无法维持，海上运输几乎断绝，不仅武器弹药不足，就连日常生活也难以保障，日军每日以树皮、野草充饥，疾病流行，死亡人数大增。相反，美军的补给却不断增强。在此情况下，日本大本营被迫承认失败，12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停止瓜岛作战，准备撤退，至1943年2月7日，日军从瓜岛撤军完毕。

瓜岛之战，是日军在南太平洋末日的开始，它不仅没有实现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的企图，反而遭到进一步削弱。从此，日军被迫处于战略守势，处

处设防，步步被动，直至投降。

八、库拉湾海战

1943年3、4月份，美国一批性能极佳的飞机问世，F6F“恶妇”式战斗机比F4F“野猫”式飞机更重、更快也更顽强；F4U“海盗”式战斗机的爬高性能优于任何一种日机；其航程则为旧“野猫”式机的2倍；B—24“解放者”式重轰炸机也比B—17“飞行堡垒”式重型轰炸机的载弹量和航程要大。同时，美机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1943年年中，美海军拥有各型飞机1.8万架，在太平洋上，已有12艘航空母舰和6艘战列舰，这与1942年美海军在太平洋上只剩下一、二艘航空母舰那种艰苦的岁月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43年夏，麦克阿瑟指挥的西南太平洋部队也实力大增，共拥有14个澳大利亚师和3个美国师，海军编为第七舰队，各种飞机达1400架。

根据“了望台”成役计划的规定，美太平洋舰队的责任，仅限于攻取图拉吉岛和瓜岛，其余向腊包尔进攻的后续行动都交由麦克阿瑟将军负责。然而，经过9个月的扩充，哈尔西的舰队已经进入空前强大的时期，迫切希望在新乔治亚之战中大显身手，而麦克阿瑟现正在新几内亚的炮火与硝烟中忙得不可开交，那么，为什么不让哈尔西在中所罗门群岛也一展鸿图呢？

因此，1943年3月29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新的训令，以腊包尔为目标最后占领俾斯麦群岛，指挥关系如下：

“本训令中所指示的作战行动将在西太平洋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领导下进行。”

“所罗门群岛的作战行动由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哈尔西直接指挥，并在麦克阿瑟总的指挥下进行。”

“太平洋舰队和太平洋战区的舰船、飞机和地面部队，除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指派给参加上述作战的特混兵力以外，其余仍留在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的控制之下。”

第一步的战斗任务是：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吉利温纳岛和伍德拉克岛（木鲁瓦）上建立飞机场；夺取莱城、萨拉莫阿、芬什哈芬、马丹等地区 and 占领新不列颠岛的西部，夺取并占领所罗门群岛。

这一自占领瓜岛之后美军在西南太平洋上反攻的第一战役，彼命名为“脚趾甲”战役。的确，对日本本土的反攻，必须始于足下。

这样一来，麦克阿瑟保持了战略指挥权，哈尔西则取得进入新乔治亚海峡一线的战术指挥权。接到训令后，哈尔西立即从努美阿飞抵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与麦克阿瑟会晤，两人就攻占新乔治亚和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联合行动达成了协议。

“脚趾甲”战役要求哈尔西属下的特纳海军少将的两栖兵力在6月30日占领四个初步目标——范古努岛东南海岸的威克汉锚地、新乔治亚岛的塞济角、维鲁港以及伦塞伐岛，以期逼近蒙达。

这次反攻的矛头所向首先是蒙达机场。蒙达位于新乔治亚岛西部，是一个战略要地。1943年，日军在那里建立了机场。只要日军掌握着蒙达机场，就会对瓜岛造成莫大的威胁，严重影响美军迅速向北推进。反之，如果美军占领了蒙达机场，便能阻止布干维尔以东的任何地点落入日军手中，并能使自己向腊包尔推进一步。因而，蒙达机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几个月来，美军对蒙达机场进行了多次轰炸与炮击，把机场打得千疮百孔。

6月20日，“脚趾甲”战役正式打响了。新乔治亚这一线由哈尔西直接指挥。6月21日，美海军陆战队在塞济角登陆成功。6月30日，美军又在伦奈伐岛的北岸以破竹之势蜂拥上岸。

新几内亚方面，麦克阿瑟也分两路出击，30日分别在特罗布里恩德和萨拉莫阿登陆，有5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和29艘驱逐舰为这一反攻提供海空掩护。

紧接着，哈尔西的部队又在7月1日占领了维克汉锚地。见此状况，哈尔西信心十足，立即下令：赫斯特陆军少将务必于7月5日把军队运到新乔治亚去占领蒙达机场。

在接到哈尔西的命令之后，特纳少将与赫斯特少将反复筹划，决定于7月2日在蒙达西北方不很远的赞纳纳海滩登陆，然后通过丛林向蒙达推进。

另一方面，为阻止从维拉经巴洛科港开往蒙达的日本援军，哈尔西又派遣600名士兵，由陆战队上校利弗西季指挥去占领赖斯锚地。这支部队分装在7艘快速运输舰上，由安斯沃思少将指挥的3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和2艘快速扫雷舰护航，预计7月4日夜进入库拉湾。

面对美军反攻，日本方面并不甘休。日军自瓜岛败退之后，大本营采取了“确保要域”的战略方针，其基本要求是：在俾斯麦群岛等战略要地，凭借前哨据点阻止盟军反攻。

因而，日陆军决心全力防止新乔治亚要地，并计划派出4000名日兵增援该地。首批援兵将由3艘驱逐舰运载，于7月4日夜间进入库拉湾，计划先抵达寇郎班加腊岛南部的日军基地维拉，然后由此再开往蒙达。

这样一来，美军进入库拉湾的时间与日军完全相同。

7月4日晚，东南风夹着阵雨，在漆黑的库拉湾海面上扫荡。安斯沃思率舰队进入海湾，冲向维拉海岸。7月5日零时26分，美驱逐舰“尼古拉斯”号和“斯特朗”号担任前哨警戒，巡洋舰“檀香山”号、“海伦娜”号。“圣路易斯”号以及驱逐舰“歇伐利埃”号、“奥邦农”号鱼贯而入，随即用暴风雨般的炮火，向维拉港和巴洛科港轰击。

这时候，一支刚刚进入库拉湾的日驱逐舰小队，正在黑暗中虎视眈眈地盯着美舰的一举一动，可是，安斯沃思全然不知。

5日零时31分，美驱逐舰“拉耳夫·塔波特”号的雷达忽然发现三个可疑的光点向西移动，几分钟后，才看清从库拉湾里冒出3艘神秘的驱逐舰，正以25节的航速向外行驶。

安斯沃思少将从无线电话中得到发现神秘舰船，顿感事出蹊跷，意欲查明情况。正在这时（0时49分），“斯特朗”号，轰然一声大前锅炉舱被炸毁了，海水淹没了轮机舱，该舰向右倾斜，中部塌陷，停车打转，顿时落伍。

安斯沃思对“斯特朗”号中雷，感到困惑不解，以为一定是日本潜艇捣的鬼。实际上，这一打击来自日方的驱逐舰运兵小队。当美舰对准维拉进行第一次齐射时，就引起了悄然进入库拉湾内的3艘日驱逐舰的注意，但日舰见敌众我寡，不宜交战，就在暗夜中向毫无察觉的美舰发射了数枚“远程”鱼雷，随后，便放弃运输任务悄悄地溜走了。

“斯特朗”号被暗箭所伤，摇摇欲坠，危急万分，安斯沃思只得派两艘驱逐舰去救援。救援工作是在日军岸炮轰击下艰难地进行的，一艘美驱逐舰开炮掩护，另一艘在炮火掀起的浪柱中靠帮7分钟，救出241人。1时22分，“斯特朗”号终于沉没，46名官兵丧生。

就在这炮声隆隆的夜幕中,利弗西季上校于1时36分指挥登陆部队克服了黑暗、暴雨、炮火、浅滩造成的重重困难,在一片混乱中成功地登上赖斯锚地。

5日凌晨,阿斯沃思少将的火力支援群返航图拉吉港。

虽然在库拉湾海面上尚未真正展开舰队交锋,但由于日本驱逐舰施放冷箭,射中“斯特朗”号,东京电台便迫不及待地宣称:日本在7月4日赢得了一场海战胜利——一支小小的驱逐舰分队就击退了美国的一支强有力的特混舰队。

5日下午3时,返航中的阿斯沃思突然接到哈尔西的命令。“东京快车”已在布因港外起航,即刻以29节的速度回驶新乔治亚海峡,实施截击。

按今后的阿斯沃思立即返航新乔治亚海峡,再赴库拉湾寻敌作战。这时,他的兵力是以第九巡洋舰分队的“檀香山”号、“海伦娜”号、“圣路易斯”号为主,外加麦金纳尼海军上校的第21驱逐舰大队的“尼古拉斯”号、“奥邦农”号、“雷德福”号和“勤金斯”号4艘驱逐舰。

正当阿斯沃思率舰北上之际,日舰队也从布因港拔锚起航南下,其作战任务是再次运载增援新乔治亚的部队以及补给品前往维拉,以便转运蒙达,加强该地的防御。

这支日舰队由秋山海军少将指挥,10艘驱逐舰分成3支:一支是火力支援小队,由“新月”号、“凉风”号、“谷风”号组成;“望月”号、“三日月”号、“滨风”号三艘组成第一运输小队,由折田大佐指挥;“天雾”号、“初雪”号、“长月”号、“皋月”号组成第二运输小队,由山城大佐指挥。

海战即将爆发,可是秋山编队中没有一艘巡洋舰,在兵力上明显处于劣势,而且,编队中有7艘驱逐舰满载着人员物资。尽管日驱逐舰配有令人生畏的609毫米的大型鱼雷,对美舰队能构成一定威胁,但若占卜海战的前景,则显凶多吉少。

7月6日0时26分,美舰队到达维苏维苏角附近,各舰进入了战斗部署。阿斯沃思设想了两种作战方案:一种是在中射程(7200—9000)米,完全用雷达指挥炮火作战;一种是在照明弹下进行远距离炮战。

万事俱备,只欠战机。为防万一,美舰采取防空队形。抬头远眺,疏云点缀着无月的海空,海面平静,微风拂面,阿斯沃思信心十足地率舰队以25节航速进入库拉湾。

此时,秋山少将也率日舰队以21节的航速向库拉湾口航进,同时下令折田大佐的第一运输小队沿寇朗班加腊的东南岸航行,驶向维拉锚地。凌晨1时43分,秋山又下令山城大佐的第二运输小队驶往维拉,自己率火力支援小队的3艘驱逐舰继续向南航行,侦察海面动静。

此时,由于寇朗班加腊岛高耸的山影混入雷达屏幕,而且山城率领的第二运输小队的4艘驱逐舰分离出去,造成美舰雷达图象混乱,无法判断究竟有多少日舰,属何级别,什么序列,取何航向,这使阿斯沃思十分恼火。直到1时49分,他才弄明白这里有两群日舰,估计有7—9舰,此时,双方舰队相距1万米,阿斯沃思认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他决定在中射程上用雷达来控制舰炮射击,以奇袭制胜。但是选择什么目标呢?摆在美舰炮口面前的猎物有两个:一是距离较近的秋山少将率领的3艘驱逐舰;二是目标虽大,但还远在支援小队以外9000米的山城大佐指挥的第二运输小队的四艘驱逐

舰。

见此状况，安斯沃思当机立断地命令：巡洋舰先炮击较近的日方舰群，然后抢占日舰前方，进行交转，在反航向上打击另一群日舰。

安斯沃思满以为奇袭在望，斗志正昂。殊不知早在凌晨 1 时 46 分，当两支相舰队相距 10800 米时，秋山少将对敌情已经有所察觉，遂把航速提高到 30 节，并迅速下令满载人员和物资的第二运输小队向自己靠拢准备应战。此时，身居劣势、处境险恶的秋山少将也在加紧作着应战准备。

凌晨 1 时 57 分，美巡洋舰上的大炮争先恐后地发出惊人的巨响，夜空在震荡，库拉湾夜战终于打响。

秋山少将的旗舰“新月”号首先遭难。美舰第一次齐射就压得它抬不起头来，152 毫米的炮弹纷纷在舰面上开花，秋山少将在飞舞的破片中一命呜呼！“新月”号舵机被打坏无法行驶。而“凉风”号和“谷风”号却幸运地躲过炮火，一分钟后立即反击。两舰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射了 16 条鱼雷，以 49 节的速度在漆黑的水面上飞窜，向美舰扑去……

在这先发制人的时刻，美驱逐舰没有发挥威力，在队列前面的“奥邦农”号和“尼古拉斯”号在这紧急关头，犹豫不决，失掉了战机。

然而，美巡洋舰连续发出的 2500 多发 152 毫米弹却使秋山的 3 艘驱逐舰吃不消。此时，“新月”号正在下沉；“凉风”号的探照灯也被打坏，舰首炮被摧毁，一个机关炮弹药箱着火，舰体被打穿了几个洞；“谷风”号机舱中了一颗未爆的炮弹，使粮食仓库进水。

以如此绝对优势围剿三艘日本驱逐舰，本应在几分钟内即该赢得完全的胜利，安斯沃思此时也认为日本的这一舰群已经被消灭。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除“新月”号报废以外，受伤较轻的“凉风”号与“谷风”号慌忙施放烟幕，向西北方向溜掉了。

最初的战果使安斯沃思十分得意，随即下令转向，不料命令未来得及执行，“凉风”号发射的鱼雷已经逼近。凌晨 2 时零 3 分，美巡洋舰“海伦娜”号首先中雷，连续 3 分钟内有 3 枚远程鱼雷命中该舰要害，其中一条将该舰舰首炸断，大量进水，舰体弯曲。但安斯沃思忙于转向，对此一无所知。

原来，当“海伦娜”号遭难时，山城大佐指挥的第二运输小队开始出现在美舰的雷达荧光屏上，此时，日驱逐舰“天雾”号、“初雪”号、“长月”号。“皋月”号正在向北航行，与美舰相距 11700 米。安斯沃思马上下令编队再次转向，紧紧追赶，可是唯独不见“海伦娜”号的回答信号，顿感情况不妙。但事态紧急，他已无暇顾及“海伦娜”号的命运。他的旗舰首先向山城大佐的旗舰“天雾”号进行了第一次齐射。并率舰队巧妙地左右转向，几次机动，居然抢占了“T”字横头优势，造成美各舰的舷侧火力得以集中炮击日舰，而日舰队只有先导舰才能还击，其他随后的各舰眼巴巴地无用武之地。这样一来，山城舰队大难临头了“天雾”号瞬间就被击中 4 发炮弹，唯一处在可以回击集团上的“天雾”号此时一心想的是如何逃脱，哪里顾得上还击，只见它在耀目的闪光中掉头右转，施放烟雾，逃之夭夭！纵队中的第二艘舰“初雪”号被命中 3 发炮弹，幸亏一发也没有爆炸，可是射击指挥仪、通信系统和舰桥上的操舵装置等处都被打坏了。队列后面的“长月”号和“皋月”号，连美舰的影子没有看见，就急速后转，逃离了这个弹雨如注的水区，在黑暗中趁混乱驶往维拉，前去卸下舰上的物资和人员。

安斯沃思见日舰逃匿得无影无踪，遂于 2 时 35 分下令结束战斗，并指派

驱逐舰“尼古拉斯”号和“雷德福”号留下从事救生工作，自己率舰队沿新乔治亚海峡返航图拉吉港。

3时41分，“尼古拉斯”号与“雷德福”号赶到“海伦娜”号遇难处，发现该舰早已沉没到600米深的海底，仅见炸断的舰首部分还在逐浪漂浮，那些幸存的舰员正在漆黑的海面上与波涛搏斗着，两舰立即从事打捞工作。20分钟后，“雷德福”号的雷达发现了日驱逐舰“凉风”号和“谷风”号逐渐逼近，被迫停止救援，准备迎敌。

原来，“凉风”号、“谷风”号两舰在1时59分逃脱之后，一直在炮火圈外的海面上忙着重装鱼雷，准备卷土重来，但由于“凉风”号的弹药箱被击中一弹，鱼雷手在这易爆之处心慌意乱地装弹，平时只须20分钟的装雷操作，如今却用了1小时14分，因而，当他们重返海战区域时，美舰早已撤退。黑暗中日舰又没有发现救援的“尼古拉斯”号和“雷德福”号，只得扫兴而归。这对于“海伦娜”号落水的舰员来说，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山城大佐的第二运输小队的驱逐舰从美舰的炮口下逃脱后，驶向维拉，卸下了物资和1600名日兵。但“长月”号在回撤时因为没有雷达导航，在维拉以北5海里处搁浅。“皋月”号伴着受伤的“初雪”号不敢重走库拉湾一线，冒着随时可能遭遇水雷的危险，从布拉基特海峡退出，驶回布因。

“天雾”号卸载后则大着胆子回驶库拉湾，沿寇郎班加腊岛的东海岸向北航行。5时15分，忽然听到水面呼救声，原来这是“新月”号的落水人员在海水中挣扎，“天雾”号立即停车救援，不料彼远在1.7万米处从事救生工作的“尼古拉斯”号和“雷德福”号的雷达发现了。“天雾”号也发现了美舰，双方立即进行鱼雷攻击，但都没有奏效。5时34分，双方开炮互射。美舰“尼古拉斯”号首先发射了照明弹，“雷德福”号趁机炮击，“天雾”号中部被炮弹命中，其炮火指挥系统和无线电室被击毁，舰长无心恋战，又一次施放烟幕逃走了。因而“新月”号舰队遇救者甚少，秋山少将以下总计300余人葬身库拉湾。

折田大佐指挥的第一小队没有参加库拉湾夜战，三艘驱逐舰乘隙驶抵维拉湾，卸下人员和补给物资。完成任务之后，“三日月”号和“滨风”号冒险也从水雷遍布的布拉基特海峡撤退，而“望月”号事前选择了库拉湾的航道，结果在天亮后也与正在从事救援的“尼古拉斯”号和“雷德福”号遭遇，双方实施了短促的炮战，“望月”号一座炮架和一个鱼雷发射管被毁伤，只得放烟幕逃走了。

此时，“尼古拉斯”号和“雷德福”号已经救起745名“海伦娜”号的人员，眼看着天已大亮，两舰怕继续耽搁下去将会遭到日机空袭，再说，这样一艘一艘地从库拉湾中冒出来，他们感到实在难以应付，于是，两舰留下4艘小艇继续救生，于6时17分转向东南，高速驶返图拉吉港。

至此，库拉湾海战结束。但日驱逐舰“长月”号的厄运还没有完结，它自搁浅后，舰上的人员分14次用小艇运载完毕，该舰则成了活靶子，天亮后遭到美机轰炸，弹药库爆炸，瘫痪在班巴里港外。

美“海伦娜”号的一部分舰员在7月6日早上仍然分两批在库拉湾海面上漂浮。舰长西息尔上校率领88人，分乘3艘摩托小艇逃难，后被美驱逐舰“格温”号、“伍德沃思”号救出。

第二批约近200人，既无小艇，又无救生筏。后来得到飞机丢下的救生衣和3只皮艇，就这样勉勉强强，且划且游，在海水中泡了两天多之后，于

8日凌晨上陆，上岸后他们立即用无线电与瓜岛联系，并从土著人那里弄到了少许武器、粮食、衣服和药品。美舰员退到丛林中进行防御，土著人为他们守卫着附近的道路，并消灭了一支接近他们的日本巡逻队。

要从日本人眼皮底下运走这批遇难者并非易事。美国人绞尽脑汁，决定利用暗夜一次运完，7月15日黄昏，麦金纳尼上校率领“‘尼古拉斯”号、“雷德福”号、“勤金斯”号、“奥邦”号4艘驱逐舰悄悄地离开了图拉吉港，驶入新乔治亚海峡，另有2艘快速运输舰在4艘驱逐舰掩护下，早于它们3小时出发，经新乔治亚海峡向北进发。

7月16日凌晨2时，快速运输舰群在黑暗中到达目的地，与岸上取得联系，165人迅速登舰。晨4时50分，美舰群全速经新乔治亚海峡返航，成功地完成了救援任务。

库拉湾海战是1943年夏季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实施反攻作战中发动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海战。这次海战结束后，安斯沃思于7月6日下午驶抵图拉吉，一本正经地报称击沉日舰719艘。原来，美方相信雷达荧光屏上的一个光点代表一艘日舰，如果此点消失，便认为日舰已沉没，因此，安斯沃思把日舰驶出观察距离以外，或者被陆地的背影所蒙混而消失了的迹象也作为被击沉的日舰一起算作了战果。

可笑的是，日舰编队在夸大战果方面更甚于美军，他们不仅报称击沉了“海伦娜”号，同时，在沉舰名单中还多报了2艘驱逐舰，伤4艘驱逐舰，主将战死，美方1艘巡洋舰被击沉。

就战术而言，日本人略胜一筹，他们在炮火连天之中历尽艰辛，终于把援军和物资运到了维拉，达到了此行的目的。

此海战又被称之为第一次库拉湾海战。

九、“胜利的播种床”

1943年6月中旬，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指令尼米兹提交一个在11月15日左右占领中太平洋中马绍尔群岛的作战计划。然而，尼米兹的参谋人员坚持认为，在进攻马绍尔群岛之前，必须首先占领吉尔伯特群岛。

吉尔伯特由英国政府托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于1941年12月10日占领该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塔拉瓦、马金，并在其他一些岛上设置了海岸瞭望哨。

攻战吉尔伯特群岛，不仅是对如何从中太平洋进攻实施一次训练和预演，更为重要的是盟军一旦占领了吉尔伯特，就可以取得进攻马绍尔群岛所必需的海空军基地，以建立新的空中跳板。

鉴于此种考虑，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尼米兹的意见，并于1943年7月20日发出指令：首先攻战吉尔伯特群岛，然后攻占马绍尔群岛，指令中规定，这两次战役的目的是。

(1) 攻占和控制马绍尔群岛； (2) 改善盟军横渡太平洋的交通线； (3) 支援太平洋其他战役，部分目的是减轻盟军在其他战役中所受的压力，但主要目的是通过密克罗尼西亚并开辟第二条“通向日本的道路”，以便及时与哈尔西和麦克阿瑟正在俾斯麦群岛打开的通过相互策应。

8月24日，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魁北克举行会议，在上呈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最后报告中建议从中太平洋进军应该分为六个阶段：

(1) 夺取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 (2) 夺取马绍尔群岛、威克岛和库赛埃岛； (3) 夺取波纳佩岛； (4) 夺取包括特鲁克乌在年的中部加罗林群岛； (5) 夺取帛琉群岛和雅浦岛； (6) 夺取马里亚纳群岛。

开辟从中太平洋反攻的路线是以美国庞大的军事工业作后盾的。美国经济和工业潜力比日本强大的多，军工生产蓬勃发展，一批又一批新生产的战舰持续不断地加入了太平洋舰队——1943年6月，“爱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开始服役，7月份，新建的航空母舰“约克城”号、“大黄蜂”号、“列克星敦”号，轻型航空母舰“独立”号、“贝劳伍德”号、“普林斯顿”号以及2艘巡洋舰和20艘新建的2100吨的驱逐舰也相继编入战斗行列。

不仅如此，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还通知尼米兹，到10月份，他可能得到5艘新建的和7艘旧的战列舰、10艘快速航空母舰、7艘护航航空母舰、8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66艘驱逐舰、27艘登陆兵运输舰和货船、9艘可作运输用的商船。这就为尼米兹能够从中太平洋大举反攻提供了先决条件。

中太平洋舰队，即美海军第五舰队，受命担任从中太平洋进行大反攻的战略任务，该舰队司令是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

斯普鲁恩斯中将生于1886年，战前默默无闻，至1940年，他才晋升为海军少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逐渐显露头角。在中途岛海战中，他任航空母舰编队指挥官，面对强大对手，他临阵不慌，攻其不备，克敌制胜，大显身手，初闻于世。后来，他担任了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参谋长，成为尼米兹

的左膀右臂。1943年8月5日，他被任命为第五舰队司令，成为从中太平洋大举反攻的前线总指挥。

斯普鲁恩斯中将麾下的第五舰队实力非常雄厚，它实际上囊括了除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弗莱彻的第九舰队以及麦克阿瑟属下的第七舰队以外的所有太平洋舰队的兵力。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指出，中太平洋是太平洋反攻的主要方向，应在人力、物力上对中太平洋部队予以优先考虑。因此，新建造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等舰只，刚一下水就被派往夏威夷，编入第五舰队。至1943年秋，第五舰队已拥有快速航空母舰6艘、轻航空母舰5艘，护航航空母舰8艘、新战列舰5艘、旧战列舰7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56艘，加上各种登陆舰艇和辅助舰只，总计达200余艘。这支兵力将全部参加吉尔伯特战役。

第五舰队的开路先锋是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其番号是第五特混编队，指挥官是鲍纳尔海军少将。第五特混编队下分4个特混大队，上有各类航空母舰11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21艘。

为了实施岛屿互陆战，1943年8月24日，在第五舰队中又组建了登陆部队——两栖兵力第五编队，由在瓜岛战役中大显身手的特纳少将担任指挥官。特纳的旗舰是在珍珠港事件中唯一幸存的战列舰——倒霉的金梅尔上校的旗舰“宾夕法尼亚”号。两栖兵力第五编队又分力两支兵力群，特纳亲自指挥一支，另一支由副司令希尔海军少将指挥。特纳又将所属的一切地面部队组成两栖第五军，脾气暴躁的陆战队少将霍兰德·史密斯担任军长。

1943年9月1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夺取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的指令下达给美太平洋舰队。但是，尼米兹的参谋们在研究之后，认为攻占瑙鲁岛的代价将会很大，而意义却很小。金上将和尼米兹也都有同感。因此，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决定放弃瑙鲁岛，转而攻占马金岛。

这样，以攻战吉尔伯特岛中的塔拉瓦、马金、阿贝马马岛为第一个进攻目标的中太平洋反攻战，即将拉开战幕。

吉尔伯特战役被命名为“电流战役”。

在战役开始之前，美国人就积极地进行了预先的作战准备。

8月下旬，美军占领了吉尔伯特南部的维诺梅阿岛；9月1日又在吉尔伯特东部的贝克岛登陆，并迅速筹建机场，作为进攻吉尔伯特群岛的空中跳板。

同时，美快速航空母舰广泛地对日本基地进行了空中轰炸。9月18日，鲍纳尔少将率领一支由3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大队，空袭了吉尔伯特的塔拉瓦和马金岛，先给日本人来了一个下马威。日军在塔拉瓦的飞机有一半被炸毁，大量日兵被炸死炸伤，岛上顿成一片火海。空中的另一收获是飞机对塔拉瓦的贝希欧岛进行了低空照相。

一星期后，美潜艇“缸鱼”号在潜望镜上装了一个照相架，用了18天的时间，对塔拉瓦、阿贝马马和马金岛进行了详细的侦察，潜望镜在每个方位上旋转，拍摄了一长卷电影胶片，把海岸线的连续全景都拍摄下来，为即将开始的战役提供了价值极高的情报资料。

在珍珠港，尼米兹聚精会神地凝望着贝希欧岛上茂密挺拔的椰子树（拍摄的贝希欧岛的照片）冥思苦想，他认为，要夺取塔拉瓦岛，必须首先拿下贝希欧。

贝希欧岛是塔拉瓦环礁中日本人筑有机场的重点设防岛屿，但是，从照片上只能看到像打开了一把把绿色雨伞似的椰子树，不像具有坚固防御工事

的样子。

事实恰恰相反，在这全长才 3420 米，宽 540 米的小岛上，防御工事却异乎寻常。战后，美国军事学家认为：“在军事史上还从未见过设防得如此严密的小岛。”岛上，沿海滩布满混凝土三角体、珊瑚石堆、倒刺的铁丝网和木栅等障碍物，后面的机枪阵地用椰子木、珊瑚沙或混凝土、铁板覆盖着，阵地之间有掩蔽壕沟相通，地下永备发射点的顶部用椰子木和砂石堆得很厚，散布在沿海滩地带，火力十分凶猛，其结构非大口径炮直接命中则不能将其摧毁。防空洞则用顶厚近二米、由砂石、椰子木和波状钢板构制而成。岛上所有的工事都构筑在地下，恰似一座森严壁垒的“活地狱”。

至 1943 年 11 月 20 日，守岛日军总数为 4836 人，皆是体格剽悍的善战之士。驻岛部队司令官柴崎海军少将在战前下令：“在所有重要地区坚守到最后最后一兵一卒，将敌人消灭在岸边。在这场敌优我劣的战斗中，必须将敌人诱进固定防御炮火的射程之内，然后用我们所有的力量将其消灭。”

柴崎还夸下海口：“美国人用 100 万人的兵力花 100 年的时间也拿不下塔拉瓦。”

当时，战役计划的制定者尼米兹将军当时对“活地狱”的防御状况却知之甚少，胸中无数。他决定先在贝希欧岛登陆，占领飞机场，然后横扫全岛，最后占领整个塔拉瓦环礁。

“电流战役”的 D 日定为 1943 年 11 月 20 日。

战役的具体布署是：希尔海军少将指挥第五十三特混编队（南部登陆突击编队）攻战塔拉瓦岛，其兵力编成是：3 艘战列舰、5 艘巡洋舰、21 艘驱逐舰、5 艘航空母舰及 17 艘运输舰、登陆舰，登陆兵力为加强的陆战第二师约 1.8 万人。

特纳海军少将亲自指挥第五十二特混编队（北部登陆突击编队）攻战马金岛，其兵力成为 4 艘战列舰、4 艘巨巡洋舰、13 艘驱逐舰、1 艘轻型航空母舰、3 艘护航航空母舰及 10 艘运输舰、登陆舰。登陆兵力为陆军步兵第 27 师 6472 人。

同时，还制定了攻战塔拉瓦岛东南约 75 海里的阿贝马马岛的作战计划。

美第五舰队的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第五特混编队）担负空袭吉尔伯特周围日占岛屿上的机场，轰炸塔拉瓦和马金岛，截击日本联合舰队等战斗任务。

从 10 月份起，美舰载机和岸基重型轰炸机就对登陆目标进行了不定期的轰炸。从 11 月 13 日起，每天投到贝希欧岛上的炸弹达 100 余吨。计划在登陆日，美舰炮和航空兵将向这个面积不到 2.5 平方千米的贝希欧岛发射 3000 吨炮弹，投掷 1000 吨炸弹。

太平洋舰队勤务船队为这一战役担负着极为繁重的运输任务，他们要将 27600 人的登陆部队，7600 人的守备部队，6000 辆车辆和 11.7 万吨物资及时输送到战场。除供应参加吉尔伯特战役的海、陆、空部队一切军需之外，还要供应 3 万个吉尔伯特的土著居民一个月所需要的牛肉、面粉及鱼钩、小刀、花布和烟草等。

10 月底，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开始向富纳宫提岛、纳诺梅阿岛等地集结。同时，海军各种舰船也纷纷拔锚起航。由 3 艘航空母舰、4 艘战列舰、4 艘巡洋舰、14 艘驱逐舰和 2 艘油船组成的第一批水面舰艇，于 10 月 21 日开始从珍珠港出发到埃海特与陆战队会合。在珍珠港、斐济群岛和新

赫布里底群岛，到处是一派秣马厉兵、紧张繁忙的备战景象。

11月17日，斯普鲁恩斯又召开了全舰队首脑会议，在长达100多页的文件中，详细地规定了舰队、特混编队和特混大队的编成和任务。

18日，希尔海军少将向陆战队士兵们宣布了作战任务和火力准备的计划，陆战队员们听完传达，倍感轻松，他们认为，第一登陆波到达滩头时，岛上就不会有一个活着的日本兵——他们大错特错了。陆战队士兵们对贝希欧这一顽固堡垒一无所知，同时，他们尚不清楚与日军作战，只有还有一个活着的日兵，他就有可能继续和你拼命。

19日，军官们参加了各种登陆作战的专门会议，记住了有关火力支援和登陆的准备时间，获悉了贝希欧岛、马金岛的特点、日军防御情况以及吉尔伯特土著居民的社会生活情况。陆战队员们最后一次检查了枪支弹药，带足了两壶水，一天的食品和一件带有斑纹用于伪装的披风。

火红的夕阳渐渐坠入水平线，四周呈现出一幅典型的密克罗尼西亚景象，蔚蓝色的天空和湛蓝色的大海都抹上了一缕缕金黄色的霞光——这是战役前最后一个静谧可爱的黄昏。

1943年11月20日0时30分，微弱的月光照射在漆黑的海面上，隐约可见黑黝黝的运输舰和舰炮火力舰正急急忙忙地逼近贝希欧海岸。由于海浪冲击，有些履带登陆车与运输舰脱离了，海面上叫喊声、咒骂声、哨子声响成一片。

5时7分，岛上日军向最近的美舰开炮了。瞬间，美战列舰“田纳西”号、“科罗拉多”号、“马里兰”号用其406毫米的主炮猛烈回击，“电流战役”正式打响了。由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多艘驱逐舰组成的火力支援群齐射的弹道，在朦胧的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光，随即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爆炸声。小小的贝希欧在剧烈地抖动，岛上的椰子树像巨大的火把在燃烧。从远处眺望，整个小岛好像大海上的一堆火。

晨5时42分，舰炮暂停射击，可是预计的美舰载机却没有出现，向岸边挺进的美运输舰暴露在日军岸炮炮口下，遭到肆无忌惮地轰击。这一险恶的情形持续了约20分钟，才听到嗡嗡的马达声由远而近，一批美鱼雷机载着重磅炸弹，在浓烟和烈火中，如同进行特技表演一似地上下翻飞，进行俯冲轰炸，岛上弹片呼啸，沙土飞扬。空中轰炸刚刚结束，美舰炮火力又倾泻而下，炮击前后历时80分钟，共打出炮弹约3000吨。可怜的贝希欧岛消失在浓烟弥漫的大海之中似的。

登陆部队在海上颠簸着，艰难地向礁湖通道开去。陆战队士兵眼睛盯着这座平均每平方米“享受”一吨多炸药、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小岛，他们无法想像，岛上还会有活着的生命。

突然，几发炮弹落到离美运输舰不到50米的地方，大多数陆战队士兵还以为是己方的误射，当确知是岛上日军打来的时候，士兵们无不为之震惊。

登陆前，美战斗机又对海滩进行了扫射，舰炮又以特别密集的炮火对岸上轰击，昔日浓密的椰林，如今枝叶焦枯，稀稀疏疏，在炮弹爆炸的一瞬间，可以看到岛上浓烟升腾，被炸上天空的椰子树一直落到岛的南部。登陆波渐近海滩，几乎每一个士兵都困惑不解地问，“日军岸炮还会向我们开炮吗？他们还没有死光吗？当我们抢滩时，他们还会不会向我们开炮？”正当他们提心吊胆之际，一排排的炮弹从被焚烧、被摧毁的贝希欧岛上呼啸而来，美军官兵个个目瞪口呆，难以置信！

美军把登陆区划为“红滩”，“绿滩”、“黑滩”等代号。计划登陆的H时为8时30分，但第一登陆波延误至9时13分才到达“红一滩”，接着，第二波，第三波纷纷到达。由于潮汐预测发生错误，突击队员们在深及胸部的海地荒芜、阴森和浓烟弥漫的海滩进发。他们手持步枪，背着手榴弹，在日军炮火与机只成的火网中，猫着腰向前冲击，伤亡不断增加。美陆战队金特和校频频发出告急电报：“我营在‘红一滩’遭到非常激烈的炮火狙击，无法全部登陆！”

休普上校立即电令凯恩少校：“命令你营在‘红二滩’登陆，兵力集中在西部，以支援金特尔少校。”

10时7分，金特尔电告休普：“登陆艇搁浅，受到‘红一滩’右侧日军密集火炮的狙击，部队伤亡惨重。”

登陆进展十分缓慢，伤亡逐渐增大。直到中午，混乱不堪的登陆部队才慢慢恢复了秩序。13时30分，在马舍岛海面“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上的特纳和史密斯收到电报：“成败尚难预料。”

接近黄昏，美军又对贝希欧实施舰炮轰击和飞机轰炸，美驱逐舰竟一直驶近到离海滩不到1000米的地方向日军阵地射击。飞机则进行低空扫射，发出一种就像油锅里炸东西那样噼噼啪啪的响声。

17时，陆战队员向防波堤后面的地堡连续投掷炸药包，炸去覆盖在地堡上的沙土，然后用喷火器对准椰树干喷射火焰，但带有非常密实纤维的椰子树干见了火就像水泥一样不易燃烧。

D日的白昼结束时，美军已有5000人上岸，死伤约1500人，仅在登陆滩向纵深推进了100米左右。

夜幕降临，万籁静寂。岛上，日军将领柴崎深感孤立无援。日军在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只有46架远程轰炸机，柴崎得不到强有力的空中支援，且手下兵力又死伤过半，他已无力进行夜间突袭，但美军仍侧耳细听，生怕听到日本人反攻的枪声。

正在这个时候，在塔拉瓦以西约30海里的海面上，爆发了一场海空激战。

20日夜，16架日机低空掠海飞来，对塔拉瓦海面上蒙哥马利少将的第五·3特混大队进行夜袭。日机穿过高射炮火网，向美航空母舰“爱塞克斯”号、“本克山”号、“独立”号扑来，其中“独立”号不幸中雷一枚，机舱、锅炉舱和弹药舱涌进大量海水，底板损坏，主轴摇摆，不得不退出战斗，回港大修。在这一攻击中，突破空中火网的9架日机，仅有一架逃脱了性命。

第二天一早，岸上争夺战又趋高潮。美舰炮火力和舰载机又向贝希欧实施了轰炸，可是难度越来越大——唯恐误伤正在运动的己方陆战队。

10时22分，第二师师长史密斯少将电询休普上校：“岛上有足够的兵力来完成这次登陆战役吗？”休普回电：“岛上形势不妙，有何指示？”

“速报岛上详细情况！？”

“成败仍难预料，已派卡尔森上校回去汇报。”

下午，美“绿滩”顺利登陆。17时6分，史密斯收到休普的电文：“我军损失很大，存亡比例尚不清楚，但我军正在取得胜利。”

22日清晨，塔拉瓦的日本无线电台发出它最后的电读：“我们的武器已被摧毁，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人准备作最后一战上午，岛上日本人坚守的地方

很快被摧毁了，坦克在前面行进，炮弹像雨点一样射向永备发射点和防空洞，接着步兵将手榴弹和炸药块也抛了进去，再用喷人器将其中剩下的人烧死。日本人继续拼命抵抗，濒临弹尽粮绝的境地。

就在这一天傍晚，在塔拉瓦海面，又爆发了一场日美海空“友谊战”。

在“电流战役”打响之后，日本人从特鲁克和夸贾林派出一支由8艘伊型潜艇和1艘吕型潜艇组成的兵力来袭击美军。22日15时19分，美驱逐舰“米德”号发现了日本“伊—35”号潜艇的行踪，当即用深水炸弹将其炸至水面，美驱逐舰“弗拉济尔”号又将其撞翻。该潜艇艇尾下沉，随即又遭到美机空中轰炸。美两艘驱逐舰皆放出舢板去抢救落水的日本艇员，其中一人竟然向前来救护的美舰员开枪，被美军当场击毙，其余3人被救起。

22日夜晚，贝希欧岛上几乎所有残存的日军都被赶到机场的东端，这时的日军困兽犹斗，发动了一场自杀性的反扑。同瓜岛的丛林战一样，日军从好几个方向野蛮地向美陆战队涌去，用手榴弹、刺刀同美军展开了一小时的肉搏战。

23日凌晨4时，残余的300余日兵发动了最后一次冲锋。天亮后，美陆战队在舰炮支援下，坦克又倾轧而上，后面紧跟着喷火射手，向围猎一般，全歼了负隅顽抗的日军。

11月23日中午，史密斯向希尔发了一份电报：“我特别邀请您和您的参谋长今天来贝希欧。”

13时10分，美军正式宣布占领了贝希欧岛。

24日中午举行占领仪式。在美国国歌声中，美英两国国旗并排在两棵被炮火削秃了的椰树上徐徐升起。接着，美军乘胜进军，一攻克了拜里基岛、埃塔岛、塔里太岛、布阿里基岛，至11月28日，美军占领了整个塔拉瓦环礁。

在贝希欧塔拉瓦激战中，美军俘虏朝鲜人129名，日军17名，击毙日军4690名。

11月20日晨，在登陆贝希欧岛的同时，美军也向马金岛发动了登陆战。最初的登陆点选在布塔里塔里岛北岸。

布塔里塔里是马金环礁中的一个岛，驻有日本守军近800人。美军登民金岛的6472人由腊尔夫·史密斯陆军少将直接指挥。特纳少将在旗舰“宾夕法尼亚”号上督战。

6时01分，第一支登陆部队，已进入指定区域，向乌基安冈角北面的“红滩”进发。

6时40分，美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新墨西哥”号。“密西西比”号开始用356毫米舰炮向海岸轰击，马金岛上空顿时被烟雾与尘土笼罩，中部发生大火，天空一片火红，整个岛上不断升起一股股奔涌翻滚的浓烟和火团。8时24分，弹道在天空中渐渐消失，但马金岛仍处在一片火海之中。

上午，另一支登陆部队又在布塔里塔里岛北岸的“黄滩”登陆。他们虽然遭到海滩两侧日军的射击，但伤亡很少。

登陆非常顺利，遗憾的是美军没有立即向纵深推进，这给了日本人以喘息之机。日兵隐蔽在地面上或沿礁瑚树丛中的机枪掩体里，对美士兵进行凶猛的狙击。

21日，岸上的美军与日本人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致使舰炮也爱莫能助。登陆滩头的美陆军进极为缓慢，惹得外号叫“咆哮的疯人”的美两栖第五军

军长霍兰德·史密斯少将怒气冲冲地亲临战地，察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而，美军毕竟处于优势，平均 8 个美兵对付 1 个日兵。战至 22 日夜，日兵已寥寥无几，但他们仍在黑暗的掩护下，施尽各种诡计进行反击——他们投爆竹来吸引美军步枪火力；他们将吉尔伯特土著居民赶向美军散兵线，自己夹在里面假装哭叫，让美军以为是吉尔伯特的妇女和小孩，然后他突然跳进美军散兵坑进行射击与刺杀。

然而，这一切都无济无事，强大的美军进展很快，至 23 日 13 时，美陆军第 27 师师长腊尔夫·史密斯向特纳发出电文：“已占领马金岛！”

在向培拉瓦、马金岛登陆的同时，美军又向阿贝马马岛进军。阿贝马马岛上仅有 25 个日本人。78 名美士兵乘潜艇“缸鱼”号于 11 月 20 日午夜从肯纳岛出发，开始了登陆行动，于 25 日午后占领该岛。日兵 10 名死于潜艇炮火，其余全部被歼，美方损失一人。

至此，“电流战役”的主要目标都已达到了。

在整个战役中，日机空袭频繁，但都遭到鲍纳尔指挥的“列克垦敦”号和“柯朋斯”号上舰载机的拦阻和截击，所以，在激战马金岛的头 3 天，海空中没有出现一架具有威胁性的日机。

然而，日潜艇却对海面上的美舰形成很大的威胁，并击沉 1 艘美护航航空母舰。

11 月 24 日拂晓前，美军一支由 3 艘护航航空母舰为主编成的特混大队，以 15 节速度在马金岛的布塔里塔里西南约 20 海里的海面上航行，不料被日潜艇“伊—175”号发现，该艇趁航空母舰编队转向宛地，在有利的位置上发射了鱼雷，晨 5 时 13 分，护航航空母舰“利斯科木湾”号中鱼雷一枚，发生了猛烈爆炸，数秒钟后，引爆了舱内弹，后部被炸掉，飞行甲板塌陷下去，火焰从舰体内喷向空中，仿佛一枚枚巨大的花束，烟火高达 300 米，临近的战列舰“新西哥”号甲板上也溅满了钢片、破布和舰体碎块。中雷后仅仅 23 分钟，“利斯科木湾”号便葬身 3600 米深的海底。马休尼克斯少将、舰长、51 名军官及 519 名士兵皆被炸死淹死，272 名官兵获救。这是美军在吉尔伯特之战中一次重大的损失。

“伊—175”号在击中“利斯科木湾”号之后，又向另一艘护航航空母舰发了一枚鱼雷，未中，便在美舰教授的一片混乱中脱身，安全返回特鲁克港。

1943 年 12 月 22 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临时地方长官会议上，不得不承认：“现在美国之反攻，日益炽烈，……敌借量之优势，占据马金、塔拉瓦两岛，该处守军均已‘壮烈玉碎’”

吉尔伯特战役以美军胜利而告终。为这一胜利，美方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海军损失一艘护航航空母舰，一艘航空母舰受重创，损失若干其他类型舰只以及履带登陆车 90 辆。美军在塔拉瓦亡 1009 人，伤 2101 人，在马金岛损失达 800 人。

战役刚刚结束，11 月 26 日，美海军部长诺克斯宣布说，塔拉瓦之战美军所遭受的重大死伤，是美国海军成立 168 年来所不多见的。

美军遭到的这一损失，使国内人民为之一震，于是，对吉尔伯特群岛的进军为一个激烈争辩的话题。

但是，吉尔伯特战役的胜利，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首先，它开辟了盟军从中太平洋方向对日大举反攻的道路，使盟军首先取得了实施这一反攻所必需的海空基地。其次，基本实现了该战役规定的目标，为下一步攻占

马绍尔群岛，为改善横渡太平洋原交通线以及支援太平洋上的其他战役提供了前提和准备了条件，起了积极的作用。再者，美军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就迫使日军彻底放弃了攻打斐济、萨摩亚等群岛的战略计划。吉尔伯特之战开创了在太平洋大反攻中具有新特点的海空大战的新时期。这一特点就是强大的海空力量为主，同时配以登陆部队，拔除中太平洋上一个又一个日军的顽固堡垒，铺平向日本本土进攻的道路。

在中太平洋这一艰难坎坷的进军道路上，塔拉瓦是美在两栖登陆中遇到的第一个顽强抵抗的堡垒，在今后的登陆作战中，只有硫黄岛之战和冲绳之战堪与之比拟。美军损失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无论从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攻占一个坚固设防的珊瑚环礁。在实战中，美军发生众多的失误，譬如：舰炮火力准备的时间不长，火力不猛，也不够准确；登陆部队与航空火力准备配合不好；对潮汐判断错误，从而加大了登陆的难度，登陆准备仍不够完善，登陆人员缺乏训练。

然而，美军用血的代价换取了许多经验和教训，为以后中太平洋的进军避免了更大的牺牲。

美太平洋战区陆军总司令理查逊中将在完全占领贝希欧那天，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贝希欧岛的战斗中所获得的教训，在我们未来的登陆战役中有着最伟大的价值。”

美海战史专家莫里森将吉尔伯特之战称为“1945年胜利的播种床”。

十、马里亚纳“打火鸡”

马里亚纳群岛扼美军从太平洋反攻菲律宾以及经小笠原群岛进攻日本本土的水路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不仅是大本营“绝对国防圈”中的一个关键性链环，也是保护日本本土极重要的南部屏障，因而，日本人视其为“太平洋防波堤”。

1944年3月，当进攻马绍尔的“燧发枪”和“法警”两大战役大功告成之际，尼米兹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就是向日本人的“太平洋防波堤”开刀。

美海军战略家们在深思熟虑之后认为：攻占了马里亚纳，就可以开辟关岛和塞班岛作为前进中的海军基地，取得直接空袭日本本土的轰炸机基地，同时，可以引发日军对美军下一步行动猜测不定，加深日本人的恐慌，而美军却由此获得选择进攻目标的主动权。

3月12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了关于马里亚纳战役的指令。21日，特纳中将从马绍尔群岛赶回珍珠港，召开参谋会议，亲自地制定了代号为“征粮者战役”的马里亚纳作战计划，并将D日规定在6月15日。

4月4日，特纳指出：“此次作战目标，在于夺取塞班、提尼安和关岛，以便控制住中太平洋海上交通线，为进一步进攻日军进行支援。”

为进行“征粮者战役”，尼米兹组建了“联合远征军”，由特纳海军中将任远征军司令。主要有三支兵力：一支是特纳中将亲自指挥的“北部登陆突击编队”，主攻目标是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另一支是康诺利海军少将指挥的“南部登陆突击队”，主攻目标是关岛，第三支是由布兰迪海军少将指挥的“联合远征军预备队”，其使命是听候命令，待机而动，支援登陆作战。

正当特纳的“联合远征军”航渡之际，美太平洋舰队进行了改组。尼米兹将他的舰队分成了两套班子：当庞大的太平洋舰队归斯普鲁恩斯指挥时，称为第五舰队，而在哈尔西统帅时称作第三舰队（此时，哈尔西已完全由麦克阿瑟总部分出，改归尼米兹指挥）。这样，就可以一套班子进行计划、整训，另一套班子进行作战，两套班子交替进行，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隔就缩小了。对这次改组，尼米兹曾形象地说：“车还是那套车，不过赶车的人却换了。”改组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太平洋战争的进程。另外，太平洋舰队所属全部两栖兵力由特纳中将指挥；米切尔的快速航空母舰编队，当隶属斯普鲁恩斯时，称第五八特混编队，当隶属哈尔西时，称三八特混编队，它和大部分炮火支援舰一样，几乎是连续作战的。

1944年6月6日，当盟军在欧洲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登陆战——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在中太平洋战场上，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指挥下的威势显赫的第五舰队，以米切尔的庞大的第58特混编队为开路先锋，从马绍尔群岛的马朱罗基地出航了。紧接着，535艘战斗舰艇和辅助舰艇载运着4个半加强师，总计有127571人以及大量作战装备，也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杀向马里亚纳群岛。

战争的进程证明，太平洋战争开创了空中打击的新时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迥然不同，海军航空兵已经取代了战列舰的地位，成了决定性的海上打击力量。

面对海洋战争中发生的这一新变化，美国从早期的痛苦中吸取了教训，整顿了它的部队，发展了以航空母舰为主的海上进击战术，而日本首脑却麻

木不仁未能从战争初期的珍珠港之战和马来亚海战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仍旧做着“大舰巨炮主义”的迷梦，结果使自己在海战中处处被动，陷入困境。

直到1944年3月，日本人在承认航空母舰已代替战列舰而成为海军最主要的舰种后，才着手对舰队进行了重要改组。3月1日，大本营以第二、第三舰队为基础成立了第一机动部队，其兵力状况如下：

第一机动部队（司令长官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

第三舰队（第一机动部队司令长官直接指挥）

第一航空战队：航空母舰“大风号”、“瑞鹤”号、“翔鹤”号、第601航空队（225架飞机）

第二航空战队：航空母舰“隼鹰”号、“飞鹰”号、“龙凤”号、第652航空战队（135架飞机）

第三航空战队：轻型航空母舰“干岁”号、“千代田”号、“瑞凤”号第十水雷战队，“阿贺野”号、“矢矧”号、第四、十、十六、十七、六十一驱逐舰队第二航队（司令长官栗田健男海军中将）

第一战队：“大和”号、“武藏”号、“长门”号第三战队：“金刚”号、“榛名”号第四战队：“爱宕”号、“高雄”号、“摩耶”号、“乌海”号第五战队：“妙高”号、“羽黑”号第七战队：“熊野”号、“铃谷”号、“利根”号、“筑摩”号第二水雷战队，“能代”号、第二十四、二十七、三十一、三十二驱逐舰队

这样，明确地将战列舰和重巡洋舰置于航空母舰指挥官的战术指挥之下。然而，美国海军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这样做了。

就在日本联合舰队进行重要改组的时候，在珍珠港，“征粮者战役”计划正在加紧制订。此时此刻，日本大本营也闻到了一场恶战的腥风，认为：一个决定性的海上战斗的伟大时刻，即将来临。

5月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大将在东京湾的旗舰“大淀”号上接奉大本营“阿号作战”指令。

日本方面认为，就军事力量和军事潜力而言，美国拥有强大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挫败美海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急速改变战局，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一次海上大决战，发动一场像珍珠港那样的战役，一举夺回制海权。这就是制订“阿号作战”计划的战略企图。为此，大本营在“阿号作战”计划中明确指出：

“集中我大部分决战兵力，准备在敌军主要反攻的正面，一举歼灭敌舰队，以挫败敌军的反攻企图。”

“迅速整备我决战后兵力，大致在5月下旬以后，在从太平洋中部方面至菲律宾及澳北方面的海域，捕捉敌舰队主力，以图歼灭之。”

为实施“阿号作战”计划，当时在新加坡及日本国内分别待机训练的庞大的第一机动部队，奉命于5月20日以前，在菲律宾群岛南部的塔威塔威泊地集结，完成作战准备。

同时，日本人大力加强了以角田觉治海军中将为司令的第一航空舰队（日本基地航空兵）。在发动“阿号作战”之前，日本人在马里亚纳和加罗林、澳大利亚北部以及菲律宾不惜血本地配备了1188架飞机。他们得意洋洋地说：“一个以全力实施的决定性战斗，将会在日军的时机内展开，在这一天的突击之下，美特混编队将大部被消灭。”

可是，决战海面究竟在哪里呢？这一主导权固然在美舰队方面，但日本

人仍然在“阿号作战”计划中作了上述三个方面的估计。“而大本营海军部的判断与期待，认为决战将在伯劳群岛近海发生。”

5月下旬，在联合舰队旗舰“大淀”号上，海军将领们对可能出现的三个决战海面进行了激烈争论。面对麦克阿瑟的部队已于5月27日在新几内亚岛北面的比阿岛登陆的现实，日军首先于6月3日下达了“浑作战”，6月13日被迫停止，其间两次出击，均遭惨败。

在日海军向比阿岛进行“浑作战”之际，美机动部队主力突然出现在马利亚纳海域。6月11—12日，米切尔的第58特混编队在关岛以东170海里的海面上，出动了469架舰载机，对塞班岛、提尼安岛、关岛以及罗塔岛等日本基地和机场，进行了狂轰滥炸。结果。“日本基地航空兵遭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损失飞机不下500余架。角田基地航空部队势力大减、士气不振是和‘对战场的误判’密切相联的。”

空袭给了丰田当头一棒，使他从一个一厢情愿的迷梦中惊醒，加之6月13日，米切尔又派出7艘新型快速战列舰去轰击塞班岛和附近的提尼安岛，因而丰田断定美军矛头所向，肯定是马利亚纳方面。当天晚上，丰田立即在柱岛锚地颁发“阿号作战”的决战准备令以及暂时停止“浑作战”的命令。小泽海军中将在驶向中部菲律宾的吉马拉斯岛泊地的途中，收到了“阿号作战”，并立即电令参加比阿岛“浑作战”的“大和”号、“武藏”号等舰与他汇合，一同向马利亚纳出击。

6月15日晨，丰田大将下达发动“阿号作战”的决战令。几乎就在这同一时刻，美第五两栖军军长史密斯中将指挥美海军陆战队第二、四师于8时30分对塞班岛大举强行登陆。登陆日有2万人上岸，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激战。

进击途中的小泽闻此噩耗，心急如焚，率领舰队兼程赶往塞班海域。16日，在帛琉群岛以北海面上，小泽与“大和”号、“武藏”号等舰会师。此时，日舰队的阵容是：前卫部队由栗田中将指挥，以轻型航空母舰“瑞凤”号、“千岁”号、“千代田”号，战列舰“大和”号、“武藏”号、“金刚”号、“榛名”号为主；小泽亲率主力部队，其核心是“大凤”号、“瑞鹤”号、“翔鹤”号3艘大型航空母舰，名为第一舰空母舰分队；上岛海军中将直接指挥由航空母舰“隼鹰”号、“飞鹰”号、“龙凤”号以及战列舰1艘组成的第二航空母舰分队。整个编队还有13艘巡洋舰和28艘驱逐舰护卫，共拥有飞机473架。

此刻，小泽舰队劈波斩浪，气势汹汹地杀向烽火连天的塞班岛海面。

6月13日，斯普鲁恩斯获悉小泽舰队从塔威出动之后，判定其在17日前不会进入决战海面。于是，一面继续用舰载机空袭马利亚纳的日本基地和机场，一面又派遣航空母舰对硫磺岛、父岛和母岛进行空袭。同时，密切注视日本舰队的动向。

6月15日18时35分，美“飞鱼”号潜水艇发来急电：在菲律宾的圣贝纳迪诺海峡附近发现庞大的日本舰队。

同日19时45分，美“海马”号潜水艇又在菲律宾的苏里高海峡以东约200海里处发现了日本战列舰北上（此即参加“浑作战”的日舰归队）。

这些情报使斯普鲁恩斯焦虑不安，他预感到一场空前的大海战已不可避免，立即决定推迟原订的18日对关岛的登陆，又速从特纳手中抽调了8艘巡洋舰和21艘驱逐舰来加强米切尔的第58特混编队，留下7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掩护塞班的登陆场。

17日14时15分，斯普鲁恩斯对米切尔下达了作战计划：“我航空兵应先摧毁敌航空母舰，然后攻击敌战列舰、巡洋舰，使其减速或丧失战斗力。以后，如敌继续求战，战列舰编队应以舰队行动歼灭敌舰队；如敌人撤退，则击沉其受伤或航速降低的军舰。对敌作战必须全力发动猛烈攻击，务求全歼。”

可是8小时之后，美“棘鳍”号潜艇在北纬12度23分，东经132度26分处又发现了约15艘大舰以20节的航速向东航行。这一急电又使斯普鲁恩斯对上述作战计划踌躇起来。

美潜艇连续3次来电，使斯普鲁恩斯认为海面上至少有两支日本编队，他担心登陆塞班的美军遭受日舰队的“侧背攻击”，因而慎重地决定：米切尔的兵力在未掌握日舰编队的具体位置前，不要离开马里亚纳群岛。

米切尔舰队奉命驶入塞班岛西部海面。由15艘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21艘巡洋舰、69艘驱逐舰以及956架舰载机组成的庞大舰队，分为5个突击舰群，它们是：

克拉克海军少将指挥的第58·1特混大队；里夫斯海军少将指挥的第58·3特混大队；蒙哥玛利海军少将指挥的第58·2特混大队；李海军中将指挥的第58·7特混大队；哈里尔海军少将指挥的第58·4特混大队。

每支舰群之间相距约12海里，全部与风向成90度角摆开阵势，在波涛汹涌的马里亚纳西部海面上严阵以待。

小泽吸取了中途岛战败的教训，毫不吝啬地将42架侦察机撒向辽阔的海空。18日下午，日机数次发现美国舰队，小泽立即制定了出击计划。他自恃日本经过改制的轰炸机和鱼雷机已成功地把战斗距离延伸到400海里，而他得知美机仅能在280海里的半径中作战，因此决定在18日夜间与美舰队保持300—400海里的距离，于19日晨对美舰队展开380海里的先发制人的进攻，整个日舰队则躲在美舰有效打击半径之外——这就是小泽引以为得意的“外围歼击”战术。同时小泽又寄希望于关岛、罗塔岛等处日本机场，意欲在打击美舰队之后，日舰载机在此加油加弹，从而大大提高战斗效率。

18日黄昏，美舰队已在西南355海里处发现了日本舰队。米切尔建议星夜西进，以便在19日凌晨与日舰交战。但是，斯普鲁恩斯在与参谋们讨论了一小时之后，决定不去迎击日舰队，命令中说，主要目标是“攻下、占领和守住塞班、提尼安和关岛。”

斯普鲁恩斯制定的战斗是：“白天向西开进，夜间向东撤回……第58特混人必须留在能支援塞班的距离以内。”这使米切尔和他的飞行员们大失所望，认为斯普鲁恩斯使他们坐失首先打击日舰的大好时机。

19日凌晨，马里亚纳西部海面，乌云低垂，狂风大作，恶浪滚滚，一派杀气。

小泽舰队的旗舰“大凤”号的桅杆上飘动着太平洋战争中继袭击珍珠港之后第一次出现的Z旗。甚至天皇也破例地颁发了敕语。决战之前，丰田大将把天皇敕语电告全军：“此次出击，系关乎国家兴隆之重大作战，望作战部队努力奋战，以期获得日本海海战的辉煌战果。”

凌晨4时30分，小泽舰队的43架侦察机3个侦察波，先后冲向黑洞洞的天空。

7时34分，三波侦察机相继在黎明的海雾中捕捉到美舰队，情报接踵而来：

“在塞班以西 160 海里，方位 264 度，发现美大型航空母舰 5 艘，战列舰 4 艘，其他舰艇 10 余艘。”

“在关岛以西 80 海里处发现美大型航空母舰 3 艘，战列舰 5 艘，其他舰只 10 余艘。”

小泽首先发现了美舰队，形势对日舰队十分有利，接电后，小泽已经对美舰阵容基本摸清。再说，美舰与日本前冲队相距 300 海里，与小泽主力队相距 400 海里，这正是小泽梦寐以求的先发制人的理想打击距离，更令小泽庆幸的是，由于美机侦察巡逻的半径较小，美方至今还没有发现日本舰队！

在此关键时刻，小泽一声令下，日航空母舰逆风疾驶，甲板上飞机的引擎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决战的时刻来到了！

8 时 30 分，第一攻击波的 69 架日机从栗田前卫部队的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向美舰扑去。

8 时 56 分，小泽亲自指挥的 3 艘大型航空母舰上的 128 架飞机组成第二攻击波，不失时机地咆哮入空。

10 时整，第二航空母舰分队的 47 架日机组成第三攻击波，吼叫着窜入海空，再次向美舰队进击。

11 时整，从“隼鹰”号、“飞鹰”号、“龙凤”号、“瑞鹤”号 4 艘航空母舰上又出动了 82 架飞机，对美舰队实施第四次空中打击。

小泽孤注一掷地先后射出 4 支“利箭”，真可谓阵势齐整，气派威武，规模空前，军心大振！日本人沉醉在即将来临的胜利喜悦中。当第二攻击波出发之后，参谋大佐确信很久没有“举杯庆贺”的时刻就在眼前了。江幡大尉以下各攻击队长还特意跑到小泽司令长官面前，得意洋洋地说：“这次一定要报中途岛一箭之仇！”连当时的随军记者也预感到这次作战定能从战败的忧虑中解脱出来，甚至在遥远的梗津海面上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里，也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举杯庆贺”之类的词名，并见日海军首脑个个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笑容。

几小时过去了，日舰军官们不断地看表，焦急地等待着胜利的喜讯。按照他们乐观的想法，此时诸如“我鱼雷击中敌航空母舰！”“我轰炸机命中敌航空母舰！”“我鱼雷击中敌战列舰！”等捷报肯定会插翅飞来。可是已经 12 点了，捷报如石沉大海，军官们个个显得焦虑不安。

12 时 30 分，第一攻击波的几架日机狼狈不堪地飞了回来，他们给渴望胜利消息的战友们带来了噩耗。

原来，19 日上午 10 时，美战列舰雷达在距离 150 海里的位置上搜索到进袭的日机，米切尔立即下令出击，300 余架美舰载机紧急腾空，前往迎敌。这时，一批轰炸关岛日军奥娄特机场返航的美机恰巧又在途中与日机群相遇，激烈的空战随即在距离美航空母舰 90 海里的空中爆发。美驾驶员加大油门，奋勇向第一攻击波的 69 架日机冲去……

查尔斯·布鲁尔海军中校首开纪录，他一开炮就使一架“零”式机开了花，当这架日机的破片还没有坠落到海中，布鲁尔又咬住了另一架日机，短短的几分钟，他就将两架日机揍了下来。

到处是爆炸的碎片与炮火的黑烟。美护卫舰高炮齐鸣，将装有新式变距感应引信（又叫近爆引信，可使炮弹在距目标约 20 米时自动爆炸）的高射炮弹编织成一张死亡的火网，日机触之即刻粉身碎骨！

一位美飞行员说：“日本飞机像树叶一样地往下落。”那些侥幸未被击

落的日机，武士道精神大发作，凶猛地 toward 美航空母舰冲去，但没有一架日机抵近。唯有战列舰“南达科他”号在 10 时 49 分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炸死 27 人，伤 23 人，但该舰仍能机动和射击。

激战至 10 时 57 分，第 58.3 特混大队旗舰“列克星敦”号宣布，日机群已被打退，43 架日机被美“恶妇”式战斗机和警戒舰只击落，美方仅损失数架飞机。

一波刚过，一波又起。30 分钟后，规模更大的第二攻击波的 128 架日机又黑压压地出现在断云之间。日美空战又掀高潮。

航空母舰“爱塞克斯”号飞行大队长 D·麦坎普贝尔海军中校首先率机投入空战。他驾机一次又一次地冲进日机群，以猛烈的炮火，连续击落 4 架日机。其他美战斗机队也不甘示弱，舍生忘死地参加了攻击。激战正酣时，竟有 15 架日机同时中弹起火，其残骸如同燃烧着的火炬一样慢慢坠入大海。

此时此刻，巨炮在轰鸣，引擎在哀鸣，机身在燃烧，碎片在纷扬；洁白的降落伞，桔黄的橡皮舟；红色的近爆闪光，黑色的炸弹硝烟——这一切在刹那间布满海空，把中太平洋的碧海蓝天，搅得浑沌一团。

美机无线电里充塞着乱哄哄的狂叫声和咒骂声，警告和鼓励的喊叫声也响成一片。一位美飞行员欣喜若狂地叫道“嗨，这真像古代捕杀火鸡啊！”从此，这一空战就以“马里亚纳打火鸡”而著称于世。

尽管如此，仍有 20 余架日机突破重围，向第 58·2 特混大队的航空母舰逼近，其中 10 架又被美战列舰炮火撕得粉碎，只有 6 架日机攻击。航空母舰“黄蜂”号被一枚空降炸弹击中，死 1 人伤 12 人，甲板上磷片，触之即燃。航空母舰“本克山”号遭到炸弹破片杀伤，死 3 人伤 73 人，飞机升降机被炸穿，机库甲板油管系统遭到破坏，有数处起火，两舰损伤轻微。第二攻击波的 128 架日机只有 31 架得以生还。

第三攻击波的 47 架日机，在预定的目标区没有发现美舰，大多数飞机不战而归，其余约 20 架在寻找美航空母舰途中于 12 时 55 分与两艘美战列舰遭遇，日机又饱尝一顿美舰炮火，7 架被击落，余者见势不妙，仓皇回逃。此次袭击虽无战果，但 40 架日机总算安全返回航空母舰。

第四攻击波的 82 架日机于 14 时前后到达预定的海域，但没有发现美舰踪迹，于是日机兵分两路飞往罗塔岛，一路飞往关岛。

飞往罗塔岛的日机在途中正遇见忙于接收飞机的美航空母舰“黄蜂”号、“本克山”号，日机见此良机，迅速投弹攻击“黄蜂”号向左急转，成功地躲过炸弹。然而“本克山”号却运气不佳，被一枚弹命中，造成轻微损失。

飞往关岛的那一路日机被雷达发现，第 58·4 特混大队的 27 架美舰载机当即从航空母舰“柯朋斯”号、“爱塞克斯”号、“大黄蜂”号上起飞，前往截击。时机再好不过了——当 49 架日机正欲在关岛机场降落时，美机一涌而上，30 架日机被击落，刚刚落下的 19 架也遭严重毁坏，无法修理。第四次袭击，日机共损失 73 架。

在激烈的空战中，斯普鲁恩斯也从未放松过关岛和对罗塔岛日本机场的监视，他曾三次派舰载机将机场炸得坑坑洼洼，使其无法使用，停在机场上的日机大部分被炸毁。

这次马里亚纳海空战持续 8 小时，美军出动 300 多架战斗机，只有 23 架被击落，6 架失踪；日本先后共出动了 373 架飞机，仅有 130 余架逃离战场，另外，关岛的岸基飞机损失 50 余架，加上随日本航空母舰沉没的飞机，

仅6月19日一天，日机共损失315架。

日机损失如此之大，主要还在于美军集中全部战斗机以空中优势将日机4个攻击波各个击破。另外，日机在性能以及驾驶员技术方面，与美军相比，都略逊一筹。一位日军飞行教官曾说：“……那些在战前甚至连做梦也没有想过能接近战斗机的人，现在都被派去打仗了。”何况这些人大多数仅仅接受2—3个月的飞行训练，就被驱赶到天空中。

据悉，米切尔的通讯人员在激战中随时能够截获一位日本空中协调员对日机发出指示，使米切尔对日机将在何时何地地进行空中攻击的企图一清二楚，了如指掌，成为美舰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岂止日机损失惨重，日本航空母舰的命运此时也很悲惨！

19日上午8时许，美潜艇“大青花鱼”号从潜望镜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令人垂涎欲滴的猎物——引人注目的新型装甲航空母舰“大风”号。

“大风”号是小泽的旗舰，是日本海军新建造的大型航空母舰。其标准排水量为3.2万吨，舰长253米，宽28米，约载100架飞机。在建造中，日本船舶工程师汲取了太平洋海战中的教训，为对付美国海军俯冲轰炸机的致命攻击，首次采用了100毫米厚的飞行装甲板，它能够承受500公斤航空炸弹的轰击。同时，舰上还采用了先进的区域火炮控制和自动喷水灭水系统，以防高爆炸弹引起的火灾。因此，当“大风”号于1944年3月在川崎重工业公司的船坞完工时，日本海军吹捧它：“真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啊！”“大风”号一个月前才服役，这一次出航还是它的处女航呢！

当时，日机正一架接一架地飞离甲板，前往攻击美舰队，突然，“大风”号上的观测兵发出惊恐的喊叫：“发现敌人潜艇！”只见一架潜望镜在汹涌的海面上划开“人”字形浪尾，向“大风”号逼近，并不失时机地采用大扇面射击角度，连连发射了6枚鱼雷，然后迅速下潜。“大风”号适值迎风直航，很难做出现避动作。当时，小松口关雄兵曹长驾机刚刚升空，即发现一枚鱼雷向“大风”号飞窜而去，情形万分危急，他立即按下机头，以自杀性的俯冲，在鱼雷到达目标之前把它撞爆。但是，第6枚鱼雷终于准确地击中“大风”号的燃料舱。“大风”号重销厚甲，初时无甚感觉，仍能继续航行，后因进水太多而逐渐倾斜。中雷后6小时，“大风”号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内部大爆炸，甲板上层建筑和高大的桅杆被炸得横七竖八，破片纷纷抛向大海，灼热的气浪把炮手也掀到半空，舰体剧烈抖动。原来，最初的鱼雷爆炸造成加油管道破裂汽油蒸汽充塞舱内，终于导致了灾难性的大爆炸。15时32分，“大风”号在塞班以西海域沉没了，2150名舰员中只有500名幸免一死，小泽狼狈不堪地乘驱逐舰“若月”号逃命，先将他的司令部移到重巡洋舰“羽黑”号上，后又以航空母舰“瑞鹤”号为旗舰。

岂料祸不单行，就在“大风”号遭到鱼雷攻击后不到2小时，10时48分，美潜艇“棘鳍”号也在追猎另一个大目标饱浴战火的大型航空母舰“翔鹤”号。

“翔鹤”号是参加偷袭珍珠港以及珊瑚海海战的老兵。该舰1937年动工，1939年下水，1941年8月服役，排水量为25675吨，载96架飞机，是日本现役3艘最大的航空母舰之一。

当美潜艇“棘鳍”号从潜望镜中发现“翔鹤”号之后，便以水下状态向其接近，抢占有利的攻击阵位。此时，日舰载机正在频频起飞，护航的巡洋舰位于“翔鹤”号前面。驱逐舰位于右舷，“棘鳍”号巧妙地突破了警戒，

隐蔽地向“翔鹤”号发射了鱼雷，海面上立刻出现了6道白色的鱼雷航直趋“翔鹤”号。“翔鹤”右舷的一艘驱逐舰见此情景，开足马力，直扑“棘鳍”号，“棘鳍”号迅速深潜规避，成功地躲过了日舰连续投放的105枚深水炸弹，轻伤逃走。

“翔鹤”号接连被3条鱼雷命中，巨爆声此起彼伏，大火向四处蔓延，舱室淹没，舰首部开始沉入水中。不久，海水涌到了飞行甲板，水通过舰首部飞机升降机舱口流进飞机库。“翔鹤”号失去稳定性。3小时后，舰内发生大爆炸，全舰1263名官兵只有少数人活命。19日15时01分，该舰终于葬身马里亚纳海深渊。

眼见日机日舰损失惨重，前卫司令栗田中将向小泽建议迅速撤退，小泽不同意，坚持要在20日补充燃料，21日继续攻击。不料事与愿违，20日上午，日舰与油船会合时发生混乱，加之美舰队逼近，结果，在风声鹤唳之中，没有一艘日舰加足燃料。

20日13时，小泽迁到“瑞鹤”号，通讯得以改善，他才确知己方损失惨重。但由于部属虚报结果，小泽估计美国损失更惨。同时，他对角田的岸基飞机惨遭攻击，早已一蹶不振这一情况也不了解，满怀希望地以为他也能助自己一臂之力，因而决心以现有的100余架飞机再次发动进攻。

19日15时，美舰队上空恢复平静，空中威胁解除，担心遭到日军“侧背攻击”的斯普鲁恩斯现已顾虑渐消，他当夜通知米切尔：“如果确知日军，希望明晨向其直攻。如果巡逻机今夜已取得我们所要的情报，即不必搜索，否则明天还要继续搜索，以确保塞班。”

考虑到当日大空战的疲劳，米切尔没有在夜间派出侦察机，20日上午，派出去的美侦察又没有发现小泽舰队，当时，日舰正在加油，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且双方舰队相距约325海里，这无疑是米分尔一次极好的攻击时机，然而他失掉了。

直到16时05分，“企业”号的侦察机飞行中尉内尔森才发回报告：在北纬14度30分，东经134度30分的海域发现日舰编队，最近的舰群距第58特混编队275海里。

此时，小泽舰队一边补充燃料，一边搜索警戒，寻求战机。日美双方实际距离达350海里。

怎么办？是即刻发动攻势，还是听凭日舰跑掉？米发尔处于激烈的思考之中。

如果进攻，美机就要往返700余海里的航程——这是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的极限，其中还不包括大作战中必不可少的燃油消耗量。而且，此时天色已晚，舰载机注定要在漆黑的海面返回航空母舰，可是他的飞行员只有少数人能在夜间降落，但如果等到天亮，他肯定要失掉摧毁日舰队的最后机会。

待命室鸦雀无声，唯有电传打字机在洁白的银幕背后发出哒哒的响声。美军驾驶员们屏住呼吸，静等米切尔如何安排他们的命运。

“飞机起飞！”——经过反复考虑，一向沉默寡言的米切尔终于开口了，飞行员们拿起图囊，一言不发地悄悄奔向飞行甲板。

20日16时36分，85架战斗机，77架俯冲轰机，54架鱼雷机在短短的10分钟内从11艘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腾空而起，迎着夕阳向西飞去。

1小时后，美航空母舰上的扬声器相当清晰的声音：“各机注意，日舰编队方位……”这是一架侦察机在向美轰机群通报日舰编队的位置，结果实

际距离要比起飞时预计的还要远 70 海里，夕阳西下，飞在最前面的一个飞行报告：“正前方发现多艘日舰！”这哪里是什么日舰！原来，他由于过于紧张而把紧贴海面飘动的灰蒙蒙的零星云块看成日舰了。

15 分钟后，飞行员们听到一种低沉有力的声音，“注意观察海面长条油迹。”这表明日舰编队刚刚停止在海上加油。

不久，美机发现了日本油船，18 时 30 分，终于发现海面上总计有 7 艘航空母舰，5 艘战列舰，13 艘巡洋舰以及 28 艘驱逐舰，分为三路纵队，每路间隔 10 海里——这就是小泽舰队！

小泽拼凑了大约 75 架飞机，仓促应战，因数量太少，根本阻挡不住美机的进攻。

“首先攻击日本航空母舰”美空中指挥官迫不及待地大声命令道。于是，美机迎着密集的炮火，在夕阳的余光下冒死攻击。冰雹般的高爆炸弹排空而下，海面上掀起森林般高大的水柱。

乔治·布朗海军中尉的座机负伤起火，一个机翼被打掉了一半，可是他仍顽强地驾驶着起火的鱼雷机，击中了航空母舰“飞鹰”号。

“飞鹰”号由客轮改成，1943 年服役，标准排水量 27700 吨，在遭到炸弹和鱼雷联合攻击下，舰上发生大火，命中舰尾的鱼雷爆炸后使舵装置遭破坏。后来它受到潜艇攻击，又中鱼雷一枚，不久，便摇摆着扎入海底。

水上飞机母舰“千代田”号的飞行甲板尾部被直接命中一颗炸弹，舰身严重破损，航空母舰“瑞鹤”号、“隼鹰”号也在美机的凶猛攻击下被分别击中数枚炸弹，同时，两艘油轮也身负重伤，当夜自行凿沉。激战中，日舰队又损失了 65 架飞机。幸而日舰高射炮火炽烈，加之日舰单独机动，各自做圆形和 S 形闪避运动，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小泽情知不是对手，星夜率舰西逃，其速度之快，大失皇军体面。

19 时 45 分，星月全无，美机在一片黑暗之中返回自己的“家”，可是为了防备可能出现的日机和日潜艇的袭击，美特混舰队严格实行灯火管制，“家”中一片漆黑。20 时 15 分，第一批美机已飞临编队，它们闪烁着红色和绿色的识别灯，在夜空中盘旋，发动机则着粗气，发出燃料耗尽时那种噼噼啪啪可怕的响声，情况十分危急。然而他们却难辨哪是航空母舰，哪是大型军舰。几架已经在茫茫的夜海上迫降，溅起了大片海水。

夜，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在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的作战室里，米切尔来回地踱着方步，怀尔德赫尔姆舰长过来告诉他，返舰机燃油耗尽，许多飞机在黑暗中无法降落到航空母舰上，事态紧急，刻不容缓，必须立即解除灯火管制。

米切尔又一次沉浸在沉思之中——只有他才有权作出这个重大的决定。但是，特混编队的舰只造价 10 亿美元，上面载有 10 万官兵，谁能料到附近海区没有日机、日潜艇活动？谁能保证不发生意外呢？

大家的眼睛都望着米切尔，静候他再一次作出决断。突然，米切尔停止踱步，转向参谋长阿利·伯克海军上校，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开灯！”

刹那间，所有的航空母舰都打开了为飞机导航的垂直环灯，红色桅杆灯也在夜空中闪烁，飞行甲板上灯火辉煌，探照灯光柱刺破夜空，信号弹此起彼落。一位飞行员说，这种狂欢场面犹如“好莱坞的彩排、中国的春节和美国独立纪念日赶到一起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场狂欢中的悲剧：

“飞机像燕子一样在夜色茫茫的航空母舰上空盘旋，他们可以在任何一

艘它们发现的航空母舰上降落，可是，美机各自高喊着燃油已经用完，快掉到海里啦！蜂拥地朝甲板飞来，争先恐后地抢着降落。只见一架飞机超越了另一架已经进入降落航线的飞机，好像龙卷风似地从甲板 2 米高处一掠而过，接着又重新拉起进行第二次强行降落，不幸一头撞击在甲板上，发生骇人大爆炸，火焰四起，灯光熄灭——一艘航空母舰飞行甲板无法使用了。”

另一架返舰机把一艘驱逐舰的桅顶灯当成了降落引导员发出的降落信号，干净利落地降到驱逐舰旁边的海面上。

燃油耗尽的飞机一架架地掉在海里，落水的飞行员在海面上挣扎着……

22 时，全部飞机完成降落，然而驱逐舰和水上飞机却在沉沉的海面上忙碌起来，争先恐后的打捞落水人员。这一灾难的夜间返舰使美机坠毁 80 余架，丧生者达 49 人，其损失是刚刚结束的那场空战的 4 倍。

美舰由于忙于搭救，耽误了较多的时间，已不可能再对日舰采取行动了。而小泽也在 20 时 46 分接到丰田令其撤退的命令，遂率舰队向冲绳的中城湾退去。通常又称为第一次菲律宾海战或称为雅浦岛海战的马里亚纳大海战，就此结束。

马里亚纳大海战是太平洋战争中爆发的一场最大的航空母舰之间的决战。日本人认为：“此次海战不仅在大东亚战争史上，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也是规模最大的，而且是阵容堂堂的海上大决战。”海战结果，美舰队大获全胜。

但在美国方面，对此结局甚感不足。米切尔在作战报告中说：“敌人跑掉了。敌人已被我航空母发动的攻势打得遍体鳞伤，并且一度落入我进攻距离之内，但是它的舰队未被击溃。”

蒙哥马利少将写道，“行动结果，谁都感到极度沮丧。沮丧的是一年来头一次有这样重要的敌舰队公然出现，并且竟然向我优势兵力进行数次空中袭击，最后还能安然逃跑，我们都未能将其揪住。固然，塞班的美军得到很好的掩护和保障，没受到日本水面兵力的侵扰。但是应该认为不幸：我们整个兵力的展开，仅限于达到这个目的，从而得不到进攻机会，来不及阻止敌人逃跑。”

未能主动出击日本舰队，未能揪住日队将其一举歼灭，使斯普鲁恩斯受到几方面的谴责。关于这一点，8 年之后斯普鲁恩斯在 1952 年给莫里森的一封信中解释说：“从战术上讲，当时美舰出击，比坐等要好些。但是我们当时正在进行一场最重要的而且最大的两栖作战，我们不能进行赌博，不能使这次作战陷于不利。”

尽管意见纷纷，但马里亚纳海战仍不失为一场意义重大、战果辉煌的大海战。海战结果，日本参战的 9 艘航空母舰被击沉 3 艘，另有 3 艘受伤，日军总共损失了 380 余架飞机。美国方面的损失，据日大本营发表的公报声称：击沉或重创美航空母舰 4—5 艘，巡洋舰 1 艘，击落美机 160 架，而实际上美方仅有 4 舰受伤，并无一艘沉没，损失飞机 106 架。

更重要的是，经此一战，美海军掌握了马里亚纳的制海权和制空权，给“征粮者”战役带来了必胜的前景。“从而，不管塞班、提尼安和关岛各岛上的日本守军怎样英勇顽强，他们的死亡是注定了的。美军在马里亚纳的胜利促成它战胜日本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正是如此。马里亚纳海面大败日本舰队之后，美舰载、陆基飞机和战舰支援了在塞班岛登陆的美军。岛上日军只得龟缩到洞穴里和地下防御工

事里负隅顽抗。到6月底，日军粮尽，便以草根树皮充饥。7月5日，塞班岛日陆海司令部拍发诀别电报：“我等将以玉碎筑成太平洋之防波堤！”

7月6日上午10时，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威震一时，后来在中途岛海战一蹶不振，现任日本中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南云忠一海军中将，认为帝国“绝对国防圈”一经突破，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因而率先自杀。塞班岛守备部队司令齐藤因体弱无力，只好请人帮助他作传统的切腹自杀。据说，他们自称“目的要在最后一次进攻中鼓舞士气。”

果然，第二天清晨，塞班岛上的3000名日兵，高呼着“万岁”，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杆上的刺刀，甚至有的赤手空拳，潮水似的涌向美军阵地，抢占了一隅。但美军凭借人数和装备的优势，夺回了失守的布满尸体的阵地，日军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反扑失败了。于是，走投无路的日本居民，看到保护人已死，顿感绝望，加之听信日军的恐怖宣传，结果也大批自杀，许多儿童也死于父母残忍之手。

7月7日，美军宣告占领塞班岛。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塞班之战代价高昂，在总计67451名的登陆美军中，死3426人，伤13099人；日本守军3.2万人，经埋葬的尸体为23811具，被美军俘虏1780人。

8月1日夜间，美军又完全占领了提尼安岛。

8月10日，美军宣布占领了关岛。

马里亚纳海战的胜利和塞班的失陷，使日本人的“太平洋防波堤”终于崩溃了，日本人“绝对国防圈”中的一个关键性链环被砸碎了，从而大大地改变了日美双方的战略态势。

战役之后，霍兰德·史密斯将军写道：“我总认为塞班的战斗是太平洋反攻中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塞班是日本的珍珠港……是日本陆海军的心脏和国防中枢。它的陷落所造成的沮丧，比日本此前所有败绩加在一起所造成的沮丧还大。”

此后，盟军以此为反攻跳板，可以任意选择进攻目标西进可取菲律宾，北上则可沿小笠原群岛直捣日本本土；在此建立的潜艇基地，可以使B—29式远程轰炸机直接空袭日本本土，对日本列岛构成巨大的威胁。

马里亚纳海域决战之时，在世界其他反轴心国战场也风雷滚滚。

在中国战场，庞大的日本陆军身陷困境，脚插泥潭，不能自拔。6月16日，以中国成都为根据地的驻华美军20架B—24、B—29式轰机首次空袭九州北部的关门、仓幡地区。7月8日，又有10余架袭击了九州西北部，此两次空袭，给日本人造成极大的精神恐慌，使他们深深感到战火已逼近本土，看到了战争的灰暗前景。

在欧洲，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地开辟了第二战场。6月27日，盟军攻克要冲瑟堡，盟军上陆部队已近100万人，德军陷入逐次向内陆退缩的危难境地。

在苏德战场，苏军在1944年连续发动10次重大的战略性战役。6月23日，第五次打击——规模宏大的白俄罗斯战役又爆发了。

在新几内亚，麦克阿瑟的部队激战一个多月，至7月1日已基本占领了比阿岛，接着挥师继续北上，下一个目标是乌头半岛、马鲁古群岛、战略要地摩罗泰岛，矛头直指菲律宾。

战局如此骤变，日本朝野惊恐万状。7月18日，就在日本人公开塞班岛失守这一天，东条内阁在内外交困中垮台，身为首相、陆相兼参谋总长的头

号战犯东条英机从此退出军政舞台。军人首相东条下台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4 天之后，小矶国昭内阁正式就职。然而，号称强大的日本帝国此刻已日暮途穷，气息奄奄，那轮自诩代表武运的血红的日头正摇摇西沉。不久，逞威一时的日本帝国海军也在莱特湾大海战中濒临覆灭了！

第八章 远征欧亚决战两洋

- 一、“火炬”行动
- 二、盟军登陆北非
- 三、荒漠鏖战
- 四、跨过地中海
- 五、塔拉瓦之战揭开“硬币”攻势序幕
- 六、“霸王”行动箭在弦上
- 七、诺曼底“世纪之战”名垂青史
- 八、欧洲最后之战
- 九、麦克阿瑟痛报当年一箭之仇
- 十、原子弹，一颗沉重的战争砝码
- 十一、在“密苏里”号受降
- 十二、战后成为全球霸主的美国

一、“火炬”行动

太阳落下去了，天空红得像是一片快要燃成灰烬的炭火苏格兰斯特拉尔湖上，湖风轻轻地吹着，水面浮起一道月光，月光不停地流动。

一架波音水上飞机发出轰鸣，打破了宁静。飞机滑过湖面，升入了夜空。

机舱里，丘吉尔首相正坐在皮质沙发上，一边在喝着白兰地，一边与英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在聊天。

他们这是赴美会晤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曾数度赴美，他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极为密切。在英国最危急的时刻，是罗斯福总统伸出了援助之手，将美国的军援源源不断地送到英伦三岛。

1941年12月7日，日本6艘航空母舰，载着423架飞机，对珍珠港进行了猛烈的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了重大损失。紧接着，日本对东南亚各国发起了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

美国的参战使丘吉尔松了口气，自他担任首相以来，他从未轻松过，敦刻尔克的大撤退，法兰西的崩溃，希特勒的入侵威胁使他的神经一直绷紧着。现在，局面大为改观了，英国不仅和具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的苏联结成了盟友，现在又加上了美国。尽管前面还有许多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但对于战争的结局，丘吉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1942年1月1日，苏、美、英、中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宣言规定每个签字国家政府均应保证用自己的全部经济、军事力量来对法西斯国家作战，援助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签字国不得和敌对国家单独签订停战协定或和约。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但是，这一年，对反法西斯同盟国来说，是极为艰苦的一年，也是极为关键的一年。

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担负起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要任务，斗争十分艰难。斯大林多次要求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借以减轻苏联战场上的压力。

罗斯福总统也积极倡导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清楚，希特勒十分害怕第二战场，而第二战场必将大大缩短战争进程并减少牺牲。4月份他特派了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和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前往伦敦同英方商讨。

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将军奉总统之命抵达伦敦，他们带来了一个内容详尽的备忘录，这个名叫《西欧作战计划》的备忘录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拟订并经罗斯福批准的，代号为“大锤”。

但英国人对此并不热情，丘吉尔更是极力回避。他曾私下说过：“当1939年、1940年英国西线危机时，苏联人都干了些什么，他们正同柏林打得火热。如今他们受到点威胁，就一再催促我们开辟第二战场。再说，我们自保尚且困难，哪有力量去实施正面进攻。”

不过，丘吉尔也明白，不给苏联以一定的援助是不行的，一旦苏联被打败，希特勒就可腾出手来，再次挥戈西进，直捣英伦三岛，大英帝国就不复存在了。

按照丘吉尔的意图，英国应当主要在外围作战，先削弱德军的力量，再

在西欧登陆。

他把目标对准了北非。因为在北非的轴心国力量较为薄弱，便于取胜，另外，北非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与英国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这次远行的目的就是罗斯福总统同意执行在北非登陆的“体操家”计划。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飞行，丘吉尔终于抵达了景色迷人的华盛顿。

晚霞笼罩的华盛顿显得格外秀丽，从空中鸟瞰，朦胧中可见波托马克河从市中心穿流而过，看上去宛如一条精巧的银带。巨大的波音水上飞机像一只大天鹅，平缓地滑落在波托马克河水面上。

美国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英国驻美代表迪尔元帅以及其他官员已恭候多时。他们互相问候后，就立即驱车至英国大使馆下榻。

白宫三楼椭圆形办公室里，正在举行会议，英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有丘吉尔、布鲁克，美国方面有罗斯福、马歇尔、霍金斯、史汀生与金上将。

会议开始后，双方开始认真审查“大锤”和“体操家”等计划。

美军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在会上首先发言，他用许多论据阐明了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重要性。最后他说道：“完全有根据他说，希特勒唯一害怕的就是第二战场。这一战场的开辟，便是在战争中支持俄国军队和彻底消灭希特勒的最好保证。”

丘吉尔听完史汀生的发言后，立刻接过话题说道，“我认为盟军以 6 个或 8 个师的兵力于 1942 年 9 月份在法国登陆会带来一场灾难，因为这一小部分兵力无法面对强大的德国西线部队，对俄国也无多大的帮助。如果我们将留在法国呆下去，今年就不可能在法国登陆。只有‘体操家’才有成功的希望”。

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和海军司令金上将在丘吉尔发言完后，也先后起来反对北非战役，金强调指出：他“坚决反对在 1942 年进行‘体操家’战役”。因为这一战役将会使美国海军离开太平洋。马歇尔也说，如果现在不全力以赴地作好在欧洲大陆实施大规划登陆的准备工作，那么这一战役就不可能在 1943 年实现。他说：“如果我们现在改变我们的计划而开辟新的战场，那我们将会一事无成。”他认为唯一正确的战略就是在欧洲集中力量和尽量减少向其他战场调派兵力。只有“大锤”计划才是盟军 1942 年最好的选择。

丘吉尔极力为“体操家”计划辩护。他说：“英国在北非一再失利，目前力量薄弱，很难实施‘大锤’计划，在西欧登陆只有在北非才有力量对德国实施打击。”

正当丘吉尔神采飞扬地历数着“体操家”计划的好处时，一位副官送来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首相，托卜鲁克失守，克洛普将军已率守军投降，奥金莱克。”

椭圆形的办公室里，顿时像死一般的沉寂。丘吉尔脸色灰白，将手中的电报默默地递给罗斯福。

罗斯福看完电报后，慢慢地转过头来，问道：“首相，我们美国能为你做些什么？”

丘吉尔沉默了片刻后回答道：“我们需要坦克。”

“马歇尔将军，这种装备归你调拨，请设法立即往埃及运送一批坦克，支援英军。”

“总统阁下，闲置的装备已没有了，只有从作战部队中才能抽调。”

“那就把巴顿少将第 2 装甲师坦克抽出来，用快速货船，绕过好望角，送到埃及。”罗斯福果断地说。

马歇尔心中是极下愿把急需的装备送给英国人的，但看到总统态度坚决，作出了决定，也就只好表示同意。

整个会议的议题开始转向北非。丘吉尔借此机会又提出了“体操家”计划：“诸位已经看到了，北非的局势已经非常危急。如果隆美尔攻下开罗，并由此挺进中东，再北上围攻俄国，俄国是无法抵挡的。我们只有首先稳住北非，将地中海南岸巩固之后，才能够实施‘大锤’计划，在法国登陆，攻打德军心脏，”

罗斯福总统接着说：“北非局势危急，我们不应忽视，应采取措施。”

由于首相与总统都对北非发表了意见，反对“体操家”计划的人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第二天，双方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体操家”计划上。因这是有关盟军战略指导方向的大事，故会上未最后拍板，敲定。

6月27日，丘吉尔首相告别了罗斯福总统，从阿纳卡斯蒂亚海军航空战乘上了水上飞机返回了英国。

从奥尔巴尼到纽约大约一半的路程，赫德逊河流入狭窄的航道，稍向左拐，然后慢悠悠地流向大西洋。在河湾的东岸有一片茂密的树林，再往后就是一片略有起伏的高原。高原瞰着河水浩浩荡荡地向西流去。在它的一个小山庄上，有一座宽敞的宅第，房顶上有一个眺望大海的平台，房子正面配有一个长长的带栏杆的门廊。这就是位于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庄园。

这座庄园是总统的父亲在世时修建的，它宏大气派，景色美丽，地有好几百英亩，包括农田、森林、花园、暖房，葡萄园以及冰窖、谷仓、厩棚等。罗斯福担任总统后，在庄园修建了一处机场，只需一个小时就可到达华盛顿。

战争开始后，罗斯福绝大多数时间是待在此处指挥战争。白宫则成了他偶尔光顾的地方。丘吉尔走后，他就立即乘专机回到了海德公园。

有关在何处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英美双方仍在争论不休。7月8日，丘吉尔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用坚定的口气说：“英国陆军、海军或空军的负责将领不预备推荐‘大锤’，计划为1942年可能实行的作战行动。”首相写道，在1942年组织并未成熟的战役，只会以失败告终。最后，他在信中说：“我自己确信。北非的战役（‘体操家’计划）是在1942年使俄国战线获得缓和的最好机会。这是1942年的真正的第二战场。这是今年秋季可能实行的最可靠的、最有成果的攻击。”

但是美国军方仍然反对“体操家”计划。马歇尔坚持认为实施“大锤”肯定要比“体操家”要好。美军驻欧洲战区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更是极力反对“体操家”，他对马歇尔说：“德军成千上万的部队就驻扎在离多佛尔不到25英里的地方，为什么要赶到伦敦以南将近1000英里之外去寻找敌人作战呢？”

罗斯福总统把马歇尔请到了海德公园，同他彻底地交换了意见。

马歇尔毫不思索他说：“总统阁下，我们要尽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目的在于以最快的速度打败法西斯，减少伤亡。因此，应该选择最有意义和影响的计划，只有‘大锤’，计划才能给德军以最有力的打击，扬我国威、军威，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

“假如我们不执行‘体操家’计划，德军就有可能突破阿拉曼防线，占领尼罗河流域，前出挺进中东，从南翼威胁俄国。”

“不会的，”马歇尔摇了摇头，“总统阁下，隆美尔虽然在托卜鲁克重

创了英军，但他到了阿拉曼之后，由于增援兵力、物资供应不上，就无力向前推进了。目前，英军在地中海的封锁又重新活跃，隆美尔的增援更加困难，而英军的援兵正不断到来，因此，英军对付得了那只‘沙漠之狐’。再说，即使尼罗河三角洲落入德军之手，英军的地中海舰队也能封锁住尼罗河和苏伊士运河，德军仍然无法通过中东，从南翼攻打俄国。”

“万一我们在北非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土耳其就有可能倒向轴心国。”罗斯福有些担心他说。

“只要我们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狠狠地打击希特勒，土耳其就不敢自讨苦吃，参加到轴心国一边。”马歇尔满有把握他说。

“丘吉尔首相最近处境不妙，7月1日下院还举行对政府投不信任票问题的讨论，尽管结局丘吉尔没有受影响，但他已经不起任何打击了。只有某种轻易而有效的胜利，才能提高英军的士气，挽回他作为首相的地位。因此，丘吉尔首相的‘体操家’应值得考虑。”罗斯福总统认真他说道。

他心里明白。丘吉尔在“体操家”计划上态度十分坚决，毫不让步。美军要撇开英军的支援，单独在欧洲大陆登陆作战，困难巨大，取胜希望甚少。要想在1942年采取军事行动必须有英国的合作才行。而想放弃1942年的军事行动，待到1943年才开始大规模的作战，这是罗斯福这位反法西斯的民主人士所不愿做的。同时，1942年11月，美国国会将要进行选举，如果在此之前，美国军队还没有对德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那么他的党在国内的地位将会严重动摇。

马歇尔从总统的话中听出他对丘吉尔的“体操家”已感兴趣，就转而用缓和的口气问道：“总统阁下，我是否去一趟英国，再同首相交换一下意见呢？”

“很好。马歇尔将军，我打算让金海军上将，还有霍普金斯与你同去。不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在1942年同德军开火。”

7月17日，星期五，马歇尔一行乘坐水上飞机飞往英国。临行时，罗斯福总统让马歇尔捎了一封信给丘吉尔，信中写道：“首相阁下，思之再三，我觉得你们应慎重考虑盟军下一步的行动。要认真研究‘大锤’计划的可能性。这一作战行动无疑是对苏联的支持，且很可能成为今年拯救苏联的转折点。‘大锤’计划大重要了，以致有一切理由要求我们完成它。不管苏联的崩溃是否已经迫在眉睫，我认为都应进行这工作，力争使它付诸实施。”

“当然，我对阁下所提出的‘体操家’计划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深刻理解你所面临的一切。此次派马歇尔将军赴英，就是要寻找一个我们都能接受，并乐意执行的计划。……”

7月18日，星期六上午10时左右，马歇尔等人的水上飞机在苏格兰的斯特湖降落，在那里，他们换坐丘吉尔派来的专列直驶伦敦。

7月20日，星期一。

唐宁街10号的小会议厅里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马歇尔将军将刚修改过的“大锤”计划向众人做了介绍，按照这项计划，盟军将在西南更广阔的战线上渡过英吉利海峡，而不是在加来海峡作战，同时美国将更快地输送更多的部队抵达英伦三岛。

马歇尔话音刚落，英军总参谋长布鲁克就立即进行了反击。他说，目前盟军在西线登陆意义不大，进攻规模大小了，根本不可能把德军从东线吸引过来，支援斯大林的东线。弄不好这些部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一个月前，这位大英帝国的总参谋长还是赞成“大锤”计划的，对“体操家”计划持暧昧态度，而现在在丘吉尔的影响下已完全转向积极支持“体操家”计划了。

布鲁克说完后，蒙巴顿也对“大锤”计划进行了评述，他专挑“大锤”计划的纸漏之处，把“大锤”说成是一场儿童游戏，一无是处。

蒙巴顿发言完后，与会的英国其他将领继续对“大锤”计划实施轮番反击。

而美国方面，金上将坐在边上慢慢地品尝着咖啡，一声不吭地倾听着英国将领们的发言，霍普金斯则更让马歇尔失望，这位总统的高级顾问竟然也赞同起“体操家”计划来了。

辩论整整地进行了三天。

单打独斗的马歇尔终于败下阵来。

星期三夜里，英国战时内阁一致否决了“大锤”计划。这一否决，具有法律效力，等于将其彻底遗弃。

既然“大锤”计划已遭否决，“体操家”计划自然就成了众人关注的目标。经过短暂的讨论，内阁成员一致认为“体操家”计划是1942年唯一可行的作战方案。

为了增加吸引力，丘吉尔将“体操家”改名为“火炬”，意指在“沙漠之狐”的尾巴上点燃一把火。

马歇尔获悉英国内阁讨论的结果后，立即给罗斯福总统发去一封电报：

“总统阁下，‘大锤’计划已遭英国战时内阁一致否决。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罗斯福总统似乎已预料到会出现这种结果。他用乐观的语调复电马歇尔：

“将军阁下，悉知详情。我们的目标是1942年同德国人交火，下必计较在何处加入战斗。既然‘大锤’计划不行，那就应考虑首相的‘火炬’计划。”

伦敦“帝国大饭店”的一间豪华客房内，马歇尔将军凭窗而立，颇有闲情地观赏着伦敦街头的夜景。

伦敦在经历了1940年的轰炸后，至1942年基本上恢复了平静，偶尔有敌机飞临轰炸，但损失很小，伦敦又闪烁出它特有的神采。

门铃响了，马歇尔走过去打开门，来人是布鲁克。

“请进。”

布鲁克进来在沙发上坐下来，微笑着说：“首相让我来同你谈一谈我们的想法。”

“请讲！”马歇尔回答道。

“首相建议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来指挥‘火炬，行动。”

这是丘吉尔的明智之举，他明白英美军队今后还需通力协作，英军还需美军的支援，既然总统已经支持北非行动，英国就应在某些方面作出让步。

当马歇尔听到布鲁克这句话后，心中的不快立即消失。当初，他差艾森豪威尔来英国，就是为了在未来领导英美盟军。改为北非行动后，他最担心莫过于联合部队司令的职务由英国人担任，此刻他连忙回答说：“多谢你们对艾克的信任，我想他一定会完成得很好。”

艾森豪威尔得知英国战时内阁否决了“大锤”计划后，内心十分痛苦，他认为，与其迁就英国人发动一场毫无意义的联合攻势，还不如下联合，单

凭美军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好好地干一场。

在艾森豪威尔沮丧之极时，马歇尔打来电话，告诉他丘吉尔主动提议由他担任盟军总司令，负责筹划和指挥“火炬”战役的工作。这对于艾克确实是极大的安慰。

数月后，“火炬”行动总指挥的任命正式颁布，艾森豪威尔开始着手“火炬”计划的准备工作。

二、盟军登陆北非

伦敦，金斯顿附近。一幢白色的石瓦房里。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正在兴高采烈地喝着威士忌。因为，盟军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定下了登陆地点。

这个名叫“电报屋”的石瓦房建于林木丛中，占地10英亩。四周都是浓密的灌木，这里离美军在格罗斯威尔广场的总部，只有半小时车程，而距离当时作为美国空军总部的布希公园，仅数分钟而已，是艾森豪威尔摆脱琐碎事务的憩息之地。

艾森豪威尔自从担任“火炬”行动总指挥一职后，一直处于紧张而繁忙的准备工作中。他首先组建了领导班子，提议马克·克拉克将军为副司令，负责拟定计划，万一他个人发生意外，克拉克将军将继任他的位置。原陆军参谋部秘书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担任了参谋长一职。在他的组织下，总司令部开始运行起来。

艾森豪威尔将“法属北非”作为他实施“火炬”计划的目标。

“法属北非”包括法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端，东面和东南面与阿尔及利亚为邻，南面与西属撒哈拉接壤，面临大西洋，北隔南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是扼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门户，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1912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端，北临地中海，隔海与西班牙、法国相望，东部与突尼斯、利比亚接壤，南部与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相交，西部与西属撒哈拉、摩洛哥为邻，面积约238万平方公里。

突尼斯位于非洲北端，北面和东面濒临地中海，隔突尼斯海峡与意大利相望，东南与利比亚接壤，西与阿尔及利亚相邻，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

法国投降后，维希政府在“法属北非”约有20万军队，500架飞机。此外，在法国的土伦和“法属北非”各港口还有4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约40艘驱逐舰，20余艘潜艇和其他舰艇。

在“法属北非”的官员中，有的人见风使舵，法军总司令魏刚曾向美驻法属阿尔及利亚总领事墨菲表示：“假如你仅仅带1个师来，我将向你开枪，假如你带20个师来，我就要拥抱你了！”有的官员则是坚决反对德国，像吉罗将军。

北非的这种地理位置，政治力量状况有利于盟军的登陆。盟军在这里登陆后，就可由西向东对德、意发动进攻，配合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夹击隆美尔，彻底歼灭北非的德、意军队，控制地中海，巩固中东，为盟国的进一步军事行动，创造条件。

在选择具体登陆地点一事上，艾森豪威尔和伙伴们费尽了脑汁。

早在1942年7月，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了会议，讨论作战方案。英方主张在地中海内的非洲北海岸登陆，这样就能迅速向突尼斯推进。但美国三军参谋长却坚持6月间修订的“体操家”计划所规定的目标，在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他们担心的不仅是法国人的抵抗，还有西班牙人的宣战，而且德国人有可能进行反击，占领直布罗陀海峡，从而封锁地中海入口。

经过反复考虑盟军首脑们初步确定了4个登陆处：距突尼斯市以西约100英里的波尼；位于突尼斯和摩洛哥之间的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奥兰；

位于法属摩洛哥的大西洋岸的卡萨布兰卡。

但是，盟军的全部兵力只能在其中的两处或三处作战，因此，必须取消四处中的一至两处。

把卡萨布兰卡作为登陆点，英、美军方首脑都没有异议。卡萨布兰卡是那条向东穿过奥兰、阿尔及尔，最后直到突尼斯的漫长而破旧铁路的终点，这条铁路的运输量虽小，但控制了它，即使直布罗陀海峡被德军切断，盟军也能确保有一条供应和撤退的交通线。

但是在别处登陆点的最后选择中，英美将领发生了意见分歧。

英国海军提出要在波尼附近的菲利普维尔登陆，从那里，盟军可直接威胁突尼斯。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则建议把整个“火炬”行动限制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两处。因为奥兰附近有一个飞机场，它对日后的长期作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攻占这里后，盟军的飞机可以直对直布罗陀甚至更远的地方实行空中覆盖。

丘吉尔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取消阿尔及尔，因为阿尔及尔是阿尔及利亚的首府，那里的法国军队大多亲盟国，而且离突尼斯很近。他致电罗斯福总统，说服了他。

最后，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被划上了巨大的红圈。

几天后，罗斯福总统发来了电报，提出了一个新建议：由于维希政权对英国人持敌视态度，因此，这次登陆应该搞成完全是由美国人实施的。所有的先头部队是美军，英军安排在后面。

艾森豪威尔忧心忡忡地找到丘吉尔说：“美军恐怕无力在三处同时发动进攻。”

丘吉尔想了想回答说：“让英军穿上美军服装，也担任先头部队，你看如何？”

“这个建议不错，只是一旦法军发现，他们会感到自己受骗，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抵抗，登陆作战就极为困难了。”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派出更多的美军部队，争取首次登陆成功。如果法军敢抵抗，我们就采取武力。”

9月20日，盟军将领确定了兵力部署，参加“火炬”作战的英、美军队共有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约11万人，其中在卡萨布兰卡投入8万人，在奥兰投入4.5万人，在阿尔及尔投入1万人。此处还有数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将使用1700架飞机作为空中掩护，其中绝大部分的飞机都停放在直布罗陀要塞。

根据作战计划，进攻奥兰和阿尔及尔的两支部队分别由劳埃德·R·弗雷登德尔少将和查尔斯·赖德少将指挥，从英国出发。小乔治·S·巴顿少将指挥的进攻卡萨布兰卡的特遣队直接从美国本上登船，因为英国运输船队无力同时运送三处的登陆部队。

登陆时间定在11月8日。

美国驻阿尔及尔领事馆的电报房里，传出了一阵清脆的发报声。

一位个子高大，长着稀疏红发的中年人正神色严肃地口述着：

“总统阁下，遵照指示，联络工作颇有成效，驻摩洛哥法军司令态度坚决，他指挥的部队将全力抵抗入侵者，但卡萨布兰卡的法国师师长贝图阿尔

真诚地表示合作，他决定，盟军一登陆，他就设法把诺盖抓起来，指挥属下同美军协同作战。

“在阿尔及尔，我已联络了一些对轴心国持敌视态度的法国军官，他们请求派遣一个军官组，于10月21日晚在北非海岸舍尔舍勒以西约15英里的麦塞尔蒙附近一幢别墅里同他们会晤。请派一位高级军官统领这次行动，以便随时作出决定。”

这位中年人名叫罗伯特·D·墨菲，美国驻阿尔及尔总领事。

在战争爆发前，墨菲曾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工作。法国投降后，他担任了美国驻法国维希政权的大使馆临时代办。两个月后，他被召回华盛顿，作为罗斯福习惯性地派出的“私人代表”中的一个，直接对总统负责。他随后转赴北非任职，担任了美国驻阿尔及尔总领事一职。他有许多法国朋友，可以说是盟国中，最适合于能同法国人打交道的人。

盟军决定实施“火炬”计划后，唯一担心的就是法国人的态度。一旦法国人对美国人的登陆持不友好态度，进行顽强抵抗，盟军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罗斯福总统特意把墨菲召回国内，向他布置了重任：联络法军高级将领，配合盟军登陆。

墨菲回到北非后，开始了广泛的活动，联络了一批军官，并且下断地向国内提供有关北非情况的报告，从他那里，盟军掌握了第一手的有关材料。

伦敦，格罗斯尔广场盟军总司令部里，艾森豪威尔将军手里拿着罗斯福总统转来的墨菲电报在认真地思考着。

派高级军官秘密去北非会晤危险极大，一旦被德国人发现，“火炬”计划就会化成泡影。不去，就无法与法国人取得密切联系，登陆行动中极有可能会遇到强烈抵抗。

让谁担任这项重任呢？

他想到了克拉克将军。

克拉克将军是他的助手，年富力强，精明机智，身体健壮，目前是盟军的副总司令，有权当即作出决定。

他派人找来了克拉克将军。

克拉克进来后，艾森豪威尔把手中的电文递给了他，轻轻他说道：“马克，需要你去一趟北非。”

克拉克接到电报迅速地扫了一眼，微笑道，“什么时候出发？”

“马上就去，”艾森豪威尔望着克拉克关切他说，“马克，这次行动风险极大，你要多加小心。”

克拉克但然一笑，“艾克，别担心，我会平安回到你身边。”

“愿上帝保佑你。”

克拉克离开艾森豪威尔后，立即搜集有关北非的情况，作好会晤准备工作。

克拉克选定了4名军官作为自己的助手。他们是：萃特上校，神枪手；霍尔姆斯上校，懂法文，并熟悉阿尔及利亚；海运专家汉勃伦上校和参予制定作战计划的兰姆涅查准将。

10月19日早晨。他们乘坐“飞行堡垒”式轰炸机，从伦敦直飞位于直布罗陀的波尔布鲁克海军基地。他们身上除了带有野战背包之外，还携带了“加朗”型微型卡宾枪、手枪以及作为急需之用的2000美金。

傍晚时分，克拉克等人抵达直布罗陀海军基地。事先得到指令的海军基

地司令福克斯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一艘潜艇和 4 条小木船，他听了这个计划的梗概后，坦率他说：“这太危险了，我们能够把你们送上岸，那里并不会有什么麻烦。但是这些船象一叶轻舟，遇到风浪，你们就无法驾驭了。”

克拉克点了点头，但又严肃他说：“这个冒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值得的。”

海边慢慢地升起了一轮明月，克拉克将军和部下还有 3 英名英国突击队的军官在艇长朱厄尔海军少校的率领下，登上了“六翼天使”号潜艇。

为了使他们按时到达目的地，朱厄尔下令潜艇在水面上航行一段时间。潜艇以每小时 10—12 海里的速度朝阿尔及尔以西约 60 英里的一所海滨别墅驶去。

20 日，潜艇下潜航行，此时，潜艇已沿着非洲海岸航行。克拉克一行在途中已学会了如何从鱼雷发射管爬出潜艇。

21 日凌晨，潜艇驶近了海滨，但来不及在天明前把克拉克一行送上岸，因而只好下潜，以待傍晚的来临。在岸上等待的法方人员既迷惑又失望，就回去了。潜艇向直布罗陀拍发电报，经秘密电台波道转到阿尔及尔，重新约定了见面时间。

黑夜终于降临，潜艇浮出了水面。艇上的人在等待着信号灯的出现，几个小时过去了，别墅里仍是漆黑一团。兰姆涅查有些失望，嘟哝着说：“那里下会有灯光的，肯定是出事了。”

“不会有事的。”克拉克自己也是心急如焚，按照计划，巴顿的“西部特遣队”已经在美国登船，如果这次会晤失败，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但在部下面前，他不能有丝毫的失望情绪。因此，他耸了耸肩，轻松他说：“我可以打 10 美元的赌。”

除了霍尔姆斯，其他的人都同意打赌。11 点 10 分，别墅窗内点了一盏灯，背后挂出了一条白床单。

朱厄尔把潜艇驶近海岸，克拉克一行在 3 名英国突击队员的帮助下，乘小艇向海岸划去，离沙滩大约 500 米处，他们停了下来。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决定先派霍尔姆斯和突击队军官利文斯敦光上岸侦察，看看是否有维希的警察埋伏在岸上的树丛里。

霍尔姆斯和利文斯敦手里提着卡宾枪，跳出小船，小心翼翼地向灌木林中摸去。

当他们接近灌木林时，里面传来了轻轻的喝问声：“你们是谁？”喝问者用英语说的。

“你是谁？”霍尔姆斯警惕地回问道，并端起了卡宾枪。

“我是里吉威·纳爱特，美国驻阿尔及尔副领事。”

霍尔姆斯一听，放下了卡宾枪，回答道：“我是朱丽叶·霍尔姆斯。”

纳爱特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霍尔姆斯迎了上去。

10 分钟后，其他的小船从黑夜里驶来，克拉克他们都上了岸。然后，他们用信号灯向潜艇发出了“平安无事”的信号。

早晨 7 点整，法军代表马斯特等人准时来到了别墅。克拉克和墨菲等人用过早餐后，就开始举行会谈。

克拉克等人从法军代表那里得到了有关北非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奥兰等地的法军兵力部署，法军情绪，士气等情报。克拉克也直截了当地告诉马斯特等人，美国准备派遣一支大部队来北非，并将有英国海空军的支援，

他没有讲明英国的地面部队也紧随美军登陆。为了安全起见，他也没有向马斯特说清楚同盟军登陆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失策，因为马斯特的协助是很重要的，不告诉他，他就无法在行动上与盟军配合。克拉克授权墨菲在登陆前立即把日期通知马斯特，但即使在那时，也不把地点告诉他，因此，当盟军在摩洛哥登陆时，马斯特在摩洛哥的同僚们采取了抵抗行动。

别墅里的会谈进入到最后一个问题，美军登陆成功后，由谁出面来领导北非的法军。一位法国军官提出由亨利·吉罗将军出面。法军代表一致表示同意。克拉克也答应了。

正在这时，邻室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房屋的主人拿起话筒听了话，飞快地冲入会议室，慌张他说：“警察！他们5分钟后就要赶到这里。”

法国代表立即离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被发现，就要按叛国罪被枪决。克拉克及其同伴立即躲进一间空酒窖。

警察从汽车里跳了出来，向别墅冲去。

别墅里的墨菲把酒窖的门关好后，看了一眼桌上散乱地放着喝了一半的香槟酒，顿时心生一计，他和别墅主人，一位穿便衣的法国军官，还有纳爱特马上伪装成正在此地聚会。

警察闯了进来。

墨菲迎上去：“警察先生，我是美国驻阿尔及尔的领事，今天在此聚会，你们为什么进来打扰我们？”

“有人报告说这里有人走私。”警察一看是美国领事，态度温和他说道。

原来，别墅的2位阿拉伯佣人看到房子里来了许多人，以为是走私分子在此开会，就跑到附近的镇上，报告了警察局长。

由于酒窖的门被封得严严实实，里面的空气就越来越沉闷。

一名英国突击队军官突然咳嗽起来，情况危急起来了。

克拉克连忙递给他一小块口香糖镇咳，那位军官赶紧咀嚼着。

过了一会，那位军官对克拉克说：“这块口香糖一点味儿也没有，能再给我一块吗？”

克拉克压低声音说：“这倒不奇怪，在我给你这块口香糖之前，我自己已经嚼了2个小时啦。”

酒窖里其余的人差点要笑出来。

警察向墨菲道过歉后，就开车走了。克拉克一行赶紧从酒窖里爬了出来，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他们决定立即离开这里，返回潜艇。

当他们赶到海滩时，发现天气有变，一人高的海浪咆哮着，拍击着海岸。在大海怒涛澎湃之中，驾驭小木船是非常危险的。

克拉克只穿一条短裤，把长裤和外衣托在手上，同那位嚼过他口香糖的英国军官一道走向海水，步入激浪之中。他们好不容易爬上小船，但一个巨大的水柱砸向他们，小船翻了，两个人又落入水中。

过了一会，他们被浪涛冲到了沙滩上，克拉克将军浑身是沙，但嘴上却咒骂下休，手中的衣服、裤子已永远留在了北非。

墨菲走上前来劝告克拉克：“既然现在无法航行，那就先回别墅休息一下吧。”

但克拉克不愿意回去，他恼火地对墨菲说：“假如那些警察再来，我们还得躲在酒窖里，那鬼地方我再也下愿呆了。”

当天夜里，他们又试了一次。

纳爱特·墨菲帮着稳住第一条小船，克拉克和航海专家莱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了上去。他们二人用桨划行，走入一条平整狭长的航路。突然一个浪头迎面扑来，莱特巧妙地摆动船头，平安地越过了拍岸激浪。紧接着他们又躲过了几个浪波，来到了潜艇跟前。

其余的人也依法炮制，越过海浪，登上了潜艇。只有霍尔姆斯上校登艇时遇上了危险。当他正要登艇时，一个巨浪扑来，把小艇高高地抛了起来，甩到了潜艇上，同伴们眼明手快，一把将霍尔姆斯拖进了艇内，但潜艇背部倾倒下的一柱激浪，却把小船击成了两段，然后就吞没了。

克拉克回到潜艇后，立即下令潜艇以每小时 4 海里的最高速度向北潜行。并且向直布罗陀的英国海军基地发出了一则电讯，要求他们立即派一架飞机来。

下午 3 时 20 分，一架水上飞机在潜艇旁的海面上降落，克拉克一行从潜艇登上飞机。一十半小时后，他们在直布罗陀海军基地降落。从那里，他们换乘飞机直飞伦敦。

在墨菲、克拉克等人与北非的军官们会谈时，那些军官们一致认为，只有吉罗将军才能领导他们。

艾森豪威尔决定把吉罗找来，他派出了英国潜艇“六翼大使”号，就是当初把马克·克拉克载往阿尔及尔海滨进行秘密谈判的那一艘潜艇。潜艇在法国南海岸的约定地点载上了吉罗，航行后下久，他又转乘一架水上飞机到达了直布罗陀。此刻艾森豪威尔已在那里等他。

当身材高大、瘦削的吉罗将军来到盟军指挥部时，艾森豪威尔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他获得自由。

吉罗将军以为他这次来的目的是接管法国军队，协助盟军在欧洲大陆登陆。

但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盟军即将攻打的不是法国本土，而是在法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具体他说，是在奥兰、阿尔及尔和卡萨布兰卡三处地方。

吉罗表示难以相信，他认为那里的法国部队会抵抗到底的。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需要他来帮忙。他进一步告诉吉罗，要求他下令，让法军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海岸炮兵不要向盟军的登陆部队开火。

吉罗拒绝了。他表示，他的命令只有在率领一支部队去解放法国本土时才会下达，他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艾森豪威尔耐住性子，又一次解释说，只有吉罗你才是法属北非守军可信赖的人，你必须通过广播下达命令，不要向盟军开火。

吉罗又问艾森豪威尔，登陆的指挥权在谁手里。艾森豪威尔说自己就是这个战区盟军的指挥官。吉罗听后表示下满，他说自己军阶高，如果他在艾森豪威尔手下担任任何职位，他的国家和他本人就会威信扫地。并且他还用手指了指天空，宣称自己就是怯兰西。

艾森豪威尔气得满脸通红，与吉罗发生了争吵，他指责法国人，在绝大部分军队未受损失之前，就向希特勒投降了，维希政权成了纳粹的帮凶。艾森豪威尔还轻蔑他说：“吉罗将军，你根本就不是上帝，只有夏尔·戴高乐才是。”

吉罗愤然离去。

会谈破裂了。

盟军的指挥所就在直布罗陀要塞。这里是英国船队通在地中海的保证。因此，从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军队采取了严密的军事防御措施，尤其是面对西班牙这一边，建立了强大的防御工事。不仅在陆地上，而且在空中，海上都难以攻破。为防止被敌人切断水源，1940年，守军在坚固的岩石中建成了几座蒸馏水工厂。

直布罗陀是指挥“火炬”行动最理想的位置，在这里可以与彼此相距100英里的三支登陆部队保持通信联络。

这里的机场也得到了扩建，“火炬”行动所使用的大批飞机将从这里起飞。

11月8日，参加“火炬”行动的英美军队，分乘665艘军舰和运输船，其中包括3艘战列舰，7艘航空母舰，17艘巡洋舰，开始向登陆地点前进。

盟军作战指挥所里，艾森豪威尔在紧张地踱来踱去。吉罗的不合作态度使他十分生气。法军会下会抵抗，他心中一点底也没有。

清晨3时半，司令部参谋霍姆中校在无线电播音话筒前，用流利的法语播出了艾森豪威尔写给法国守军的公开信：“法国公民们，我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今天，英美联军开始在法属北非登陆。我们作为你们的朋友而来，我们的目标不仅要把德国侵略者赶出非洲，而且最终要把他们赶出法国。”

随后，霍姆又用法语播送了丘吉尔的讲话：“法国公民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反对德国野兽吧！法国海陆军官兵们——不要向我们开火，我们是你们的盟友！法兰西万岁！”

接下来，按计划应该是吉罗发表讲话，并下令在北非的法军不要开火，这是最有份量的声音，但吉罗没有说一句话。

“西部”特遣部队由巴顿将军指挥，他们的目标是攻打卡萨布兰卡。

他把登陆部队分成了三个部分：南翼攻打萨菲，中部攻打卡萨布兰卡，北翼则是夺取利奥泰港。

卡萨布兰卡的战斗先于南翼和北翼打响。守卫卡萨布兰卡的是贝图阿尔将军指挥的法国精锐师——卡萨布兰卡师，但亲盟军的贝图阿尔将军在战斗打响前夕已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对英、美联军持敌视态度的德斯德将军，因此，当安德森将军指挥的美军第3师在海滩上登陆时，他们遇到了抵抗。

在北翼，指挥攻打利奥泰港的是特拉斯科特准将，他貌不惊人，中等身材，脊背微弯，双眼稍有外凸，有着满头浓密的灰发。

利奥泰港是理想的海军基地和机场。塞布河蜿蜒流经这座要塞。港口在河南岸上游9英里处，水深在13至17英尺之间，可以停泊巡洋舰，对盟军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一旦占领，后援部队就可利用港口，很快到达。登陆滩头是一排陡峭的沙丘，登陆部队只能从少数几个点通过，这一带长满了茂密的灌木丛。即使是徒步也很难行走。

按照预定计划，特拉斯科特的4个营中的2个营，将在登陆后1小时以内夺取河南岸高地上的一座坚固的城堡卡斯巴，并从南岸向港口推进。另两个营将在河北岸5英里处登陆，绕过河流弯曲部，从另一面向利奥泰港推进。

11月7日晚，特拉斯科特的部队在预定地点登陆，由于盟军过早地宣布了登陆的消息，卡斯巴的法国守军作好了战斗准备，负责攻打卡斯巴的第60步兵团第2营在接近登陆滩头时就遭到了法军海岸炮的阻拦。

经过激战，黎明前，美军攻占了卡斯巴南侧的海滩，特拉斯科特上岸建立了自己的指挥所。为了避免伤亡，特拉斯科特派遣克劳上校和汉密尔顿少

校去与卡斯巴的法军指挥官谈判，但谈判没有成功，克劳上校身亡，汉密尔顿被捕入狱。

入夜，特拉斯科特组织部队开始对卡斯巴发起了第二次攻击。第2营在夜间登上了陡峭的山坡，开始向卡斯巴推进，并于清晨抵达城墙下，但由于城墙坚固，迫击饱和机枪的火力不起作用，第2营攻击受阻。特拉斯科特请求海军炮火支援，同时将第2营后撤至安全区域，准备在炮火停止时立刻发起冲击。

护航的“达拉斯”号巡洋舰上的大炮开始向卡斯巴实施轰击，同时，8架英军轰炸机飞临卡斯巴上空，轮番进行轰炸。卡斯巴淹没在浓烟和火光之中，法国守军被炮火所震慑，开城投降，特拉斯科特的部队进入了卡斯巴。

接着，特拉斯科特指挥部队涌下陡峭的小山坡，向机场发起攻击。

卡斯巴与机场相距5公里，其间法军工事密布，防卫森严。美军顽强地向机场推进。傍晚时分，法军宣布停止抵抗，汉密尔顿少校被送还给美方。至此，美军完全控制了利奥泰港，特拉斯科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南翼，哈蒙将军也完成了攻占萨菲的任务。

现在只剩下一个卡萨布兰卡了，安德林的第3师仍未攻占巴顿将军亲临前线，组织起部队，作好了攻击准备。“奥古斯塔”号军舰上的大炮也作好了炮击准备。“突击者”号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也接到了紧急待命起飞的信号。

就在攻击前的1小时，守城法军接到了达尔朗已签署了停火协定的通告。6点40分，守城法军宣布执行达尔朗的命令，实施全面停火，卡萨布兰卡落入美军之手，一场血战得以避免。

“中部”特混舰队，在美军弗里登少将的指挥下，也于8日1时许在奥兰登陆。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法国比较顽强的抵抗。

然而，美军特遣部队和运送他们到现场并送他们上岸的英国海军配合密切。此外，美国先头部队，特理·艾伦少将指挥的美国第1步兵师，也是一支受过极好训练的部队，而且他们得到了第1装甲师半师人马的支援。

特里·艾伦的两个团在奥兰以东24英里的阿泽湾海滩登陆，然后采取两翼包抄的办法攻打奥兰城和港口；西奥多·罗斯福准将率领的第3团在城西14英里的莱桑达卢塞海滩登陆。接着，一支轻装甲纵队从阿尔泽的滩头堡向内陆推进，另一支较小的轻装甲纵队则从奥兰以西30英里的布扎贾尔附近登陆，攻打奥兰以南各机场，并从背面逼近奥兰城。更重要的是迅速封锁奥兰城，因为据估计，城内1万名守军，如果得到内陆各驻地派来的增援，不出24小时，人数几乎可以增加一倍。

开始时，战斗进行得很顺利。11月7日傍晚，护航队假装经过奥兰，向东驶去，但又摸黑折回。凌晨1时，在阿尔泽准时开始登陆，半小时后，莱桑达卢塞和布扎贾尔港两地也有美军登陆。在海滩，他们没有遇上任何抵抗，尽管这一带有13座海防炮台。天亮后，法军才开始实施炮火骚扰，但没有造成多少损失。

接着，美军开始攻打奥兰港。

两只英军快艇“沃尔纳”号“哈特兰”号满载着400名美军士兵，向奥兰港发起冲击。他们的任务是为了防止守军破坏港内的设备和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两艘快艇在冲锋时都挂上了美国国旗，但法国守军并不理睬，仍然开炮阻拦，结果两只快艇都受重创。船员和美军士兵有一半被打死，余下的受

了伤，成了法军的俘虏。

上午9时，各部队从滩头阵地出击，向纵深发展，但没有走多远，就遇到了法军的阻击，部队只好停止前进。

11月9日，美军的进攻仍未有进展。这时，奥兰城内的法国守军司令官得知阿尔及尔正在谈判，就放弃了抵抗。

10日，美军两支轻装甲部队从南面夫人奥兰，逼近法军司令部。中午，法军司令官宣布投降。

“东部”特混舰队的登陆较为顺利，时间也较短。

凌晨1时，美军分成三个部分，在阿尔及尔市以东约15英里的马提福角市以西40英里的西迪费鲁希角和市以西80英里的卡斯蒂利奥内登陆。

这些登陆地点，尽管是险滩，但没有出现意外事故。登陆后，美军迅速向前推进，遇到法军，法军告知美军，他们已奉令不作抵抗。清晨6时，美军到达了自屋机场，守军开了几枪，作为象征性的抵抗之后，他们就占领了机场。午后，马提福角的海防炮台也宣布投降。

但是在抢占阿尔及尔港时，英军遭到了炮击。两艘英国驱逐舰“布罗克”号和“马尔科姆”号，悬挂大幅美国国旗，载着一营美国步兵驶进了阿尔及尔港，军舰一驶入港口，就遭到猛烈炮轰。不过，法方的炮火只是用于阻拦，而不是要摧毁登陆部队。

在阿尔及尔，墨菲已经联络好的一批法国军官，虽然接到登陆通知极其突然，对于登陆目的也不知详情，因而困难重重，但他们仍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委派军官到海滩迎接美军并担任向导，组织队伍夺取战略据点，封闭电话系统，占领警察总局和各警察分局，监禁抱有敌视盟军的高级官员，接管广播电台以备吉罗或以他的名义发表决定大局的谈话。总之，他们在同盟军登陆时，已作好了充分准备，并控制了整个阿尔及尔。

但足，至上午7时，美军仍未出现，吉罗也没有如期到达，这些法国人对他们同胞的影响毕竟有限，因此，他们就开始无法控制局面，有的人被逮捕了。阿尔及尔的形势出现了变化。

墨菲在克拉克将军离开北非后，继续联络驻北非法国官员，做好迎接登陆准备工作。

凌晨2时半，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播放了密码电文：“喂，罗伯特，富兰克林抵达。”

墨菲一收到这个密电，立即行动了起来，他与各抵抗组织迅速取得联系，命令他们采取行动。然后自己驱车来到郊外的别墅区，找到了法军驻北非高级陆军指挥官朱安将军。

在奥利维尔别墅门前，两名塞内加尔卫兵挡住了墨菲的去路，墨菲说明自己身份后，就进入别墅内。过了一会儿，朱安将军才两眼惺忪地从卧室里走了出来。他一点也不知道盟军已在北非登陆。

墨菲告诉他，有一支非常强大的美军部队已在北非登陆，并邀请他出面合作，迅即命令法军不要抵抗。

朱安将军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他指责墨菲事先没有与他打个招呼，这种做法是对他下尊重的表现。

墨菲听后连忙解释说：“美军这次进驻北非，是应吉罗将军的邀请才来的，他们是来帮助法国实行自我解放的。”

朱安将军极为敬重吉罗将军，听了墨菲的话后，他的怒气也渐渐地消失

了，但他又认为吉罗还未有足够的权力，他对墨菲说：“既然吉罗将军已同你们合作，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但现在情况有变，法军总司令、海军上将达尔朗正在北非，他是来探望病危的儿子的。这事得请示他。”

墨菲同意了，他觉得只要能让法国放弃抵抗，挽救成千上万美国青年的生命，与达尔朗那样的法国卖国贼接触，谈判也是值得的。

朱安拿起了电话，告诉达尔朗，美国总领事墨菲正在他这里，有一项急事要告诉他。达尔朗听后立即来到了朱安住处。

当听到美军在北非登陆的消息时，达尔朗就怒气冲冲他说：“我很早就知道英国人很蠢，总以为美国人要聪明一些，现在我开始相信，你们和他们犯的错误一样多。”

经过一番争论，达尔朗终于同意向贝当拍一无线电报，报告局势，并请求授权他代表贝当任意处置。

随后，他们决定去奥利维尔别墅，前往海军司令部进一步商谈。当他们打开门时，门口的哨兵已被撤换，塞尔加尔卫兵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十名反对维希政府的法国武装人员。他们都是预备役军官，是抵抗组织的成员。他们不知接到谁的命令，除墨菲之外，任何人不得离开别墅。

达尔朗用不解的眼光望着墨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总领事阁下？”

“这也许是一场误会，放心，我下会单独离开，我也与你们呆在一起。”墨菲连忙向达尔朗表白道。

4个人又回到了别墅。

过不多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守卫别墅的抵抗组织成员被忠于朱安的警察驱散。墨菲获得了自由，达尔朗也立即主动向阿尔及尔地区的法军和舰只发布了停火命令。

下午3时，达尔朗表示要同盟军高级官员会晤，墨菲答应9日上午，克拉克将军和吉罗乘坐绰号为“红小鬼”的一架B—17飞机，从直布罗陀机场起飞，越过地中海来到了北非。

他是来此地主持与达尔朗的全面谈判的。

谈判地点在阿尔及尔的圣乔治饭店会议室里举行。这是阿尔及尔最豪华的饭店，饭店的外面是一座静谧的花园，花园里种满了各种花卉和棕榈树，从饭店的阳台上鸟瞰英国之外的阿尔及尔港，景色如画，令人神往。精心布置的会议室里坐着克拉克、达尔朗、朱安和墨菲。

会谈开始后，克拉克要求达尔朗命令法属北非各地立即停火。

但达尔朗却仍然犹豫不决，他争辩说：“我已将全部条件摘要送往贝当元帅，在没有得到元帅的许可下，我不能随意采取行动。”

“那么，请问阁下，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给予答复。”克拉克站起身问道。

“我也说不准具体时间，但我想会根快的。”达尔朗回答道。

“这不行，前方正在流血，必须马上停火。”克拉克强硬他说。

“我无能为力。”

克拉克气得一拍桌子：“你不愿意？那我就叫吉罗将军代替你发表命令。”

达尔朗听后反驳道：“你可以这样做，不过，我想吉罗恐怕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也没有足够的威望让别人听从命令。”

克拉克边说边拍桌子：“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你要再不马上下命令，我就把你扣押起来。”原来，克拉克事先已作好准备，在楼四周布置了武装

警卫。

谈判陷入了僵局。

过了好一会儿，达尔朗无奈地问克拉克：“我能否与等在外面的同僚们谈一谈？”

克拉克强压住怒火说：“可以，但越快越好。”

一刻钟后，达尔朗返回谈判桌，同意命令北非的法国陆海空三军部队全部实行停火，返回原驻地，保持中立。他心里明白，凭盟军的实力，完全可以占领北非。但他又提出了要求：

- 一、盟军须保留法国军官对原部队的指挥权；
- 二、要求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行政官员职务不变。

克拉克表示同意。

会谈结束后，达尔朗的命令立即发往驻北非的所有法国部队。

12日，阿尔及尔以西的战斗全部停止。

13日，克拉克与达尔朗达成了最后协议。刚从直布罗陀飞来的艾森豪威尔立刻予以认可。根据协议，达尔朗任高级专员兼海军总司令；吉罗任地面和空军部队总司令；朱安任东区司令；诺盖任西区司令兼法属摩洛哥总督。积极配合盟军解放突尼斯的行动应立即开始。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认可这项协议，一是因为他同克拉克一样，明白只有达尔朗才能指挥得了驻北非的法军；二是丘吉尔说过一句话：“尽管我极其讨厌达尔朗，但如果我能见到他，只要能使他把他那支舰队带到同盟军圈子里来，我就很高兴在地上爬一英里路。”

艾森豪威尔的决定也立即得到了罗斯福与丘吉尔的认可。

长期以来，达尔朗在报纸上一直是作为一个亲纳粹的坏蛋出现。与达尔朗达成协议后，英、美两国国内出现了不满情绪。

罗斯福总统在11月18日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并代表盟军强调指出：“未来的法国政府决不能由法国本土或海外的任何个人来成立，它只能在法国人民被同盟国的胜利所解放后，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罗斯福的声明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的忧虑。

两天后，总统写信告诉丘吉尔说，“昨天我私下对报界讲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因为它似乎适用于我们目前的达尔朗——戴高乐问题，这句格言就是：‘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以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下桥为止。’”

这应该说是极为明智的抉择。如果盟军得不到达尔朗的帮助，他们就不可能会顺利地北非登陆，损失就会巨大。因为在北非毕竟有近12万法军，虽然分布在摩洛哥、阿尔及尔等地，但只要对盟军不断进行抵抗，他们的阻力就不可轻视。

此外，希特勒已命令冯·阿尼姆上将率领德军第5装甲军团在突尼斯登陆，那里的形势十分紧张。只有争取这些法国人有一个稳固的后方，才能迅速向突尼斯挺进，同那里的德军决战。

三、荒漠鏖战

1942年11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对德、意法西斯的首次大规模地面进攻战拉开了帷幕。在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英美联军开始在北非登陆。

指挥西线特遣部队在法属摩洛哥登陆的西点战神巴顿，头戴擦得锃亮的钢盔，身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着望远镜，腰间别着手枪，发出了进攻的命令。他的部队分成三路，迅速登上滩头，向前推进。不久，由于通讯故障，巴顿与他指挥的登陆部队失去了联系。但攻击并未因此停下来，那些一时得下到指令的将官们以罕见的勇猛和主动精神，利用各自的战机，率部勇敢向前，战斗进行了整整74个小时。

11月1日凌晨，一名法国军官来到巴顿的指挥部接洽投降。战斗逐渐停顿下来，法军要求加入盟军。巴顿立即给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发电，通知他法军已经投降。不久，巴顿进入卡萨布兰卡，当起了盟军驻摩洛哥总督。

与此同时，在奥兰和阿尔及尔两地登陆的盟军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当地法军稍作抵抗后，即倒戈成为盟军的一部分。在奥兰指挥登陆的是劳埃德·弗雷登德尔；在阿尔及尔指挥登陆的是查尔斯·赖德。

登陆作战结束后，艾森豪威尔的盟军总司令部移到阿尔及尔。按预定计划，登陆部队将继续由西向东突击突尼斯，与原来驻在北非的英国第8集团军一起，围歼突尼斯的德、意军队。11月26日，西点军校毕业生奥兰多·沃德指挥的装甲部队与德国装甲部队相遇，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德两军的初次交锋。美军被上了一课，他们的M3轻型坦克难于同德国的坦克匹敌。

装甲部队威力不强还不是唯一的麻烦。到12月中旬，随着盟军战线的延长，供应开始发生困难；毒蜂般的德国空军又使盟军对地面部队的空中支援显得微不足道；连绵的阴雨和不利的地形，也使盟军的装甲部队进展缓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只好把原计划于1943年2月结束的战役推迟到春天。

盟军失去了争夺夹尼斯的机会。对此，艾森豪威尔异常焦虑，他一下子病倒了。他发烧，眼睛下面起了大鼓泡。而且情绪低沉，以致反复对人说：“谁想当盟军司令谁去当好了。”

在间歇的冬季，盟军修筑了一条防线。美军第2军防守南段的山脉，防线拉得很长，兵力分散。2月19日，隆美尔率德军猛攻美军防守的卡塞林山口。美军虽然进行了猛烈的还击，但最终还是遗弃了大量坦克、武器及其它军用品，仓皇后撤。当时，艾森豪威尔正在前线视察，准备改变美军兵力过于分散的部署。但是已经晚了，他差点当了俘虏。当德国的坦克开进城区时，司令官的吉普车才冲出城去。隆美尔没有继续前进，他过于谨慎，加上弹药、燃料和食品不足，他又率部撤出卡塞林地区。

这时，盟军司令部来了一位新的人物，他就是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同窗奥马尔·N·布雷德利将军。

1943年2月，布雷德利奉命赶赴北非，协助艾森豪威尔指挥“火炬”战役。艾森豪威尔像久别重逢的弟兄一样热烈拥抱他的同班同学，很快就使布雷德利感到像到了家里一样。

布雷德利的任务是，在突尼斯前线作为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直接向总司令报告情况，并有权调动前线的美军。

在艾森豪威尔的总司令部逗留两天后，布雷德利前往部署在前线的美军第2军。当时第2军所辖的4个师，有3个师的师长是西点军校毕业生。第1装甲师师长是1914届毕业生奥兰多·沃德。他是密苏里州人，曾随潘兴在墨西哥和法国当过骑兵军官，后来成为坦克专家。他学识渊博、聪颖机智、性情孤僻。当年在马歇尔的参谋部秘书处。布雷德利给他当过助手。两人彼此了解，坦诚相待。第34步兵师师长是布雷德利的同班学友查尔斯·赖德。布雷德利在西点军校战术系时，赖得是学员团团长。他属于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骁将型指挥官。第1步兵师，也称“大红师”，师长是1911届毕业生特里·艾伦，副手是罗斯福总统的小儿子小奥多·罗斯福。他俩都是勇敢善战，备受士兵敬重的指挥员，但又都无视纪律。另外，第3步兵师也归第2军统辖。

布雷德利发现第2军的指挥遭透了，几乎所有的师长都认为军长弗雷登德尔性情古怪，遇事急躁，极不称职，艾森豪威尔对此也早有所闻，布雷德利看到的情况坚定了他的决心：撤换弗雷登德尔，由乔治·巴顿接任第2军军长。当时巴顿正在摩洛哥筹组第7集团军，谋划代号力“爱斯基摩人”的西西里岛登陆作战。实际上，巴顿早就子心发痒，想到突尼斯与德国鬼子作战了。

他曾对艾森豪威尔的副官布彻说：“我们一抵达北非，我就看出隆美尔将在突尼斯加紧攻势，并盼望与那个厉害的杂种厮杀一场。我花了多年时间磨练自己，准备对付这个家伙，对他的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研究了他的每一个战役，自认为对他了如指掌。我平生的愿望就是追杀他一阵，然后在战场上亲自找到他，并亲手把他击毙。

“我希望艾克能派我到突尼斯去对付他。选择我是合乎逻辑的，这不仅是因为我具备担当这项工作的精神，而且出于单纯的军事原因。各种迹象表明，隆美尔的到来必有装甲部队随行，不管你怎么说，我认为我是美国军队中最优秀的装甲战士。所以你不难看出，布彻，艾克把这一职务交给劳埃德·弗雷登德尔。我心如刀绞。此外，那些说话拐弯抹角的英国兵是摆布不了我的。我可以顶住那个狗娘养的安德森。”安德森当时是指挥进攻突尼斯的英国第1集团军司令。

巴顿终于如愿以偿了，3月4日他奉命出任第2军军长，参加突尼斯战役。巴顿在第2军的主要任务是，对该军进行整顿，使之尽快成为一支坚韧不拔、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队伍。巴顿做到了，当然有时有些过分。比如，有一次他和已被任命为副军长的布雷德利一起视察第2军，当他们来到校友特里·艾伦的第1步兵师指挥所时，发现他们挖了许多狭长的防空掩体。巴顿一边大步向前走，一边用轻蔑的眼光察看这些掩体，似乎那都是胆小鬼的掩蔽所。他怪声怪气地高喊：“特里，哪一个掩体是你的？”特里·艾伦把他的掩体指给他看时，巴顿大步走过去，掀开门帘就往里撒尿。然后蛮横地拉上门帘，向特里轻蔑地嘲笑道：“现在去用吧。”巴顿这一粗鲁的兵痞举动，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巴顿和布雷德利在第2军任职时，盟军在突尼斯已稳操胜券，轴心国的部队孤立无援，已快弹尽粮绝。隆美尔要求效仿英国人的敦刻尔克行动，撤出他的部队，但没有答复，他心灰意懒地回国休病假，意大利将军冯·阿尼姆接过了指挥权，准备按命令殊死战斗。巴顿闻此，大夫所望，他多么想与隆美尔决一雌雄。

在等待战斗命令期间，巴顿险些大发脾气。

“为什么我们老是坐着无所事事呢？”他对布雷德利说，“妈的，奥马尔，我们总得做点事呀！”

“耐心等一等吧，将军！”布雷德利设法安慰他。“你想要做什么呢？”

“随便什么都行，只要不是坐着屁股不动！”巴顿解释说。

战斗命令终于下达了。当时指挥突尼斯战役盟军地面部队的是英国将军亚历山大。担任主攻的是英国第1和第8集团军。美军第2军的任务是在总攻前沿山地发动佯攻，吸引轴心国部队并威胁其右翼。

3月17日，第2军分两路发起进攻。特里·艾伦的大红师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加夫萨，并挫败了德军第10装甲师发动的进攻，击毁坦克32辆。这是美军在二战中第一次打败德国人，西点毕业生终于雪了卡塞林山口之耻。然而，另一路进攻部队，奥兰多·沃德的第1装甲师便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取得最初的进展后，由于几天的倾盆大雨，坦克陷进泥沼里，寸步难行，巴顿以快速装甲部队冲向海边的幻想破灭了，他在电话里把沃德臭骂一通。

这时，亚历山大将军决定第2军各师留在沙漠后方，这样一来，仗无论怎么打，最后胜利都没有第2军的份了。巴顿和布雷德利怒不可遏，但他们不能与英国人发生冲突。艾森豪威尔早有明令，禁止美军批评英国人，以免影响盟军的团结。他们俩只好来到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陈明自己的主张，第2军必须参加突尼斯决战，并作为一支独立的部队在比塞大地区独立作战。艾森豪威尔平静地向亚历山大下达了指令，改变作战计划，让第2军参战。

问题解决了，巴顿和布雷德利又来到前线。此时，美军的仗却打得不理想了。艾伦的大红师在挫败德军的装甲师进攻后，反而锐气顿减，掘壕防守起来；沃德的坦克师仍陷在泥潭里，无法夺取附近的制高点。巴顿暴跳如雷，命令校友亲自率部攻打。沃德从命，战斗中被跳弹擦破了点皮，但仍未能夺取制高点。查尔斯·赖德的部队也因遇到顽强的抵抗而停止了进攻。

巴顿和布雷德利坚信，美军第2军一定能插向大海，劈开轴心国的部队，从而处在优于英军的地位上。他们调兵遣将，让第9师协同艾伦的第1师进攻，为装甲部队开辟通道：命沃德的装甲师作主要突击，并明确告诉他，若再失利，撤职查办。

4月1日，巴顿和布雷德利视察前线，发现步兵进展缓慢，轴心国的空袭使部队损失很大，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巴顿和布雷德利的观察指挥所附近，立即有3人毙命，其中包括巴顿的副官里查德·詹森。

巴顿对詹森之死悲痛不已，也因此更怨恨英国人不给第2军空中支援。他和负责战役空中指挥的英国将军阿瑟·特德之间发生了冲突，相互指责，冷嘲热讽。艾森豪威尔对此事的态度是：责备巴顿不该大发雷霆。他给巴顿写信说：“我很理解你的委屈心情，……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盟国通力合作的伟大目标。”

由于沃德的装甲部队遇到顽强抵抗，一筹莫展。艾森豪威尔决定撤销沃德的职务。当布雷德利面有难色地把免职令交给他的老朋友时，出乎他的意料，沃德并未感到突然，而是欣然接受了命令，他回国后，马歇尔又交给他一个装甲师，后来干得很出色。

巴顿把勇猛善战的曾随他一起在摩洛哥登陆的欧内斯特·哈蒙从摩洛哥调来，代替沃德。同时，他亲自上前线带坦克冲锋，不久，坦克先头部队便与英国第8集团军会师了。

4月16日，布雷德利接替巴顿出任第2军长。巴顿奉命重回摩洛哥第7集团军，继续筹划“爱斯基摩人”战役。

巴顿离开第2军前与布雷德利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巴顿赞扬了布雷德利，布雷德利对巴顿也投以溢美之词。实际上，巴顿的确钦佩布雷德利作为一个全能步兵的才干——他精通战术；能把情报、作战和后勤熟练地协调起来；他执行计划全面彻底，是个合格的将军。巴顿还很敬重他的高尚为人勤勉忘我，忠诚老实。但同时，巴顿又认为，布雷德利不是大将之才，他虽然很有资格当高级指挥官，但不能当最高指挥官。过于谨小慎微限制了布雷德利的前途，尽管他能够看出自己的机会，并有才能筹划利用这些机会，但天生的谨慎使他未能一往直前。

另一方面，布雷德利则钦佩巴顿突出的战术天才和顽强善战的大无畏精神，但对他明显忽视后勤工作的作风，感到吃惊。在布雷德利眼里，巴顿的补给问题是由上帝来解决的。当他为此焦急万分并向上帝祈祷的时候，老天便会赐给他奇迹。

布雷德利对巴顿的一些粗俗举动——蓄意粗暴地对待官兵，满口脏话，贪得无厌地追求晋升和表彰——感到惊奇和厌恶。他觉得巴顿有点像一个狂人，他有强烈的无法克制的欲望，时而狂热，时而消沉，贪图权力和出名。在这个头脑清楚而健康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愚蠢、不切实际和过火行动，如果不是神经错乱，也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布雷德利说过：巴顿“不管指挥一个军有多少成功，但并没有学会指挥自己。”

当布雷德利刚刚接替巴顿职务之际，亚历山大将军下达了总攻命令。布雷德利马上派人到第28师请回他的参谋长威廉·基恩和他一起指挥第2军作战。4月23日，第2军发起攻击。2个步兵师在前，装甲师居后，随时准备冲上去，扩大步兵打开的缺口。

这一天第2军司令部来了许多观战的人，其中包括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第2军步兵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激烈战斗，付出很大的代价，尤以艾伦第1师为甚。经过残酷的争夺之后，他们突破了敌人的防御阵地。敌军慢慢后撤，有条不紊地缩短战线，并沿途遍设地雷。敌军的大炮也射得很准。正在艾伦第1师阵地观察的莱斯利·麦克奈尔，被飞来的弹片打伤头部和肩部，送回后方，麦克奈尔曾随潘兴在墨西哥边境服役，当过利文沃思堡指挥与参谋学校校长。二战期间，他在陆军部一个负责组织部队训练的司令部里任参谋长。他是位炮兵出身的优秀军官。在美国本土训练即将参战的陆军部队，指挥过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实战演习。他对士兵的训练比美军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中的士兵训练都好。

布雷德利本人也险些在战斗中丧生，有一次视察中，他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投下的定时炸弹碰巧爆炸。

4月26日，第2军在推进中受阻于609高地。敌军在光秃秃的山上构筑了防御工事。查赖德奉命率第34师攻占这个高地。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后，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拿下了较低的山头，然后在炮火掩护下发起强攻，但一连冲锋三次都没有登上高地。于是布雷德利提出一个新方案，要赖德把坦克作为移动的大炮使用。

4月30日，赖德的步兵在17辆坦克的掩护下再度发起进攻，下午占领了高地，此后又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击。5月1日，夜幕降临时，敌人终于停止了攻击，向后退兵了。

布雷德利拿下 609 高地后，完全扫清了东进的障碍，于是他把哈蒙的坦克调了上来，准备向前突击。

5 月 6 日，英美军全线发起进攻。根据布雷德利的计划，哈蒙的坦克居中勇猛穿插，迂回敌后，瓦解敌军防御。事先，哈蒙对布雷德利说，这个计划至少要损失 50 辆坦克，不过，虽然有点冒险，但值得一试。结果是，哈蒙完成任务时，损失了 47 辆坦克，与他预计的相差无几。在左翼，第 9 步兵师开始进展缓慢，后来布雷德利极力敦促，才开足马力直逼比塞大，并于 5 月 7 日占领该城，赖德与艾伦执行艰巨复杂的守插任务，他们以巧取胜，很快达到了目标。但忙中出错，艾伦有一次未接到进攻命令就自作主张，驱使全师实施攻击，结果遭受严重损失。要不是美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布雷德利正在兴头上，他会就地解除艾伦和罗斯福的职务。

5 月 9 日，冯·阿尼姆竖起了白旗，约 25 万轴心国部队放下了武器。向第 2 军投降的约有 4 万人。同一天，布雷德利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只有 4 个字的电报：“任务完成。”

四、跨过地中海

1943年7月5日，辽阔的地中海海面上突然涌现出数千只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舰队上面，一群又一群的飞机在蔚蓝的天空中掠过。盟国发动的西西里战役拉开了帷幕。

这次代号为“爱斯基摩人”的行动，总指挥是美国四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地面进攻部队由英国第8集团军和美国第7集团军组成。乔治·巴顿担任第7集团军司令，麾下共有8万人马，其中包括布雷德利的第2军。

7月10日度晨，盟军开始登陆。第7集团军分别在三个地区实施两栖作战。沿岸的意大利守军稍作抵抗后，不是投降就是仓皇后撤。美军顺利地占领了滩头。

第二天，巴顿和布雷德利担心的敌人装甲兵开始反击了。他们兵分两路，直扑杰拉地区，力图把艾伦的步兵第1师赶下大海。艾伦的战区是个薄弱环节，由于沙堤和岩石，装甲车辆和大炮一时无法运到岸上。虽然艾伦和罗斯福率部浴血奋战，但敌人的坦克还是突破了他们的阵地，情况万分危急。

7月11日上午9时30分，巴顿头戴钢盔，脚踏高统皮靴，身着紧身马裤和漂亮的毛料衬衫，脖子上挂着一副大号望远镜和一块地图板登上了杰拉滩头。一颗炮弹打来，落在他背后30码的水中，轰然爆炸。

“没关系，哈普，”巴顿对他的参谋长霍伯特·盖伊将军说，“那些杂种们是打不着咱们的。”

巴顿要去艾伦将军的指挥所看看，当汽车驶入杰拉市区时，他看到了敌人的一排装甲车，便立刻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

德国人的坦克步步进逼，有的甚至冲到了海边，第一步兵师的各个阵地都在告急。幸亏停泊在海上的美国巡洋舰和陆续上岸的炮兵及时进行了猛烈的炮轰，摧毁了敌军的大批坦克，才使战局转危为安。不久，在其它地区登陆的美军也派出坦克和步兵前来支援。巴顿和布雷德利终于松了一口气。

“你认为有把握打赢敌人吗，特里？”巴顿望着疲惫不堪、双眼布满血丝的艾伦将军问道。

“我希望如此，”艾伦说，“不过我们需要反坦克武器。”

敌人的反击终于被打退了，步兵第1师的骁勇善战使登陆获得成功。布雷德利将军写道：“顽固倔犟的大红师和它的同样顽固倔犟的指挥官，既坚强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只有它才能排除万难夺得那次进攻的胜利。”他认为，巴顿坚持要第1师参加西西里战役，使第2军“免遭一场大祸”。

实际上，巴顿和布雷德利并不喜欢他们第1师的校友。从突尼斯以来，大红师一直像个难管的孩子。师长艾伦好发脾气，过于自作主张，难以指挥。副师长罗斯福有严重的关节炎，行军打仗都要拄着拐，他爱喝酒，生性粗野。艾伦与罗斯福经常顶牛。但是论指挥打仗，没人比得上他们。他们与士兵的关系极为融洽，整个步兵第1师上下都受到他们的感染，个人表现欲太强，纪律性太差，难以驾驭。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决定将这个师暂时搁置不用，另以新建的第36师拨给布雷德利和巴顿参加“爱斯基摩人”战役，巴顿闻此，立即闯进艾克的总司令部，大声吼道：“我要那些狗娘养的！没有他们，我不干！”他终于得到了步兵第1师。

这是巴顿在整个战争中所做的最精明的决策之一。

在西西里战役中，美国空降兵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他们是西点人马

修·李奇微率领的第82空降师。李奇微于7月9日夜间，派他的校友詹姆斯·加文率第505伞兵团从突尼斯登机，飞向西西里岛。由于飞机驾驶员都是第一次参战的新兵，缺乏空投和夜间进入敌占区上空的经验，机群偏离了航线，有些迷航的飞机不是返航便是杳如黄鹤。降落的伞兵没有靠近目标，而是分散在西西里岛方圆60英里的地域内，各自力战，许多人陆续回到杰拉的滩头阵地与第1步兵师会合，共同抗击敌人的装甲部队。

7月11日夜间，李奇微又派出西点1935届毕业生鲁本·塔克中校指挥的第504伞兵团执行空降任务。当运载着2000多名伞兵的144架运输机出现在漆黑上空时，美军军舰上的一名炮手开了火。顿时，岸上和舰上的炮火一齐轰鸣起来。飞机仓皇躲避，许多飞机相撞起火，惊恐万状的伞兵的狂乱跳伞。总共有23架飞机被击落或相撞坠毁，37人受重伤。伞兵伤亡318人。作风凶悍的塔克中校把惊慌失措的部下集合起来，勇敢地投入了战斗。他们在缺少重武器的情况下，用步枪、机枪、手榴弹和火箭筒与德国人的坦克展开激战。当巴顿将军登上滩头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指挥官就是塔克中校，当时他正扛着火箭筒起劲地打坦克。

杰拉滩头的空投虽然不太成功，但它为日后的空投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后来进攻意大利半岛的战役中，李奇微的第82空降师，成功地空投在萨莱诺滩头，然后又同其他登陆部队一起攻占了那不勒斯。其中塔克的第504空降团还参加了1944年1月著名的安齐奥登陆作战。直到诺曼底登陆前，他们才开赴英同，准备参加新的战斗。

7月12日，总指挥艾森豪威尔来到巴顿的指挥部了解战况。他对巴顿的进展所知甚少，因而一见面便严厉申斥巴顿不能随时向总部汇报战况，并批评他不该长时间离开指挥岗位，到前线像连排长那样去作战。

不管怎样，巴顿的登陆成功了。接着，他兵分两路，一路由布雷德利率领第2军在西西里岛中部配合英军作战；另一路则直指守军薄弱的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巴顿的部队以快速的闪击战，奔袭100英里，在没有遇到顽强抵抗的情况下，于7月22日开进巴勒莫，德国人跑了，留下来的意大利人举手投降，是役共歼敌5.6万人。

尽管夺取巴勒莫的战略意义不大，但这一胜利却激动人心，令美国士兵和美国人民自豪。巴顿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攻克巴勒莫的消息传到战役总指挥部时，艾森豪威尔简直兴高采烈，这毕竟是美军的光荣，政治意义巨大。当然，他也清楚地看到，巴顿夺取巴勒莫是为了烜赫一时；而另一个正在穿山越岭，直插北海岸的人，夺取的则是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目标。这个人就是布雷德利。

最初，布雷德利率领第2军两个师在西西里岛中部同顽强固守的德军进行殊死战斗，向北部海岸挺进。不久，第45师奉命进军巴勒莫，布雷德利麾下只剩下了艾伦的第1师。在恩纳地区，第1师遇到了顽强的德军、险峻的地势和灼热的天气，战斗残酷，伤亡甚大，进展缓慢。

巴勒莫攻下后，第7集团军的其他部队开始向布雷德利靠拢，协同作战。8月1日，西西里岛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特洛伊那之战打响了。一心想夺取特洛伊那的艾伦低估了敌人的兵力和智力，结果战斗一开始便招致了惨重的伤亡。在其后几天的激战中，艾伦仍然目无纪律擅自行动，不执行布雷德利的命令，有时甚至公然违抗。布雷德利不得不解除了他及其助手罗斯福的职务。两人被解职后，返回美国。后来又重返欧洲战场，再次在布雷德

利手下服役，都有杰出的表现。

也是在特洛伊那，发生了两次巴顿打人事件，使巴顿在职业上陷入了危机。8月3日，巴顿视察后方医院，发现第1师的一个名叫查尔斯·库尔的士兵，显然没有负伤。巴顿问他为什么住院，他回答说：“因为我忍受不了。”医院诊断他得了“忧郁型中度精神病”。这是库尔第3次到后方医院了。

巴顿勃然大怒，他痛骂库尔是胆小鬼，用手套打他的脸，然后抓住他踢出帐篷，并高声怒吼：“我不允许这样的胆小鬼藏在这里毁坏我们的名声！我不管他吃得消吃不消，马上把他送回部队去！这个没有出息的孬种！”

当时，库尔得了疟疾，高烧至39度。在场的人对巴顿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由于特洛伊那战役正酣，此事没有立即引起反响，巴顿在日记中写道：在医院里我遇到了一个胆小鬼。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用手套打了他耳光，把他赶出了医院。各连都应该处理这类士兵，他们应该以怯懦而受到审判和枪毙。“为了使婴儿成长，有时要打他一个耳光。”

8月5日，巴顿为此向部队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命令各单位要对少数贪生怕死、借口神经衰弱而躲在医院里的胆小鬼严惩不贷。

特洛伊那终于被攻占了。巴顿和布雷德利决心抢在英军之前攻占军事重地墨西拿城。然而，德国人有计划地边打边撤，沿途过河炸桥，并埋下数以万计的地雷，美军进展缓慢。这使巴顿焦心如焚。

8月10日，巴顿再次到一个后方医院视察，他又发现了一个未受伤的士兵住在医院里，此人名叫保尔·贝内特，患有“炮弹休克症”。

“我的神经有毛病，炮弹飞来的声音我不怕，就是怕爆炸声。”他哆哆嗦嗦，缩成一团。

“他妈的，你的神经有病，你完全是个胆小鬼，你这个狗娘养的。”巴顿大声训斥道，接着打了他的耳光，贝内特哭了。

“别他妈的哭了。我不能让这儿负伤的勇敢战士们看着一条狗杂种坐在这儿哭哭啼啼。”说着巴顿又打了这个士兵，铜盔被打落在地。

“你回前方去，也许你会负伤或被打死，但是你要打仗。要是你不去，我就让你站在墙跟前，叫行刑队枪毙你。”巴顿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实际上，我应该亲手毙了你，你这个不要脸的哭鼻子的胆小鬼。”

巴顿怒冲冲离开医院后，来到第2军指挥所。他对布雷德利提起不得已打了一名士兵。由于说得轻描淡写，没给布雷德利留下深刻的印象。两天后，参谋长威廉·基恩把医院的一份公函交给布雷德利，详细报告了事件经过。布雷德利看后大吃一惊。他知道，此事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如果张扬出去，美军就会失去一位有才干的将军，于是他命令基恩把这封信锁在保险箱里，对外严密封锁，希望这一事件尽早被遗忘或就此了结。

此时，西西里岛战役已近尾声，盟军已把轴心国部队赶到海边一个边长只有30英里，顶点力墨西拿的狭窄的三角地带。自8月10日开始，4万德军和7万意军用6天7夜时间，完成了向意大利内陆的敦刻尔克式撤退。

盟军向墨西拿的进军变成了英、美两国军队的赛跑。8月16日傍晚，美军第3师的先头部队到达墨西拿城下，但由于巴顿有令，在他亲自率部举行入城仪式之前任何部队不得进入，美军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德军残部逃离城市。后来，布雷德利来到墨西拿，他对巴顿唯我独尊的态度十分气愤，他不怕冒犯巴顿，先进了城。巴顿到达时，布雷德利站在街上迎候他。

8月17日上午10时，巴顿乘坐指挥车率领一队摩托车驶进城里。1小时后，一队英国人也吹吹打打地进了城。一位英国军官走到巴顿面前，同他握了握手说，“这是一场有趣的竞赛。我祝贺你的成功。”

西西里岛战役虽然没有能消灭德军的有生力量，但达到了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目的。7月25日，墨索里尼辞职，他的继任者，一面派出秘密使者，向盟军试探投降的可能性；一面给希特勒造成他将继续战斗下去的假象，以防德军占领意大利。希特勒和他的将军头脑都很清醒，没有上当。而是大举出兵意大利，到处设防，把意大利变成了抗击盟军的战场。

西西里岛战役结束后，巴顿打人事件被披露出来。艾森豪威尔以极为诚恳的态度，费了九牛之力说服随军记者们，不要将此事见诸报端，然后他怀着恼怒和痛苦的心情致信巴顿，要求他认真检讨自己的行为，写出报告，保证今后永不再犯，并向有关人员和部队道歉。

巴顿这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寓所里单独或成批地会见了当事人及有关医生、护士、护理员等，向他们表示歉意，并同库尔和贝内特一一握手。然后，他到各部队巡视，发表讲话，表示道歉。这是虚荣心极强的巴顿一生中感到最难堪的时刻。有的部队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但当他向第1师官兵致歉时，人们都像石头一样无动于衷，没有掌声，更没有人欢呼，最后他们默默地走散了。这使师长感到尴尬，巴顿感到懊恼。后来，巴顿复信艾森豪威尔，表示对打人事件追悔莫及。他在信中说：“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本应为你赴汤蹈火，然而却给你惹来了麻烦，我万分悔恨、内疚和痛苦。”

这件事本该平息了。可是3个月后，新闻界报道了此事，又掀起波澜。多亏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的庇护，巴顿才免于处分。

西西里战役结束后，盟军决定继续进攻意大利。地面攻击部队由英国第8集团军和英、美合编的第5集团军组成。西点1917届毕业生马克·克拉克将军出任第5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指挥过一个营，在战斗中负过伤。战争结束后，一直在本宁堡步校和陆军参谋部任职。艾森豪威尔出任盟国欧洲战区司令后，克拉克作为他的助手，从伦敦到北非，参与了各种军事谋划和战役实施。克拉克出任第5集团军司令时，47岁，长得又高又瘦，是同级指挥官中最年轻者之一。他凡事哗众取宠，爱出风头，有点沽名钓誉的味道。许多将领对他缺乏指挥大规模战役的经验这一点表示担忧。

第5集团军开始中有2个军，一个是英国第10军，一个是美国第6军。第6军军长是西点军校1910届毕业生欧内斯特·道利少将。道利是野战炮兵专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20年代，出任西点军校战术系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美国指挥第40师，后升任第6军军长，赴非洲作战。艾森豪威尔很赏识道利，认为他是“一个出众的人物，为人热情，忠于职守，很有胆识。”可是，后来在意大利战役中，道利表现不佳，被艾森豪威尔革职，降为上校，送回美国。

克拉克的参谋长是他的西点校友艾尔弗雷德·格伦瑟将军。格伦瑟是位出色的参谋长，多亏了他运筹帷幄，克拉克才能放心地下达作战的命令。

1943年9月9日，第5集团军在萨莱诺登陆。与西西里岛不同，登陆部队一开始就遭到德军的猛烈抵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到9月18日，德军终于离了滩头阵地。克拉克挥师进击那不勒斯。10月1日，第5

集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该城。

此时，艾森豪威尔信心倍增，决定通过夺取罗马扩大意大利战役范围。

10月中旬，第5集团军跨过意大利境内最难渡的河流——诺尔图诺河，进入河北部的山区。德军在这里构筑了三道防线阻击盟军的进攻。

随着意大利战役的进展，接替布雷德利出任第2军军长的约翰·卢卡斯也率部参战。后来，卢卡斯调任第6军军长，杰弗坦克·凯西出任第2军军长。凯西在西西里岛战役时当过巴顿的副手，并成功地指挥了奔袭巴勒莫的作战行动。凯西的西点同窗、著名的坦克手、曾当过西点战术教官的威利斯·克里顿伯则指挥第4军。

为了加快战役进程，艾森豪威尔认为，必须同水陆协同进攻，让部分盟军在罗马南部35英里的安齐奥登陆，绕过敌人的防线，迫使他们放弃罗马南部的防御阵地。安齐奥登陆作战的时间定为1944年1月22日。

在登陆之前，克拉克命令第5集团军主力在罗马南部山区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以钳制敌军，配合安齐奥登陆；同时冲进利里利山谷向北挺进，与登陆部队汇合。

经过浴血奋战，第5集团军进入了利里山谷，然后强渡拉皮多河。拉皮多河看上去并不很宽，但水深流急。担任主攻任务的是意大利战役以来一直冲锋陷阵、战功卓著的第36步兵师，师长是非西点出身的弗雷德·沃克将军。他虽然不赞成渡河行动，但只能执行命令。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结果以惨败告终。36师伤亡达1681人。

二战结束后之久，第36师协会开会，要求国会对拉皮多河战斗组织调查。他们认为：“每一个同这场战斗有关的人都知道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胜利是不可企望的。但是马克·克拉克将军无视当时实际情况，不顾下级指挥官们一再提出反对意见，悍然下令强渡拉皮多河。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部队一批批地去送死。”

这件事很快掀起轩然大波，但陆军部的答复是：克拉克将军计划并下令进行这场战斗“判断是正确的”。

克拉克本人的看法是，他知道战斗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因为这样我们就可能把德军后备队最大限度地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从而为安齐奥登陆扫除障碍。……要么在我们这边，要么在安齐奥，血总是要流的。我宁愿在我们这边多流一点血，因为在拉皮多河畔我们是安全的，但是在安齐奥沿海，我背后就是大海了。”

当第5集团军主力被困在拉皮多河畔之际，包括美军第6军在内的盟军在安齐奥登陆了。指挥登陆行动的是第6军军长约翰·卢卡斯。开始，登陆作战比较顺利，盟军很快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卢卡斯打算向内陆推进25英里，占领阿尔卑斯山，切断德军的主要供应线和逃跑路线。

但是，卢卡斯将军有点过于谨慎了。他虽然钦佩他的西点校友巴顿，可他沉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像巴顿那样强行推进。

在随后的9天里，卢卡斯关注的是把更多的兵力和给养运上岸来。德军已筑起了一条坚固的防线，并准备进行反击。1月30日，卢卡斯终于感觉到准备已毕，要向阿尔卑斯山发动进攻了。经过3天的战斗，在付出5500人的伤亡后，卢卡斯停了下来，他命令第6军挖壕自卫，滩头阵地周围布上铁丝网并埋下地雷。

盟军在安齐奥突然登陆，转移了德军的注意力。克拉克立即命令第5集

团军主力迅速推进，突破德军防线，但是，尽管多次努力，最后都没有成功。

安齐奥滩头阵地此时已陷入困境，不仅前进不得，而且前面的德军越来越多。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卢卡斯未能给德军以沉重的打击而恼火，他抱怨说：“我希望盟军能在海岸上打到一只豹子。这可倒好，我们得到的是一条搁浅的鲸鱼。”

到2月16日，聚集在安齐奥的德军在数量上已超过盟军，大约是12.5万人对10万人。于是他们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被困的美国兵勇敢应战，决不后退，德国人最后意识到，他们难以消灭滩头阵地。于是在2月20日停止了反击。自从登陆作战开始以后，德军已经损失了1.9万人，盟军的伤亡也同样严重。

两千以后，卢卡斯被解职，这位西点人未能在安齐奥取得辉煌战绩。但是，驻意大利的德军统帅凯塞林认为，安齐奥登陆战的真正错误不在卢卡斯，而在于“登陆部队力量不强，缺少机械化部队配合。这是一次不充分的进攻。”卢卡斯也曾在他登陆后的日记中写道：“由于兵力不足，敌军会把我推到海岸上，使我进入一个危险境地。这能怪谁呢？”

由于绕过德军防线的企图失败后，山里和海边的盟军都陷入了困境，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实施强攻。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盟军全线出击经过残酷的争夺战，德军的防线终于被突破了。

1944年6月4日晚9时，克拉克麾下的美军首先开入罗马。一位罗马市民后来回忆说：“当天晚上明月当空，德军撤走后城市静了下来。突然有人喊‘美国人来了！’不久就看到一些坦克开进了城区，一些士兵在月光下列队行进。他们静静的，显得十分劳累。人们从家里跑出来向他们欢呼，但他们只是微笑着，挥着手继续前进。一队接一阵的士兵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最后传来停止行进的命令，有数百名士兵站在街心。人们围着他们，拍打着他们的肩膀，亲吻着他们的脸颊。士兵们要一些水和酒喝，喝完后就躺下睡着了。……整个街区好像成了士兵们的一张大卧床。第二天早上，罗马的空气和味道都变了。”

美军进入罗马，标志着盟军大举进攻获得了胜利。士兵们都有点精疲力尽了，但他们还是离开了罗马，向北挺进，迅速攻克了德军一条又一条防线。德军一退再退。最后退到了哥特防线。这条防线弯弯曲曲地延伸在意大利北部。

9月的秋雨和11月的风雪帮了德国人的忙，盟军部队不久又被困在群山中。然而，德军的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1945年4月9日，盟军在意大利发动了最后一次决定性攻势。4月11日，克拉克指挥美军突破了哥特的最后防线，向平原地区推进。成利斯·克里顿伯格的机械化部队急速穿过大平原，于4月21日与英国第8集团军汇合。德军全线瓦解，数万人投降。盟国装甲部队乘胜前进，开往奥地利和法国边境，封锁阿尔卑斯山通道。

五、塔拉瓦之战揭开“硬币”攻势序幕

1943年春天，随着瓜岛争夺战的结束，美军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完成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开始逐次从北、南、西南和中太平洋等方向，向日军展开了代号“硬币”的逐岛争夺战。

是年5月至8月，美军北太平洋第8舰队司令金凯德海军少将和两栖部队司令弗朗西斯罗克韦尔海军少将率领步兵第7师，在54艘舰船、250架飞机的支援下，在北太平洋发动攻势，收复阿留申群岛，毙敌司令官山崎保代大佐以下3000名官兵，揭开了1943年“硬币”攻势的序幕。

1943年6月30日，美军西太平洋战区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中部发起了新乔治亚群岛登陆战役，双方激战数月，美军终于在10月9日占领全部新乔治亚群岛，毙敌2500名官兵。紧接着麦克阿瑟又在所罗门群岛西北部发起布根维尔登陆战役，几万美军登上该岛，使日军南太平洋重要基地腊包尔失去了屏障。

同年6月，麦克阿瑟统率下的美澳联军在海军第7舰队的支援下，在西南太平洋方向的新几内亚岛实施反攻作战，沿新几内亚西北海岸推进，打通了通向进军菲律宾的道路。

在中太平洋战区，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上将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硬币”作战指令，决定组织中太平洋部队实施第一次登陆作战，登陆吉尔伯特群岛。

在吉尔伯特群岛的珊瑚群中有一处最大的环礁，这就是塔拉瓦岛。从空中看，塔拉瓦呈等腰三角形，一边长35公里，其余两边各为25公里，连绵不断的暗礁在低潮时才出水。塔拉瓦环礁是典型的从已下沉的火山锥上发育起来的大洋性环礁。由于地壳运动，火山岛沉入海中，岛周围的珊瑚盘渐渐出水，就形成了环礁。没入海中的火山岛顶部变成了一个泻湖，往往成为一个天然良港。海浪打碎了脆弱的珊瑚礁，又渐渐把它们磨成灰白色的珊瑚砂，形成礁坪，只要略加修整，就是一座飞机场。

本来，塔拉瓦岛鲜为人知，只有在太平洋探险家的航海日志或殖民地征服扩张的书页中，才能找到它的名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吉尔伯特群岛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战略价值大增，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塔拉瓦位于珍珠港西南方向约2200多海里，位于特鲁克东南约1000多海里。它的西面是加罗林群岛、北面是马绍尔群岛，均被日军所占领。1942年8月，日军占领塔拉瓦后，在那里修筑了一个机场，对美军的珍珠港到中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形成了个很大的威胁。美军为在太平洋进行1943年反攻作战，必须拔掉这个前进障碍。

与此同时，日军在瓜岛惨败后，痛感要想确保太平洋孤岛，除了加强岛屿的地面防御兵力以外，还要整備基地，以便于移动和集中航空兵力，围绕将来出现的孤岛攻防战，实施舰队决战。

从1943年初，日本海军就向各守备岛屿增兵。2月25日，日本海军编成第3特别基地，负责担任吉尔伯特群岛、瑙鲁、大洋岛一带地区的防务。日本海军军令部队永野修身将海军第6、第7特别陆战队编入第3特别基地。第3特别基地司令部和主力均部署在培拉瓦环礁，其余兵力部署在马金岛、瑙鲁岛和大洋岛。6月10日，驻横须贺的海军第2特别陆战队也奉命编入第3特别基地，6月25日进驻瑙鲁，担任该岛的守备。

在与塔拉瓦紧密相邻的贝蒂奥岛上，日军除重兵把守外，还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他们把岛上大块土地掘成密密麻麻的土拨鼠洞，然后盖上椰木和波纹铁皮，再覆盖上珊瑚沙，构成隐蔽暗道、地堡和暗火力点。每个重要支撑点都配置了机枪、火炮和坦克，构成控制海滩的交叉火力网。

在贝蒂奥岛中央修筑了一个有3条跑道的机场，3条跑道呈三角形，主跑道呈东西走向。跑道四周是高射机枪阵地，必要时，100多挺高射机枪可以平射攻击机场的敌步兵。

沙滩和浅水处的礁盘是障碍区，设置了许多人工暗礁，专门用来防止敌登陆艇冲滩。布满地雷的海滩构筑了要塞炮阵地，每隔300米配置一门岸炮，一共25门，都是从新加坡运来的缴获英军的8英寸维克斯炮。

日军以为塔拉瓦固若金汤，号称“东京玫瑰”的日本英文播音员户栗郁子小姐，用她那甜甜的嗓音，警告欲向中太平洋进攻的美国官兵：“美国人即使派遣100万大军打上100年，也别想占领塔拉瓦。”

美国庞大的海上钢铁堡垒第5舰队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开始行动。10月底，美军岸基飞机开始飞抵富纳富提、纳诺梅阿空军基地集结，准备向舰队提供空中支援。同时，海军各种舰船也纷纷拔锚启航。由3艘航母、4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和2艘油船组成的第一批水面舰艇，于10月21日从珍珠港开到埃法特岛，与海军陆战队会合。

11月17日，第5舰队召开开战前最后一次作战会议，斯普鲁恩斯向全体高级军官宣布详细作战计划：

1. 10艘运输舰于11月20日凌晨1时许将LTV—1型两栖装甲车运至换乘线卸下，参加第一攻击波次登陆部队从登陆舰舷梯移乘两栖装甲车，准备突击上陆；

2. 第二、第三突击上岸梯队搭乘登陆艇接后，然后与其他运输舰卸下的LTV—2型装甲车会合；

3. 第四梯队以后各登陆部队携送重炮、坦克突击上陆；

4. 登陆舰船在集结海域集结时，扫雷舰清扫从集结海域到换乘线之间水路，标示突击进路；

5. 登陆艇以纵队沿排过雷水路进入塔拉瓦礁湖，然后回转方向90度，以横队向贝蒂奥岛突击上陆；

6. 5时15分至6时15分，第50快速航母特混编队向岸上实施航空火力准备，在登陆前5分钟，歼击队要扫射从海岸到距离岛中心地区100码地域；

7. 航空母舰航空火力准备完成后即离开原来位置，由3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组成的火力支援编队，占领航母编队原占领战位，向预定目标实施两小时舰炮火力突击；

8. 突击上陆后，舰炮实施纵深射击。

大家听完命令，都很兴奋。有人说：“很难想像这么多的炮弹、炸弹落到塔拉瓦环礁的时候，那里还会剩下什么东西。”

11月18日，第5舰队向塔拉瓦环礁进发了。美军官兵在舰船起锚后，才被告知具体要去的地方和预先确定了轰炸炮击计划。

11月20日凌晨，美第50、第52、第53特混舰队先后到达预定海域。3时15分，海军陆战队第2师第一批登陆部队，登上两栖登陆艇。此时的贝蒂奥岛上一片寂静，5时7分，寂静的贝蒂奥岛上空窜起两颗红色信号弹，日军的岸炮群对准美军舰船开了火。

强大的美军舰队开始反击。只见“马里兰”号战列舰抖动一下，主炮炮口吐出桔黄色的火焰，在空中划开一道红色弹道，把16英寸口径大炮的炮弹送上贝蒂奥岛，紧接着，“科罗拉多”、“田纳西”、“新墨西哥”、“印第安纳波利斯”、“宾夕法尼亚”、“密西西比”、“爱达荷”号等战列舰、巡洋舰也加入了这壮观的炮击大合唱。

只见空中一道道桔黄色曳光弹飞快的闪光，一头接着海上 的舰队，另一头接着贝蒂奥，像夜无数亮着彩灯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任奔。

炮击如此猛烈、持久，爆炸物在空中乱舞，又如瀑布从天空倾泻而下，整个贝蒂奥似乎就要崩溃在海上的烟雾之中。

5时15分，美舰载机呼啸着掠过登陆舰队的上空，向贝蒂奥扑去，投下大批炸弹，贝蒂奥再次淹没在烟火中。第一波次结束，第二波次接踵而至。

空中轰炸整整进行了1个小时，贝蒂奥早已面目全非。

日军被美国人的钢铁瀑布冲击得目瞪口呆，他们躲在坚固的掩体内，决定重点打击登陆美军。

7时20分，当登陆美军进入射程之内时，日军的枪炮响了，顷刻间，几艘登陆艇被击沉，油污的海面漂浮着一片灰色的美军士兵的尸体。

美国官兵起初还以为是自己的炮火误击，可是，当他们明白是日本人的炮火，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实在不明白，日本人怎么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登陆舰队乱哄哄地缩了回来，美军强大的火力又开始发威了，暴露了的日军炮兵阵地几乎全部被摧毁。

9时整，登陆信号升起，排好阵列的两栖装甲车吼叫着向岸边冲去。此时，日军中小口径的火炮纷纷从岛上的各个暗堡内露出炮口，机枪、火炮轰鸣着，把一张张死亡之网，抛向美国早潮退去，海滩上布满了被日军射杀的海军陆战队官兵的尸体，这些为理想而阵亡的将士有的手中还握着枪，身子弯曲，完全是中弹后倒下的姿势。许多死者的脸上都沾满了沙土，直挺挺地躺着。

9时20分，美军又对贝蒂奥岛恢复了海空轰炸。炮火延伸后，陆战队员们又开始抢滩登陆，各种登陆艇、两栖装甲车一拥而上，一举抢滩成功。

日军死守贝蒂奥机场，在日军的一个机枪火力点，两名日本士兵把着一挺重机枪疯狂地向外射击，枪管打得通红，一名士兵找不到水，干脆解下裤带，往钢盔里撒了一泡尿，浇在枪管上，一股尿臊气随热风腾起。这时，美军一个点射，机枪哑了，刚才撒尿的那名日军还没来得及系上裤带就被打翻在地，浑身赤裸着死在机枪旁。

一阵激烈的肉搏之后，美军终于拿下了机场主跑道，阵地上的日军全部战死。

美军守住了机场主跑道，迎来了登陆后第三天的黎明。

美军驱逐舰和舰载机从6时15分起对贝蒂奥岛东部的日军阵地实施了猛烈的轰炸和炮击。经过钢铁暴雨冲刷的日军阵地已变成一片废墟，什么样的生命能抗得住如此猛烈的炮火？

炮击轰炸过后，美军发起了冲击。与其说是冲击，不如说是打扫战场，因为阵地上已无四肢健全的日军了。

11月24日清晨，斯普鲁恩斯率领一大批将军登上了塔拉瓦环礁，视察了战场。将军们被这个面积仅有290英亩的小岛上发生过的残酷战斗震惊

了。霍兰将军下岛后追忆道：

我想像不出来他们是如何攻占塔拉瓦的。这是我所见到过的防御最完备的岛屿。昨天我走过战士们跟前，看见他们变苍老了，似乎比他们的父辈还要老。肮脏、满脸胡子、面容憔悴、两眼无光。他们经受住这场严峻考验而活下来了，但是心灵上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还活着，这些年轻人的脸上没有笑容，只有消极的、因死里逃生而感到宽慰的神情。

塔拉瓦之战，美军阵亡 988 人，受伤 2011 人，日军被击毙 4690 人，仅有 117 人被俘。没有受伤的日军，因为受伤的日军都自杀了。

六、“霸王”行动箭在弦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 1944 年的时候，双方胜负局势已日趋明朗：苏军在苏德战场开始全线的战略反攻，美英联军相继攻克北非和西西里全岛，意大利被迫退出战争，日军在太平洋地区一溃千里，这时全世界的注意力开始移向欧洲西部。

早在 1943 年 1 月，美英卡萨布兰卡会议正式决定在西欧地区实施登陆战役。同年 12 月，苏、美、英三巨头在德黑兰会议上正式商定：1944 年 5 月由美、英驻军在法国北部沿岸塞纳湾的诺曼底地区登陆，进行“霸王”作战。与此同时，在法国南部进行牵制性登陆。其后不久，美国陆军上将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霸王”作战的最高司令。同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他规定了简明扼要的任务：“你将进入欧洲大陆，并与其它盟国共同实施指向德国心脏和消灭其武装力量的作战。”

盟军究竟会在哪里登陆？如何粉碎盟军的登陆？德军高级将领们众说不一，最初，希特勒认为盟军在加莱方向登陆可能性最大，海军将领根据盟军在英吉利海峡的布雷情况判定盟军可能在诺曼底登陆，但未引起希特勒和陆军将领的注意，在如何粉碎盟军登陆的问题上，尤德施泰特元帅主张纵深防御——在盟军登陆后使用配置在纵深的大部队实施反攻击；而隆美尔则持相反意见，认为防御纵深应从高潮线开始延伸到内陆 5 英里或更多一点的地方，依托抗登陆防御阵地歼敌于海滩。

然而，就在德军加紧建设“大西洋壁垒”和为如何抗登陆争论不休的时候，盟军的登陆计划却一天天地成熟了。

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英国的摩根中将被选定为盟军最高司令的参谋长，简称“考沙克”，负责制定作战计划——“考沙克”计划。

“考沙克”计划将登陆地区定在诺曼底，确定可以得到的部队数量以及所需要的登陆舰艇数量。

1943 年 8 月在魁北克举行的“四分仪”会议上审议了“考沙克”计划，丘吉尔提出要尽一切努力使首次突击兵力至少增加 25%，但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却说不能保证满足所需增加的全部登陆舰艇。

当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后，就立即催促修改计划，他计划用 2 至 3 个空降师发动攻击，5 个师从海上登陆，还有 2 个师作为海上立即跟进的预备队。登陆正面也由原计划的 25 英里扩大到 50 英里，考虑到登陆舰艇严重缺乏，艾森豪威尔决定把登陆时间推迟一个月，以便在这段时间内争取到更多的登陆舰艇。美国参联会同意了这一决定并把原来在法国南部的登陆推迟，以保证诺曼底方向。

英国海军上将拉姆齐，这位曾经成功地组织了敦克尔刻大撤退的人，现在将负责把盟军送回欧洲大陆。他将在最高司令部指挥下，“对全部海军兵力（远程掩护兵力除外）实施指挥和控制”，同时，“在法国海岸附近的登陆地域内实施直接指挥”。

盟军最高司令部给海军部队下达了如下任务：“使登陆部队安全而准时地到达预定的登陆海滩，掩护他们上陆，随后对我岸上部队进行支援和供应，并迅速运送后续部队上陆。”

真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了完成上述任务，需要调集历史上最大的一支海军舰队：2468 艘登陆舰艇、1656 艘驳船、拖网渔船和渡船、423 艘辅

助舰艇；另外还要有 1260 艘商船用来保障第二梯队。总之，将有运载 10 万名士兵的 7 千艘舰船在护送下渡过海峡，并按照所需顺序准时到达指定地点。这样，必须要有大量的战列舰、浅水重炮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在登陆过程支援登陆作战；要有近海巡逻艇抗击敌 E 级艇、秘密武器和低空飞机的攻击。拉姆齐认为至少要有 702 艘作战舰艇，并努力使这个数字被接受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惊人的数字中，尚不包括扫雷舰艇，而扫雷任务又恰恰是十分繁重的，据初步计算，大约需要 255 艘舰艇和设标船。

为了使如此庞大舰队能够在复杂的作战中有条不紊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拉姆齐主持制定的“海王”计划中把整个登陆地区由西到东划分为犹地区、奥马哈区、哥尔德巴、斯沃德巴和朱诺巴，并建立了一套简明高效的指挥系统和海滩勤务组织。

他提出建立“桑树”人工港和“冥王”输油管两个大胆设想。

随着各项计划相继制定完毕，“海王”行动开始的日子也一天天逼近了。就在这时，摩根接到一个自称十分了解诺曼底情况的科学家报告，他说“奥马哈”地段的沙滩只是表面有一层薄沙，下面是大量的泥浆。这一报告足以使盟军将领们震惊，因为果真如此的话，盟军数干部车辆在到达干燥陆地之前就会陷入泥坑。为了查明此事，美国鱼雷艇艇员接受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到奥马哈地段的每个登陆点取回几桶沙子！这真是无异于到老虎嘴边去拔几根胡须了。

其实，这个行动只是“海王”作战前极其繁巨的准备工作中的一个小小的侧面而已。早在一年前，盟军的海空军兵力就开始了侦察活动，更加紧了布雷行动，英国海军的布雷艇、巡逻艇、鱼雷艇支队在轰炸机司令部的协助下，仅在 4 月 17 日到 6 月 5 日这段时间就布设了 6850 枚水雷。

旨在孤立战场，代号为“运输”的空军作战计划也由 4 月 17 日开始执行；并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它使德军从巴黎到海边的所有跨越塞纳河的铁路运输全部中断，德军岸防工事的构筑也受到限制，不得不动用 2.8 万名劳工来抢修铁路。

在海空军预先作战的同时，担负登陆任务的陆军和海军进行了多次模拟登陆，到 4 月底和 5 月初，两次全面的预演把联合训练推向了高潮。

4 月 26 日夜间至 27 日凌晨，编队像真正驶往登陆地域一样，在担任扫雷任务的扫雷艇的护航下，通过莱姆湾，在对斯莱普姆顿沙淮进行“舰炮火力准备”后，紧接着在 4 月 27 日晨“突击上陆”，然后就是卸载和二梯队的跟进……然而，9 艘来自瑟堡的德军 E 级艇使这次预演变成了一场实战，德军突然袭击了第二梯队的登陆运输队，197 名水兵和 441 名陆军士兵阵亡，也使“海王”作战完全丧失了备用的坦克登陆舰。

这些损失并没有动摇盟军进一步预演的决心。5 月 3 日，由拉姆齐海军上将任总指挥的“费边”演习开始了。这是一次与陆军部队集结演习同步进行的，力求最逼真的一次合练。演习中，除了没有棱渡海峡和在诺曼底登陆外，其它都尽可能逼近真实的“海王”作战。

随着“海王”行动一天天逼近，英格兰南部愈来愈像一座大兵营了，许多新规定开始在这里生效。

3 月，全部停止这里与英国其它地区间的非军事运输；

4 月，英国政府禁止居民进入诺尔弗克与康沃尔半岛之间的海岸。

5 月下旬，所有舰员都被关在他们各自的舰艇上，陆军围有铁丝网的驻

地得到了 2000 名反情报人员严密监视，5 月 25 日后，参加“海王”行动人员信件全部被扣押……

在采取这些严密的防范措施的同时，为了把德军部署在丹麦、挪威、芬兰和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将近 90 个师的兵力牵制在远离诺曼底的地区，代号为“坚忍”（分“南方坚忍”和“北方坚忍”）的一系列积极的欺骗措施在陆续实施。

按照“南方坚忍”计划，大量的由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登陆舰艇”开始出现在泰晤士河和梅德韦河上，大量“坦克”出现在德国飞机能够拍摄到的地区，多弗尔附近已经人去营空的英军营地仍然是炊烟四起、卡车往来奔驰；著名的巴顿将军也从美来英，就任号称有 50 个师 100 多万人的美第一集团军军群司令官；多弗尔地区往来电报频繁；“输油码头”遭敌炮火袭击后可以立即起火，加莱和诺曼底都遭到猛烈轰炸，但前者明显要比后者重一倍以上……

“北方坚忍”计划虚设了一个“第四集团军”，号称有 35 万人，其实只有一个营级单位用无线电在紧张地工作。

“坚忍”计划使德军感到美“第一集团军群”一定会在加莱登陆，以致其第 15 集团军被牵制在加莱达 6 星期之久，195 师的兵力在加莱海滨严阵以待等着美军的到来……

围绕登陆时间——H 时（6 时 30 分），盟军三军曾展开激烈的争论，诺曼底地区是半日周潮，平均潮差 5.4 米，海滩坡度平缓，低潮时滩头纵深长达 300 多米。为了对付德军布置在水际滩头的障碍，陆军主张高潮时登陆，以缩短部队通过海滩的时间，而海军则坚持在低潮时上陆，以有利于登陆舰艇在障碍区外抢滩和海军工兵破障，双方各执己见，统帅部只好折中，定在高潮与低潮中间登陆，海陆军的争执解决了，而空军又提出登陆当夜必须有良好的月光以便空降作战。

这样，在 1944 年 6 月上旬，基本符合三军要求的日子在 5 日——7 日三天 5 月底，艾森豪威尔初步决定，6 月 5 日为 D 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从 6 月 1 日开始，在大西洋上空大气扰动正在形成，几个低压槽正在向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接近，这预示英吉利海峡将出现一段长时间的恶劣天气，天气的变化使艾森豪威尔焦急万分。

从 6 月 1 日起，艾森豪威尔每天安排两次同高级将领们一起听取天气预报，而英吉利海峡的天气却一天比一天更令人担心。

6 月 2 日，整个北大西洋上空充满着连续性的低压气层，前景暗淡；6 月 3 日，出现西风带不稳定天气，在格陵兰岛和亚速尔群岛的上空各有一个高压，而位于两个高压之间的低气压向东北方向横越大西洋，风和海浪情况很可能使 6 月 5 日不可能成为 D 日，6 月 4 日，天气仍不见好转……

就在高级将领们为天气发愁的同时，整个英国到处都是盟军士兵。白天他们带着武器和野战装备在乡间大路上行军，夜间则乘坐装甲车通过灯火管制的城镇和村庄，无数纵队向着港口集中，登上各种舰船；作“醋栗树”用的船只也开始向南移动，伞兵们在 20 个机场登上了运输机和滑翔机……刀出鞘箭上弦的时刻即将到来到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6 月 6 日的天气将会变好。

艾森豪威尔决定，只要情况得到证实，就立即开始行动，拉姆齐敏锐地感觉到最高司令的决定是肯定的了，于是他发出了必要的命令最后确定了各登陆地区的 H 时。

天气好转的情况得到了证实，艾森豪威尔再次征求各位指挥官的意见，蒙哥马利与往常一样，急待发起进攻，拉姆齐表示同意，马洛里也满怀希望。

艾森豪威尔独自默默地坐着，沉思片刻，最后，他举目仰视，斩钉截铁地说：“好！我们行动吧！”

此时，时针正指向6月5日4时15分。

七、诺曼底“世纪之战”名垂青史

“皮卡迪利”广场本是伦敦市的一个交通中心。现在，它成了怀特岛东南 13 海里处的一个半径为 5 海里的水域的绰号。从 6 月 5 日早晨开始，各登陆输送队陆续经过这里向登陆地域驶此时，刮着 5 级西北风的海面，波涛汹涌，浊浪排空，登陆输送队艰难地克服着海浪和海潮的影响，努力保持正确的航向，许多小型船只只好被拖着向前。

6 月 5 日白天，庞大的登陆输送编队在向德国海岸推进，敌人却令人惊奇地毫无动静。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敌人仍没有任何动静，登陆输送编队已愈来愈接近海岸了，行驶在前面的扫雷舰艇已经在敌人的水雷障碍区中开辟出一条条的通道，并在巡逻艇的协助下布设灯标，右舷为红色、左舷为白色，后面的舰船小心地沿着标志出的通道向诺曼底前进。

然而，德国人不但没有觉察到大兵已经压境，反倒认为目前的恶劣天气将使盟军无法采取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因此，不仅取消了水面舰艇的正常巡逻，而且从上到下都放松起来。隆美尔在 5 日晨回德休息；前线军官可以原地休息；军师级军官可以离开诺曼底到雷恩去参加原定的演习……

6 日黎明，当睡眼惺忪的德军在朦胧的月色中发现海上集结的大批舰船时，已经太晚了，登陆输送队的全部舰船已准时抵达换乘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马上就要开始了！

6 月 6 日凌晨，登陆输送编队陆续到达指定海域，英、美军分别在离岸 7 海里和 11 海里处建立了换乘区，正在灯标的指引下，沿清扫过的航道各就各位，然后陆续放下小舟，登陆部队已作好准备，等待着换乘时刻的到来。

火力准备的空中轰炸已于午夜开始，1056 架英国重型轰炸机在 5 时前这段时间内对 10 个最重要的海岸炮连以及登陆附近的通信设施倾注了 5000 多吨炸弹，紧接着，美军第 8 和第 9 航空队的 1630 架“解放者”式、“堡垒”式和中型轰炸机对德军工事实施攻击，直到部队开始抢滩前 10 分钟。扫雷舰艇也开始在换乘区、上陆通道、火力支援舰只的接近航道和火力支援区内开始扫雷。紧接着，登陆作战中最为激动人心的突击上陆阶段开始了。

“犹他”区是科坦丁半岛东岸的一段长达 9 英里的海滩，海滩本身是一段坡度不大的沙坡，筑有抗登陆障碍。其后是干沙滩，再后面就是 100—150 码的低沙丘地带，河丘对海面筑有一道低的混凝土堡垒，海滩后面是一段淹没了的牧场。离海岸 4 海里处有一小岛——圣马科夫岛和两个浅滩——圣马科夫和卡丁内特，原先的换乘区就在距这两个浅滩 6 海里处，距海高潮线 11.5 海里，这里根本看不清岛上的方位物。

4 点 05 分，换乘开始，盟军登陆兵编为 26 个艇波，他们将在控制艇的引导下向海滩冲击。

从 5 点 30 分开始，舰炮开始进行密集的火力准备，遮天盖地的炮火使登陆兵无法看清海岸上的任何目标，第一波登陆艇只能靠罗盘航向驶向登陆点，在原定的 H 时，他们准时登陆，但他们马上看到，这里根本不是原定的登陆点，而是向南滑了 2000 码！但同时发现，这里的防御工事既少又弱，而且没有地雷，这一意外的发现，使登陆指挥官改变了原来的决心，各突击艇波就在这里上陆。“犹他”区的登陆也因此变得异常顺利。到傍晚，大部队单位已到达卡朗坦与圣梅尔——埃克利斯之间的主要公路一线。美第 4 师仅

付出了 197 人的代价就在这里突破了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

美第 1 师第 29 师之一部在奥马哈区遇到了异常坚固的防御。这里的海滩靠岸的一半已经密集地设置了 3 排水下障碍：“比利时牛棚门”——7×16 英尺的钢质构架，柱上多有饼状水雷；纵深达 8—10 英尺的木质或混凝土拒马，其中三分之一挂有水雷；带角钢质拒马——全部挂有水雷。在平坦的沙摊上密布着反坦克壕和地雷，每条通路周围都有大量的火力点……而更可怕的是，盟军对这里的情况了解甚少，防守在这里的也不是原来设想的战斗力很差的海防第 76 师，而是战斗力很强的德军第 352 师。

在奥马哈西半部，H 时之前 13 分钟，28 辆水陆坦克开始爬上海滩，但很快遭到反击，2 辆坦克登陆艇被击穿在海滩上，9 辆坦克被击中起火。东段比西段更惨，指定在东段上陆的 32 辆坦克只有 5 辆上了岸。

第一艇波虽然准时于 H 时开始上陆，但烟雾、大风、潮流使队形大乱，士兵们在 3—4 英尺深的水中冒着敌人的猛烈射击冲击，许多人死在德军的枪口下和不断上涨的潮水里。

下午，当第 2 梯队的 B 队编队到来时，情况已大有好转，到天黑时，部队前出纵深已达 1 至 1.5 英里，虽然没有到达预定目标，但已终于突破了“大西洋壁垒”。

在“哥尔德”区登陆的 G 编队于 5 时 30 分到达该区，从 5 时 45 分到 7 时 25 分进行舰炮火力准备，使德军岸炮连的还击变得微不足道。7 时 25 分，第 50 师准时上陆，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这里的障碍物要比预想的多得多，加上潮水上涨很快，清障工作开始得很迟，水陆坦克无法下水。因此不得不在障碍清除艇抵岸后，立即由坦克登陆艇运载抢滩，舰炮压制了岸上敌军的火力，部队不断向前挺进。到 D 日上午，第 50 师的两个预备队旅上陆，到 D 日日落时，该师向前推进了 4 英里，基本上到达目标线，天黑前建立了牢固的登陆场。

在“朱诺”区，J 编队准时将加拿大第 3 师运到了换乘区，但由于汹涌海浪使爆破队无法及时靠岸，这里的 H 时向后推迟到 7 时 55 分，登陆艇不得不在障碍物中间抢滩、幸好这里的障碍物很分散。

位于最东端的“斯沃德”区的登陆正面很窄，在这里的英第 3 师只能在一个旅的正面上登陆，从 7 时 30 分，各波登陆兵开始陆续上陆，稳步向内陆推进。

但是，负责输送任务的 5 编队却是 5 个登陆编队中唯一遭到敌人各种兵力攻击的编队。

5 时 30 分，火力支援舰占领了射击阵位，登陆输送艇队到达换乘区，飞机在登陆地区以东施放烟幕，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着。突然，从烟幕中冲出 3 艘德军鱼雷艇，它们很快发射了 15 枚鱼雷。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使各火力支援艇措手不及，挪威驱逐舰“斯文纳”号躲闪不及，被炸成两片沉没。

9 时 30 分，8 架容克—88 中型轰炸机轰炸了整个登陆正面，但对“斯沃德”区未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德军迟疑不敢和英军的猛烈抵抗，D 日德军在该地区仅有的一次剧烈反击毫无建树。

总观各登陆地段的发展形势，尽管不能 100%按计划实施，但“计划的每个重要的部分都已完成”，拉姆齐感到十分满意。现在，他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天气是否能够变好，以便按计划增兵的问题了。

就在登陆开始后第 2 天，建立人工港的“桑树”计划也开始付诸实施了。

美军人员在乱成一团的海滩上勘察和标明各部件应该沉放的位置。当天下午，第一批准备下沉作为“醋栗树”防波堤的船只到达，8日，供“桑树A”用的巨大的混凝土沉箱“凤凰”开始运到“奥马哈”海面，到6月10日，美军地段的防波堤竣工，围出了一个2平方海里港区。16日16时30分，一艘坦克登陆舰靠上了最先竣工的一条罗布尼兹——鲸鱼舟桥通道，“桑树A”建成了！接着，第2条、第3条舟桥码头和外海防波堤“低音大号”陆续竣工；使“奥马哈”这段荒凉的海滩一跃成为法国北部最有活力的、客量最大的港口。

几乎与此同时，在英军“哥尔德”登陆地段的“桑树B”也建成投入使用，川流不息的人员、补给品迅速上陆。到6月18日日终时，共有30多万人员、4万余部车辆和11多吨补给品通过人工港上陆，形势十分喜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6月19日拂晓时分，一场40年来罕见的大风暴席卷了英吉利海峡。海峡之间的运输和卸载工作被迫中断，原来的运输洪流也变成了点点滴滴，暴风使小型水陆载重汽车在近海运输船和海岸之间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有的舰艇被折断，有的锚链断裂，失去控制，互相碰撞，沉重的“低音大号”随风漂流，冲向下风处，事先从英国拖来的长达2.5英里的“鲸鱼”通道沉没，“桑树A”在溃散……

这场大风持续了80多个小时，直到22日傍晚才开始停息。

大风暴引起了补给品的不足，缺乏补给使原定的横渡奥登河的进攻无法实施，而且使本该登陆的3个师滞留在海上，盟军的攻击规模受到了限制。德军则可乘机调动预备队投入登陆场作战。必须修复“桑树”人工港，才能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桑树A”已经失去了修复价值，现在拉姆齐组织人员全力修复“桑树B”，到6月29日，“桑树B”又开始了接受从英国开来的补给船。

在“桑树”行动的同时，“普拉托”行动——铺设输油管道的工程也在进行之中。到7月初如果天气好的话，这些输油管道就能以每天8000吨的速度把油料从海峡对岸送到诺曼底。

至此，盟军已经像汹涌的潮水一样，不断涌向欧洲大陆。然而，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才能使这股洪流真正变得不可阻挡。

美第7军军长柯林斯少将受命夺取瑟堡港，在舰炮的有力支援下，6月26日，柯林斯的第9师和第79师攻入瑟堡市区，经过激烈的巷战，德军守备司令和瑟堡海军司令投降。7月1日拉阿格角和整个科坦丁半岛都被占领。

至此，盟军胜利地踏上了欧洲大陆战场。此时，盟军已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反攻，东条英机也已垮台，但对于怎么打的问题，在美军内部却产生了分歧。

八、欧洲最后之战

1944年，巴顿登上法国的土地后，盟军尚未打破诺曼底战役的僵局。有鉴于此，布雷德利决定实施代号为“眼镜蛇”的作战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将集中兵力在圣洛地区实施正面突破，以乔·柯林斯第7军为先锋，在敌人的阵地上撕开一个缺口，然后，第1集团军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冲破敌人的防线。

战役以空军实施地毯式轰炸开始。数千架盟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数以万计的炸弹抛撒在德国人的阵地上，浓烟翻滚，震耳欲聋。德国阵地霎时被夷为平地。不幸的是，有些炸弹也落在美军阵地上，造成数百人的伤亡。前来观战的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被一颗炮弹从藏身的战壕里抛出十几米远，全身血肉模糊。当时，他正在接替巴顿担任“刚毅”计划中的角色。在北非时，他就因观战挨过德国人的炮弹，这一次竟没有逃过自己人的炸弹。

麦克奈尔之死，在盟军高级指挥官中引起巨大震动。为了避免影响“刚毅”计划的实施，布雷德利下令在诺曼底为他举行秘密葬礼。巴顿、霍奇斯、威廉·基恩还有布雷德利等西点校友，抬着灵柩为麦克奈尔“最后送行”。

空军的轰炸给德军造成重大打击，防线一片混乱。柯林斯指挥部队勇猛突击，打得很漂亮，在德军防线上切开了一个很宽的突破口，其它部队随后跟进，一齐向南，直抵“眼镜蛇”计划所确定的目标阿弗朗什。城里的德军不是落荒而逃，就是举手投降。

7月28日，布雷德利兴高采烈地致信艾森豪威尔报告胜利的消息。艾森豪威尔接信后喜形于色，马上乘专机前往第1集团军视察战况。打了胜仗，人人高兴，就连曾对“眼镜蛇”计划持怀疑态度的巴顿也不例外。

“眼镜蛇”计划的胜利，是诺曼底登陆战役的重大转折点，它使盟军终于冲出了科坦丁半岛。

1944年8月1日，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军第12集团军群司令部正式成立，这是诺曼底登陆前就计划好的。布雷德利出任集团军群司令，下辖第1和第3集团军。第1集团军由考特尼·霍奇斯出任司令。

辛普森到达法国后，奉命开往布列斯特港协同第3集团军的部队攻占这个港口。9月19日，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美军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攻克布列斯特港，歼灭守敌3.8万人。

在东线，布雷德利指挥5个军继续向前推进。柯林斯的第7军攻至莫恩。在其右翼，第3集团军的两个军，韦德·海斯利普指挥的第15军和沃尔顿·沃克指挥的第20军勇猛推进，海斯利普的坦克3天就前进了75英里。

然而，在左翼的霍奇斯第1集团军，仗打得仍很残酷，第19军和第5军由于遭到顽强抵抗损失很大。第19军军长是查尔斯·利科特。此人火气大，像公鸡一样好斗。来欧洲前，是太平洋战区的名将。在进攻马绍尔群岛的战役中，他指挥第7步兵师以灵活的战斗，成功地夺取了夸贾林岛。艾森豪威尔对他有几分偏爱。布雷德利并不喜欢他。不过，利科特打仗确实勇猛顽强。

战场上，霍布斯就像一匹烈马，四蹄奔腾地冲在前面，深得他的上司利科特和布雷德利的赏识。进攻莫恩泰的德军从来没有遇过到这么顽强善战的对手。

8月7日，天空晴朗，盟军飞机向进犯的德国装甲部队猛烈轰炸，迫使其离开公路，钻入树林。而柯林斯的部队正好部署在德军两翼，转过头来就

能两面夹击，痛歼敌军。

德军的反击正好为盟军在诺曼底地区围歼其有生力量提供了良机。在同艾森豪威尔协商后，布雷德利立刻下令海斯利普率第 15 军向北进击阿尔让当，以便与进攻法莱斯的加拿大军队会合，封住德军向赛纳河逃跑的路线。

海斯利普的坦克隆隆地开进阿尔让当，他要求继续前进，攻战法莱斯，巴顿也支持这么做。但是，布雷德利反对，他不准海斯利普向法莱斯进军。以免与加拿大部队发生“自相残杀”。另外，急调柯休斯的第 7 军北上加强海斯左翼。8 月 16 日，加拿大军队开进法莱斯。包围圈的缺口只剩下 20 英里宽。这时，德军开始急速后撤。8 月 19 日，美军与加拿大部队在查博伊斯会合，堵住了包围圈的缺口。6 万德军被歼灭，还有 4 万多人拼死突出包围圈，向塞纳河撤退。

对于冲出包围的德军来说，磨难并未结束。海斯利普、沃克等人正向东北横扫过去，其先头部队已渡过塞纳河进行追击。

由于盟军向北涌去，在已解放的法国西北部留下了一块很大的地区。1944 年 8 月 15 日，盟国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里维耶尔海滩，发动了又一次代号为“龙骑兵”的登陆作战。美国第 7 集团军在亚历山大·帕奇将军的指挥下顺利登上海滩，向北挺进。9 月 11 日，与巴顿第 3 集团军的一部分胜利会师，“龙骑兵行动”顺利结束。

亚历山大·帕奇具有典型的男子汉气概和第一流的军人素质。在太平洋战场上，他曾指挥部队血战瓜达卡纳尔岛。1943 年 6 月，帕奇将军回到华盛顿，不久因不慎泄露了一项军事秘密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43 年 4 月，太平洋战区的美国海军破译了一份日军密码电文，得悉日军联合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将坐飞机前往所罗门群岛视察战况，这份电讯勾划出了飞行的基本航线及所提供的空中掩护。4 月 18 日，约翰·米切尔少校奉命率第 339 空军中队进行拦截。那天，迷雾茫茫，黑云飞旋，海浪翻滚。米切尔以焦灼的目光搜寻着目标。他等待着。时光飞逝，除了异常的风暴发出的轰隆声外，没有什么动人心弦的事。飞返基地的命令正在唇边欲出时，他忽然发现乱云飞渡的空中轰隆隆地飞来两架日本大型运输机和护航的“零式”战斗机群。

米切尔的战斗机冲上去迎战“零式”机，拦截它们，并插入两架运输机之间。“零式”战斗机拼命掩护，但在随之而来的一片混战之后，两架运输机被迫单独飞走。乘坐着山本五十六的参谋人员的那架运输机撞毁了。山本上将的座机则施展开全身本领，企图逃脱。日本驾驶员的技术是熟练的，他躲到云层后面，沿着曲折的海岸线飞行，然后一个快速下降，降到岛上丛林密布的树巅高度，看来他似乎脱脸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托马斯·兰菲尔上尉的飞机始终迫在后面，他开火了，随即那架运输机的后舱喷出一股黑烟，接着是红色的火焰，最后变成熊熊大火，轰然一声坠落在潮湿的丛林中。山本五十六，这位曾反对与盟军作战但又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的日本海军上将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华盛顿称这次行动是战争中最重要收获。但是，却把这次行动贴上绝密的标签，不准公开发表，唯恐危害密码分析处的工作，而兰菲尔只能成为隐蔽的特大功勋英雄。

亚历山大·帕奇作为太平洋战区的高级指挥官对这次行动了如指掌。当日本和华盛顿先后公布山本五十六的死讯时，帕奇正在华盛顿参加《国家

地理》杂志组织的一次午餐会，他有点得意忘形，说他一直急切地盼望着公布这一消息，并声称正是他下的命令，才导致山本五十六之死。美国事先就知道有一位日本“大人物”将乘飞机于某日某航线飞行。

此后，美国的报纸便开始宣称，山本五十六之死并非美国交上了好运，而是破译了敌人的密码。不久，日本便更换了电讯密码。

太平洋战区的美国海军对这一严重泄密事件非常气愤，要求军法审判帕奇。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没有这样做，他虽然对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事的莽撞行为感到震惊和气愤，但是又不愿因此失去陆军中的一位干才。

正在这时，帕奇可能由于受惊出现虚脱，并因染上肺炎被送进医院，病情严重。马歇尔由此断定，帕奇已受到足够的惩罚并无疑已吸取教训。他顶住了海军的压力，没有对帕奇进行军法审判，而且在帕奇病愈后马上将他送往欧洲战场。

帕奇没有辜负马歇尔的良苦用心，他在欧洲战场上指挥第7集团军挥戈猛进，屡立战功，并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出了一个儿子的生命。当时，这个儿子就在第7集团军服役。帕奇非常爱他，他的死对帕奇的精神打击太大了，以致影响到他胜任集团军司令这一职务，但他最终还是克服了巨大的悲痛，一直坚持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1945年11月，亚历山大·帕奇在美国突然病逝。

为了协调法国南部盟军的作战行动，美国第6集团军群迅速组建起来。集团军群司令由雅各布·德弗斯担任。德弗斯是巴顿的同窗。毕业后，曾在西点教授数学和工程学，同时兼任棒球队的领队。后来又进入战术系供职，与布雷德利很熟。1940年，德弗斯在北卡罗来纳州担任第9师师长时，引起马歇尔将军的注意。当时，大批人员补入部队，急需营房，德弗斯好像变戏法一样，一夜间就建了起来，于是他获得了“大能人”的美称。艾森豪威尔赴北非实施“火炬”计划时，德弗斯前往伦敦，代表美国制订“霸王”作战计划，并监督美军在英伦三岛的集结。由于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都不怎么喜欢德弗斯，所以诺曼底登陆前艾森豪威尔把他送到地中海战区担任盟军副司令。对于过分饶舌的德弗斯来说，这是降职使用，因而对艾克很不满。他出任第6集团军群司令后，很快又处在艾森豪威尔的直接指挥下。第6集团军群由美军第7集团军和法国第1集团军组成，约有兵力40万人，负责由法国南部向东北进攻。

此时，北线的盟军开始调整部署，以发动新的进攻。艾森豪威尔在盟军高级将领协商后决定：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仍留在西南面围歼德军；蒙哥马利的集团军群加上霍布斯的美国第1集团军穿过比利时，进攻德国鲁尔；布雷德利第12集团军群的第3集团军在巴顿率领下，穿过法国，进入萨尔河。

向比利时和萨尔河的进攻都很顺利。暂归蒙哥马利指挥的霍奇斯第1集团军，进入比利时后仗打得很漂亮。柯林斯的第7军一战便俘虏德军2.5万人。第1集团军迅猛推进，然而当部队逼近德国边境时，汽油用完了。霍奇斯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与此同时，巴顿的第3集团军发起了一场旋风般的闪电战，很快推进到距离德国边境只有60公里的地区。但是，巴顿的燃料也耗尽了。他气得大声吼叫：“我的士兵可以啃皮带，但我的坦克不能往里灌空气。”

10月中下旬，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决定采纳他的校友布雷德利的战略：以第12集团军群为主，兵分两路突击莱茵河。得手后，两支部队齐头北

进，包围鲁尔区，然后同蒙哥马利的部队一起，围歼德军。

11月8日，巴顿的第3集团军作为南路首先发起进攻。巴顿遇到了倒霉的天气。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气候寒冷，并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德军的顽抗。12月13日，沃克的第20军经过十几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完全占领了军事重镇梅斯。巴顿用了3个星期的时间才向前推进了40英里，虽然渡过了萨尔河，但却在德国人的“西部壁垒”前停了下来。德国人的顽强阻击，令巴顿火冒三丈。他要求动用预备队第82空降师，但集团军群司令布雷德利不同意。于是，他大骂布雷德利是胆小鬼。天生的懦夫。

“历史一定会记录下这个精神懦夫！”巴顿咬牙切齿地说。

与此同时，向科隆和波恩方向突击的北路军——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和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也发动了进攻。在付出了3.5万人的重大代价后，部队终于抵达罗尔河。

天气越来越冷，盟军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消耗战。

12月16日，希特勒集中3个集团军的兵力，在比利时与德国交界的阿登高原向美军发动了强大的反攻。由于缺乏预计和准备，阿登防线上的美军陷于混乱，被迫后撤，德国的装甲部队迅猛推进，直指默兹河。

告急电报像雪片一样飞进盟军最高统帅部。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等人如梦方醒。他们立刻调整部署，组织防御。

12月19日，艾森豪威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个个脸色阴沉。总司令不想让会场笼罩着阴郁气氛，所以他说道：“我们应当把目前的形势看作是机会而不是灾难。在这张会议桌上只应当有笑脸。”

“妈的，让我们振作起来，让这帮狗娘养的打到巴黎去，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收拾他们，把它们捣碎吃掉！”巴顿咬牙切齿的样子真把大家逗笑了。

“不，绝不能让敌人渡过默兹河。”艾森豪威尔平静地说。

会议决定，巴顿的第3集团军北上攻击德军的突出部；德弗斯的第6集团军群向东北靠拢保护巴顿的右翼；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必须顶住从北面和南面突入阿登山区的德军，扼住西去的咽喉要道，坚守阵地，并准备由北向南反攻，与巴顿的第3集团军合击德国鬼子。

在阿登战役中受到打击最沉重的是霍奇斯的部队，尤其是处在德军主攻方向上的第8军损失最为严重。然而，第8军的官兵在德国人的突然袭击下，并没有仓皇逃跑，他们在德军的分割包围中，各自为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地形和时机，阻击敌军，为最高统帅部调整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经过几天的苦战，霍奇斯和他那些久经沙场的将领们终于稳住了阵脚，并在阿登山北麓的突出部建立了巩固的阵地，为由北向南出击德军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12月22日，巴顿率第3集团军按计划发起攻击。他们冒着恶劣的风雪天气和德国人的炮火，日夜兼程，勇猛推进。圣诞节一过，先遣部队便成功地冲进德国人重重包围的巴斯托尼，与被围的守军取得了联系。

巴斯托尼是德军西进道路上的咽喉，一直被美军第101空降师和装甲部队据守着。空降部队的大部分成员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返回英国，留在艾森豪威尔手边，作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不久，组建了第18空降军。李奇微出任军长。第82和101空降师分别由他的校友加文和泰勒指挥。1944年9月中旬，加文和泰勒率领部下成功地在荷兰东部靠近德国的奈梅亨和艾恩霍芬

地区空投着陆，夺取了盟军东进道路上必经的公路和铁路桥梁。接着，他们又西进，配合英军拿下了安特卫普港。阿登山战役打响后，第 82 和 101 空降师又奉命驰援巴斯托尼——圣维特一线的守卫部队，阻止德军西进。加文的第 82 师来到圣维特防线，而 101 空降师则在代理师长安东尼·麦考里夫的率领下抵达巴斯托尼。

巴斯托尼是七条公路的文汇点，军事必争之地。第 101 空降师的第 501 空降团在朱利安·尤厄尔的率领下，最先开上战场，德国强大的第 2 装甲师对巴斯托尼地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第 101 空降师 1 万多人被包围了。战斗十分残酷，防御线数次告急。子弹和食品在迅速减少，药品更是短缺。德国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德军派信使送来最后通牒，要求美军投降，指挥官安东尼·麦考里夫的回答是：“混蛋！”

巴顿的部队赶来了，他们救出了这位有口才的西点人。之后，第 3 集团军向东北出击，直指豪法里兹。霍奇斯的第 1 集团军以柯林斯第 7 军为先锋，向东南出击。1 月 16 日，两军在豪法里兹会师。然而，德军在美国合围前已逃之夭夭。至此，延续了整整一个月的阿登战役划上了句号。

艾森豪威尔发布命令，要求布雷德利的集团军群利用德军在阿登山区的溃败，大踏步地向前推进，力争重创德军，一举突破“西部堡垒”。

霍奇斯和巴顿在南北长 25 英里的战线上，同时向前推进。霍奇斯集合李奇微的第 18 空降军担任第 1 集团军的突击部队。李奇微于 1 月 28 日首先发起攻击。加文的第 82 空降师和能征惯战的“大红师”被摆在前面打先锋。这次进攻又遇上了恶劣的天气。发起进攻的第一天，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一直下到深夜。紧接着出现了百年不遇的严寒。冰雪覆盖着群山，堵塞了进攻的道路，掩没了德军埋下的地雷。然而，第 82 空降师和“大红师”仍然猛冲猛打，在厚达一两英尺的积雪中辟路前进。李奇微后来回忆道：“作为一个指挥员，我还从未见过这样壮观动人的战斗场面。这两支久经战火考验的队伍，以高昂的斗志和英勇顽强的姿态，并肩冲锋陷阵，其情景令人欢欣鼓舞，就好像看到两匹威风凛凛的赛马，并驾齐驱地向终点冲去，人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为之欢呼叫好。”

与此同时，巴顿的第 3 集团军也发起了进攻。但是，恶劣的天气和德国人的顽抗，使进攻速度不可避免地渐渐慢了下来。到 2 月 1 日止，美军沿整个 25 英里长的战线平均向前推进了仅 6 英里，抵达“西部堡垒”附近。这时，布雷德利接到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第 12 集团军群停止进攻，转入防御，等待蒙哥马利北部集团军群发动的进攻。

2 月 10 日，暂归蒙哥马利指挥的辛普森第 9 集团军约 30 万人，在柯林斯第 7 军的配合下向东北方向进击，强渡罗尔河。由于德国人抢先炸毁了罗尔河水坝，洪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灌满了罗尔河和罗尔山谷，辛普森的第 9 集团军在洪水和泥沼中挣扎了两个星期才渡过罗尔河。之后，在柯林斯的支援下，辛普森迅速挺进到莱茵河畔的韦塞尔，并一举肃清了莱茵河西岸 34 英里范围内的德军，俘敌 3 万余。接着又与加拿大军队一起攻下韦塞尔，活捉德军 2.3 万人。

柯林斯的第 7 军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战果。该军渡过罗尔河并完成掩护第 9 集团军的任务后，立刻东进，逼近莱茵河畔的科隆，俘敌 1.3 万人。

3 月 3 日，布雷德利开始实施代号为“伐木工”的作战计划。霍奇斯的第 1 集团军担当主攻任务。这时柯林斯已攻下科隆，正沿莱茵河西岸南下与

第3军会攻波恩。巴顿的第3集团军则在南面向东北方向进击。“代木工”计划成功了。第12集团军群仅在4天时间内便到达了科隆至科布伦茨之间的莱茵河沿岸。德军惊恐万状，四散奔逃。

3月7日，霍奇斯麾下的第9装甲师在师长约翰·伦纳德的指挥下占领了雷马根附近横跨在莱茵河上的铁路大桥。布雷德利闻报，兴奋异常，他马上调兵遣将巩固雷马根的桥头堡。

“布雷德利，好极了！要赶紧做好渡河准备，一定要守住桥头堡。稳住立足点。我完全支持你！”艾森豪威尔兴冲冲地对着电话喊叫起来。他也没有料到美军会如此迅速地占领莱茵河上的铁路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要求布雷德利至少投入5个师，巩固雷马根的桥头堡。

雷马根必有一场激战，这是人人都预料得到的。希特勒对失去铁路大桥大发雷霆，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并炸掉这座大桥。在其后一个星期里，德军对雷马根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和轰炸。柯林斯的第7军和范弗里特的第3军并肩作战，决不后退一步。詹姆斯·范弗里特与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同属于西点“将星璀璨”的1915届毕业生。体魄健壮的范弗里特在西点当学员时，是陆军橄榄球队的主力后卫，脚法精湛，技术全面。毕业后，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荣获银星勋章和紫心勋章。他具有火一般的热情，敢打敢冲，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和指挥员。

诺曼底登陆时，范弗里特在雷蒙德·巴顿的第4师当团长，他曾一天荣获3枚铜十字英勇勋章，后来又得到一枚英国勋章。他的老同学布雷德利非常疑惑，马歇尔参谋长为什么不让如此杰出的人指挥一个师。他怀疑范弗里特有污点记录在案，或者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大权在握的马歇尔。不久，布雷德利便找到了答案。马歇尔对人名如此健忘，竟把一个与范弗里特的名字十分相近而酗酒闹事的人搞混了，并且将这种混乱传给了陆军中将莱斯利·麦克奈尔。麦克奈尔到法国视察战况时问布雷德利：

“谁干得最出色？”

“最出色的要数范弗里特。”

“可惜他有酗酒的怪僻，对吗？”麦克奈尔说。

“天哪！你弄错人了。范弗里特绝对不喝酒。”布雷德利急忙辩白。

“什么！”麦克奈尔大声嚷道，表示不相信。

“你说的那个人不是范弗里特。我认识他。”布雷德利补充道。

不公正的事情很快结束了，范弗里特晋升为准将，任第90师师长，后来又当上了第3军军长。

当雷马根激战正酣之际，巴顿的第3集团军正调头南下，与北上的德弗里斯第6集团军群合攻“西部堡垒”。经过激战，他们终于冲过了德军的防线。3月22日晚，巴顿的先头部队渡过了莱茵河。第二天清晨，工兵们开始架设浮桥。巴顿向布雷德利汇报战绩。他小声说：“先别告诉别人说我在过河？”

“好吧，我保密，你是说在过莱茵河？”布雷德利问。

“当然。我昨晚已偷偷送过去一个师。周围几乎没有德国人，因而没有被觉察。”巴顿得意地说。

然而，巴顿可不是个能保守住秘密的人。当天晚些时候，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于是又打电话给布雷德利：“布雷德利，看在上帝的份上宣布战绩吧，”他大声说，“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第3集团军抢在蒙哥马利之前过了莱茵河。”

3月23日,霍奇斯第1集团军以柯林斯第7军和范弗里特第3军为先锋,从雷马根桥头堡向外出击,以惊人的速度指向卡塞尔地区。巴顿第3集团军向卡塞尔的突击也毫不逊色。

与此同时,辛普森第9集团军也渡过莱茵河向南推进,与北上的霍奇斯夹击鲁尔区的德军。4月1日下午,辛普森麾下号称“地狱之轮”的第2装甲师与柯林斯的部队会师,完成了对鲁尔区的包围。不久,李奇微第18空降军、范弗里特第3军以及安德森将军的第16军亦相继开抵鲁尔区。4月18日,被围困在鲁尔区的31.7万德军不战而降。

布雷德利分秒必争,继续挥戈东进,他把第1、3、9三个集团军部署在南北长达144英里的战线上。霍奇斯进击莱比锡;辛普森挺进易北河:巴顿攻击穆尔德河,3个集团军没有遇到重大的抵抗,很快渡过了易北河和穆尔德河。辛普森距离柏林只有60英里。他和巴顿都想攻击柏林。但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不同意,他们认为进攻柏林需要付出10万美军的生命,这笔代价还是让俄人去付好。

于是,布雷德利把注意力转向南部,准备摧毁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的防御阵地。他命令霍奇斯和辛普森扼守易北河和穆尔德河,不准离开一步,巴顿第3集团军向东南进军,直逼多瑙河。德弗斯第6集团军群保护巴顿的右翼,穿过纽伦堡和慕尼黑向东挺进。

经过调整后的第3集团军,下辖范弗里特第3军、沃克第20军和欧文第12军。斯塔夫德·欧文是布雷德利的西点同窗。在北非时,任第9师炮兵指挥官。他的勇敢善战,给巴顿留下了深刻印象。诺曼底登陆前他被任命为第5装甲师师长。此后,跟随巴顿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巴顿向多瑙河进攻前,他升任第12军军长。

4月19日,巴顿佩带着四颗金光闪闪的将星,指挥部队发起进攻。第3集团军飞速向东南挺进,到4月26日,3个军全部抵达多瑙河畔。接着,沃克和范弗里特渡过多瑙河,继续进

在巴顿的右翼,德弗斯第6集团军群辖下的第7集团军,在西点人帕奇将军的指挥下,经过激战于4月20日攻下了纳粹党徒的老巢纽伦堡,然后挥师直指奥地利。

几天后,已升任第15集团军群司令的马克·克拉克率部由意大利向北进军,与布雷德利的部队胜利会师。

4月25日,霍奇斯的部队与苏军在易北河畔会师。

5月7日,德国政府代表在艾森豪威尔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争结束了。

九、麦克阿瑟痛报当年一箭之仇

从海上的哪条路线直捣日本呢？美国的上层军事领导人对这一战略决策产生了分歧。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金海军上将和尼米兹将军认为，美国军队完全可以绕过菲律宾群岛，直取台湾、硫磺列岛和冲绳岛，径直绕到日本的本土；而麦克阿瑟则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坚持首先夺取菲律宾，以实现他 1942 年春撤退时许下的“我还要回来的”诺言。双方对这个问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几乎起了内讧。这一下，惊动了呆在白宫里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他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决定前往珍珠港，听一听他们的意见。

1944 年 7 月 27 日，罗斯福抱病抵达珍珠港，与麦克阿瑟、尼米兹两员大将会晤。

在当天晚上的会晤中。罗斯福问麦克阿瑟：“道格拉斯，我们从这里再往哪里去？”

麦克阿瑟抛开尼米兹的主张说道：“总统先生，莱特湾，然后再到吕宋岛。”他见罗斯福没有阻止他说话的意思，便继续说道：“你不能把 1700 万虔诚的菲律宾基督教徒留给日本人，而先去解放台湾，把台湾归还给中国。总统先生，那时，美国公众舆论会谴责你，那也是有道理的。”然后他便大谈起进攻吕宋岛的好处来。

罗斯福插话说：“但是，道格拉斯，攻占吕宋岛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恐怕承受不了。我认为我们似乎应该绕过它。”

“总统先生，我的损失不会大，决不会比过去大。正面进攻的时期过去了。现代化步兵的武器是致命的，正面进攻不合时宜了。只有平庸的指挥官才会那么干，优秀的指挥官打仗是不会招致重大损失的。”麦克阿瑟这些话明显地含有影射尼米兹的成份，但尼米兹却没有理会，这就促使罗斯福同意了麦克阿瑟的意见。麦克阿瑟高兴地对他的副官说：“我们的意见被采纳了。”

虽然麦克阿瑟是个十足的军事权力狂，但他却不失为一个有眼力的军事战略家。因为只有他看到了菲律宾的重要性。在菲律宾群岛的东北相距 2000 公里的地方，就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国的本土，从它的正北向西南，依次是中国、印度支那、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正处于这条“弧形战线”的东面中央。只要占领了这个地方，就可以此为跳板，把海上攻势和亚洲大陆的反攻结合起来，并切断日本本土同东南亚的海上运输线。可以说麦克阿瑟的这一招击中了日本人的要害。

到 1944 年夏秋时，美军在太平洋上由尼米兹将军率领的太平洋舰队突破了日本防御圈的重要海空基地马里亚纳群岛之后，又攻占了帛琉群岛。而在西太平洋上由麦克阿瑟指挥的部队，则越过了腊包尔，相继攻占了新几内亚西北海岸的荷兰蒂亚和比阿群岛等地，并在摩罗泰岛一举登陆。至此，太平洋上的两个车轮已经汇合。

罗斯福很快就批准了麦克阿瑟的作战计划，尼米兹在接到作战命令后派出了哈尔西率领的第 3 舰队，从南太平洋北上，参加了对菲律宾的进攻作战。事先，美军进行了猛烈的空中轰炸，先后轰炸了菲律宾的马尼拉、甲米地和科里吉多岛，然后又轰炸了台湾的高雄、马公等港口上所有的日军阵地。

10 月 20 日，麦克阿瑟一生中最为激动的一天终于来临了，这一天，麦克阿瑟的 18 万大军登上了莱特岛。

麦克阿瑟迎风而立，满脸微笑，远眺烟笼雾绕的莱特海湾，感慨万千，

他快乐地哼着《圣经》中的诗篇：“正如李普莱所说，不管信还是不信，我们反正在这里了。”

麦克阿瑟乘坐的小艇离岸越来越近，艇上的人员可以听到岸上的喊杀声和步机枪的射击声，嗅到燃烧着的棕榈树的烟味。在距岸边还有几十米的地方，小艇停了下来，放下舷梯，麦克阿瑟一行跳入水深没膝的海水，向岸上走去。摄影记者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动人的涉水上岸的场面。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情景之一。

麦克阿瑟在 1942 年撤退时许下的诺言终于实现了，只见他拿着话筒，对成千上万的菲律宾国民发表了著名的重返菲律宾演说：

“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凭着上帝的恩赐，我们的部队又站在菲律宾的土地上了……团结在我的周围！让巴丹半岛雷吉多尔岛上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发扬光大。在战线向前推进到你们所在的地区时，起来战斗……为了你们的家园和家庭，进行战斗。以你们的圣洁的烈士的名义，战斗……不要有一个人害怕，让每条臂膀都像钢铁一样坚强起来，上帝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以上帝的名义，像追求圣杯那样去夺取正义的胜利。”

麦克阿瑟率领着他的舰队积极地寻找战机，准备歼灭日军舰队时，一位值班参谋拿着一份急电来到他的面前，“报告，大约 40 分钟前，我军的 4 艘登陆舰被日军击沉，舰上的大部分官兵死亡。”

麦克阿瑟忙问：“敌舰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敌人是从圣伯纳迪诺和苏里高海峡突然出现在莱特湾的。”

“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他们已经溜了。”

霎时，麦克阿瑟眼中充满了杀机。他对着值班参谋说：“传我的命令，各舰队准备战斗。”

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十分顺利地登上了菲律宾的土地，他并没有想到敌人会如此大胆地向他的舰队发起进攻，他认为日军不会抢先下手的。这意料之外的打击，不仅使麦克阿瑟一开船便遇上了顶头风，而且损失惨重，顿时使他气得火冒三丈。

原来，这些日本舰队是按照“捷 1 号作战计划”的命令行动的。

10 月 22 日，日军的两支主攻舰队杀将上来。他们的指挥官分别是栗田武雄和小泽治三郎。当小泽的舰队还正在航行时，就遭到了美军潜艇的攻击，其舰队中的“摩耶”号重巡洋舰当即中弹起火，随着一声巨响，沉入了海底。他的舰队已被美军事先部署在这里的大批潜艇包围，无路可逃了。小泽刚刚下达准备战斗的命令，就听得又是一声巨响，“爱宕”号重巡洋舰也被击中。2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美舰向走投无路的小泽舰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250 多架舰载机连续实施了 5 次大规模空袭。顿时弹如雨下，爆炸声如雷。许多日军战舰中弹起火，由于没有准备，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还没有来得及起飞，就被美军飞机投下的炸弹毁了。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 25 日凌晨。

在美军 5 次空袭中，60% 的飞机对准了日军的巨型战列舰“武藏”号和“大和”号。这两艘战列舰是日本从 1937 年开始，用了 5 年时间秘密建成的，舰长 263 米，宽 38.9 米，满载排水量为 72809 吨，上面装有 9 门 460 毫米口径、射程为 42 公里的巨炮，舰上的大小火炮共计有 152 门，装甲最厚处达 410 毫米，有“永不沉没的战列舰”之称。

在这次海战中，“武藏”号战列舰在中了 20 枚鱼雷和 17 颗炸弹后于日

落时分沉入海中。

在南部海域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北部海域也不平静。西村章二的编队正好撞在美军第 34 特混舰队和鱼雷编队的铜墙铁壁之上，直撞了个头破血流，有 2 艘战列舰和 3 艘驱逐舰被击沉。

日本海军输了第一回合后，日本大本营内阁首相小矶和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一种被称为“肉弹”的秘密武器。他们叫嚣：要用一架飞机，换取美国人的一艘军舰。

所谓“肉弹”就是让一批经过训练的飞行员驾驶着装满炸药的飞机直接冲撞敌人军舰的要害部位的自杀行为，他们给这种“肉弹”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神风决死队”。

在小矶和丰田奏请天皇后，裕仁无奈地点点头说：“好吧，叫国民们献身吧。他们死后个个都会成为军魂的。”于是，下列场景就在太平洋战上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一个个头系白布条、身裹白绫的青年人，面对着日本本土的方向，振臂发色“我们七世尽忠（即转生七世也尽忠报国之意），报效天皇，宁可玉碎，绝不瓦全。生是皇军，死为军魂，武运长久，决战决胜！天皇万岁！天皇万岁！”然后，队员们拿起酒杯，一饮而尽，随着“出击”的命令，神情木然地走向飞机。

他们那装着 250 公斤炸药的飞机，是二战中日本较先进的“零”式飞机，当他们飞上天后，地面上的指挥官就会命令他们放掉起落架，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再次降落到地面上来了，而且他们的飞机驾驶舱在起飞前也已被封死，要想跳伞也不可能了，他们只有勇往直前地去攻击敌人的军舰，即使不能命中敌人的军舰，也只能在空中香消玉殒，魂归西天，一命呜呼。这虽然是日军的最后一招，但“神风决死队”的第一次出击，就使美军受到的损失比一次大战役的损失还多。这使东京大本营非常满意。

在这疯狂的打击面前，麦克阿瑟束手无策。日军的这一手一直持续到 1944 年的年底，他们最后竟把它看成了看家的最后一招。但是，好景不长，就在麦克阿瑟一筹莫展之时，智力超群的罗斯福在华盛顿给麦克阿瑟打来了一封电报，使美军舰队绝处逢生：惊悉前线“鼠患”成灾。我提议，消灭它们的方法是：将“鼠群”捣死在它们的“老巢”里。

麦克阿瑟阅后顿开茅塞，急令哈尔西和肯尼将军，连夜派出 800 余架舰载机，对菲律宾、帛硫群岛的附近岛屿上的日军机场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轰炸。结果这一招还真灵，附近十几个机场上的日军“神风决死队”还没等起飞，就被美军的飞机炸成一堆堆的废铁，成了被捣死在“老巢”里的“鼠群”。

在日军的“肉弹”被消除后，麦克阿瑟的铁拳又砸向了日军的运输船队。12 月初美军情报人员截获了一份日军运输船队正驶向奥莫克岛，前来增援莱特海湾海战的情报。麦克阿瑟当即命令哈尔西派出 400 架飞机对其进行轰炸。因为，日军的自杀飞机打乱了他的作战计划，使他对菲律宾人许下的诺言几乎晚了 2 个月。哈尔西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战就将这些日军的运输船只全部送入海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

莱特岛上日军惨败的报告不时地传到山下奉文的耳朵里，而到了这年的 12 月初，哈尔西在麦克阿瑟面前保证说，美军将在年底前登上吕宋岛，并为此立下了军令状。哈尔西出动了大量的飞机，对吕宋岛上的机场进行轰炸，其迅速的行动，一举将日军几乎全部的空中力量摧毁在地面上。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哈尔西进展顺利之时，一次没有预报出来的强台风突然出现

在菲律宾海湾，毫无防备的哈尔西舰队在这次强台风袭击的过程中，有3艘没有海水压舱的驱逐舰倾覆沉没，7艘战舰受重创约180多架飞机被台风抛入海中，千余名官兵葬身海底。但是，美军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了进攻吕宋岛的能力。只是将进攻吕宋岛的部队改成了克鲁格将军指挥的主力部队，即第6集团军的第1军和第14军。这支部队共约有28万人，各种舰艇在1000艘以上。部队不断地向这里集中，一场大战即将开始了。

12月15日，进攻吕宋岛的帷幕在民都洛岛拉开。美军之所以首先在这里开始进攻，是因为这里将同莱特岛一起成为进攻吕宋岛的基地。进攻的部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顺利地占领了所有的目标，而岛上的500名守军则望风而逃，躲到山里不敢出来了。经过几天的准备后，美军终于在1945年1月9日拂晓发起了对吕宋岛的总攻。麦克阿瑟日思夜想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手拿着玉米棒芯烟斗，站在“博伊斯”号巡洋舰的舰桥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所熟悉的景物。而此时海上的景象却极为壮观，令人难忘。视野之内，到处是舰船。

进攻部队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冲上了滩头。主攻部队第1军和第14军，及大批的支援部队是在林加延湾海岸登陆的，他们将从这里沿着宽广开阔的平原向马尼拉进军；少量部队是在苏比克海湾西北的海岸和马尼拉湾南面的纳苏格布海岸登陆的，他们主要是封锁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并准备从马尼拉的后方或南面以闪电攻势夺取马尼拉。这次进攻吕宋岛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在盟军战俘被日军屠杀前把他们救出来。

上午9点30分，在麦克阿瑟的亲自指挥下，主攻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势冲上了岸滩，经过一番并不激烈的战斗，小股日军被尽数消灭，大部日军躲在山里待机狙击。仅一天时间，美军就建立了一个正面宽40公里、纵深5公里的登陆场，上陆美军达到了6800余人。就在发起进攻后5小时，麦克阿瑟和他的一班参谋人员一起，像在莱特湾战役中那样，在浅水中趟水上了岸。麦克阿瑟的这一行动，就像是身先士卒的老兵，一个冲锋陷阵的老兵，他的这一无意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这真是应了中国人民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时的麦克阿瑟又站在了菲律宾的土地上了。他终于报了三年前的一箭之仇。

1月13日，麦克阿瑟离开了指挥舰“博伊斯”号，把他的司令部搬到了岸上，他此后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战地指挥官一样了。他冒着敌人狙击手击中的危险，不顾部下的反对，乘坐着敞篷吉普车深入到前线的各个角落里去，催促指挥官们加快速度向马尼拉前进，鼓励士兵们英勇战斗。麦克阿瑟想到，他在请求进攻吕宋岛时曾向华盛顿当局夸下了海口，保证两周内拿下菲律宾首府马尼拉，而此时，他的进攻部队却像一只蜗牛一样地前进着，麦克阿瑟怎能不着急？

随着美军的前进，日军的狙击也越来越猛烈，他们凭借着洞穴、山洞和埋入地下的坦克负隅顽抗。“没有一个人投降”，麦克阿瑟后来写道，“每个日本兵都战斗到死。你必须砸碎他的脑袋，或用刺刀捅他个透亮。”美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20多天的激烈战斗，才推进到距马尼拉效区20余公里的卡隆比特。为了尽快拿下马尼拉，美军调来了最精锐的部队——骑1师和第32师。骑1师师长提出了“脚踏日军的血尸，向马尼拉前进”的口号。而山下奉文却向他的部下提出了“为效忠帝国和天皇，全军誓死保卫马

尼拉”的口号。

2月1日，在麦克阿瑟的亲自指挥下，美军向马尼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而日军则凭借着坚固的工事进行顽强的抵抗。一排排的美军倒下去了，又一排排的美军冲上来，他们就像是下山的猛虎，跃过倒在血泊里的战友的尸体继续前进。山下奉文此时就像是急红了眼的疯狗，疯狂地叫嚣着：“宁可把这座‘东方珍珠橄榄’般美丽的城市毁灭在炮火之中，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绝不能轻易地让给美国人。”然而他毕竟不是麦克阿瑟的对手了，在死守马尼拉不成的情况下，只好率领着他的残部退缩到三个山区继续顽抗。现在打在他头上的已不仅是麦克阿瑟的铁拳了，还有滂沱的大雨、泛滥的流行病和游击队的袭扰，更为严重的是后勤供应已经完全断绝了。

就在这样重重的困难面前，山下奉文仍然率领他的残部在顽抗着，直到1945年8月，他们的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才不得不放下武器，就这样，还有为数不少的日军军官以投降为耻，不执行他们天皇的命令，用刀子剖腹自杀或割颈自刎。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战斗，最后以麦克阿瑟战胜了冤家对头而告终。

十、原子弹，一颗沉重的战争砝码

波茨坦会议后，日本军方拒绝执行《波茨坦公告》，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日军举手投降，还必须在战场上同日本军国主义作最后的较量。

早在 1944 年 12 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拟订了在日本本土上实施登陆的作战计划。1945 年 3 月，重新改组了太平洋战区的指挥机构，麦克阿瑟负责全部地面部队的指挥，尼米兹负责海军指挥，战略空军由斯帕兹上将统一指挥。继而又下达了登陆日本本土的日期。

美军是于 1944 年 6 月 15 日开始对日本本土上进行战略轰炸的。当时，美国的战略空军 B—29 超级“空中堡垒”共 50 架，从中国，印度的航空基地起飞，对日本钢铁工业城市八幡进行猛烈的轰炸。至 1944 年下半年，美军轰炸机共出 10 次，投弹 800 吨。1945 年 3 月 9 日，美国战略空军一次出动 B—29 型飞机 234 架，对东京进行大面积轰炸，投下燃烧弹 1667 吨，使东京四分之一的地区燃起了大火，以后又对神户、大阪、名古屋、横滨等地进行了同样的轰炸。日本投降前 3 个月，美机向日本 58 个城市投入的燃烧弹多达 5.8 万吨。

在盟军的轰炸机封锁下，尽管日军的处境已极为困难，但日本人仍在作最后的拼死顽抗。虽然日本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盟军要想取胜也绝非易事，美军在太平洋的岛屿作战中，对于日本人的那种顽强表现是深有体会的。仅美军在冲绳岛的登陆作战，整个战事就持续了 92 天，伤亡 7.5 万人，损失飞机 763 架，驱逐舰以下舰艇 400 余艘沉没，大多数是被神风自杀飞机击毁的。美国统帅部认为，美军要在日本本土登陆，共需动用 150 万部队，并付出 50 万人的伤亡，这是相当大的代价。如何使用较小的代价使日本法西斯投降呢？

就在美国人考虑如何减少其伤亡时，从美国本土传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在波茨坦会议的前一天，也就是 1945 年 7 月 16 日，美国人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阿拉默果尔多成功地爆炸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

当天下午，杜鲁门就在波茨坦收到了关于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电报，这位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感到一阵快慰，他顿时觉得眼前一片光明。原子弹能在美国首先试验成功，杜鲁门在其内心深处感谢他的前任罗斯福总统及在美国勤奋工作的数十万科学家和工程师。

人们对原子弹的最初认识，那还是本世纪 30 年代的事情。30 年代初，物理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存在一种能使原子裂变的中子。科学家们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目标——揭开原子裂变的奇特秘密。这个秘密一旦揭晓，既能服务于战争，也能服务于和平。

不幸的是这一秘密被发现在疯狂的 30 年代。

1938 年 12 月，德国柏林威廉大学化学研究所的著名科学家奥托·哈恩和斯特莱斯曼，花费了 6 年时间，终于掌握了分裂原子核的基本方法。这项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就马上引来了德国军方的注意，希特勒要抢先研制一种大规模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可以想像，已经拥有几百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党卫军的德国，若再加上威力无比的原子弹，那么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前景，就不太美妙了。

而不幸之中万幸的是，希特勒狂暴到竟敢与知识分子对立的地步。纳粹德国的种族法把犹太人看作德国社会的污秽，是要处理掉的废物，就连能揭开那个原子分裂秘密的犹太科学家也毫不例外。2000 多位欧洲科学界精英

人物，一个个离开了纳粹德国、意大利以及匈牙利，他们流落到了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美国。

因为是犹太人，在德国大学里遭到纳粹学生冷嘲热讽的“相对论之父”、科学泰斗爱因斯坦也被迫离开了欧洲；刚刚成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斯齐拉德，从匈牙利侨居国外。紧步其后尘的还有在核物理方面有辉煌成就的意大利学者费米，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弗兰克·贝蒂、史特莱斯曼、迈特纳、赖纳、弗里斯等等。这批顶尖的科学巨人殊途同归，都聚到了美国。

这些被悲惨命运抛向美国的欧洲新移民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德国拥有了原子弹将会意味着什么。其他的国家唯一能够抵御这种威胁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原子弹同法西斯的原子弹相抗衡。

1939年8月3日，由斯齐拉德起草、爱因斯坦签名，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长信，建议美国应该刻不容缓地研制原子弹。10月11日，当总统的财政顾问国际金融家萨克斯带着爱因斯坦的这封信和斯齐拉德准备的一份备忘录来见罗斯福时，这位美国总统对这个神秘的领域还一无所知。

萨克斯说，这些科学家对希特勒德国可能制造出原子弹表示严重关切。但罗斯福在听萨克斯说话时的那种很不在意、不很相信的神情，使萨克斯担心，如果总统把这些信扔在一边，不加仔细研究怎么办？

聪明的萨克斯，不愧是总统的科学顾问，他用当年拿破仑没有采纳富尔敦提出的用蒸汽船的建议，因而未能横渡英吉利海峡征服英国的例子，来劝说总统：

“您知道富尔敦吗？”萨克斯问。

“那是我们美国的光荣。”罗斯福回答说：“一个讲究实效的发明家，而不是空谈家。”

萨克斯笑笑，接着讲了富尔敦拜见拿破仑，建议成立一支用蒸汽机舰艇在英国登陆的故事。“军舰不用帆？”拿破仑疑惑不解，于是便命令卫士：“将这个想入非非的发明家轰出去！”

后来，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这样评述这件事：“幸亏这一命令，英国才免于亡国之痛；如果拿破仑稍微动一下脑筋，那么19世纪的历史进行也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罗斯福听后，沉思片刻，而后拿来一瓶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白兰地，两人碰杯，一饮而尽。

1939年10月19日，罗斯福总统果断拍板，对爱因斯坦等人写的信作了肯定回答。他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电钮，面对应声而来的军事助手们，指着一大堆各种说明资料，平静地说道：“这件事必须处理一下。”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大大推动了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指令，组成了以“S—11”为代号的特别委员会。主要成员有陆军部长史汀生，科学研究发展局长布什博士，以及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博士等。总部设在华盛顿，原子试验室设在新墨西哥州北部海拔7300英尺高的山峦起伏的洛斯阿拉莫斯，由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个“呆头呆脑、身体瘦小、不修边幅”的人领导。

为了严格保密，研制原子弹的计划称之为“曼哈顿工程”。

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其中许多人都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来到这里，一套简陋的小木屋要住三家人；两对夫妻各居一室，一个单身汉晚上只好睡在门厅里。在挂着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写着的“危险”

标志牌的铁丝网圈围起来的大院内，研制者彼此以“洛斯特（失踪的阿拉莫斯人）相称，以形容他们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处境。对于远在外地的亲属，只留下一个令人费解的“新墨西哥州圣菲 1633 信箱”的通信地址。

美国政府开始只提供经费以进行核试验，因此头两年“S—11”行动委员会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分离浓缩铀和如何产生裂变链锁反应的实验课题上。到 1942 年 12 月，这些忘我工作的科学家们已经能在实验室进行链式反应和实验了。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过去人们仅仅只能使原子产生裂变，但从这一试验成功后人们可以随意控制裂变，可以使其产生，也可以使它中止。从此实验证明的理论原理能立即投入工业生产阶段了。

美国政府为“曼哈顿”计划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造出的原子弹供给军队使用；二是要在德国人之前造出原子弹。“曼哈顿”计划必须加速进行。于是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格罗夫斯坐镇华盛顿“曼哈顿”计划总部，而远在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实验室的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每天数次与他通话，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到 1944 年圣诞节晚上，格罗夫斯向他的同事们宣称，可望于 1945 年 8 月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1944 年秋，原子弹研究还在进行中，美军空军就开始对 B—29 超级重型轰炸机进行改装，同时又集中“509”大队 1500 名官兵从事投掷原子弹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犹他州盐湖城的温多弗空军基地，大门口树着一块令人望而生畏的标语牌：

“你离开这里时，须把你在这里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留在这里！”

美国陆军航空队秘密选拔具有丰富轰炸经验的飞行员，组建成第“509”混合大队，在这里接受特殊训练。大队长兼机长是年仅 27 岁的保尔·蒂尔茨上校，他和他的伙伴们都参加过欧洲和北非作战，每个人都是千挑万拣的最合适的人选。

使这些年轻人感到与以前训练不同的是，他们在这里使用的炸弹，不是过去他们常扔的那种，而是一颗既大又笨的模拟炸弹。而且整个大队好像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偶尔也会飞往敌方地盘扔个把炸弹，混合大队的这种异常举动常常遭到岛上其他部队的讥笑。

1945 年 7 月 16 日，当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面对着方圆一公里半内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的焦土，洛斯阿拉莫斯的知识精英们先是一阵兴高采烈，然后感到疲惫不堪，最后一股透骨的凉气使他们都焦虑不安了。

负责内爆试验的班布里奇竟这样宣布了他的“祝福”：“任何一个看到它的人都永远难忘，一件肮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演。”

他随后对奥本海默说：“现在，我们都是狗娘养的了！”

奥本海默表情冷漠，猛抽着“骆驼”牌烟。他痛苦地感到：世界不会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少数人在笑，也有少数人在哭，大多数人则沉默不语。他记起了《摩诃婆罗多》中的经文，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大致相似的形象，“我已经变成了死神，大千世界的毁灭者”。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正直、随和、热情奔放的费米冲到格罗夫斯跟前：

“现在战争该结束了吧！”他喊到。

“是的，但是只能在我们把它们扔到日本之后！”格罗夫斯冷冷地回答。

美国不惜血本制成了原子弹，当然要派上用场。但怎样派，派在哪里，使人伤透脑筋。

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为主席的委员会，经过无数次的会议，终于在激

烈的争吵中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尽早地把原子弹投到日本国土上某个有军事设施而又人口稠密的工业城市，希望达到大量杀伤的效果。京都、广岛、长崎、小仓兵工厂和新泻成了最理想的目标。

即便是军事上已经没有必要，杜鲁门总统还是决定把原子弹扔出去。因为他对苏联的戒惧日益加重。苏联利用对德作战，一步步控制了东欧，并且还表示要在进攻日本的战争中担任主要角色，杜鲁门想给斯大林一个当头棒喝。还有，美国为研制原子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不在战争中显示出威力，实施“有视界爆炸”，国会中那帮议员们的冷嘲热讽，批评弹劾所形成的强大压力，新总统已感到承受不了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一直在给杜鲁门打气：“一次或两次袭击可能结束战争，给日本挽回其它台阶，这样可以解除日本决死作战的武士道精神，摧垮日本的抵抗意志。”

终于，杜鲁门下定了决心。

7月4日，美英签署了一项协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7月17日，杜鲁门得意洋洋地与丘吉尔、斯大林会晤于波茨坦。

7月30日，杜鲁门总统发布命令，鉴于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无条件投降，美国空军可在8月3日以后，在天气许可的条件下，立即在日本的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四城市中选择一个目标，投掷特种炸弹。

美军认为，广岛是最理想的原子弹轰炸目标。广岛位于大田川三角洲，是日本陆军的一个重要的军运港口，也是日本海军护航队的集结点，驻有日本第二军和一个军区司令部，约有军队2.5万人。该市人口为24.5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300人，以前受轰炸的破坏不大，地势平坦，市区内为木质建筑物。公用事业和市内交通发达，同时工业也很发达。当时广岛已有三周没有下雨，建筑物很容易燃烧。

小仓是日本九州岛北端的一个城市，在广岛和长崎之间，是一个铁路枢纽。小仓兵工厂是日本最大的军火工厂之一，这个厂从事多种类型的武器和其它的防御材料的制造。

长崎在九州岛西部，是一个港口和工业城市，是日本最大的船舶制造和修配中心之一，由于生产海军设备而成为重要的军港。该市曾受到过5次小规模轰炸，但实际上没有受到什么破坏。由于长崎处于谷地，被认为不太适于原子弹轰炸，因此只作为预备目标。

委员会决定8月6日为投弹日期。

是日凌晨2时45分，蒂贝茨上校驾驶着B——29“埃诺拉，盖伊”号飞出提尼安机场的跑道，直奔广岛。机上载着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广岛时间：7时09分，响了一阵警报，美军飞机数架，飞入广岛上空，盘旋几周后又飞离而去，没有轰炸。

8时整，广岛上空出现了3架飞机。

虽然这时已经发出了空袭警报，但广岛居民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因为美军飞机不断对日本国土进行轰炸，已经有66个城镇遭到了99次大空袭。广岛并没受到多大破坏，人们对警报已经习以为常了。美军气象飞机离去时才刚刚解除警报，现在又有美机飞来，大家都疲惫了。因此，广岛市民很少有人进入防空壕进行隐蔽，市民们有的正在工作，有的正在街头，有的还在翘首仰望飞机，指指划划。

“投弹！”当飞机飞到广岛一座大桥上空时，投弹手接到了命令。原子

弹在离弹舱 50 秒钟后,在离地面 600 米的空中立即射出令人眼花缭眩的白色闪光,随即是震耳欲聋的大爆炸。

不幸的广岛被翻滚的黑烟所吞噬,广岛完蛋了! 5 个小时以后,美国 F—13 型飞机到广岛上空侦察效果。整个广岛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当天就有 78150 人死亡,负伤和失踪的人数为 51408 名。全市共有 76327 幢建筑物,其中有 4.8 万幢全部被摧毁, 22178 幢受到严重破坏。这天下午,设在广岛的第二军司令部通过广岛东南的小城转报东京说,美国“使用了具有从未见过的破坏力的高性能炸弹。”

16 小时后,日本收到了美国广播,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要求日本政府赶快接受波茨坦发出的最后通牒,以便日本人民免受其难,否则就将再次遭到“来自空中的毁灭”。

广岛的悲剧并没有使日本政府立即同意接受“无条件投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进行调停上。

出乎日本预料的是,苏联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告诉日本驻苏大使说,因为日本仍在进行战争,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所以日本请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没有希望。苏联政府遵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的义务和要求,即苏联有条件地正式承担了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役结束两个月或 3 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8 月 8 日下午,苏联正式声明:8 月 9 日对日宣战。

原子弹的袭击,苏联的参战,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走投无路,被逼进死角。8 月 9 日上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皇宫地下防空洞里举行,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以结束战争。正当会议在激烈争论中进行的时候,10 时 58 分,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给人类造成巨大灾害和屠杀的原子弹的投掷和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溃败,终于促使日本天皇和政府迅速作出了投降的决定。

十一、在“密苏里”号受降

1945年9月2日拂晓,天空阴云密布,整个东京湾笼罩在凄惨的阴云下。远方,云雾飘荡在富士山那带有积雪的山巅上。

美战列舰“密苏里”号那巨大的舰体,由几百艘海军舰船簇拥着,赫然耸立在阴云覆盖的东京湾里。耐人寻味的是,在“密苏里”号战列舰的主桅杆上悬挂的那面美国国旗,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偷袭时,华盛顿国会大厦顶上悬挂的那面星条旗。在战列舰上,美、中、英、法五国的国旗在迎风抖动。一张铺着绿色绒毯的水兵饭桌放在二号炮塔与船栏中间,两边各放着一把椅子。一个庄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来到了——日本帝国正式投降签字仪式将在这里举行。

连日来,盟军向日本本土大举进军:8月26日,一支拥有383艘军舰、1300架舰载机的美国舰队向东京湾挺进。28日,美先头部队在东京附近的机场降落。30日,大批美英军队开始在东京附近和其他地区登陆。同日,麦克阿瑟到达东京,控制了东京的广播电台,建立了自己的新闻局。

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的仪式,原订于8月底,因台风影响,改在9月2日举行。

清晨,“密苏里”号上所有炮口全部高昂,全舰官兵动兵力曾一度成功地占领了皇宫,其目的是切断皇城内外交通,阻止“主和派”要人觐见天皇,并企图劫走天皇广播诏书的录音带,阻止投降诏书的公布,期待全军起来响应,继续进行战争。但几小时后,当近卫第一师所属各部队知道命令是伪造的以后,即刻停止了行动。至15日晨,叛乱即告流产,主谋者自杀。

8月15日中午,广播器中传出天皇低沉阴郁的声调:“朕已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国公告。”并说:“……开战以来,已历四载,朕之登陆早早地就围坐在会场周围。为了表示出对日本法西斯的蔑视,参加仪式的盟军官兵身着军便服。美军官兵则更随便,身穿卡其布衬衣,不系领带,也没有穿外衣。8时30分,同盟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哈尔西海军上将站在他身旁。

8时50分,盟国九国代表及其他将领们相继走上甲板。九国代表是:美国代表C·w·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布鲁斯·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澳大利亚代表T·A·布拉梅、加拿大代表穆尔·科斯格雷夫、法国代表勒克莱、荷兰代表D·E·L·赫尔弗里克、新西兰代表伦纳德·艾西特。

8时55分,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拖着那条在上海一次纪念日皇生辰的集会上被炸断后装上的假腿,从小舰上吃力地爬上了“密苏里”号甲板,帝国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也跟着爬上来。当11名毫无表情的身着黑色晨礼服和黄褐色陆军服的日本人登上战列舰甲板时,严肃的盟国官员用沉默来迎接他们。

受降仪式在麦克阿瑟将军主持下于上午9时举行。他首先进行了短暂的演讲,他说:“我们主要交战国的代表,聚集在这里来缔结一项庄严的协定,以图恢复和平。”麦克阿瑟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近旁的人看到他的双手直打颤。他呼吁:“以今天这个严肃的仪式为转机,从过去的流血和蛮行中,奠定更美好的世界——这才是我最大的希望,这才是人类真正的希望。我以同盟国的最高司令官的名义,在此声明——以正义和宽容来完成我的职责;同

时，为了彻底、迅速、忠实地遵守投降条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接着，战败国日本代表首先在投降书中签字。投降书装订成两个文本，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日文。投降书中写道：“……我等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和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军队以及在日本国控制下的一切军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外相重光葵“奉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命令，以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名义”、梅津“奉日本大本营之命令，以日本大本营之名义”签署了投降书。

然后，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签字。他在这个时刻演奏了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他在签署时总共使用了五支钢笔：第一支他写“Doug”，然后把这支笔送给了曾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从事英勇抵抗之后被俘的美国将军温赖特；第二支笔写了“Las”然后把笔送给了在新加坡被俘的英国将军白西华；他用第三支笔写完“Mac Arthur”，这支笔交给美国政府档案馆。最后的两支笔签署他的官衔，他把第四支笔交给了美国西点军校。第五支笔是他从自己衣兜里掏出来的红色小笔，签字完毕后送给了麦克阿瑟夫人。

随后，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等国代表依次签了字。仪式前后只用了14分钟。

至此，日本帝国战败投降被载入了史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终结。

当麦克阿瑟宣布“仪式完毕”的话音刚落天空便传来嗡嗡的机群声。几小时前从夫岛和塞班岛起飞的400架B—29轰炸机分秒不差地在这个高潮时刻飞临“密苏里”号上空。几乎就在同时，从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500架舰载机又威武地出现在东京湾上空，呼啸着掠过“密苏里”号战列舰，巨大的隆隆声使战舰的甲板都震颤起来，机群在东京湾上空转一个大弯，飞向远方云雾缭绕的富士山雪峰。

十二、战后成为全球霸主的美国

美国在二战期间共死亡 40 余万人，在几个主要交战国中损失也是最小的。战祸并未殃及美国本土，国内依然歌舞升平，和以往没有什么两样。

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却突飞猛进，国民生产总值从 1940 年的 1006 亿美元上升到了 1945 年的 2136 亿美元。战争期间，美国的工业共增长 40%；战争给经济增添的活力使战后美国得以长期在西方世界独执牛耳。1948 年时，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为 56.4%，英国为 11.7%，法国为 4.1%，而日本只占 1.5%，即资本主义世界一半以上的工业生产都集中在美国。在同一时间，美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也遥遥领先，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的 32.5%，而当时的英国、法国和日本则分别占 9.8%、4% 和 0.4%。1948 年时，美国的黄金储备高达 248 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总储备的 2/3；而在海外的投资则为 307 亿美元，同样占有绝对的优势。

战争还使美国社会各阶层均从中得益。从 1940 年到 1945 年，美国各大公司在纳税后所得的纯利润即达 620 亿美元。由于到 1942 年已消灭了失业现象和增加了加班时间，所以尽管物价上涨了 25%，但工人的实际收入却大有增长。而国内外对农产品需求的激增又使农民的收入从 1940 年的 23 亿美元增加到了 1945 年的 95 亿美元，许多农民不仅摆脱了抵押贷款的债务，而且还有了一定的积蓄。到战争结束时，全国的现金储蓄即达 1290 亿美元，美国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大为膨胀。战争结束时，美国不仅拥有一支 1200 余万人的庞大的武装部队，而且还垄断了原子武器。遍布全球每个角落的 434 个海空军基地使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得以出没世界各地，到处炫耀自己的武力。美国开始以一个军事大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第九章二战后的美国海军

- 一、海军大裁减
- 二、海军的新成员
- 三、海军的变革

一、海军大裁减

1946年4月5日上午，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海面阳光灿烂，沿岸一座座清真寺形穹顶色彩分外鲜艳。数千群众拥到海边欢迎大名鼎鼎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的到来。有不少小船还带着观赏和好奇心理，驶到军舰周围转来转去。“密苏里”号按照惯例鸣放了致敬的礼炮，然后在辛辣刺鼻的白色硝烟中转向锚地停泊。

据公开报道，“密苏里”号这次进入博斯普鲁斯峡的任务是把土耳其一个死在华盛顿住所的驻美大使的遗体送来，实际上，此来是为了表明美国对土耳其拒绝苏联染指这一海峡一事表示赞赏和支持。打败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还不到一年，当年的盟国之间已经充满了猜忌和疑惧，播下了冷战的种子。

由于欧洲的崩溃和亚洲殖民主义秩序的瓦解，美国 and 苏联（包括它们各自的盟友）之间都迅速陷入了争斗之中。苏联出于推行世界革命的目的和自身的不安全感，企图到处填补那些具有战略地位的真空地带；而美国为了防止苏联的野心，渐渐承担起西方的防御任务。在以后的20多年中，美国海军又回到过去分赴海外驻屯的年代，正如享有盛誉的外交分析家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的：战舰到危机爆发点作一次访问（就像“密苏里”号到东地中海），这是外交上的一种有效工具，即使在核时代也是如此。

美国总统哈里·C·杜鲁门派出舰队，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正面临着国内外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美国舰队的到达使他们相信，美国在支持他们的斗争，帮助他们摆脱苏联的统治。不久前宣布的杜鲁门主义冲破了美国传统的不介入西欧事务的政策，开始对这些国家进行大量的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物质援助。杜鲁门宣称：“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为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使自由免遭威胁。”经过几起几落，美国海军终于逐渐在地中海建立了一支舰队，这就是继上一世纪的地中海舰队之后建立的第六舰队。这支海军力量的威慑作用在1948年意大利大选中表现了出来。那时，据认为意大利共产党要乘机发动政变。美国人便到意大利东、西海岸进行了礼节性的访问，4.5万吨的航空母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号上的飞机成群地在这个半岛上空飞掠而过。这就是告诉人们：谁要颠覆意大利政府，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的。几个月以后，苏联封锁了西德通向柏林的所有陆上通道。为了维持通向柏林的生命线，美国海军飞机也参加了执行空运物资的任务。向被围的柏林空运食品和补给物资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其中25%的货物是由海军航空兵空运的。

战后随之而来的是充满争斗和混乱的时期。海军当着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有力武器来使用的时候，同时还不得不为自己的存在而斗争。日本投降时，投降条约是在“密苏里”号大炮炮口的阴影下面签字的，那时，海军处于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时期。但是，不到一年，海军就走下坡路了。人们不顾美国当时作为联合国的保证力量而担负着全球任务的事实，纷纷要求陆、海军立即进行裁减。

战争一结束，国内立即响起一片“让孩子们回家”的喧嚷声。那时，连战列舰和航空母舰都用来作为运输船，把驻扎国外的美国士兵大批运回国内。从1945年10月1日至1946年5月1日，尽管海军自己正在复员、遣散过程之中，还是竭尽全力运送了200万万人回国。日本投降时，海军有300万以上的现役男女官兵，一年之后，保留下了将近50万人，在这样急剧的大

幅度复员、遣散的情况下，剩下的舰船要继续保持满员也成了一件难事。有 9800 艘大小舰船的建造工作停止了。退出现役或封存起来的军舰达 2000 艘，作为剩余物资看待的舰船数字比这还要大得多。

在击败德国和日本的过程中，海上武装力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海军与其他军种不同，竟然在未来建设问题上深受“原子弹之害”。事情是这样，美国人听信这样一种错误宣传，认为是原子弹赢得了这场战争，因而把能够运载原子弹进行远程轰炸的空军看作是国家的首要防御力量。他们以为投原子弹将是未来战争中迅速取胜的廉价的办法，因而看不到继续保持强大的舰队的必要性。据说快速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在原子战争时代已不合时宜，理由是那样庞大的舰队易受敌人的轰炸，同时，航空母舰上的小型飞机也无力载运巨型炸弹（原子弹），结论是投放这种炸弹的任务只能由空军来担负。还有些战略家对海军在未来战争中是否还能起重要作用表示怀疑。

曾经指挥空军轰炸德国的卡尔·A·斯帕茨将军毫不掩饰地说：“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保留海军？我们保留海军的唯一理由也许是某些国家还保留着海军，而苏联只有一支小海军，或者说简直没有什么海军。我们确实不需要再把钱浪费在海军身上了！”抱现实态度的尼米兹将军（当时他是海军的作战部长）却不这样看，他指出：“这种取消海军舰队的论调并不新鲜，在潜艇出现时，在鱼雷出现时，在飞机出现时，都曾经叫嚷过。结果，这些预言海军末日的预言家只是徒然喊哑了自己的嗓子。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使海军建设适应于新式武器的发展。具有海军传统的智慧的人民决不会听任海军衰亡！”

面临威胁到自身存在的形势，海军努力争取使自己能够获得核能力。考虑到“埃塞克斯”号级的航空母舰和在战争结束时服役的三艘 4.5 万吨的“中途”号级航空母舰不足以运载能运载原子弹的多引擎的巨型喷气式飞机，海军就开始设计超级航空母舰。考虑到超级航空母舰和巨型喷气式飞机一时还难以发展，便把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 P2V 反潜巡逻机加以改装，配置给航空母舰，使海军具有空中核打击力量。

有些官员，包括尼米兹的副手——作战部副部长福雷斯特·P·谢尔曼这样的人，都在为面临原子时代的挑战和海军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谢尔曼设想，未来的战舰应是“能发射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和大型装甲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海军研究室已对核动力作过初步研究。战争刚刚结束，又立即开始了关于生产核动力潜艇的可能性的讨论。然而，这一计划面临着不少重大技术障碍，例如：核燃料短缺；无法制作小型核反应堆，使之能装进潜艇艇体；而更重要的是海军极端缺乏这方面的人员。为了获得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指派一个军官小组去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核研究室学习，派出的人当时就有精力旺盛、敢想敢闯的海曼·G·里科弗。

那种想把三军都统一起来的计划也给海军带来了麻烦。早在 20 年代初，比利·米歇尔就竭力鼓吹要成立独立的空军，有人又想建立一个单一的国防部，但都遭到了海军、陆军的抵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种观念又流行起来，人们以为合并的做法可以导致节约军费，并可解决陆海军之间的不协调问题（陆海军之间的不协调，在珍珠港事件中造成了灾难）。陆军倾向于联合是企图统一指挥三军，空军倾向于联合是企图使自己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有海军将领阻止这些做法。

海军之所以不愿意并到陆军或空军中去，原因是多方面的。鉴于空军垄

断着原子弹及其运载工具，海军担心一旦合并之后，自己将成为空军的附属品。再者，不论是空军或陆军，它们都不了解海上的战略和海上的情况，在分配军费预算时都不会替海军说话。

陆军与海军陆战队早有矛盾，在塞班岛战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迹象表明，一旦合并，海军陆战队不是被取消，就是被并入陆军。空军从来鼓吹“空中力量不可分割”，两眼一直盯着海军航空兵。一旦合并，海军对陆基航空兵的控制权必将被剥夺干净，就像英、德、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从而给作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上述海军的种种担心，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

一位空军将领小弗兰克·A·阿姆斯特朗在诺福克一次商人们举办的友好宴会上发表了一通演说，大谈合并的问题，几乎完全证实了海军的担心。这位将军在演说中是这样讲的：

“各位先生，希望你们能明白，空军再也不愿作为一个从属的兵种而存在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不在乎，空军不仅在战时是主力，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是主力。……空军即将逞雄于天下。而海军，除了几艘航空母舰之外，什么也拿不出来，就是那几艘航空母舰，也很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被炸沉，因而毫无用处。至于说到海军陆战队，那只是一支小小的不像样的陆军部队，只不过会说些古里古怪的海军行话而已。我把它们编入正规的陆军，并从中培养出有用的士兵。”

这样的评论自然使海军将领们大为震怒。继之而来的是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它为统一领导提供了依据。该法案由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7月26日正式签署。自此，空军达到了它长期追求的目标——脱离陆军成为独立的军种。不过海军赢得了一些特许：法律保证海军陆基反潜飞机不并入空军，陆战队也将永远保留，不准陆军染指。第一任国防部长是詹姆斯·V·福雷斯特。他曾担任过海军第一副部长，1944年弗兰克·诺克思逝世后曾接任海军部长。本人便是华尔街的金融家。国防部长的职位属于内阁成员，而其他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空军部长）都低于内阁成员级。

在福雷斯特的坚强领导下，或多或少达成了一些妥协性的协议，事情进行得还算平稳，尽管在国防预算分配上私下还有争议。到1949年，福雷斯特由于劳累过度而辞职。新的国防部长是路易斯·约翰逊，他靠了在1948年帮助杜鲁门筹集竞选经费而爬上了这个职位，既不学无术，又专横跋扈，因而上任不到几个星期，海军将领们就大为不满，发生了一次“造反”行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白宫和国会准予继续设计制造6万吨的超级航空母舰“美利坚台众国”号，造船的经费也拨了，并于1949年4月18日在弗吉尼亚的纽波特纽斯正式动工建造。但是，就在该舰动工5天之后，国防部长约翰逊乘海军部长外出之际，以预算上的理由为名，下令立即停工。海军作战部长路易斯·E·登菲尔德从新闻报道中获悉这一消息，立即以辞职作为抗议。海军将领们认为，约翰逊的这一行动实际上是空军破坏海军未来发展前途的种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事实上这笔造舰经费被转用到了空军身上，去购买大批新的巨型洲际（战略）轰炸机B—36去了。

在联席会议上，海军一再处于被压倒的地位，经费也遭到削减，这样下去，海军担心自己将降低为一支护航部队。这种尖锐的矛盾终于有一天爆发了，导火线是由约翰·G·格罗姆林上校点燃的。他提供给新闻界一些文件，

其中记载了包括登菲尔德在内的海军高级将领对约翰逊的防备政策的尖锐批评，并认为这种政策已将危及美国的安全。一时舆论大哗，国会不得不进行了调查。调查时，以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W·雷德福将军为首的海军军官对约翰逊政策和空军吹嘘的战略轰炸机的威力都进行了抨击。

海军攻击的火力主要集中在B—36上，认为买这种飞机是“十亿美元铸成的大错”。这种飞机在设计上的航程是5000英里，要求它能携带原子弹从美国飞往地球上任何一个目标区，中途不需要加油。批评者们指出，这种螺旋桨的B—36飞机设计于1940年，其最大速度不过每小时375英里，上升限度为4万英尺。这样的性能很容易被苏联新式的米格15喷气机所击落。

正当国会还在听取意见之际，1949年10月，传来了苏联爆炸核装置的消息，这就结束了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海军立即利用了这一消息，认为既然两个超级大国都已拥有毁灭性最大的武器，再侈谈原子战争已属愚蠢之举。雷德福指出：“要进行战争，必须看到随之而来的和平。毁灭性战争即使带来胜利，也将付出极大牺牲，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将毫无意义可言。”提出上述批评，愿为国会的调查作证的不仅有现役的海军高级军官，也有已退休的高级军官，如金将军、尼米兹、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他们都攻击B—36，对空军声称的这种飞机的效用提出疑问。他们还提出警告：约翰逊的这种削减海军预算的作法已对海军的战备造成了不良后果。最后，削减预算仍维持原案，但B—36的计划也被削掉了。登菲尔德虽然没有公开支持对约翰逊的批评行动，但还是被解除了作战部长的职务。——这就是海军将领们的一次“造反”行动，它的成功之处在于让公众注意到了海军的困境，并对空军的主张有了一个恰当的看法。

也许，这一事件把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基本战略中存在的问题公开暴露出来了。从中可以看出海军的主张是：美国在核相持时代必须既准备打有限战争，又准备打原子战争。与海军不同的其他种方案则都建立在下一次战争必将是全力以赴的战争的假定之上，并且，假想敌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后来的事实证明，与美国直接交手的不是苏联，而是苏联的卫星国，进行的战争也不是核战争。对于这种形势，美国是缺乏准备的。不论路易斯·约翰逊怎么为自己辩护，说什么他削减国防费用使军队更精干，减去的是“肥”而不是“肉”，事实上，战争结束仅仅5年，美国的战争机器已是令人痛心变得弱小无力了。

二、海军的新成员

1955年1月17日，钝头钝脑、通体黑色的潜艇“鹦鹉螺”号静悄悄地驶进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太晤士河。它的外表光滑整洁，甲板上看不到火炮，潜望镜和雷达天线也都密封在流线型的筒内，这个筒形装置代表了旧式潜艇指挥塔的位置。它通过长岛水道时，艇长尤金·P·威尔金森通知随行的拖船：“开始核动力航行！”

海曼·G·里科弗去橡树岭研究核动力整整花了8年时间，这使他成了海军主要的核动力专家，并同时担任了船舶局核动力处和原子能委员会海军反应堆部的负责人。里科弗在这种军用民用兼而有之的双重任务中，对海上的一次技术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次技术革命从重要性上说，可以与采用蒸汽动力、采用装甲舰、引进飞机等并列而无逊色。核动力潜水艇不像以前的潜水艇只能在水下潜行短暂的时间，这艘“鹦鹉螺”号只要它的艇员们忍受得了，它就能一直在水下潜行。核反应堆在产生蒸气以推动涡轮机转动时，并不需要氧气，而且其能源取之不竭。艇员们呼吸的空气则由专门装置加以净化。

如同许多革新家一样，里科弗不能容忍官僚机构的例行公事和传统的上下级关系的束缚。他对人要求苛刻，性子急躁，不过，他对自己更为严格，他的目的就是要使核潜艇的研究早日成为现实。他的经历也很不一般：他家是波兰移民，父亲是个成衣商。1922年，他毕业于海军学校。在当时，犹太人很少能获得军事职务，他是被破格录用的。30年代中期，他在“新墨西哥”号上当副轮机长时，就表现出了他那特有的性格。当时为了节约油料，他大大缩减燃油用量，连住舱里取暖用的油也扣得很紧。有一次，上级派人来到他们舰上，这些军官们很显眼地在住舱里都穿起了大衣（按规定不准在住舱内穿大衣），以表示舱内温度是如此之低，这并没有吓住里可弗。最后，他所在的军舰还获得了舰队节约油料奖。

尽管他搞成了核潜艇，但当提名晋升为少将时，选拔委员会内意见不一，反复讨论了不止一次。那时他已面临强制性退休年龄——53岁了。他在晋升中出现阻力，说明他的上级对他有种种不同看法。但由于公众和国会的支持，他还是于1953年获得晋升。

1958年，“鹦鹉螺”号在威廉·R·安德森中校艇长指挥下，通过北极冰冠，从太平洋来到大西洋。同年“鳐鱼”号在詹姆斯·F·卡尔弗特中校率领下在北极破冰而出，进行了水面航行。两年之后，爱德华·L·比奇上校指挥“梭尾螺”号完成了第一次水下环球航行，航程3.6万海里，费时83天。比奇定期把潜望镜伸出水面靠太阳或星星测定艇位，但这只是为了与艇上配备的新式惯性导航仪进行核对而已。现在，这种惯性导航系统已为所有核潜艇所使用，它能自动测算经纬度，不需要依靠天体目标定位。

由于潜艇在使用核动力上迈开了一大步，不久，核动力就开始用于水面舰船。1.7万吨的巡洋舰“长滩”号于1957年12月2日开始动工。这艘巡洋舰不仅是首次使用核动力的海军水面舰船，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艘新式巡洋舰，第一次用导弹武器代替了主炮。在“长滩”号之前编入现役的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企业”号（8.9万吨），它的飞行甲板相当于3个足球场那么大。动力装置是8个核反应堆，时速达35节，可行驶数年而不必补充燃料。由于装备了4个弹射器，它携带的100架飞机起

飞时，每架起飞时间仅需 30 秒。

这艘新式航空母舰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老“企业”号的名字。为了纪念老“企业”号，舰长室的三个舷窗是从老“企业号”上移装过来的。核动力舰船中的第三艘是一艘导弹驱逐舰，它沿用了海军第一艘驱逐舰“班布里奇”号的名字，不过后者只有 420 吨，而前者则是 7600 吨。1964 年，上述三艘军舰编成第一支核动力特遣舰队，作环球航行，其间没有补充过燃料或食品。

虽然早期的核潜艇携带的仍是常规水雷，但装备导弹的计划一开始就有了。首次装备潜艇的导弹是“天狮星”导弹，射程 500 英里。这种导弹发射时，潜艇必须浮出水面，这就失去了潜艇固有的隐蔽性的优势，1955 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富有进取性的驱逐舰军官阿利·伯克将军出任海军作战部长后，他把生产能在水下发射的弹道导弹置于最优先地位。这种导弹取名叫“北极星”，归海军少将威廉·F·雷伯恩领导的一个特别设计小组负责，并得到了发展。第一次发射“北极星”导弹的是潜艇“乔治·华盛顿”号，时间在 1960 年 7 月 20 日，发射位置在靠近佛罗里达州的水下。这就为战争的新时代揭开了序幕。在以后的数年中，先后服役的“北极星”潜艇达 41 艘，各携带 16 枚核弹头导弹，均具备可击中苏联的各个目标的能力。现在，这支“北极星”潜艇部队已成为美国三种基本的核打击威慑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两种是由远距离轰炸机组成的战略空军部队和置于美国中西部地面深井中的洲陆导弹。70 年代后期，许多“北极星”导弹已被威力更为强大的“海神式”导弹所取代。“海神式”导弹的射程是 2900 英里，有 14 个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火箭。

每艘核潜艇有兰色与金色为标志的两班舰员，这样，可以做到换人不换艇，延长在航时间。一班人马巡逻两个月回来休假，另一班人马就上艇接替，继续巡逻。这样长期不停地在水下潜行，就可保持其行踪的隐蔽性，并随时准备用他们的导弹进行核打击。在现时技术条件下，这种潜艇是几乎侦察不到的。它的导弹具有能打到任一陆上目标的能力，加上“北极星—海神式”武器系统和“三叉戟”导弹（射程 6,000 英里）接踵而来，海军在国家防务中的任务极大地扩大了。

三、海军的变革

就在美国参加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海军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动荡。各项彻底的变革涉及到人事政策、行政管理、技术业务、舰船和武器装备等。

第一个改革是 1966 年 5 月 1 日废除原有各个局的管理系统。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巨大的技术进步，暴露出原有各局的设置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特别是新式武器（如“北极星—海神式”潜艇导弹系统）的发展，已经跨越了各个局的业务。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原有 4 个管装备的局，即海军军械局（1959 年建立，由航空与军械两局合并而成）、造船局、军需局和统计局，改编为六个管装备器材的系统，它们是：航空系统、舰船系统、军械系统、电子系统、军需系统和工程设施系统，并合并归属海军物资器材部长领导，物资器材部长则向海军作战部长报告工作。另外两个保留下来的局，即人事局和医疗局则直接归属作战部长。

1970 年，49 岁的朱姆沃尔特将军出任海军作战部长，他算是历史上担任此职最年轻的人了。他一到职，就从两个方面着手促进海军现代化：一是抓人事政策，二是抓舰队。他的一些新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年轻的军官和士兵衷心欢迎，因循守旧者则认为这是纵容部队。朱姆沃尔特认为，海军总不能与席卷社会的改革相脱离，因此，他自己就带头破除他所认为的繁文缛节。他以自己的浓眉和留着长长的连鬓胡子自豪。他允许水兵留胡子，蓄时髦的发式，放假时穿便衣，可以在海军基地里存放自己的摩托车。更有甚者，他打算延长官兵们海岸值勤时间，为舰员们的家属乘船前来驻地团聚创造条件，他还要吸引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参加海军，改变男性白人主宰海军的状况。

因循守旧者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72 年下半年，至少有 4 艘军舰发生种族暴力行为，有一群黑人打了白人，其它闹事、抗上和破坏活动也时有发生。据查，这些事多半是年轻的黑人士兵干的。他们应召入伍时缺乏技术，而在重技术的海军中，这些人没有发展前途，自然而然地只能干点粗活，遭到了冷落。他们认为这是海军搞种族歧视。

对于这样的事件，有些军官就归咎于朱姆沃尔特的改革。但朱姆沃尔特坚持自己的意见，强调这些事件的发生正说明应继续进行改革，直到使所有参加海军的人都能获得均等的机会。

70 年代初，海军许多舰艇均已过时，靠着官兵们的努力工作才继续保持了在航率。数以百计的舰船陆续退役。海军服役的舰只数量降到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最低水平。同时，大量经费被移用于进行越南战争，海军难以发展。然而，就在美国海军遭到减缩之时，苏联海军却由一支沿海防御力量建设成为一支远洋舰队。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于 1956 年就声称：“或迟或早，苏联海军的旗帜将在世界各大洋飘扬，那时美国将不得不承认，制海权再也不是它们独占了。”这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第一次遇到了这样的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的努力目标就是要限制美国使用海洋的自由。苏联的弹道导弹潜艇已经威胁着美国的工业心脏区。使用这种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攻击潜艇，苏联可以切断美国的海上交通线。苏联正日益频繁地向国外显示自己的海军力量，让红色的旗帜飘扬全球。

除了要迎接这种争夺制海权的挑战以外，美国海军还必须对由于技术上、政策上的急剧变化而出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作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快速航空母舰特遣编队曾对夺取海上胜利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从那时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把航空母舰置于支配地位，并希望建造越来越大的航空母舰。这种做法使海军失去了平衡，就像当年发展战列舰和巨炮支配了战略指导思想一样。

飞行员们过去曾指出过战列舰容易遭受空中攻击，现在，他们看到把有限的海军经费用建造 9.1 万吨的巨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号也表示怀疑，因为现在的时代已经出现了射程越来越远、威力越来越大、精确度越来越高的巡航导弹和巡航鱼雷。大量的问题不断提出，对这些问题回答将决定美国海军的未来，例如：我们是否应该建造小型航空母舰？是否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潜艇上？是否应当像里可弗将军所要求的，所有未来的战舰均应以核为动力，或者直到进入下一世纪之时舰队仍将是核动力和常规动力混合使用？……不管这些问题怎么回答，但海军的基本任务是不会改变的，用詹姆斯·L·霍洛韦第三（1974 年的海军作战部长）的话来说，就是“随时准备进行快速的和持久的海上战斗，以维护我国的利益。”

美国海军已有 200 年的历史，用尼米兹将军的话来说，它“在和平时期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强有力工具，在战争时期则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

鉴于海军的这种特殊重要地位，因此，在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纪念日——1976 年 7 月 4 日那一天，当时钟报告美国已进入独立后的第三个世纪时，美国总统福特在纽约港亲自敲响了“福莱斯特”号上的钟声，这一十三下钟声，每一声都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回响，从夫兰巴洛海峡到莱特湾，在那美国水兵流血牺牲过的每一寸土地。

第十章 错上加错的战争

- 一、处于世界强权政治夹缝中的国家
- 二、第一个主张动武的人
- 三、“独立号”紧急升空
- 四、议案提前 12 小时宣布
- 五、空中打击连连受挫
- 六、向全面战争迈出重大一步

一、处于世界强权政治夹缝中的国家

位于亚洲东部的朝鲜，历史上就是一个饱经战争之苦的国家，它总是处在世界强权政治的夹缝中，不断遭受强国的摆布、践踏和占领。生活在这个开满金达莱花的国度里的人们，世代渴望着过上和平宁静幸福的生活。

在朝鲜的历史上，曾有一位国王，禁止开采黄金和白银，以期减少外国人入侵的兴趣，然而，不管怎样，它始终没能摆脱受人奴役和宰割的地位。

1943年，反法西斯同盟的首脑举行著名的德黑兰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告诉约瑟夫·斯大林：“朝鲜人还下具备行使和维护一个独立政府的能力，应该经过40年的监护。”在同年早些时候举行的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签署了一份正式公报，称：美、英、中三大国，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朝鲜自由和独立。

虽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朝鲜并没有多少热情，但他却要阻止苏联战后在朝鲜发挥统治作用。这就注定了朝鲜这只小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处在鲸鱼捕杀的利​​益中心。美国计划战后让朝鲜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由中国（蒋介石）、美国以及其他两个国家参加，更有甚者提出直接由美国对朝鲜实行统治。这些设想的根本目的都是防止苏联独占朝鲜，因为这样会危及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和安全。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两天后，苏联终于对日宣战，但美国人认为已为时太晚，已没有多少军事价值，因为此时日本人已在原子弹的威慑下，开始乞和。正值此时，苏联红军开始越过中国东北地区，向朝鲜境内迅速推进。

美国开始担忧，苏联究竟推进到哪里才会停止。美国出于政治利益考虑，希望接受日本投降的区域尽可能往北推移，但美国军方又缺乏所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时间和空间等因素，抢在苏联进入该地区之前向北更远的地方推进有很大的困难。后来传说是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位不知名的上校仓促地选中了北纬38度线为分界线。于是这条将朝鲜一分为二的三八线便闻名于世，几乎成为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使美国感到意外的是，俄国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建议。美国驻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正式发布命令：三八线以北的日本士兵向俄国人投降，三八线以南的日军向美国人受降。而此时分兵进攻的苏联部队已越过三八线，沿着公路向汉城推进，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向三八线以北。

这条分界线长达190英里，虽然它干净利落地被标在地图上，但却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南部地区的面积有3.7万万平方英里，人口约2100万，农业人口占三分之二。虽说在全国20座大城市中南部占12座，其中还包括200万人口的首都汉城，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区，历来是向全国提供粮食。北部地区的面积虽高达4.8万平方英里，但人口仅为900万，由于北部拥有高度发达的水电资源，因此大部分工厂设在北方，其中包括化工、钢铁，水泥和化肥工厂等，其新产品支援南部的农业经济。双方在经济上都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1945年9月8日，美国部队在仁川登陆，浩浩荡荡开进汉城。美国人进入汉城，使得长期漂泊异乡的李承晚兴奋异常，他要求美国人承认他为朝鲜政府的领袖，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态度并不积极，但刚愎自用的麦克阿瑟成全

了李承晚的这一理想。此后有关朝鲜的许多决策，都体现了麦克阿瑟的个人意志，难怪美国军界有人说他是远东战区的美国总统。

据说，麦克阿瑟在众多的人选中看中李承晚是询问蒋介石的结果。蒋介石从未见过李承晚，但对李承晚是皈依的基督教徒，是坚决的反共分子坚信不移，所以极力推荐他。

美国政府希望先由美国和苏联派出文官对这个国家进行管理，然后再由美、苏、英、中实行一段时间的托管，最后让其实行独立。美国也曾想说服李承晚组织包括各方力量的联合政府，但这位老人却只希望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并绝不与共产党人有任何形式的来往。

1948年7月20日，在美国人的支持下，李承晚“当选”为韩国总统，正式登台亮相。

26 天后，以金日成为内阁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北部宣告成立。

南北朝鲜的称呼由此而来。

1948年底，苏军撤出北朝鲜，并建议美军同时撤出，但美国人对苏军的撤退满腹狐疑。美国不愿轻易撒手不管朝鲜事务，它在制定了撤军计划以后，又要求联合国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在朝鲜全境进行选举，由选举而产生的政府控制整个朝鲜。

由于对苏联的不信任，美国放慢了撤军计划，并最终决定留下 7500 人的战斗队。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有朝鲜可能爆发战争的情报传到美国国务院。

美军 1950 年 6 月 30 日才全部从朝鲜撤军完毕。但一个美军军事顾问团留下来，它的任务是帮助李承晚训练军队。美军撤离朝鲜时，移交给韩国军队武器装备，可以装备一个颇具规模的武器库：1949 年更新的装备，价值达 1.1 亿美元，足够装备一支 5 万人的地面部队。有 10 万条枪，5000 万发轻武器子弹，2000 支火箭发射筒，4 万多车辆，以及若干门轻型火饱和迫击炮。

美国人撤走了，却把战争隐患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二、第一个主张动武的人

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下，李承晚集团一味想发动战争。1950年6月17日，杜勒斯以杜鲁门总统顾问的身份前来朝鲜“访问”，视察了三八线一带，并在三八线的战壕里最后审查和批准了关于“北伐”的作战计划。

1950年6月25日拂晓，集结在三八线附近的南朝鲜军队，在美国顾问团的直接指挥下，在全线突然向二八线以北地区发动了进攻。南北朝鲜之间的内战正式爆发。

李承晚的“韩国”军队虽由美国人武装、训练，但士气、素质远远比不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军，开始后不久，人民军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向李伪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人民军多路步兵纵队在坦瓦的掩护下沿两条主要公路向南直取汉城。人民军势如破竹，被美国人称之为“亚洲之雄”的李承晚部队溃不成军。

美国军方最初对朝鲜战争的反映是冷淡的，五角大楼为新闻界准备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宣布美国政府获悉战争爆发以及美军没有卷入。此时，就连后来被称为朝鲜战争罪魁祸首的麦克阿瑟也无动于衷，认为可能仅仅是武力侦察，并声称：“假如华盛顿不对我捆住手脚的话，我可以一只手缚在背后，只要用一只手就可以对付。”

朝鲜内战爆发时，美国共和党著名的外交事务发言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正在日本东京盟军司令部办公室里，与麦克阿瑟就朝鲜问题交换意见。

麦克阿瑟，这位在美国军界享有盛誉，被称为是二次大战中战功赫赫的英雄，对已发生的战争态度冷淡。他嘴里衔着人所熟知的著名玉米茎烟斗，咔叽衬衫领口敞开着，神态非凡。

告别麦克阿瑟，杜勒斯返回饭店，立即起草一份电报给国务卿艾奇逊：

南朝鲜人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力量阻止并击退进攻，如果这样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他们无力做到，那么我们相信应该动用美国部队。……坐视南朝鲜无端遭受武装进攻，将会产生一连串的灾难，很可能最终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后来的判断正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的。美国政府一班人都判断是克里姆林宫下令发动了这场新的战争，并且联系上中国具有大量的人力，可能被作为后备力量投入使用。美国苏联问题专家和情报人员还列举了大量令人不安的征兆：在过去6个月里，苏联人通过海路和铁路将大量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结论是，朝鲜战争可能只是俄国人虚晃一枪，以掩盖其在其他地区进行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

杜勒斯在东京下榻的饭店里起草的那份电报，使他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军事力量干预朝鲜的人。

收到杜勒斯电报不久，上午11时30分，艾奇逊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的一次会议。

国务院出席会议的除国务卿艾奇逊外，还有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以及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国务院的一号、二号和三号人物都到了。五角大楼方面出席会议的只有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和负责行动的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相对来说，他们在国防部的军阶要低得多，无法与在座的

外交官们相比。

会议提出的建议如下：

——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在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周围建立防御圈，以确保美国眷属的安全撤离。

——授权麦克阿瑟的部队根据当地美军使团的建议向朝鲜提供任何装备，不受现行计划的限制。

——只要韩国部队仍有战斗力，美国军事顾问就必须与他们在一起。

——麦克阿瑟的职权应该包括指挥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行动。

——一俟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在朝鲜采取联合行动，“就授权并指示”麦克阿瑟使用包括第七舰队在内的一切力量去“稳定局势，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恢复二八线的原分界线。”所有这些“建议”均未报请总统批准，就通过电传打字会议传给了东京的麦克阿瑟（在电传打字会议上，远隔千里的与会人员坐在会议室内通过电传打印机“交谈”，谈话内容由投影机打在屏幕上，这样与会者都可以看到交谈的内容）。

电传最后告诉麦克阿瑟，这些建议未得到总统的批准，仅供他“制定计划时参考”。此外国务院建议麦克阿瑟派一个“观察小组”到南朝鲜，以确定需要投入多大的部队才能扭转战局，保住李承晚的军队。

麦克阿瑟对华盛顿的建议很满意，深受鼓舞，好战的他早就希望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朝鲜问题，扼制共产主义的潮流。

三、“独立号”紧急升空

朝鲜战事发生的当晚，杜鲁门总统正在远离华盛顿的老家独立城度周末。

星期日中午 12 时 35 分，他接到艾奇逊的紧急电话，便立即决定迅速返回华盛顿。

1 时 57 分，杜鲁门的座机“独立号”由堪萨斯城机场升空。记者们因为无新闻可采，分散在各地，还沉湎于周末假日的悠闲与轻松之中，预定的美国航空公司包机直到下午 5 时才起飞。杜鲁门的几位助手也尴尬地登上记者们的包机；他们的午睡也被总统的突然离去而打断。

在飞行途中，杜鲁门独自思考，他断定这场进攻是俄国人怂恿的。他在飞机上发出一份电报，要求艾奇逊以及高级军官和外交顾问于当晚在布莱尔大厦举行战略会议。（此时白宫正在修缮，杜鲁门一家居住在布莱尔大厦，这座通常供贵宾下榻的豪华饭店座落在白宫以西，仅隔一个街区）。

此时的杜鲁门对战争的情况了解的并不多，尽管华盛顿人士认为局势相当严重，但杜鲁门不清楚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也不清楚苏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件事。

杜鲁门特意把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招到他的包舱问道：“假如局势严重，你认为财政部可以立即采取些什么措施？”

斯奈德想了想道：“如果情况严重，我们应当立即着手研究目前的税额要增加多少以及确立哪些新的税收项目。”

杜鲁门表示同意，然后简要地说：“假如战幕拉开，我们要极为小心谨慎，避免出现过于庞大的赤字。”

杜鲁门渴望成为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被人们铭记，他凭直觉判断是苏联人唆使了这场内战，是共产主义力量对美国的挑战，这并不奇怪，在那个冷战时代，东西方阵营在评估对方的实力上都发挥了充分的想像力。杜鲁门支持李承晚政权，也就是想把朝鲜当作反共的前哨阵地。杜鲁门及其同僚的思想正是那个剑拔弩张的时代的产物。

当杜鲁门总统向华盛顿飞来时，艾奇逊仍在办公室里推敲着各种意见。他要在总统回来之前准备好汇报的内容。他也认为是苏联人发动了这场战争，美国必须采取强硬行动。他希望能与联合国一起行动，但单枪匹马地干也未尝不可。艾奇逊的思想正向战争滑去。各种力量都在一步一步地把美国推到侵略者的位置上。

美国打算合法干预朝鲜事务。24 日晚艾奇逊就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宣布韩国遭到侵略，在美国人眼里李承晚政府是以联合国名义选举产生的，现在受到进攻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而这时恰有一个对美国人来说难得的大好时机：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继续占领联合国席位，一直拒绝出席安理会。

25 日凌晨 2 时 30 分，美国国务院正式将提交安理会的议案通知安理会成员国，要求他们立即请示本国政府。

美国代表团成功的外交活动，终于使提案于 6 月 25 日下午 6 时左右以 9 票对零票获得通过，决议对北朝鲜军队向韩国发动武装进攻表示极大的关切，并且呼吁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北朝鲜军队应撤回三八线以北。虽然决议只是联合国对北朝鲜道义上的谴责，但在美国人看来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罪

于北朝鲜方面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出兵干涉正是从这里为起点。而苏联显然根本没有理会这种道义上的决议的约束力。

星期日晚 7 时左右，杜鲁门总统抵达华盛顿，在驱车驶往布莱尔大厦的短途中，艾奇逊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向总统作了简短的汇报。杜鲁门连连点头，对安理会的表决结果表示满意。

杜鲁门到了布莱尔大厦后，抽空给妻子打了个电话，随后下楼来到客厅，13 名负责全国军事和外交的高级官员已恭候在那里。国防部有 8 名要员出席会议，他们是约翰逊、陆军部长弗克兰·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陆海空三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福雷斯特·谢尔曼和霍伊特·范登保）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国务院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艾奇逊、韦布、腊斯克、希克森和菲利普·杰塞普（后者担任记者秘书）。

会议一开始就偏离了主题，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将军前一天刚从远东归来。访问期间，麦克阿瑟迫使他们接受了一份关于台湾的长篇备忘录。会上，布雷德利按照给约翰逊的要求开始宣读。

布雷德利发言完毕，大家休会开始用晚餐。餐毕，杯盘撤走，椭圆型的红木餐桌就变成了会议桌。

杜鲁门开始发言，他说自己“没有思想框框”，愿意倾听对局势的任何见解。他暂时无意作出任何重大决定。接着他请艾奇逊详细描绘了朝鲜的局势。

描绘完毕，艾奇逊提出了根据当天与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讨论归纳出来的三项建议：

——授权麦克阿瑟向朝鲜人运送军援计划以外的武器和其它装备。

动用空军掩护美国妇女和儿童撤退，对企图阻挠撤退的一切北朝鲜飞机和坦克进行还击。

——命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阻止共产党人进攻台湾。

艾奇逊最后提议加紧向法属印度支那提供援助，支持当地政府同反法民族主义叛乱分子作战。

接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发言。他说：“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在朝鲜划线是再好不过了。他同意艾奇逊提议采取的各项行动。喷气式战斗机在朝鲜上空飞行可以产生“鼓舞上气的巨大效果……”

杜鲁门总统询问美国能否摧毁苏联在远东的空军基地。

“这需要花费点时间”，范登堡将军说，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原子弹，就能立即奏效。”

在作总结发言时，杜鲁门批准了一系列命令。麦克阿瑟将向南朝鲜人提供拟定的援助并派出一个观察小组。第七舰队驶向日本。空军着手制定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基地的计划。

杜鲁门强调，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当天早些时候通过的联合国决议的授权范围之内采取的。他还“未决定”任命麦克阿瑟担任朝鲜总司令。他指示这一切不得向新闻界透露，哪怕背景介绍也不准。在预定第二天举行的国会拨款听证会上，艾奇逊和约翰逊应闭口不谈朝鲜问题。

深夜 11 时，与会者从边门悄悄地离开了布莱尔大厦，以避免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新闻记者。

与会的军事人员径直前往五角大楼，与麦克阿瑟举行电传打字会议。会上，麦克阿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总统已经批准了当天早些时候发出的4项“建议”。

在布莱尔大厦，杜鲁门要艾奇逊和国务院的约翰·布克森一同讨论一些与朝鲜无关的问题。讨论完毕，杜鲁门说：“咱们喝点什么吧，今天太忙了。”倒了波旁酒后，杜鲁门顿感轻松地说：“我希望并且祈祷以后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做出决定了。但是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了。”

杜鲁门晃动着盛有波旁酒的酒杯，转向希克森，并接着说：“现在有了酒，我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说：“总而言之，杰克，我是为了联合国才这样干的。”他又说，“我崇信国联，它垮了。很多人认为，它之所以垮台是因为我们未加入并且未给予支持。好吧，现在我们建立了联合国，这是我们的主意。在联合国第一次受到重大考验面前，我们不可能任其垮台。

“如果联合国的合作体制可行的话，那么必须促使它运转。现在该由联合国出牌了。”

杜鲁门总统只轻松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晚上（即星期一晚），他又重新回到布莱尔大厦的红木圆桌旁，当会议开始时，杜鲁门获悉，美国空军击落了第一架北朝鲜的飞机，他不禁喜形于色。这次会上决定美国海军和空军全力以赴，“尽最大的可能支援南朝鲜军队，攻击北朝鲜人的……坦克、步兵和步兵纵队。”

此时开始，美国海军和空军正式卷入朝鲜战争。

四、议案提前 12 小时宣布

美国决定动用海空军加入朝鲜内战一事，直到星期二上午的国会情况通报会上，杜鲁门总统才向国会领袖们通报，这离杜鲁门总统作出决定已是 12 个小时之后了。在此之前，没有发表新闻公报，之所以这样做，杜鲁门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杜鲁门很清楚，要投入一场战争，决非打一场轻松的高尔夫球，必须赢得政治上的广泛支持。他不希望他在国会中的盟友们从星期二一大早的《华盛顿邮报》上得悉事态发展的消息，从而丧失他们的支持。

而此时此刻远在日本东京的麦克阿瑟早已急不可耐，他一个劲地抱怨华盛顿的决策者优柔寡断，行动迟缓。他认为必须刻不容缓地告诉南朝鲜人美国的援助很快到达，免得他们彻底崩溃。

麦克阿瑟与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在电传打字会上据理力争。韦布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巧妙但又孤注一掷的主意。允许麦克阿瑟通过南朝鲜的电台广播总统的决定，但是只准使用朝语广播，而且不要惊动东京的西方记者。与此同时，派一名信使火速前往台湾向蒋介石通报情况。

这样做至少能使听到广播的朝鲜人得知了美国干预的消息。被蒙在鼓里的美国人民此刻正沉浸在睡梦中。

在白宫举行的情况通报会如期举行，杜鲁门说：“希望苏联没有卷入这场入侵，但是目前正在研究苏联人下一步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无论如何，美国“不能让事态不加制约地任其发展。”最后，杜鲁门撒谎说，美国受联合国的委托，要求各成员国向韩国“提供援助以帮助击退武装入侵，恢复国际和平和该地区的安全。”真实的情况是，几个小时以后，安理会才开始考虑美国的这一提案。

杜鲁门的这一手甚至连他的反对者们也不得不佩服。新罕布什尔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称：“干得真漂亮。”风声传到国会，一位旁观者把激昂的气氛同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情绪相提并论。

随后，杜鲁门举行了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总统先生，据您的解释，这是联合国采取的一次警察行动，对吗？”

答：“是的，完全是这样的。”

杜鲁门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即尽可能缩小事态的影响，让公众不要为美国军队的卷入忧虑。在以后的 18 个月里，杜鲁门小心翼翼地回避使用“朝鲜战争”这个正当名称，这使他在争取公众的支持和道义上的同情方面付出了修重的代价。

星期三，杜鲁门就美国的干预发表了公开声明，稍事提及了联合国的作用。与杜鲁门的声明恰恰相反，安理会当时还未呼吁其成员国“提供所需要的援助。”星期二中午，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无意识地犯了一个错误，险些使苏联人返回安理会使用否决权。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星期二（6 月 27 日）一早，美国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向安理会各成员国试探对议案的反映，以求得到普遍的支持，由于印度代表提出需要时间得到本国政府的正式指示，因此安理会推迟到下午举行会议。而杜鲁门为国会介绍情况和公开发表声明的时间已经定于估计安理会可以通过议案的上午举行，因此，政府官员决计冒一下险，反正安理会按预期的程序表决。为此，杜鲁门提前宣布了联合国的支持。

这天，恰逢苏联驻联合国的一位外交官康斯坦丁·铅金科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雅可夫·马立克中间。席间，朝鲜问题是主要话题，马立克坚称此次朝鲜的行动是对韩国武装“边界进攻”作出的反应。赖伊和格罗斯指出，战争的“根本性质”是北朝鲜的入侵。马立克接着抱怨美国的轰炸。格罗斯和赖伊予以反驳，指出轰炸是由于入侵引起的，并且得到联合国的授权。

喝过咖啡吃过甜食后，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他问：“您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

格罗斯听到这样的问话脸色煞白。如果马立克到会，毫无疑问他会否决议案，那样，美国精心策划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了。

但是这时马立克却意外地连连摇头说：“不，我不去。”

格罗斯一听暗喜，竭力掩饰住惊慌，急忙离去。

事后他直言不讳地对赖伊说：“如果接受您的邀请，后果将会怎样呢？”赖伊这才恍然大悟。他试图大事化小，说这个问题还需交联合国大会讨论，经过多数表决才能通过。格罗斯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希望这位秘书长不必进行特殊的外交努力。

苏联人这样又一次坐失否决权是让人感到痛心的，也是不可思议的。难怪有西方学者猜测：苏联在8月前，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这段最关键的时间一直拒绝出席安理会，是要利用美国重新卷入远东事务这一机会使华盛顿与北京发生纠纷。

当天（星期二，6月27日）下午3时整，安理会举行会议。辩论长达数小时，随后又休会几小时，供印度和埃及代表等候各自政府的指示。临近午夜，议案终于获得通过，杜鲁门12小时前宣布的行动这才正式生效。

现在，美国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在朝鲜采取进一步行动：“提供……必要的援助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国际和平与该地区的安全。”

五、空中打击连连受挫

安理会的决议为美国干涉朝鲜事务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美国人恃无恐了。

麦克阿瑟向他的远东空军司令厄尔·帕特里奇将军下达了一连串口头命令。他要求远东空军部队在以后的36小时里“动用一切可供支配的手段”，狠揍北朝鲜人，他指示立刻进行猛烈的轰击，让“敌人”当天晚上就尝到美国空军的厉害。麦克阿瑟确信，强有力的空中行动将“把北朝鲜人狼狈地赶回自己的领土。”他批准了帕特里奇从关岛抽调一个轰炸机大队加强美国在日本的空军力量的请求，但他又提醒要谨慎：远东空军也必须严阵以待，谨防苏联对日本发动进攻。

为了掌握有关朝鲜战争的第一手资料，麦克阿瑟决定亲临战场视察。6月28日中午，当麦克阿瑟把这一决定通知他的座机驾驶员安东尼·斯托里中校时，斯托里有些犹豫，根据气象预报，第二天可是风雨交加，低云密布。但谁也无法劝阻麦克阿瑟。

当天晚上，麦克阿瑟邀请4位记者到他的办公室，他危言耸听地对记者说：“这架飞机没有武装，我们无法担保有战斗机护航，也没有把握在哪里降落。如果你们愿意，我愿带你们同行；如果明天在机场见不到你们，我会认为你们去执行其他任务了。”

第二天清早，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天气十分恶劣，大雨冲刷着羽里机场，斯托里建议推迟一天，“不，决不！”麦克阿瑟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地说。

当飞机达到巡航高度时，麦克阿瑟掏出那柄著名的玉米茎烟斗，连同那顶带皱褶的战斗帽，这些曾经是太平洋战争中的他的标志。有位记者见状说，“多年不曾看到您抽这只烟斗了，将军。”

麦克阿瑟笑容可掬地说：“在东京我就不敢抽这烟斗，在王公贵族面前，他们会以为我充其量不过是泥腿子！”

过了一会，麦克阿瑟离开记者，去与远东空军司令商讨军务，帕特里奇将军要求获准攻击北朝鲜机场。麦克阿瑟心里同意，但又话外有音地发牢骚说：“如果我批准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华盛顿还不把我绞死了？”这位远东总司令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标与其说是限制性的，不如说是调子悲观。

当麦克阿瑟的座机“巴丹号”飞临朝鲜时，无线电报告说，汉城以南20英里的水原机场遭到猛烈的扫射。座机下滑时，一架北朝鲜的雅克螺旋桨驱逐战斗机俯冲下来，企图从美国4架护航战斗机中穿过。

“危险！”机舱里有人喊了一声，麦克阿瑟急步走到一个舷窗旁，注视着架野马式战斗机与雅克飞机较量。麦克阿瑟兴奋地说：“雅克飞机还来不及开火就被赶走了。”驾驶员斯托里出其不意地做了一个规避动作，终于化险为夷。

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远东空军忙开了。指挥官们派出飞机去朝鲜作目视和照相侦察以发现目标。地勤人员给B-26轰炸机装载炸弹，以向北朝鲜的坦克、炮队、补给品堆集处、桥梁以及三八线至前线的一切运输工具进行攻击。嗡嗡轰鸣的B-29轰炸机奉命巡航南朝鲜，寻找可攻击的目标。黄昏时刻，空军已整装待发。

朝鲜战场大规模的空战即将打响。

但首次夜间行动受挫了。因为，第一，可以出动的 10 架 B — 26 轰炸机中，6 架被调走掩护护航慢行在日本海上开往避难处的“伦霍尔特号”化肥船。其余 4 架于黄昏时分从芦屋机场起飞去搜索据说在汉城以北某地的北朝鲜坦克纵队。但是恶劣的天气和漆黑的夜晚使它们无法发现目标；轰炸机满载着炸弹返回基地。紧接着芦屋机场上空又乌云低垂，几个小时后才散尽。5 架飞机终于升空，但是发现战场上空浓云密布，只得满载着炸弹返航。

麦克阿瑟对于这些情况并不了解，他不断打电话给帕特里奇。帕特里奇转而向他的下属施加压力，敦促他们想出办法，如果必要，远东空军哪怕在云层上瞎投一气也行。

第二天，即 6 月 28 日晨，布赖斯·波第二上尉单独驾驶 RF — 80A 侦察机，穿过云层搜寻目标。他很走运，飞临上空时，天气转晴，他想方设法完成了空军首次用喷气式飞机进行战地侦察的任务。他向芦屋机场报告说，只要飞行员能够穿破日本上空的云层，就可以在朝鲜捕捉到目标。

远东空军终于行动起来了。由 12 架 B — 26 轰炸机组成的一支打击力量向三八线附近的汶山铁路沿线飞去。用重磅炸弹击毁了一列列火车。接着它们降低飞机高度，向南呼啸而去，向铁路上和临近公路上出现的目标扫射和发射火箭。

B — 26 轰炸机，即所谓的美军空中堡垒，是一种战略轰炸机。由于麦克阿瑟的一再坚持，远东空军把它们当作重要的战术支援飞机使用，机上人员只要见到一部卡车、一辆坦克甚至一堆人，管他们是不是北朝鲜士兵，只要看上去“值得一炸”，就扔炸弹，这是奇怪地使用战略轰炸机，空军人员悲叹道，“但是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最大限度地显示力量。”

六、向全面战争迈出重大一步

在空中打击难以奏效的情况下，麦克阿瑟主张动用地面部队，他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说，如果美日打算拯救朝鲜，必须动用地面部队。“给我两个美军师，就能守住朝鲜，”他说，“我回到东京马上向杜鲁门总统建议，即刻向朝鲜派遣两个美军师。但是，我不知道总统是否会采纳我的建议。”

此时，华盛顿对是否动用地面部队还在犹豫不决。

6月27日，三军参谋长们通宵达旦地研究了前线的局势后才承认，仅仅靠海空军是无法挽救韩国局势的。轰炸机在白天可以摧毁朝鲜人民军的坦克纵队，但它们却阻挡不了步兵们的进攻。在上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研究一下，如果当前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收效甚微，那么从军事角度出发，应采取什么对策，并且限48小时拿出答案。该委员会应该考虑空军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以及包括“派遣地面部队”在内的其他行动。联合参谋部主任阿瑟·戴维斯海军少将在一张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下达任务的便条中强调后一种观点，他草草地写道：“不主张动用部队。”

但时隔不到24小时，参谋长们意识到已经别无选择。里奇将军的调查团从朝鲜发来第一批报告概括地指出，10万之众的韩国陆军锐减到2.5万人，朝鲜人民军的坦克仍在推进。穆乔大使在一份紧急报告中说，麦克阿瑟就战争方式问题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美国在两天前询问苏联人是否打算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约束朝鲜人，但至今还未得到答复。但几天以后，苏联人复照，指出北朝鲜人越过边界为的是回击南朝鲜的入侵。虽然中央情报局未发现苏军和东欧卫星国部队在欧洲有异常动向，但是笼罩着不安情绪的华盛顿人士始终认为，朝鲜内战或是美国抵御共产党阵营扩张决心，或是一场全面战争的前奏。美国人开始怀疑自己对亚洲战略地位重要性是否没有足够的认识，远东是否被忽略了。

1950年6月，美国陆军总兵力约59.1万人，共10个作战师。大约36万人分布在美国大陆，即本土防区（军事上简称21）。其他23.1万人驻扎海外，执行占领任务。驻远东的兵力最多，达10.86万余人；在欧洲，8万人驻在德国；9500人驻扎奥地利；驻的利雅斯特约4800人；7000余名士兵分散在太平洋区域；阿拉斯加驻军7500名；另有12200人驻在加勒比地区；其余约千名军人参加各种使团担任武官、警卫和援助人员。

步兵的力量如此单薄，美国能给朝鲜多大帮助呢？10个步兵师中有4个师在日本执行警备任务，它们是步兵第7师、第24师、第15师和第1骑兵师。第5团战斗队驻扎夏威夷；第29团在冲绳。各部队均未满足：驻日本3个师的人员各在1.2万—1.3万人不等；另一个师才1.5万人。他们的坦克、迫击炮、无后座力炮、枪支和车辆等装备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货，而且保养不好。驻日本的4个师主要是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称它们为战斗部队可谓夸大其辞。

然而这些已是美国可资动用的全部力量了。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战略家们不得不抓紧重新审查他们制定的代号为“offtack-le”的作战计划（欧洲防御的基础计划）。

“offtackle”计划是美国战略家们1950年6月前，根据一份五角大楼

的参谋报告所拟定的。这个计划的主旨是“在远东采取战略守势，在西欧实行战略攻势。”如果可能的话就守住西欧，并以此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这个计划的根据是“以战争初期西欧可能陷落敌手的设想。”把部队调往朝鲜“会使已经十分紧张的兵力更加枯竭，一旦爆发战争，就难以拯救我们的欧洲盟国。”

因此，总统及其周围的人所面对的是一项对各类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作出的决定。军队的规模如此可怜是由于国会为了迎合民众利益而限制军费所造成的。这些有限的军事力量又反过来决定了外交活动的局限性。美国政府的决策人物（首先是总统）已经确定优先考虑欧洲。朝鲜像一潭死水已经被抛置一旁。自星期日以来，美国就在犹豫不决地逐步转向直接卷入朝鲜的军事活动。现在该走最后几步了吗？美国应该改变既定政策并进入朝鲜打一场地面战争吗？

杜鲁门总统面临抉择，五角大楼的军事官员也面临着抉择。

6月28日（星期四）上午，一个参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谨慎升级的建议，这对三军参谋长来说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两天来，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努力平衡各种长远的战略目标与迫在眉睫的战争之间的关系。虽然它的建议模棱两可，但还是比参谋长联席会议迄今为止所批准的行动更为大胆。应该授权麦克阿瑟使用海空力量向韩国陆军提供支持。美国如果驱逐了北朝鲜而又无需把战火推向三八线以北，那么美国“将处于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假如麦克阿瑟判断轰炸北朝鲜基地“可以排除南朝鲜陷落的严重危险”，那么应该批准他执行。即使这样，他必须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正如所指出的那样，麦克阿瑟已经擅自下令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而华盛顿还被蒙在鼓里。

这项建议在二军参谋长和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后达成共识是认为，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还不充分，而且投入地面部队的时机已经成熟。

根据约翰逊的建议，会议挪到白宫继续举行，并请艾奇逊和其他外交官一起参加。约翰逊首先发言。他提议，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供空军行动的安全基地，就应该动用地面部队。从远东日本飞来的飞机，在目标空域行动的时间极为有限，并且无法与它们支援的韩国部队取得联系。约翰逊还抱怨把海空军行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做法，从而使北朝鲜的补给品和增援部队安全撤离。

陆军部长佩斯表示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要慎之又慎。杜鲁门应该同意飞机在北部行动，但是只准“摧毁军用补给品”。艾奇逊似乎魄力更大一些，他认为空军在“执行任务时，要不机械地把三八线作为一条限制线。”

最后会议决定批准空军和海军打击在北朝鲜的军事目标，并且迅速向朝鲜派出地面部队以保卫釜山周围的港口、机场和通讯设施。艾奇逊强调指出，这“远在作战区域以南。”将通知麦克阿瑟，如果苏联人干预，他就保卫自己的部队，同时向华盛顿报告。后者将会发布进一步的指示。如果美国要同苏联开战，这一决定将由华盛顿而不是由东京作出。发给麦克阿瑟的指标未确定他可以向朝鲜派遣多大规模的一支部队。这将根据麦克阿瑟视察朝鲜后向华盛顿提出的建议而定。

白宫会议结束时，华盛顿已将近黄昏，在东京正是上午10时。12个小时后，麦克阿瑟从朝鲜回到东京，他该向华盛顿的上司汇报他亲眼见到的溃败以及他的设想了。

令人奇怪的是，三军参谋长把下午的会议结果传达给他们的战地司令官，并且坐等他的回音时。麦克阿瑟却利用时空阻隔的客观条件，和华盛顿玩了一次心智游戏。他发出的一份洋洋 2000 字的电报，终于在 6 月 29 日午夜至凌晨一时之间到达五角大楼。在这封电报中，他建议派遣一支大约 2000 人的团战斗队。随后，他希望“从日本抽调多至 2 个师的兵力，供初期的反攻使用。”

劳顿·柯林斯将军把麦克阿瑟电报的最后一段的语调称之为“要么照我的干，要么拉倒”，这种口气贯穿在他以后的很多电报之中。

五角大楼的一位值班员把柯林斯将军从床上唤醒，这位参谋长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一口气读完麦克阿瑟的电报，心情异常焦急。他命令在华盛顿时间凌晨 3 点（东京时间下午 5 点）举行电传打字会议。

柯林斯召集他的助手们来到设在五角大楼地下几层的会议室，这里是作战室，把这座机构同战区司令官联系在一起：这里到处都是地图和先进的通讯设备。柯林斯坐在一张低低的长桌边，两边坐着他的副手弗雷德·格仑瑟将军和陆军将级参谋的几位将军。虽然一切纯属军事性质，但是迪安·腊斯克和朝鲜事务科的奈尔斯·邦德等国务院官员也在座。千里之遥的东京总部大厦内，麦克阿瑟将军也在同一间类似但却小得多的房间里召集了他的五位高级参谋军官。

凌晨 3 时 40 分，电传打字会议开始，比计划推迟了 40 分钟。室内光线暗淡了。柯林斯用普通笔书写了第一个质询的问题，递给负责联系的军士。军士在一台与办公用的打字机不同的键盘上迅速地打出来。文字立即被投射到正对各位的一块屏幕上。同时也显示在东京同样的一块屏幕上。

华盛顿首先发出的电文是：

陆军部 1 号您的 C56942 电报提议的授权一事，将由总统作出决定，这需要几小时的时间供他考虑。同时，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晚早些时候发给您的指示授权您向釜山基地派遣一个团战斗队。这一点将在（当天上午 8 时即将）举行的电传打字会上详细阐述。

麦克阿瑟的回话显得很不耐烦。他已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且希望当场拍板。深夜惊动五角大楼并不是他所考虑的事。

远东司令部 1 号现在你们的授权确定了可以在朝鲜使用地面作战部队的基本原则，但并未对在目前形势下采取有效的行动给予足够的自由。我的电报提出的起码要求仍未得到满足……。时间紧迫，要求刻不容缓地作出一项明确的决定。

柯林斯建议，如果麦克阿瑟不使劲地催促总统，那么如愿以偿的可能性更大。他设法解释一下华盛顿官方的动向以及杜鲁门作出重大决策时所持的审慎态度。

陆军部 2 号我出席了白宫 6 月 29 日下午举行的会议，当时总统作出决定，授权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第 84681 号文件所确定的权限采取行动。我认为，决定的精神表明，总统希望他的高级顾问们经过慎重考虑后再授权美国作战部队进入战区。

柯林斯询问能否派进一个团战斗队。他认为这一行动完成时，总统对派

遣两个师的请求会作“最后决定”。他又问：“这是否满足了你目前的要求？”

很明显，用问号结尾说明柯林斯在等着回话。但没有回音。几分钟过去了，电传打字机依然毫无动静，令人难以忍受。麦克阿瑟以傲慢轻蔑的沉默代替回答，使华盛顿显然处于守势。他已经要求派遣他所说的为避免眼前的军事灾难所需要的部队；如果遭到拒绝，那么五角大楼的各位必须担当流血和诘难的责任。柯林斯说：“我们把这种沉默看作是麦克阿瑟将军要我们‘刻不容缓’地作出决定的强烈要求。”柯林斯在与他的助手和国务院的官员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之后，终于让步了。他“立刻通过”陆军部长佩斯请示总统批准直接向作战地区派遣一个团战斗队，他答应“尽速”给予答复，“估计半小时即可。”

麦克阿瑟依旧没有回话。柯林斯走出会议室给佩斯挂电话。佩斯已经得知电传打字会议正在进行，并同意向总统转达这项请求。

杜鲁门也知道，要应付当晚这场危机可能需要由自己来决定。因此他早上起来，刮过脸，坐在布莱尔大厦的卧室里。

清晨4时57分，拂晓之前，电话铃响了。

佩斯口述了麦克阿瑟的电文，但不时地被杜鲁门的哼哈声打断。参谋长联席会议怎么着？还没有征求过它的所有人员意见。时间紧迫，柯林斯决定越过他的同事。但是他及陆军部的几位官员认为应该批准这项请求。杜鲁门当即下令。调一个团战斗队投入战斗，并且说几小时内，他将作出增派两个师的决定。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参加会议的官员在电传打字会议上例行公事地向麦克阿瑟询问了一大堆问题。麦克阿瑟不愿意估计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将一个团战斗队派到前线。由于水原机场无安全保障，空运部队也不可靠。

消遣性的交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佩斯·柯林斯将军传达总统的决定时才结束。然后又发出一条电文：

陆军部 10 号您提出向战区派遣一个团战斗队的请求已获批准。待集结后再致电奉告。

远东司令部 8 号

感谢。还有其他新的指示吗？

陆军部第 11 号此间，人人钦佩您迅速地亲自掌握了有关形势的第一手材料。祝贺您并且致以诚挚的祝愿。我们完全依赖您和您的部队。

没有进一步指示。结束。

会议一结束，柯林斯将军随即用电话向其他几位参谋长作了通报。

麦克阿瑟拖延报告达数小时之久，以此迫使他在华盛顿的上司在深夜作出一项重大决定。麦克阿瑟摆出一副警察的架势，把人从床上唤醒，劈头盖脸地盘问起来。被盘问者为了回床睡觉，往往满足闯入者的一切要求。麦克阿瑟是一位军事战略家，也是一位老练的官僚和政客，他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只准在釜山防御圈执行防御任务的电报得到启示，需要采取戏剧性的行动，就能得到他需要的部队。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在凌晨4点把美国总统从床上唤醒更具有戏剧性呢。

麦克阿瑟的计谋得逞了，但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假如他在白天提出要求，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很可能会批准。因为过去两天，他们的想法已在

转变。然而麦克阿瑟的投机取巧在柯林斯和麦克阿瑟的其他上司看来是如此露骨，以致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声誉。

然而，杜鲁门总统已经准备为麦克阿瑟增派两个师以上的部队。

7点钟刚过，杜鲁门总统打电话给国防部长约翰逊和陆军部长佩斯，要求他们“考虑一下抽调两个师给麦克阿瑟，并考虑接受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两个师的可行性。”杜鲁门认为，蒋介石政府仍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使用他的部队是名正言顺的。杜鲁门的理由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荷兰都派舰只、飞机参战，我们大概也应该使用中国的地面部队。”

他确实预见到这样做会引起强烈的反应。“我们不知道这样做对毛泽东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引起一场全面的亚洲战争。”杜鲁门依然相信，北朝鲜不过是虚晃一晃苏联的主要矛头可能指向黑海地区或者波斯湾，也就是巴地区和伊朗。远在彼得大帝时期，这两块地方就受到苏联觊觎。

对于让蒋介石军队参战问题，美国上层意见并不一致。经过反复考虑，杜鲁门终于接受了艾奇逊和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拒绝蒋介石提供3.2万名军队赴朝鲜的建议。但是对派遣两个美国师的问题却没有什麼分歧。为此，杜鲁门宣布，他将克阿瑟授予自主权，由这位远东总司令支配他所统辖的地面部队，派进朝鲜的美国师的数量不限。杜鲁门还同意谢尔曼海军上将的建议，由海军向北朝鲜沿海实行封锁。至此，美国向全面战争又迈出了重大一步。

